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06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

明 函昰說

今辯重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讚
  - 序
    - 函修序
    - 梁殿華序
    - 陸世楷序
  - 總目
  - 上堂
  - 小參一
  - 小參二
  - 普說一
  - 普說二
  - 茶話
  - 室中垂示
  - 舉古
  - 問荅頌
  - 問荅
  - 頌古
    - 世尊初生
    - 世尊睹星悟道
    - 女子出定
    - 梵志持花供佛
    - 舍利弗問月上女
    - 殃窟摩羅傳產難語
    - 文殊荅奄提遮女生死流轉話
    - 修山主荅進山主生死流轉話
    - 傅大士法身頌
    - 六祖風旛
    - 永嘉參六祖
    - 忠國師勘大耳三藏
    - 丹霞謁忠國師
    - 百丈再參
    - 百丈野狐

- 南泉斬貓
- 南泉玩月
- 南泉荅僧遷化話
- 南泉指庭前牡丹示陸大夫
- 南泉牧牛
- 南泉智不到處話
- 亮座主參馬祖
- 趙州庭柏
- 趙州勘臺山婆子
- 趙州洗缽盂
- 趙州鬥劣不鬥勝
- 趙州無
- 趙州勘二菴主
- 溈山水牯牛
- 劉鐵磨參溈山
- 黃檗大唐國內無禪師
- 臨濟參黃檗
- 臨濟三玄
- 三要
- 洞山過水睹影
- 洞山五位
- 睦州露柱困
- 中邑獼猴
- 長沙本來人
- 長沙黃鶴樓題詩
- 投子大死人卻活話
- 曹山三墮
- 興化打中間底
- 興化打維那
- 德山參龍潭
- 德山今夜不荅話
- 德山托缽
- 高亭簡隔江見德山
- 大隋壞
- 石霜不壞
- 玄沙三種病人
- 僧請益雲門三種病人
- 雲門東山水上行

- 南院啐啄同時
- 夾山參船子
- 首山竹篦子
- 汾陽參首山
- 洞山麻三觔
- 百丈恆參法眼於外道問佛話悟旨
- 雲峰悅參大愚芝
- 黃龍三關
- 兜率悅勘僧三問
- 高峰枕子墜地
- 壽昌大好山
- 博山參壽昌悟由
- 先長慶參博山機緣
- 婆子燒菴
- 倩女離魂
- 淫怒癡即戒定慧
- 塵勞起而佛道成妄想興而菩提現
- 一念之中得見十方諸佛

- 讚
  - 釋迦文佛
  - 雪山像
  - 栴檀像
  - 阿彌陀佛
  - 觀世音大士
  - 普賢大士
  - 布袋和尚
  - 十八羅漢
    - 引
    - 第一尊者
    - 第二尊者
    - 第三尊者
    - 第四尊者
    - 第五尊者
    - 第六尊者
    - 第七尊者
    - 第八尊者
    - 第九尊者
    - 第十尊者

        - 第十一尊者
        - 第十二尊者
        - 第十三尊者
        - 第十四尊者
        - 第十五尊者
        - 第十六尊者
        - 第十七尊者
        - 第十八尊者
    - 南院顒和尚
    - 本師空隱和尚
    - 自讚
    - 千山剩人可和尚
- 偈
    - 示獨露禪人
    - 示喜維那病中
    - 題繡芙蓉石榴
    - 中秋玩月寄熊魚山內閣齊雲山中
    - 別熊魚山呈偈
    - 刻訶林語錄謝諸檀越
    - 示巖侍者
    - 示翁子鄭居士
    - 示無二禪人
    - 示守德禪人
    - 示明雪禪人參高峰落枕子因緣
    - 示巖侍者
    - 示程雪池居士
    - 示梁同菴居士
    - 別復禮法師真妄偈
    - 示臺設禪人
    - 示非巖禪人
    - 示萬賴禪人
    - 示哲喬禪人病中
    - 示體盡禪人
    - 警夜
    - 示月千上座
    - 示臺設禪人
    - 示通復禪人
    - 題鏡示諸禪

- 示旋菴監寺
- 示鐵花禪人
- 示光半禪人
- 示幻生李居士
- 警眾
- 示平物何居士
- 示見一侍者
- 示足兩書記
- 示塵外禪人
- 乞米偈
- 示無方監寺
- 妙靜主呈船子頌卻示
- 示止言知客
- 示高煦發居士
- 示撲非薪道者
- 示何見性居士
- 題宗譜
- 乞米
- 贈陸太守孝山
- 寄示海幢監院解虎
- 寄壽劉持平撫軍
- 示住力地居士
- 示法遠禪人
- 讀華嚴
- 佛法偈
- 示諸子助參
- 別七佛偈
- 讀首山念室中示僧偈
- 讀曹山寂旨訣偶作
- 夢軒書壁四首

◦ 銘
- 棲賢舍利塔銘
- 海幢舍利塔銘
- 丹霞舍利塔銘
- 鳴尺銘
- 禪板銘
- 室左壁銘
- 右壁銘

    - 為妙峰禪人銘衣
    - 竹篦銘
    - 水雲團研銘
    - 解空閣新製研銘
    - 研銘
    - 禪床銘
    - 笠銘
    - 拄杖銘
    - 禪床銘
    - 禪几銘
- 書問
    - 復二嚴藏主
    - 復熊魚山內閣
    - 與同菴若雲兩居士書
    - 復凌卷支明府
    - 復楊文學無見
    - 復英文學目青
    - 復王侍郎園長
    - 復林毅菴太守
    - 復李田叔居士
    - 與阿字侍者
    - 復楊震生居士
    - 復祖印禪人
    - 復願乘禪人
    - 復梁有聲居士
    - 復熊非熊居士
    - 復澹歸監院
    - 復凌世作司李
    - 與梵音禪人
    - 與錢牧齋宗伯
    - 與丹霞澹歸監院
    - 復程周量中翰
- 雜著一
    - 楞嚴宗趣論
    - 禪醉(十則)
        - 引
        - 一(致知)
        - 二(近非道)

        - 三(天不可合)
        - 四(天不可非)
        - 五(鴨腳木)
        - 六(性習)
        - 七(百姓日用而不知)
        - 八(椎魯)
        - 九(聰辯)
        - 十(非習非心)
    - 雜著二
        - 放生文
        - 元旦合寺禮千佛疏
        - 華首空和尚新語錄序
        - 吳中三子詩序
        - 侯若孩詩序
        - 心經直說跋
        - 刻牟子辯惑敘
        - 放生文
        - 壽文玉何公七十一初度敘
        - 千山剩人和尚塔銘
        - 般若心經論
        - 雷峰山海雲寺放生碑文
        - 遍行堂集敘
        - 書自書法華經後
        - 倫宣明使君釋騷序
        - 許九環集序
        - 青原嫡唱序
    - 佛事
    - 行狀
    - 塔誌銘
    - 梅花詩
        - 序
        - 五言律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蕭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七言律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蕭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五言絕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蕭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七言絕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蕭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雪詩
    - 敘
    - 五言律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簫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七言律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簫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五言絕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簫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七言絕
  - 一東
  - 二冬
  - 三江
  - 四支
  - 五微
  - 六魚
  - 七虞
  - 八齊
  - 九佳
  - 十灰
  - 十一真
  - 十二文
  - 十三元
  - 十四寒
  - 十五刪

        - 一先
        - 二簫
        - 三肴
        - 四豪
        - 五歌
        - 六麻
        - 七陽
        - 八庚
        - 九青
        - 十蒸
        - 十一尤
        - 十二侵
        - 十三覃
        - 十四鹽
        - 十五咸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天然和尚像



五老峰頭，白雲萬頃，淨成樓閣，歸霞倒影。坐斷密移，振衣挈領，齊古德之獅紘，軼時賢之麈柄。誰堪智通，嗤減德而弗彰；獨

抱閒情，擁孤光而自遠。砥柱洞流，楷模後學，此吾老人南極一星，使人景仰而不可即者也。

嗣法門人今無敬題

天然是禪師語錄序

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匪直自了，有大悲大願焉。悲大，故其憂之也深；願大，故其任之也重。昔風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而將墜矣。」誠憂之也。其後再傳而有汾陽，既放身命，閉關堅臥，郡守以名剎力致八請，不答。僧契聰者排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常憂遇風則止，幸而有先師。今汝有力擔荷如來，此何時而欲高眠耶？」汾陽瞿然起曰：「非公不聞此言，趣辦嚴，吾行矣。」誠任之也。函修因是而深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道人撒手臥長空，菩提真如猶為垢膩，況復世間名聞利養？豈似今時把箇死蛇頭逢人便賣，痾漉漉地，但知與兒乳酥，不問消與不消，此不過欲得門庭熱鬧耳。善知識以本分接人，其謂之何？我大師以大悲願力復來閻浮，橫挑榔栗，直入千峰，豈肯打入時流隊伍？去春攜修出匡廬，歷江南北，拄杖邊不曾撩著半箇，幾欲焚茅屋、入深山。偶以省覲歸僊城，一時道俗迎主訶林，乃翻然抱深憂而肩重任。師冷硬之性壁立萬仞，莫可仰扳，百千妙義到他跟前一棒粉碎。其所開示，大要貴人不著法報化，立處皆真，如擊塗毒鼓，聞者皆死。大矣哉！無為寂滅之幢也。古人於此三二十年猶不奈何，而我師纔搭緇衣便登祖位，人將謂此道直易易耳，亦知師之真參實證乎？師嘗究理而坐，十七晝夜不合眼，以為必識盡功忘，自然合他古轍，始得任心自在。後參黃巖，因閱《華嚴》，所得都亡。其絕情過量之智，已於無量佛所培養，豈特三二十年而已？今法語具在，使天下後世知此百犬吠聲、群盲相引時，猶有人提唱斯事，佛祖慧命庶幾不斷，而後乃相安於無言，此師之志也。函修初曾認著露裸裸底，幾恁禍事，幸取決於師，得箇轉身。雖修與師皆從今華首和尚剃度，於法門為弟昆，然實受師資之益。知師者宜莫若修，故敢揭其大端如此。

崇禎壬午冬日，同門弟子函修和南謹。

天然是禪師語錄序

天然和尚以居士身，夙慧頓發，了悟上乘。後從空隱老和尚剃度於廬山，證明大法，杖錫所經，悲愍之懷溢於言際。職書記者輯而成編，付諸剞劂，屬今轉恭為之序。夫轉固無能序，而亦無可序也。憶丁亥秋，轉與龐子若雲迎和尚結期弼唐，將謂有言可循也，有法

可得也。及參隨數月，始知日星雲漢、山嶽江河，以至竹影松聲、蟲鳴鳥語，盡為和尚筆舌。舍此而欲向一言一句之下承當箇事，何異撥波求水？然則是錄也，又胡為乎來哉？夫大聖人出現於世，其中皆大有不獲已者。眾生日見道而不見，日聞道而不聞。是不有見，孰為不見？是不有聞，孰為不聞？而要所見何見？所聞何聞？應必悄然自得，亦復啞然自失。靈山會上拈花微笑，我佛世尊打頭一步，蚤已逗漏不少。然畢竟何如心行？何如旨趣？必使千百世而下，猶有跛腳翁堪解報恩。此世尊之為甘心，即我和尚之為甘心也。願天下後世得意忘言，見聞都盡，自度度他，共臻無上云爾。尚區區語句中求其罪過，且與謗法等，是則今轉所大懼也夫！是則閱斯錄者所大懼也夫！
順治戊子孟春，門弟子今轉梁殿華稽首恭序。

天然是禪師語錄序

昔者宣聖振鐸于東方，釋尊授衣于西土，一則意盡象中，一則心傳教外，其皇皇焉牖世覺民之心，固異致而同歸也。自儒術既衰，微言遂絕，縉紳縫掖之輩，高者攻于經學，卑者溺于文詞，而聖賢盡性知命之旨，無復為之殫心矣。釋尊諸祖乃以單提直指之說，示彼正覺，救此迷情，于是聰明奇特之士，厭迂儒之拘牽，樂禪宗之超脫，一言契旨，片偈投機，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張無盡以為達人之論，深有以哉。始《壇經》刱著，文字踵增，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溈仰發體用之論，雲門捷示三關，法眼分呈六相，究其捨妄歸真，不離自性。夫是以從事誠明之學者，如濂溪嘗師鶴林，姚江借塗蔥嶺，不啻冥心而求之也。本師天然和尚，夙領儒宗，久膺祖席，身乘五衍，心入三摩，譬如洪鐘萬石，有叩輒鳴，遙源千頃，無挹不注。向在雷峰、棲賢、華首、訶林諸山，皆有語錄行世，學人奉為津筏，寶若琬琰矣。迺者山靈初啟，叢席旋興，西堂澹公因南陽之舊基，開東林之新剎，秖園翬建，緇侶雲臻，爰從丙午冬仲，奉本師以居焉。師則性樂巖阿，心悲塵剎，既得棲真之境，益弘樂育之懷，或策杖而陵峰，或披襟而笑月，蒼松白雪歲見新篇，紫玉青螺時聞佳什，蓋已目擊道存，無行不與矣。然而钁頭斧子不廢鉗錘，擊碓敲床更勤提命，山中高弟以師法語彙錄成編，命小子楷敘而梓之。余惟儒門淆雜，特闢禪關，若悟本來，同歸覺路，而師先得淵源于孔孟，繼聞秘密于迦文，固知六通八正不同幻妄之談，窗影風幡無取尖新之解也。余嘗再訪檀林，一瞻猊座，見其登堂之彥濟濟趨蹌，入室之英雍雍問辯，雖杏壇講習遜此威嚴，沂水詠歌同斯怡悅矣。是錄也，推原心性，利濟人天，有以佐吾儒道德齊禮之所不及。公之諸方垂之奕葉，將使慧

日同光，名山並壽，海螺巖下永振威音，錦石溪邊長流法乳，豈徒拾拄杖之陳言，資曲床之談柄已耶？若夫佛法深微，不從解入，自非立雪數年未易領會，又何敢于威儀談說之間管窺而蠡測也？
康熙庚戌上元，當湖弟子陸世楷今亙和南謹撰。

天然是禪師語錄總目

卷第一(序三首　塔銘　行狀)
　上堂
卷第二
　小參
卷第三
　小參
卷第四
　普說
卷第五
　普說
　茶話
卷第六
　室中垂示
卷第七
　舉古
　問荅頌
卷第八
　問荅
　頌古
卷第九
　讚
　偈
　銘
卷第十
　書問
卷第十一
　雜著
卷第十二
　雜著
　佛事
　梅雪詩(附)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上堂

崇禎壬午，住廣州訶林，上堂。師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天日覆而不知高，地日載而不知厚，舉起則耀古騰今，放下則傾湫倒嶽，在山僧手裏以無名，示人天目前而爍破，爇向爐中，耑申供養，見住羅浮華首臺堂上空隱獨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問荅別錄。乃云：「盡大地是我人安居之場，盡日月歲時是我人安居之候，從朝至暮穿衣喫飯、掃地燒香、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乃至普天之下四民作息、百務繁興，盡是我人安居之事，方寸之內是非生滅、昏沈掉舉、散亂禪寂，盡是我人安居之心。然既如此，還有甚麼制可結？諸兄弟！事不得一向，在佛法上須有箇宣揚底時節，在諸人本分事上也有箇緣起底時節，山僧承諸大居士、大耆德請住此院，今日為諸兄弟結制，事不獲已，聊赴箇時節，願諸兄弟慎勿錯過。」驀豎拂子云：「大眾還會麼？若在者裏得箇入路，不妨慚愧。昔日六祖大師受黃梅衣缽，隱獵人隊中十六年，念時節將至，纔至此地。一日，行兩廡間，見兩僧爭論，一曰風動，一曰旛動。諸兄弟！爾看者兩箇僧何等天然？何等妙用？正恁麼時，爾要增減他一毫得麼？爾要疑擬他一毫得麼？叵耐他自己不知不覺，所以六祖大師事不獲已，纔向他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雖則把住去路，硬按牛頭，其實也是平地起波濤。若是皮下有血，一聞便醒，正好慚愧從前，何須更待六祖大師云：『仁者心動。』雖是和盤托出，點簡將來，猶是缽盂安柄。爾若於此窺得破，不但歷代祖師瞞爾不得，即黃面老子也要瞞爾不得。當時四十九年橫說豎說，猶沒者箇消息。事不獲已，纔向百萬人天中拈青蓮花，已是逗漏不少，何況又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爭怪後代兒孫認指為月？若是大聰慧人，決不入他群隊。為甚麼如此？祇為向上原沒恁麼事，亦沒有恁麼說。今日山僧與爾諸人說破：事不獲已，隨邪打正。若有伶俐衲僧攔胸把住，問教口啞，亦是山僧招得。有麼？有麼？如無，山僧自起，還合自倒去也。」喝一喝，云：「今日結制，大眾珍重。」下座。

解制，上堂。「九十日以前，諸人從甚麼處來？九十日以後，諸人向甚麼處去？正當九十日前後，來去俱成戲論。且問諸人：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時有僧出問云：「日落西山事若何？」師卓拄杖一卓。進云：「四大分張時，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以拄杖橫一橫。進云：「某甲不識。」師云：「大好箇不識。」僧禮拜，歸

眾。師乃云：「要知者僧不識處，正是諸人安身立命處。汝若會得，前此無結制者，後此無解制者，目前無聽法者，此間無說法者。若能如是，山僧不妨與汝諸人結制，不妨與汝諸人解制，於本無生死中說有生死，於現有生死中說無生死，主賓互換，棒喝交馳，豈更有第二箇時節？」竪拂子，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諸兄弟！爾若喚作第一，蚤已落第二了也；爾若喚作第二，不可更有第一；汝若總不與麼，猶是顢頇佛性，儱侗真如。畢竟作麼生？」擲下拂子，云：「蘇嚕蘇嚕，嗦哩嗦哩。」

上堂。「山僧昨夜偶得一夢，夢見一夥賊，彼時慌忙得狠。忽然醒來，元是老鼠咬樓板。今日普告大眾通知。」便歸方丈。

上堂。「圓明了徹，猶落今時；聞見俱捐，且居意地。隨流得妙，勉強主張，總不與麼頭角生也。大眾！須有脫身法始得。」

上堂。「心不憶玄旨，口不經玄談。行不入凡聖之稠，情不附生死之業。如斯造詣，已難其人。何況拋磚打瓦，作浪興波，撥亂乾坤，掀翻黑白。汝若從之，得毋累乎？儻其疑焉，祇成自錯。山僧到此，啞而不言。時節若來，諸人自委。何以故？難言紅爐一點，容易銷鎔；須信百煉精金，始無變色。理解之與證悟，似同不同；見到之與行到，一徹永徹。稍存等待，便非此宗；立地圓成，猶為鈍漢。豈將魚目，遂作明珠。若是真人，自知決擇。」

上堂。「我有一句子，久未向人道，今日厚顏耑為大眾。」良久，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分明萬事雪填井，又且婆和祇恁行。不是眼開同作夢，都緣露柱證無生。露柱既證無生，山僧及大眾合作麼生？參！參！」

上堂。「心不自心，因契道以名心；道不自道，因無心以名道。所以道絕玄微，心無體量。若言有道有心，猶是把箸拈匙見識；若言無心無道，依然靈龜曳尾之機。明暗掀翻，非其境界；同時殺活，豈是全提。纔到龍門，已遭點額。汝等諸人，幸自好看。」

上堂。「世尊拈花是一出好戲，列代祖師拈椎竪拂、橫說直說是一幅古畫，幸自我者裏總無如是窠臼。」便歸方丈。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德云：『何不問人？』僧展兩手，云：『是甚麼字？』德無對。」師曰：「你看者箇古德，到處勸人看經，到處勸人問字，分明一箇八字他也不識，山僧亦有一箇字要問諸人。」遂竪起拳，云：「諸人還識麼？會書不擇筆，點點是黃庭。」

戊子九月，再住訶林，上堂。竪拂子，召大眾，云：「還會麼？」放下拂子，云：「真心無揀，大道非遮，體絕見聞而不離見聞之緣，用同聲色而不是聲色之事，如虫禦木，文彩偶彰，對鏡看花，心口俱喪。所以，掩室摩竭，杜口毘耶，固非玄妙之機，豈墮功勳之位？山僧六年以前一場敗闕，已甘荒山匿影，破衲蒙頭，乃

承諸當道、諸鄉紳、護法、檀越、長者、居士、寺中禪衲、方外高流迫索再三，苦辭不可，只得俯順時機，復陞此座。若論向上一門，不可畫蛇添足，須知千差無別，何妨作浪興波？一塵立而國家鼎盛，萬機休而千聖不攜，放開捏聚，惟我能知，殺活縱橫，非凡可測。一切處變易不得，何勞掘地出空？未生前面目儼然，不用續鳧截鶴。理貴從來，事由今日。未明八法，枉自楷模，已協宮商，別諧音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年年三百六十日，不曾動著毫釐，今日無端截取九十日，為汝諸人開爐結制，承郝、范兩大護法設供，請山僧登座說法，貴圖汝諸人直下明取者九十日底道理。爾若明得九十日底道理，從無始來至于今日總是者箇道理，又從今日盡未來際也是者箇道理，明得也是者箇道理，明不得也是者箇道理。既明得、明不得，總是者箇道理，山僧今日又作麼生？」良久，云：「不因紫陌花開蚤，爭得黃鶯下柳條？」卓拄杖一下。復舉：「陸亙大夫向南泉云：『 肇法師也大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 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若是訶林則不然，儻有人問：『 肇法師也大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為向伊道：『 白雲常在戶，青靄數當峰。』且道與南泉相去多少？」

上堂。「今日長至，在處叢林熱鬧，打普齋、散嚫施、吹法螺、擊法鼓，請堂頭老漢說箇應時及節底佛法。惟我者裏冷啾啾地，只有一箇栗棘蓬拋向諸人面前，一任諸人吞吐。山僧且問諸人：吞底是？吐底是？不吞不吐底是？若道吞底是，還我栗棘蓬來；若道吐底是，爭奈目前何？不吞不吐，咽殺閻黎。總不與麼，辜負佳節。作麼生？速道，速道。」

上堂。「戊子臘月八日，寺中耆舊設供，請山僧上堂，要為大眾舉揚世尊睹明星那一則陳腐公案。大眾！如今那一箇不夜夜睹？何曾少箇什麼？為甚總在迷裏？就如世尊當日，何曾多箇什麼？為甚卻悟？故知此事大有因緣時節，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在世尊分上雖是自彰底時節，其如祖宗門下正好喫棒。且道差別在甚麼處？」驀豎拄杖，云：「只為拄杖子不甘，所以三千年後帶累山僧，人天眾前不免說破。」喝一喝，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解制，上堂。「一期之內，諸人還構得也無？構得，也三十棒；構不得，也三十棒。諸人作麼生？你若腦後無眼，直饒喝乾滄海、棒倒須彌，猶是硬作主張、茫茫業識。所以道：末後一句始透牢關，把住要津不通凡聖。若到此間，山僧也須喫棒，只是無人下手。眾中還有下手底麼？」有僧出，纔禮拜，師云：「伏惟珍重。」下座。

浴佛，上堂。驀豎拄杖，云：「釋迦老子生也，生也，諸人在甚麼處見得？汝若見得，也好三十棒；汝若不見得，也好三十棒。且作麼生？昔雲門大師雖則擒賊先擒王，殊不知消息一漏，遍地荊棘，帶累山僧一條熱棒，橫搠、豎搠，左搠、右搠，搠到天明，依舊可憐生。」擲下拄杖，云：「維那今日不得普請。」

住雷峰，上堂。「境不可離，心不可見。照不及地，寂不通方。凡外二乘，迷外覓悟。三賢十地，悟了還迷。體妙難思，情忘自合。諸有智者，咸推此宗。初入門來，須知藥忌。」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床立。雲門有偈曰：『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錯承當。』」師云：「雷峰亦有一偈：『驢前馬後今皆是，縱不承當也枉然，祇為雲門曾道破，雷峰不免費重拈。』且道雷峰意旨與雲門有優劣也無？」良久，云：「祇因為客久，回首話偏長。」

上堂。「喚作拂子，則孤負山僧；不喚作拂子，則孤負大眾。孤負山僧，即今向大眾說過；孤負大眾，山僧祇得噤口，早晚隨大眾拖出拖入。咦！露柱不解鐙籠意，一夜癡呆立到明。」

上堂。「徹底凡夫日用中，河沙諸佛共無窮。剎那欻爾千差起，夢裏徒勞說異同。大眾且道：即今是夢不是夢？祇知貪程，不覺蹉路。不蹉路，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驀豎拂子云：「投子大師來也，多少人在者裏死活不得。」喝一喝。

上堂。「不是麻三觔，分明乾矢橛，打殺鱉鼻蛇，放出摩天鶻。趙州勘破婆子，威獰如虎，為什麼被劉鐵磨一錐便倒？何似我老博山密移一步？祇如雷峰又作麼生？鴨腳木不鴨腳木？」遂鼓掌云：「料掉沒交涉。」

上堂。「中秋又到，皓魄重輝，雲散長空，影同滄海，山河景仰，童叟懽呼。」以兩手作圓相，云：「祇各人分上者一箇，為什麼略不著眼？」復以手拋向後，云：「一回心目分明極，萬古清光錯過多。為什麼分明又道錯過？莫將水中，便當天上。」遂高聲喚大眾，云：「可惜許。」

上堂。豎拂子云：「盡大地四聖六凡，總要出者箇不得，祇是不許覷著。覷著即禍事生，不覷著跛鱉盲龜一時拽脫。十字街頭逢觀音，三家村裏趁彌勒。一聲社鼓喧天，卻原來白廟前大王慶節。」遂拍手云：「呵呵呵，沒交涉。」

上堂。豎拂子，云：「人人盡有者箇消息，為什麼不會？雖然不會，三世諸佛亦祇得噤口縮項，讓他出一頭地，祇是他奈何不得。及乎奈何得，又不相似。汝諸人作麼生折合？」以拂子書空作囧字，云：「若無增上慢人，方便有分。」

上堂。「一從攪動干戈後，戡定中原匪太平，回憶桑麻雞犬日，十分難復舊時情。大眾！舊時情作麼生？」以拂子拂一拂，復左右顧，云：「若將容易得，定作現成看。」
上堂。「古人道：『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華首云：『 識者喚作精魂，不識卻是佛性。』若雷峰則不然，識與不識總是精魂。為什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舉法眼捲簾話，乃云：「法眼指簾，逐鹿不見山，全身入荒草。二僧捲簾，雖則不奈何，佛眼也難睹。法眼云：『 一得一失。』便是老婆心切。要且眉毛安在？若在雷峰門下，總用不著。」喝一喝，云：「多少人要定當者一喝不得。」
自恣，上堂。「道無所得，惟有寡過。我世尊在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故號大覺能仁。六祖大師云：『 但能見已過，即與道相當。』後代善知識亦云：『 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驀豎拂子，云：「識得拂子，三大老性命在者裏橫拖直拽。」放下拂子，云：「更有一般奇特事，梧桐一葉下秋庭。」
長至，上堂。豎拂子，云：「是陰是陽，作麼說箇來復底道理？」放下拂子，云：「一回夢覺渾忘卻，始解今年是去年。」
臘八，上堂。「睹星始覺從來舊，萬里雲霄信步歸，難忘熟處成孤負，爭怪雷峰別有機？」驀豎拂子，云：「安得不孤負？」
上堂。「世尊拈青蓮花，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豎拂子，喚作拈花豎拂，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拈花豎拂，入地獄如箭射。」驀豎拂子，云：「多少人在者裏放過不得？」
上堂。「山僧平常東邊上，西邊下，與諸人道什麼？如今到者裏又作麼生？雖然，已被人點簡不少。」
上堂。「明明開眼見著，側耳聽著，滿口道著，為什麼不會？汝若會，勘破天下老古錐；汝若不會，天下老古錐猶較一籌在。且道那一籌？參！」
上堂。「大道不曾離，寒山霜滿枝。特地尋言語，回頭錯過伊。既已錯過，又道不離。謂是究竟，卻成解嘲。簡點將來，放過不可。諸人且作麼生？」復左右顧視良久。
住廬山棲賢，上堂。師云：「上下和平，古今一致。是非共轍，生死同條。正是白雲萬里，豈況更多。行腳上士，貴在明宗。汗馬功高，終非王種。」
上堂。左右顧云：「便與麼去，過在諸人；不與麼去，過在山僧。過在諸人，是山僧境界，山僧不知；過在山僧，是諸人境界，諸人不覺。山僧境界即在諸人面前，諸人境界卻在山僧背後。恁麼會去，許汝具超方眼；若論向上，猶較一線道在。」

元旦，上堂。「昨夜三更，獅子點頭，驚起袈裟嶺，一腳踢翻，震動山谷，哮吼林木。各與三十棒，發還本處，不許動著。普告大眾，今日元旦，且當蓋覆著，勿使外人聞此怪事。」
上堂。「囫圇一句，非智所知。知亦不得，得亦不真。不到情盡理窮，安知休咎。所以從上諸祖，唯有默契。三腳驢子，自解弄蹄；六耳獼猴，非人能辨。直得木馬追風，千里匪疾；泥牛飲海，全渤須乾。無量義海，百千妙門，現前具足。眨眼錯過，曠劫難逢。」
上堂。「在處現前，不能安住。常隨背後，必欲追尋。即使信手拈來，何似埋頭向去？命根不斷，差別難蠲。儻遇其人，不消一拶。」
上堂。「文殊競發千波，普賢晴空一亙。晴空之競發而不紛，千波之一亙而匪寂。始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且道是甚麼人境界？」
上堂。「斷惑證真，水中撈月；安禪入定，空裏栽花。忘見守知，曹谿斥為不解方便；夜鐘潭月，玄沙謂之生死岸頭。過此以往，不許汝知。動靜顯藏當名何等？」
上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諸人還知周金剛當時安身立命處麼？不可總在黑地裏坐。紅日下山燒海底，白猿歸洞嘯峰深。」
臘八，上堂。「能睹是人，所睹是境。若說因睹會心，附物顯理，黃面老子煞要買草鞋行腳始得。既不如是，當年睹明星悟箇甚麼？霜白滿天清較雪，日黃鋪地晃如金。蓬頭抱膝何曾徹，一碗香麋飽到今。你看數百千祀俗氣猶未除在。」
繼住羅浮華首，上堂。「先師開法此地二十餘年，幢旛指處，龍象駢臻。所蒙椎拂記莂，祇是山僧與千山。去年千山報寂，今年先師又見背，藐爾一身，肩此重擔。茲承護法宰官暨各山耆年大衲屬山僧繼主此山，念先師根本重地，遞代相承，不可無統。今日陞座普告大眾，且道合談何事？」豎拂子，云：「是博山底？是先師底？是山僧底？若道三，祇是箇拂子；若道一，分明博山傳先師，先師傳山僧。大眾！是三非三，是一非一，把定乾坤一句作麼生道？」以拂子作一相，云：「曹溪一滴無今古，華首長空自暗明。」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悟到十分，行到十分，始知不曾動著祖翁田地。雖然如是，猶是田庫翁見識。何以故？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
上堂。舉：「六祖大師偈云：『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師云：「大眾！即今語底、默底是化身，動底、靜底是化身，那箇是淨性？又作麼行正道？」良久，云：「適來是什麼乾矢橛？切忌作語默動靜商量。不商量，金井潭邊古石梁。」

上堂。舉：「僧問趙州：『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 食粥了也未？』僧云：『 食粥了。』州云：『 洗缽盂去。』其僧大悟。」師雷：「者也是平常人事，我問你荅，悟在那裏？尋常佛殿裏、僧堂前、廚庫三門，汝諸人茫然處即諸佛悄然處，且道茫然底受錐箚？悄然底受錐箚？待汝緇素得出，鷂子過新羅。」
繼住海幢，上堂。「海幢剎竿，先師豎未久，忽爾倒卻。今日承諸護法暨各山諸上座請山僧繼主此席，山僧特來了先師未了公案。且道先師有什麼未了公案？目前殿宇待新，堂寮待備，百廢待舉，豈不是先師未了底事？緇白諸公，深淺大小，機感隨時，豈不是先師未了底人？」驀豎拄杖，云：「祇如者箇有什麼不了？大眾！乾坤上下，山川流峙，世運興衰，人事得失，從上來有什麼道處？無端指註，全是全不是，全提半提，還當得宗乘事麼？今日不免為先師當眾說過。」卓拄杖。
上堂。豎竹篦子云：「與麼自救有分，若論宗門下事，未夢見在。然古人往往以此示人，教你與麼悟，不是便與麼去，到者裏伶俐始得。今時具者箇眼，不道全無，祇是少汝諸人參學一番，大須皂白毫釐有差，過重山嶽。」
上堂。「臨濟下克符道者嘗有偈云：『 儂家住處豈堪隈，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甘露滅謂與价祖五位君臣『 折合還歸炭裏坐』同一旨趣，非苟然者。後代兒孫競以臨濟洞上互相低昂，真可一笑海幢也。有一偈與諸人助參：一句當塗絕古今，門門有路莫沈吟。烏雞久在煤山裏，祇要渠儂鐵石心。」
上堂。「此事如夢得覺，如久病得良醫，如重霧日初出，如在巨浸中得筏，如夜行中塗獲炬，如叢人中認得所生父母，實實有與麼事，不是道理思量所詣。到得與麼，猶是一期之說，須知更有亙古亙今一句。」良久，大眾禮拜起，首座出眾云：「者一句不是亙古亙今。」師以竹篦子擲案，座便退。
上堂。「祇麼是法身邊，與麼是法身向上，者箇是雲門三句、臨濟三玄，那箇是洞上五位、溈仰三生、法眼根境。一一打合得圓滿無滲漏，正是病深不可救藥。大死一回卻活轉來，始知三頭八臂、神出鬼沒，是什麼閒事。」驀豎竹篦子云：「病也病也，還掙扎得出麼？就者裏大有奮迅三昧，祇是不許人知。」以竹篦子擊案。
上堂，豎竹篦子云：「有什麼指示？祇是你不肯承當。大須知有從上立地處，莫祇向迦葉門下淹沒。咦！者箇眼如優缽曇華，此宗安得不濫？」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淨飯王宮中果有悉達太子麼？當時睹史多天又什麼人說法？作麼生說箇未離已降底道理？」卓拄杖一下，云：「此非你諸人明得底，不如禮拜了退。」

繼住芥菴，結夏，上堂。「九十日待汝構取，且構取箇什麼？古人云：『 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豎竹篦子，云：「者箇作麼生殺？」以竹篦擊案，云：「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上堂。「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大眾！作麼生是無身？」豎竹篦子，云：「莫向者箇會。作麼生是有事？不可總無者箇。然雖如是，是什麼熱碗鳴聲？」便擲下竹篦子。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等拳頭祇是勞而無功；一踢踢翻鸚鵡洲，大好腳尖不知退步。有意氣時添意氣，也是虛張；不風流處也風流，面毛長三尺。大眾！批判便批判了也，若是芥菴又作麼生？」良久，云：「四卷楞伽遮老眼，一聲彌勒到新秋。」

上堂。「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喚作斬貓斬蛇，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斬貓斬蛇，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合作麼生？」豎竹篦子，云：「竹篦子還入地獄也無？險。」

師誕日，上堂。「任性出興非一異，但隨方便說緣生。饒君高具摩醯眼，不許當途涉謂情。大眾！既不許涉謂情，即今事作麼生？」

上堂。「盡大地在烜赫虛空裏，總無一箇知恩；設有知恩，不免旁觀竊笑。且道解笑者是什麼人？」以竹篦子指露柱，云：「大眾！莫輕覷他。」

上堂。「一四七，臘月梅花寒徹骨。七四一，海底燈籠光蔽日。一種風流兩處看，閒殺東村王二十。呵呵呵，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除夕，上堂。「世間做年多用水牯牛，芥菴亦有一頭要與諸人度歲，祇是老漢不解宰割，且請大眾著力。」豎竹篦子，云：「宰割一任宰割，但不許傷他皮骨。汝作麼生下手？若下手不得，莫道芥菴澹薄。」

上堂。豎竹篦子云：「者箇決定不從蔥嶺將來。為什麼？達磨祖師未航海以前并無人道著，既航海後還有助揚底道理麼？」放下竹篦子云：「啞子喫黃蓮。」又云：「三觔麻，一疋布。」良久，云：「咦！有什麼交涉？」

住丹霞，上堂。「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驗作家，遠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繞門斜。大眾還鑑賞麼？若乃鑑賞，不妨入得丹霞門、升得丹霞堂，大眾即是山僧，山僧卻不是大眾；其或未然，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山僧即是大眾，大眾且不是山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山僧三十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雲去，穿蘿擔月回。」卓拄杖一下。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象咸新。山川新，草木新，氣運新，人事新。且道拄杖子還有新舊也無？若無舊，安得有今日？若無新，今日相見底豈不是大眾？祇如新舊不到一句又作麼生？」豎拄杖，云：「山僧年邁，離伊一步不得。」

浴佛，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隨緣現世間，如鏡花水月。當生實不生，當滅何曾滅？靈山尚儼然，丹霞如是說。」驀豎拄杖，云：「大眾！還見麼？如來世尊在汝諸人面門出入，為什麼如聾似盲？今日復在丹霞拄杖頭與汝諸人相見，未證據者請看。」復卓拄杖，云：「大眾！還聞麼？既聞矣，更不聞；既見矣，更不見。見聞如空華，萬法了一電，突出大好山，滿目難分辨。更擬問如何，惡水當頭濺。」喝一喝。

上堂。「去年雷峰夏九十，今夏丹霞一百二，一任諸人顛倒顛，跳不出雲門乾矢橛。乾矢橛，棒頭有眼明如日。打得著，驪龍拗角折；打不著，木馬追風疾。」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水邊林下，千足萬足，一回喫撲，青黃赤綠，切忌撞著孟八郎，打你驢頭曝曝。何以故？黑漆盤裏，不分麥菽。」

長至，上堂。「內含陽曜，外積陰霾。仁智見同，百姓日用。天地蔽塞，元氣潛藏。人事希夷，萬機休謝。大眾安住，正在此時。一念瞥興，轉見淆亂。」

上堂。卓拄杖左右顧，云：「元是舊年人，卻看新曆日，曆日年年新，儂渠刻刻故。既刻刻故，為什麼總向新年、新月、新日裏相見？一輪紅曜安知歲，鏡裏森羅不是空。」

上堂。「維摩居士入不二法門，東坡嘗有頌云：『譬之蠟炬作鐙燭，不以火點終不明，迺至維摩嘿然處，三十二說皆光燄。』妙喜老人謂其筆端有口，善說法要。老僧看將起來，也只是隨邪。東坡祇肯維摩嘿然處，殊不知三十二說總是火，各各光燄，不相假借。丹霞今日亦有一頌：『譬之丹霞竹坡竹，千竿萬竿高凌虛，昨夜一竿風吹折，以尺量來五丈餘。』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師誕日，上堂。「一切人有二種想：一、世諦流布想，二、倒想。一切聖人有世諦流布想而無倒想。我丹霞老僧隨世諦流布，說今年六十有一，說今日十月十四。內外諸公隨世諦流布，都來與老僧慶生。老僧亦隨世諦流布，受於供養禮拜。是老僧與諸公總在世諦中，還有第一義諦麼？若有世諦而無第一義諦，是凡夫法；若舍世諦別有第一義諦，是聲聞法；若即世諦即第一義諦，是菩薩法；若就目前，不是世諦亦非第一義諦，任心所擬，隨緣即宗，無有是非，亦無無是非之量，是如來法。我衲僧家又作麼生？」卓拄杖一下，云：「大眾會麼？老僧六十一年前祇與麼來，即今亦祇與麼，盡未來際亦祇與麼。若在者裏構得，不妨與四聖六凡同入老僧無量壽海。目前無有諸人，此間亦無老僧。縱目所視，縱耳所聽，縱口所說，不知誰之所為，而佛事周圓，法音普遍。且道是甚麼人境界？歲歲高山青突兀，年年流水綠潺湲。」

浴佛日，上堂。「好好箇太平世界，無端撞入淨飯王宮。大怪小驚，當時建立。且道建立得箇什麼？後來韶陽老子極力推倒。且道推倒得箇什麼？都來丹霞手裏一捏粉碎。會麼？不識赤鬚鬍，依然鬍鬚赤。」卓拄杖。

住歸宗，上堂。「剎竿依舊，毒鼓從新。祖令親行，魔外潛息。然燈身前，不容擬議。迦葉門下，許有激揚。一句根由，當眾決擇。」問荅畢，云：「天清地寧，江深嶽峙。風動雲起，晝朗夜昏。聖主垂衣，良臣補袞。四民浩浩，百氏騰騰。現成公案，還有指示也無？若無指示，老僧堪作甚麼？若有指示，大眾何曾具足？所以，遇賤即貴，寶几珍御豈是元無？遇貴即賤，白牯狸奴應非別有。揖搦並用，貴在當機。從上真宗祇言仍舊，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極口在仍舊上，猶為指蹤極則之談。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道揚眉瞬目者是，揚眉瞬目者不是。馬祖用盡氣力，亦不過在仍舊上虛縱虛奪。臨濟得大愚點破，始解未到黃檗時消息。俱胝得天龍一指，受用平生，末後在童子指頭上施全殺手段、顯全活風猷，亦不過在仍舊上善為去就。始知直下承當，錯過不少；翻身跳出，轉見無端。直饒三頭八臂、鼻直眉橫，到者裏總要喫歸宗痛棒始得。且道歸宗又作麼生？」卓拄杖，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上堂。「正月已過，二月初來，諸人箇箇委悉，惟有拄杖子總沒分曉。且道：委悉底是？沒分曉底是？全是？全不是？」卓拄杖，云：「道士帔白襴，知非真措大。」

上堂。舉：「破灶墮云：『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師云：「大眾！如何是鏡現山河大地者？如何是人山河大地？且道鏡作麼生打破？面皮作麼生還舊？」卓拄杖一下，云：「會麼？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上堂。「歸宗斬蛇，若作舉鋤下鋤會，大似釘樁搖櫓。若作一斬兩斷會，大似劈破虛空。不可但道箇南斗七北斗八便當得。既當不得，合作麼生？」

上堂。「文殊三處過夏，有一句子要人信；迦葉欲行正令，有一句子要人疑。疑句即信句，信句即疑句，疑信裏錯過，疑信裏薦取。呵呵呵！日出眾峰青，雲深不知處。」

上堂。「端陽到來了，文殊、普賢、觀音在拄杖頭諍論佛法，各持一說，如鬥快龍舟相似。汝諸人為老僧捉下，有功者賞，有過者誅。咦！總是有過，且作麼生誅？」喝一喝，云：「狗銜赦書，諸侯避路。」

上堂。「譬如明鏡現眾色像，像不入鏡裏，鏡不到像邊，而森羅宛然，空明自爾。到者裏，須知數點平田白，千株東嶺青，豈不是諸

人分上？黃鶴樓詩猶未輪到你題在。」
上堂。舉百丈野狐因緣，師云：「不落天上月，不昧庭前花，花月不相到，分明在目前。在目前，移床就月共花眠。還會麼？不會，明日普請與大眾再說一過。」
上堂。「盡十方三世都來是箇無孔鐵鎚，用得便用，沒更絲毫頭與你為緣為對。若要覓箇縫兒有所牽挽，大似日下孤燈，添得多少光燄？不如當下撲滅，豈不痛快？」卓拄杖一下，云：「快！快！」
上堂。「龍女成佛，善星生墮，箇裏不曾間隔毫釐，又宛爾一起一倒。為是道眼明昧？為是業果懸殊？」良久，云：「幸自無人祇對。」喝一喝。
至棲賢，上堂。「赤眼常因刺史李渤初住棲賢，後居歸宗，傳燈載歸宗智常禪師。老僧二十年前亦因燈巖文公曾住棲賢，後付法子覲長老繼席，今來歸宗，重得相過。承覲長老啟請陞座，置得一語，要問大眾：祇如智常禪師住棲賢時、住歸宗時，所有舉揚與老僧前住棲賢、今住歸宗，正當過此為大眾鼓兩片皮，且道是同？是異？若道是異，人隔數世、地距數十里，而道無古今、道無遠近；若道是同，同在甚麼處？」卓拄杖一下，云：「會麼？東海龍王打鼓，西海龍王撞鐘，金輪峰頂霹靂一聲，玉淵潭裏淙淙晝夜。兩山衲子，你來我往，摩肩接踵，聚頭付耳，畢竟明得箇甚麼邊事？于此折合，歸宗即是棲賢，棲賢即是歸宗，主即是伴，伴即是主，主伴即是拄杖子，拄杖子即是箇甚麼？五老峰高猶在後，七賢聯峙且居傍。」卓拄杖一下。
結制，上堂。「從上來事，諸佛無開口處，豈更有指示于人？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橫說豎說，祇是發揮者箇道理。大眾！既開口不得、指示人不得，又發揮箇甚麼？」卓拄杖，云：「會麼？昨日有人從嶺上來，不得五羊信，江淮一帶四五十文一斗粟飯袋子，還有向廬山死灰裏爆出麼？現前一眾幸無枝葉，九十日內老僧不教你參禪、不教你學道，祇要你二時粥飯不咬破一粒米，堂裏堂外往來出入不蹋著一寸土，張眼不見色，人不喚你作瞎漢，側耳不聞聲，人不喚你作聾漢，已後天下無奈你何。還肯麼？肯則歸宗今日失利。」擲下拄杖，云：「賺殺廣南蠻。」
長至，上堂。「一陽來復，萬象從新。一陽即是萬象，此日全彰；萬象不是一陽，本際無二。從此日去，為聖為賢即易；從本際來，為愚為凡即難。何以故？日有投江影，水無留月心。」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小參

元旦，小參。云：「新年頭佛法，有一人道得，祇是無舌；一人有舌，卻又道不得。且道者兩人那箇是親？那箇是疏？阜白得出，分付缽袋子。」

小參。「滿口道出，滿口道不出。滿口道出，總沒爾諸人會處；滿口道不出，卻又處處分明。一任爾諸人退隋，且道退隋箇甚麼？一任爾諸人承當，且道承當箇甚麼？請自揣度看。依山僧道：迷即在悟處，悟即在迷處。祇是各人因緣未到，便奈何不得。古人道：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于今街頭市尾、漁歌牧唱，總皆十成完具、十成奇特，叵耐問著便乃突然，被人喚做茫茫業識。就是久參衲子聞山僧恁麼說，難道當下沒有箇見處？祇是聲色關頭、生死去處，猶未免疑懼，被人喚做命根不斷。大眾！爾若者裏放不過，便日日在諸佛境界中，總沒爾受用處；念念在眾生境界中，總沒爾消遣處，還說甚麼禪道佛法？所以，我者裏也沒有妙句玄言，也沒有向上向下，祇要爾知得著落。爾若一日知他著落，便識古今善知識休歇處原如此，古今善知識指示人處也即在此。不見香嚴在溈山，一日，山問曰：『 聞爾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父母未生前試道將一句來看。』當時，香嚴無言可對。及回寮，遍搜平日閱過書籍，遍尋思平日佛法知見，總沒有一句子酬得。大眾！此正香嚴不肯自欺處。若是今時學者，早晚呈見呈解，有甚麼交涉？難道瞞得善知識？不過自瞞而已。比後香嚴求溈山說破，溈山祇是不肯說，向他道云：『 我說是我底，總不干汝事。』者又是溈山徹底相為。若是今時善知識，早晚向他道箇元字腳，賺煞人家男女，不是溈山恁麼手段，又爭得香嚴肯把文書焚卻，自嘆云：『 早知與佛法無緣，不如做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去也。』大眾！此正是香嚴偷心死盡。所以後來在荒院中，因掘地擊竹，瞥然踏翻那箇消息，有偈云：『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沒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遠道者，咸言上上機。』便拈香向大溈遙禮云：『 和尚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安得有今日？』大眾！香嚴到此時，方纔洞見溈山相為處，及乎仰山一勘再勘，總要搖動不得，祇為他灼然知得著落，所以千差萬別，一爐烜盡，祇麼田地大不容易。大眾！還會麼？」良久，豎拂子云：「鄭！」

小參。「法法皆真，法法如幻。法法皆真，汝諸人擬向甚麼處揀擇？法法如幻，汝諸人擬向甚麼處執著？大眾！從朝至暮所作事業，緜內及外、原始要終，曾有一絲毫頭善惡名相到你諸人分上麼？祇是諸人自生分別。曾有一絲毫頭決定不可捨、決定不可取之法到你諸人分上麼？祇是你諸人自為纏縛。若在者裏悟得，直是自由自在，日日在烜赫虛空裏坐臥、日日在烜赫虛空裏困眠，千聖出頭也要覓你蹤跡不得，自己亦復不知。大眾！即今幸自可憐生，終日埋頭有何用？懸崖撒手自圓成，起來正好閒打鬨。呵呵呵，將謂天然長老，元來是箇直饓侗。還會麼？山僧自離邵武，擬還羅浮取道普慶，承林德賓居士請遊獅子峰，同合寺大眾懇山僧說法，山僧固辭不已，只得依樣葫蘆，隨例顛倒。若乃會得，十字街頭相逢，卻在三十三天上道故；如或未然，可惜獅子峰頭一場熱鬧。」卓拄杖。

小參。「從來無過暫借迴光，纔落思量便不中用。」以拄杖卓一下，云：「若作恁麼會，蚤不中用了也。」又卓一下，云：「須是與麼始得。」

小參。「學道之士須求默契，漸造玄關；若墮理詮，遂成湊泊。但見佛法身心打作兩截，緜來離微縛脫，唯證方知。陸亙大夫一日對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眾！南泉者一句子立地喚回，何等快捷？後來雪竇頌深得此旨，曰：『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正是打破琉璃碗手段。又云：『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炤影寒？』大眾！還知雪竇親證處麼？大似鬧市裏東鄰按拍，西鄰喫酒。」

小參。舉：「天衣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師云：「大眾！于今頭頂天、足履地，山河、日月、草木、叢林、城郭、人物、是非、好醜，時時有那四句消息，何不疾急著眼？你若者裏搆得，多少省力？雖然，須知更有向上一路。」

發化主，小參。「今夏結制，缺少資糧，堂司書記為眾乞米，山僧甚喜。何以？大眾聚在一處，日間托缽元是佛制，即結夏禁足亦為古道。此行萬萬少不得。獨大眾安居，如何單煩兩公？山僧有一句話堪為大眾解嘲：家中穩坐底人，途中受用；途中得力底人，家中穩坐。若道是一，如何菴裏人不知菴外事？若道是二，盡十方世界要總不離者裏。大眾作麼生道？還有道得底麼？道得底出來，好與三十拄杖，寧使法堂一丈草，免教他日謗山僧。」

小參。「有不是有，無不是無，陽燄空花，湛然常寂。以理會之，頓成心境，思念想盡，方契此宗。錯過目前，玄妙何益？」

結夏，小參。驀豎拄杖，云：「釋迦老子在拄杖頭出現了也，大眾還見麼？釋迦老子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是上座還知麼？即今大明國裏無有能說法之人，亦無有能聽法之眾，爾擬向什麼處開口？是上座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誠如世尊所教，人亦有言：「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世尊當時百萬人天中拈青蓮花，豈不是者箇意旨？是上座與大眾結夏安居、僭登寶座，亦不過者箇意旨。若使一向，爭知有恁麼事？』世尊乃破顏微笑，曰：『 因我帶累爾，然須具得那一隻眼方有出頭分。何以如此？癡人前往往說夢不得，故我此說本無所說，現前大眾亦所不聞，還賴是上座傳宣，無令斷絕。』大眾！是上座今日為世尊作一箇傳語人，汝等當直會其道，勿記吾言，取障自心。」卓拄杖。

小參。「佛法因緣，大有時節，毫釐之差，天地懸隔。大眾！作麼生是佛法時節？就如今日端陽初五已前懸想者一箇時節，豈不儼然？畢竟不是端陽；初五已後回想者一箇時節，豈不儼然？畢竟不是端陽。何如？正當初五，念想俱息，食角黍、飲艾酒、觀競渡、下蓮舟，人人如是，家家皆然。且道：祇麼時節還有疑議否？即此不疑議，正諸佛之所護念，百姓日用埋沒多少、仁智見病錯過多少，殊不知石火電光之中纔落佇顧，便成差互。」驀豎拄杖，云：「大眾！穩踏龍船頭，正好放身命，莫貪標上錦，失卻手中橈。然雖如是，古人又有言：『 恁麼道則易，相續也太難。』山僧當時被者兩句子喫了一驚，于今看來大好笑倒。」遂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有甚麼難？」又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有甚麼難？」復云：「腳跟紅線斷，隻隻摩天鷂。」喝一喝。

小參。「大道無道，大心無心，大意無意，大言無言。先聖舉似，貴會其宗，若有持循，總歸生滅。何以故？此事如鏡裏花、如水中月、如水上泡、如蜃樓、如海市、如影、如電、如夢、如空中響應，勿得言其有無虛實。又如兔角、如龜毛、如石女兒、如露柱懷胎、如鐵船浮、如海底火發，勿得言其有無虛實。又如木棉花、如山中雲、如草樹、如巖壑、如澗、如城市中男女、如善惡是非一切巨細公私諸事，勿得言其有無虛實。若在者裏腳跟穩踏，也須另開眼孔、別立生涯，方能於凡聖叢中不見一法、不失一人，出入縱橫非常可測，即山僧日前有所指陳皆為曲就，若論向上未有其機。是以古人云：『 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今日還有人為山僧守院麼？方丈後座屋壁疏漏尚蚤補緝著，莫待來春雨淋頭。」

小參。「思而知鬼家活計，學而就二乘證修，何似我祖宗門下人人古佛、步步通玄？但要汝行便行、住便住、坐便坐、臥便臥，語默動靜、俯仰折旋總莫解會，更不安排。倘或時節一到，全局贏來，

便與十方諸佛把手同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猶未也，十方諸佛與汝把手同行，汝開眼也觀音恭承、舉念也普賢祇候，伸手觸翻文殊、舉足踢倒彌勒，驚起東海龍王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笑汝諸人鼻直眉橫、眼深口闊，饑來思食、困則打眠，山僧從旁忍耐不過，纔與他道：『 天下那有饑不食、困不眠底人麼？山僧還讓他一籌在。』東海龍王只得忍氣吞聲回宮去也。大眾！適來山僧為汝諸人出氣，且汝諸人分上作麼生出氣？速道，速道。」

小參。「今朝共慶端陽節，不覺依稀又半年，眨眼韶光容易過，因緣大事倩誰肩？大眾還知麼？此事直如競渡，若也會得，千秋萬劫只在目前；若也不會，萬語千言還同說夢。山僧今日說夢也，大眾又作麼生？」復示偈云：「鱗甲威獰在目前，幾人於此獨茫然？分明舉掉波心險，不覺回頭浪八千。」

小參。「汝若為目前回換，則不可不說別有；汝若不為目前回換，則不妨說無別有。所以，聲色有汝，汝無聲色；聲色之中無汝，汝在聲色之中。譬如鼓無鐘聲，鐘無鼓響，鐘鼓互交參，聲響不相雜。若能如是方便，喚做塵中能作主，句外絕離微。若是向上全提，猶欠一著。且道：欠那一著？道！道！」

小參。「靈光獨曜，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驀豎拂子，云：「百丈大師來也，諸人還見麼？諸人莫聞大師言句，便道會了解了，大師當前覿面錯過。」放下拂子。良久，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坐久成勞，不如散去。」

小參。「今日七月十五，十方諸佛同此自恣，雷峰一眾亦同此自恣，承現前護法檀越、居士大德廣作供養，請山僧登座說法。且問：山僧未登座已前作麼生？如今登座又作麼生？山僧不知，大眾不是山僧；大眾不知，山僧不是大眾。」驀豎拄杖，云：「拄杖子不知，山僧與大眾不是拄杖子，拄杖子亦不是，非拄杖子亦不是，畢竟是箇甚麼？」復橫按拄杖，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會得，別有佳話；若也不會，他家自有黃金價。黃金價，無真假，不見溈山水牯牛，五字分明在脅下。」喝一喝。

元旦，小參。「年新、月新、日新，風旛堂亦新。訶林與大眾遘此一會，心目豁然，各各將謂自無而有，慶快生平，亦還知年年此年、月月此月、日日此日，昔之風旛堂、今之風旛堂，曾無得失，豈有去來？只是一向埋沒人間，遂使年年、月月、日日可望而不可即、知之而不能親，到今日時節到來，不待希求，還其本有。訶林與大眾，據座底據座、圍繞底圍繞、說底說、聽底聽，坐臥行住、俯仰周旋總在其中，念想頓息。所以道：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

來方始休。贏底事且置，作麼生說箇休底道理？」良久，云：「目下重修莊嚴，沿門打募，土水經營，全仗諸上座、諸居士努力。」卓拄杖。

雷峰範銅世尊像，小參。「山僧有一句子請問大眾：古天然燒佛煨寒，今天然沖寒安佛，且道還有差別也無？若說有差別，古今不可有二道也；若說無差別，分明用處各異。作麼說箇無差別的道理？」驀豎拄杖，云：「會麼？」放下拄杖，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咦！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元旦，小參。「去年元旦，風旛堂與諸人相見底；即今年元日，月林堂與諸人相見底；今年元日，與諸人相見底；又即年年、月月、日日與諸人相見底；山僧見底，又即諸人見底；諸人見底，又即山僧見底；山僧與諸人相見底，又即山僧與諸人不見底。所謂一步不動而遍歷道場，隨緣赴感而長處此座，於此會得，如來禪敢保諸人委悉。若是祖宗門下，未夢見在。且道祖宗門下又作麼生？」喝一喝，云：「一人頒夏曆，萬國奉春王。」卓拄杖。

小參。「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大眾！還會得者一句子麼？者一句子，殺活齊行，賓主一致；會得者句子，我山僧道：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或顯、或密，或權、或實，說五乘三藏、十二分教，也只做得者一句子註腳；一切諸大菩薩、聲聞、緣覺，得種種三昧、持種種法行、獲種種智，也只做得者一句子註腳；一切眾生有迷、有悟，有向、有背，凡因聖果、善惡升沈，三界六道輪轉無已，須知盡向者一句子裏一咬百雜碎，乃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飛潛動植、情與無情，盡法界性包裹無餘，也只消者一句子一印印定，更無長短、出沒、成敗、延促。大眾！還會麼？即汝諸人行、住、坐、臥，夢時、醒時，語時、默時，無一事、無一處，無一時、無一念，無不現前、無不具足者一句子著落、無不是者一句子註腳。還信得及麼？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最後拈青蓮花於百萬人天眾前。大眾！當知世尊舉處卻不許人向舉處會。阿難問迦葉尊者：『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者召阿難，難應諾，者云：『倒卻門前剎竿著。』也當知尊者道處卻不許人向道處會。汝若會得，便會得者一句子著落。後來達磨初祖至我東土，向少林九年面壁，汝看他嘴都盧地，不是無語，且道語甚麼？汝若會得，便會得者一句子著落。後與可大師道：『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及至可大師云：『我已息諸緣。』祖云：『莫成斷滅去否？』可云：『不成斷滅。』且道既息諸緣，因甚不成斷滅？祇此不成斷滅底，還有許多外緣內心、息與不息底道理麼？豈不勞而無功？饒汝

會得，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腳。青原見六祖道箇：『 聖諦亦不為。』既聖諦亦不為，還假到曹溪作麼？南嶽見六祖道箇：『 說似一物即不中。』且道不似一物似箇什麼？合作麼生道？又云：『 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大眾！既污染不得，還修證箇甚麼？空拳裏搦甚麼汁？何不特地管取你作得者一句子註腳？我石頭道：『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大眾！他道：『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儘好了為甚麼老婆舌頭？又道：『 子作麼生？』石頭意在那裏？縱饒會得，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腳。龐居士問馬大師：『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大師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山僧道：馬大師好一箇大口，只是不知慚愧。大眾！還曉得馬大師不知慚愧底大口麼？也只是者一句子註腳。南泉云：『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山僧卻喜王老師見大不怕、見小不欺，只為他深悉病由。大眾！作麼生是王老師深悉底病由？汝若會得，不妨識得者一句子著落。乃至五宗分派，我洞上弘開五位，末後道箇虛玄大道、無著真宗，須知位位中全具者一箇消息，不是教汝杜譔長老逐句分疏、支離配合，卻回來自己大總持上總無理會處，道是正偏回互、理事交融，做箇座主使下即得，還與綱宗有交涉麼？諸如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須知面目現在；雲門三句，不是強作；法眼六義，豈為區區；溈仰九十七種圓相，雖則大珠小珠落玉盤，在作家分上一擲粉碎，卻來伸手問你取。還會麼？大眾！饒你一家家宗旨透脫，都只是者一句子註腳。所以古人一言一句，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不是知解穿鑿得來、道理捏合得去。古人云：『 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他解處即是行處、行處即是解處，不是今日如是解、他日纔如是行，古人如是行、今人纔如是解。有等禪和子在長連單上學得口頭滑溜，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燈籠露柱、佛殿三門，撥牌子過去道：『 我會佛法，我會禪道。』莫問他本分上事，且作得箇知解道理看麼？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趙州只恁麼說、大眾只恁麼舉，且道眼孔在那裏？莫只顢頇我。山僧道：者一句子最尊、最貴、最第一，是佛、是祖、是菩薩、是眾生、是有情、是無情、是我、是汝，百千妙義、無量法門總在者一句子裏，不消一捏。近時有種邪師大法不明，見僧舉起問趙州意作麼生？便道：『 趙州將者一句子罵殺者僧。』且道趙州者一句子是罵殺者僧麼？他也據師席數十年馳聲走譽，難道只將者尖酸口角遮蓋得過，謗他古人、誤他後學，儘教圖得供養禮拜，莫撥無因果好。你既不會，不妨不荅。不見當日雲居住山，興化道：『 擬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不能荅，興化云：『 情知和尚荅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後二十

年，居纔道當時因他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負他，于今想來不消道箇何必。且道雲居是何等眼目，卻如此貴重、如此謹慎，不可亦儱侗說一兩句搪塞去。山僧每念末法濫觴，不忍隨例顛倒，尋常向者箇破院住兩年、那箇破院住兩年，痿痿羸羸只恁麼過時，且要與大眾向古人真實行解相應處通箇消息，便是諸人眼見得彌天遍地是善知識，到別處叢林混三兩年也討箇拂子，卻跟著者枯澹老子作甚麼？無非一片至誠，為生死事大。我出家兒既棄了家緣眷屬、富貴功名，向沒滋味處無急得急，恁般咬嚼，還要圖名聞利養麼？當知師家與學人須各具正眼，始不互相鈍置，錯過一生。古云：『 十度開口，九度休去，只恐無利益。』大眾！且如何得開口有利益去？今日晚參，偶記起者則公案，不免葛藤一上。僧問趙州：『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 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大眾！還會麼？且作麼生會？天暑，久立。」

小參。「理不忘，則不可通之事；事不忘，則不能合理；事理不忘，則本心不露；心不忘，則道不妙；道不妙，則爐子[跳-兆+孛]跳不得。且道爐子又作麼生忘？大眾！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說看。」眾無對。師云：「侍者明日設供，不得用者箇。」

除夕，小參。「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只者八箇字，從上諸佛諸祖秘密之旨盡於此矣。為什麼後來說也說了、解也解了？只是不會。你道病在那裏？大眾！你若識得病所在，便解放身捨命；你若曉得放身捨命，則一塵一念無不具足六義十玄底道理，此豈不是惟心？此之唯心自在深密，除佛一人無有能知其進止俯仰、見聞去住之處。又則一塵一念無不深悉五法三性根源，此豈不是唯識？此之唯識圓通無礙，除佛一人亦無有能議其建立掃蕩之跡。大眾！依山僧言之，總是無別，不可於無別上強起分張，捲亦由我、舒亦由我，是我屋裏事，須是屋裏人，方能舉措如意。所以《法華》云：『 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諸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此不可作因緣會，因緣之法無有真實，圓覺菩薩豈不深達法源底？然尚須十千劫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不可作一合相會，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大眾！者不是小事，須是英靈漢子一眼覷破，便自全身輥入，方許具大人之作，有旋乾轉坤手段。你若只管隈門傍戶，說心、說性、說道、說理，有什麼了期？更饒你盡力修得千手百臂，神通變化到我棲賢手裏，不消一捏捏教碎，若要扶一扶扶教起。何以故？祇為棲賢識得他，他是棲賢屋裏走使。要且他不知棲賢，欲識棲賢麼？不出你腳頭腳底，只是你自家瞞卻，不是棲賢瞞你。」良久，云：「雖然如是，山僧還有一句要向大眾道：千方易得，一效難求。大眾大須猛省，莫待臘月三十來向長老口裏討活。久立，珍重。」

小參。「盡法界只是一箇無明。只為汝行住坐臥不知不覺，忽然於自證分上起見相二分，由是三細六麤流轉莫返，便乃歸咎無明。殊不知就在流轉處直見得原無許多，只是渾然一箇無明。從上諸佛諸祖亦不過在無明裏知而安之，一切聖賢或知而不能安、安而不能住，乃有種性差別。既種性差別，則法門亦復差別。由是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三十七助道品，乃至四無量心、十波羅蜜種種法門，亦只要你安住，不是與你生起。所以傅大士云：『 安住無明之明照。』大眾！你直下全體是無明，即全體是明照。大眾！知而安之，便不消別覓。汝若不能安住，瞥爾突起，便似生相續。所以傅大士又云：『 了達明照之無明。』了者深悉之謂，達者無疑礙之謂。深悉其本無，而無疑礙其忽有，便直下安於無明，更無毫頭許費力。你若向明照上除見泯相，縱饒磨治到盡頭處，亦只成得箇緣起佛。所以《圓覺》云：『 乃至證於如來清淨涅槃，猶為我相。』大眾！還會麼？祇如山僧即今與麼說，還是我相？不是我相？」復云：「自首免供。」
元旦，小參。「大眾！作麼生是新年頭底佛法？」舉起僧伽黎云：「會麼？離四句，絕百非。你若於此得箇入路，玉淵潭早為你諸人說了也，五老峰早為你諸人說了也。但與麼過時，切忌錯會。山僧今日舉似，雖然無端，不得不爾。」
小參。「明見佛性，向二六時中親他去、合他去，祇喚作修行人。若論我宗門下，還未夢見在。豈不見瞿曇老子拈青蓮華舉似人天？且道是什麼道理？可是與汝說心說性、說明說暗、說離合親疏麼？饒汝具大根器，於石火電光裏掉得箇相似法，亦須一回親證始得。若不一回親證，會則似易，做處卻難。歲久日深，祇恐無利益。不說全無，縱有亦是修行邊事，不與那事相干。若論今時，得一箇修行人已是罕有。然我輩發心擔荷如來，當此法末，益宜立志，除增上慢及撥無因果之流。凡具慚愧，不可欺心亂開大口。我山僧在裏許二三十年，到于今方敢與麼說，汝等諸人豈當容易？大眾！須趁識力，及盡方休。」
小參。「諸人若向白月裏會，即難為汝眼；若向黑月裏會，即難為汝足。若總恁麼會，即太破碎；若總不恁麼會，即太儱侗。畢竟作麼生？放過即不可，不放過且不是者箇道理。所以，深山老宿別有長處，不是作意彊為。汝等諸人大須知有者一著子，莫自滿假，虛度流光。」
小參。「三老峰為汝諸人印定了也、汾淇岡為汝諸人印定了也，山僧口裏絮叨叨地、汝等諸人耳裏鬧聒聒地，且道圖箇什麼？若是伶俐衲僧，纔聞舉便休去，早遲八刻；更待眼孔動定，有什麼著到處？歸堂，歸堂。」

師誕日，小參。「是上座今年五十又一，承華首老人寵賚隆重，一時緇素遠近咸集，為是上座慶生、是上座謹仰體老人利益大眾之心，特與舉似，少結般若之緣。諸善知識！生是世諦，然無有世諦則亦無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即是不可說，所可說者猶是世諦。諸善知識！生不可說，然有因緣得以世諦說，是故生亦可說。菴提遮女云：『 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與麼，則和合為生、離散為滅。諸善知識！還知和合非生、離散非滅麼？龍樹菩薩云：『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驀豎拂子，云：「會麼？是上座五十一年不曾有生底道理，再過五十一年不曾有滅底道理。即今現前無慶生之眾，此處亦無當生之人。一箇烜赫虛空，上自四聖、下訖六凡，內極身根、外窮器界，從古到今，未曾一刻移易，祇是無人覺知。諸善知識！不知誠難，知亦方便。沒量大人更須知有文殊、普賢境界，始得有向有背、有斷有續、有始有終、有得有失，猶是末那用事，偌大威光不能出現，縱經塵劫勤苦修證，終無自由分。諸善知識！還會麼？若不會，更聽取一偈：浩劫與剎那，迷情非本際。本際隨情量，迷終不能了。因緣會遇時，見有如是事。見知不可得，緣會即無生。海底劫火發，山頂石船浮。若得此中意，日午打三更。」復豎拂子云：「會麼？」一僧出云：「大眾不會，請和尚更顯威光。」師以拂子拂兩拂，復顧視左右。僧云：「大眾禮拜。」師復云：「適來一段葛藤，端用回向老人，道法普周，法身常住。現前知識，並及見聞，發菩提心，究竟佛地，利樂有情，永無疲厭。珍重！」

小參。豎拂子，云：「大眾！纔與麼會，早已無事生事，參玄之士十箇五雙在者裏絆殺。所以道：鳳縈金鎖，趨霄漢以何期？直得處處破除，猶是靈龜曳尾。大眾！大須知有，若向上頭撥轉關捩，便一腳蹋到底，庶有少分語話在。然雖如是，也不得作死馬醫。百丈再參，巖頭撫掌，六七八九，機輪同別。」復豎拂子，云：「會麼？」

臘八，小參。「世尊二千六百年前於此夜睹明星悟道，如今人人有雙眼睛，夜夜睹明星，為什麼不悟？」良久，云：「世尊打草驚蛇，也祇惑亂有眼睛底，忽遇著箇瞎漢又作麼生？」拈拄杖，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佛誕，小參。「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什麼又道：『 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以拂子擊禪床，云：「連皮帶殼應無價，信手提來不值錢。」時有僧出，喝一喝，云：「老漢今日龍頭蛇尾。」即歸

眾，師直視，云：「汝若會得，一任一任；如或未然，祇恐祇恐。」僧復出禮拜，師云：「大眾！任則任什麼？恐則恐何事？不妨更疑到彌勒下生。」

小參。「此事離言說相、離心緣相，多少人向言語斷處、心行滅處亦不得，得亦不真。所以道：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始愜風穴意。餘外不無，祇是與達磨一宗猶較一線道在。大眾！切須皂白始得。」

小參。舉：「世尊云：『 一切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畢竟空中無有諍競。令彼聞已，鬥諍心息，其心平等，猶若虛空，更不相求種種瑕隙，由斯獲得大丈夫相所莊嚴身，見者歡喜，乃至證得清淨涅槃，究竟安樂。』」師豎拂子，云：「是什麼？到者裏說箇性空已堪噴飯，何況若凡、若聖、若一切生滅心行，猶如畫空及水中月？大眾！何不向拂子裏打箇筋斗出頭來，與汝攜手河橋海岸，觀競渡上下、隨緣應物，豈不是心胸明快？然雖如是，祇如十字街頭李四、張三滿口糊塗，一拳上、一腳下又作麼生？莫將意氣論今古，自有通人一目平。一目平，三腳驢子弄蹄行。」

小參。舉：「龍樹菩薩云：『 若不見般若，是則名被縛；若人見般若，是亦名被縛。若人見般若，是則得解脫；若不見般若，是亦得解脫。是事為希有，甚深有大名，譬如幻化物，見而不可見。』」師云：「大眾！還識般若麼？」驀豎拂子云：「何不向未舉已前會？然雖如是，六祖從來不姓盧。」

自恣，小參。「不覺又是自恣。大眾！一夏已來還曾構得也未？構得，也祇在者裏；構不得，也祇在者裏。總在者裏，說什麼構得、構不得？大眾，幸自可憐生，待你暗地裏點頭，錯過多少？山僧與麼話，恨得汝諸人不具眼，亦喜得汝諸人不具眼。何以如此？」豎拂子，云：「描也不成畫不就，縱有僧繇亦枉然。」

小參。驀豎拂子，云：「者箇不是你會得底，會得也是平地上喫撲。」遂高聲喚大眾，云：「何不禮拜了退？」

師誕日，小參。「年年此日生，日日此時死，諸人祇解慶生，不解慶死。巖頭云：『 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山僧亦云：諸人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會此意，須從即今會父母未生以前消息，始知山僧刻刻在諸人腳跟下同生同死，諸人自瞞過，卻來者裏慶讚。雖然，因我得禮你，底事從頭起；若是赤鬚鬍，直得笑不止。笑諸人事因人熱，山僧隨例道謝。」遂拱手，云：「有勞大眾繁用。」

小參。舉：「臺山婆子，凡有僧問：『 臺山路向什麼處去？』荅云：『 驀直去。』其僧便去，婆子云：『 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傳至趙州，州云：『 待我勘過始得。』趙州往如前問，婆子亦如前

荅。州歸，上堂云：『 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復舉：「一婆子供養一僧，嘗遣二八女兒送飯。一日，令女抱住，云：『 正當恁麼時如何？』僧云：『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歸覆婆，婆曰：『 二十年祇供養一箇俗漢。』遂趁出，燒卻菴。」師云：「趙州勘破婆子，五百揭石義；婆子趁出者僧，阮籍愧孫登。大眾！作麼生同是廣南人，別有通霄路？還會麼？切忌逢人錯下註腳。」
臘八日，小參。「世尊當日睹明星，與大眾如今俯仰上下、顧視左右，總無第二人，為什麼不悟？」良久，云：「幸自可憐剛不肯，若為瞥地太生憎，攜來蔥嶺還攜去，賺殺兒孫入五燈。大眾！還有多少人怕入不得，豈不絕倒？」
小參。「春燈絢爛，社鼓喧嘩，莫道不當情，者箇當情尤甚。所以，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直教向聲色裏提取那一片大安樂田地，方纔不費手腳。大眾！者一句子成褫多少人、賺殺多少人，行腳高流當知轉變。」
小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驀豎拂子，云：「喚作一，早落卻第二了也。且一如何舉？」良久，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大眾久不散，師笑云：「一眾總是俗漢。」
小參。「耳目不到處會，意言斷絕處會，不如向聲色樅然、是非交互薦取箇不驚異句。大眾！且不驚異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小參。豎拂子，云：「盡大地祇是者箇，你向什麼處揀擇？不揀擇，莫明白，且道還有過也無？牛有角，兔無角，不如貓兒一隻腳。」
小參。舉竹篦云：「汝諸人即今眼見如盲，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有什麼不著到處？為什麼不肯承當？雖然如是，更須步步有出身之路始得。所以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大眾！作麼生是活句？」以竹篦左拍一下。「作麼生是死句？」以竹篦右拍一下。復云：「曠野無行地，崎嶇有路通。」
小參。「大眾！一切眾生從無始生死來，祇是識心妄見流轉。若不八識一刀，世間流轉有麤境界，出世間流轉又有細境界。麤境界，所謂色境界乃至法境界；細境界，所謂色非色境界、法非法境界、心境界非心境界，乃至菩提涅槃境界。若我祖師門下麻三斤、乾矢橛，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若祇與麼打發，亦是細中之細，總要出境界不得。大眾！于今三家村裏樵歌牧唱、量晴較雨，且道還有你者理會麼？此豈不是境界？你若在，那裏得箇真實悟門？是世間？是出世間？是如來？是祖師？方始皂白。大眾！聰明才辯到者裏一毫用不著，須是置心一處，久久自然拽脫。努力！」

小參。「上不慕諸聖，下不重己靈。古人恁麼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待要和會，有什麼著到處？蓋從上來不曾有者箇消息，祇為慈悲之故。諸人頂門眼豁，當自證知。即今且不可說破。」

小參。「生與死，善知識亦不能免。不能免，則老病猶人、苦樂猶人，總皆猶人，善知識長處在那裏？大眾！善知識深知生死之故、深知老病之因、深知苦樂之本，知而同之、同而不均，如水中有乳，若果鵝王，自非鴨類。曹山云：『一切麤重底事不要免，免則成變易去也。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不少。』大眾！變易、不變易，惟我自知得底人，三二十年潛行密用，始於自肯、終至於妙，是非、順逆，非形跡所得類齊。大眾！汝但於實頭上一回瞥地，久久自然證知，若己、若人，若古、若今，若凡、若聖，異同差別，泮然無疑。大眾！不移之地豈容易到？須具大人之相，慎勿隨順麤識。久立。」

小參。「如今人不了，祇為未起恬然，纔起突然，既起猛然。者是誰家屋裏事？誰作奴郎？何不徹底悟將去，太古淳風去。還肯麼？」

小參。「茫然從何去？悄然從何來？來去不可得，來去裏接取，不關茫然悄然事。」

小參。豎起竹篦子，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良久，云：「咦！將謂有恁麼事。」

暇園，小參。「雷峰十三年前承諸公命曾到此間，今日重來與諸公相見，且道相見底事作麼生？」卓拄杖一下，云：「大眾！十三年前亦祇為諸公讚歎三寶、成就信根，乃漸入漸深，邇年來我宗門下事，古岡大有人承當在，去年復承見招，正搔著山僧癢處，此回願望倍奢，非但現前諸公，闔古岡一城人，雷峰拄杖子要生按過，總教成佛作祖去。大眾！雷峰拄杖子為什麼恁大威光？祇為不肯具眼，所以上不知上、下不知下、貴不知貴、賤不知賤，賢愚、好醜、是非、得失祇是箇不知，盡十方三世鼻孔一時穿卻，到來者裏，上不妨教下、下不妨教上，賤不妨教貴、貴不妨教賤，賢愚、好醜、是非、得失一齊推倒、一齊扶起。大眾！你看拄杖子恁大威光、一場佛事，且道於雷峰分上還有絲毫交涉麼？試判看。咦！雷峰到處穿人鼻孔，殊不知一箇鼻孔今日被諸公橫拖倒拽，直得笑倒。雖然如是，且喜索頭還在手裏。」喝一喝，卓拄杖。

小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大眾！過去已過、未來未至、現在無住，喚什麼作一切佛？」卓拄杖一下，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復云：「大眾！佛法界、菩薩法界、聲聞緣覺法界、六道四生法界，作麼生說箇惟心底道理？」卓拄杖一下，云：「相隨來也，石頭土塊。會

麼？若也未會，雷峰且向第二頭為諸人葛藤去也。」豎拂子，云：「還見麼？見底不是色。」以拂子擊案，云：「還聞麼？聞底不是聲。既不是聲，色又是箇什麼？昔東坡居士云：『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明明舉似人。』看此偈，可謂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後來有箇長老卻云：『 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且道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不見道：荊棘叢中著腳易，月明簾外轉身難。你若識得者箇長老，方纔識得雷峰，雷峰不曾向你紫羅帳裏撒珍珠，你擬什麼處構？切莫顢頇。今日何聖傳居士為其亡過尊人見五老居士來，暇園設供，請山僧舉揚此事，用資冥福。大眾見五老居士做了一生佳公子、做了一生賢縉紳，居鄉清白，德被里閭；處家仁孝，慈惠子弟。但祇麼見得，猶是世間相；不祇麼見得，世間相、出世間相遂成兩橛。且合作麼生？」卓拄杖，云：「若在者一下透徹根源，許你會得見五老居士本命元辰著落，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總無第二人、第二法。雖然，祇如資薦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頂門開了還教瞎，為聖為凡絕是非。」

小參。「汝諸人晝夜張眼看著、側耳聞著、鼻嗅、舌嘗、身觸，意思，何處不灼然？為什麼不肯承當汝？但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夢覺虛妄相想一時按下，祇與麼覷捕，覷捕來、覷捕去，忽然打失布袋，卻好來與汝箇本色鉗錐。何以如此？祇為汝從來不知與麼事，將謂有多少奇特，殊不知曠大劫來未曾剎那間歇。所以，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 東山水上行。』僧問洞山：『 如何是佛？』山云：『 麻三觔。』南泉東西溪話、趙州勘破婆子話，今人一等會，為什麼不是者裏大有來由？有底說：『 識得後還要掃蹤滅跡，何異靈龜曳尾？』有底說：『 入得頭也要出得頭，方合他向上。』有底說：『 箇中無肯路。』總與麼打發，不求妙悟，說時相似，做處淆訛。理既如是，事亦復然，如蒼蠅子一般，祇管向有氣臭處道法，大概可見。汝等諸人決要向者一路出離生死，大須具超方眼目。久立。」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小參

臘八，小參。豎竹篦子，云：「不道大眾不睹，祇是時節有待。一旦頂門豁開，到作家前為什麼還未？」良久，云：「老聃不是姓李。」

小參。「最明白，最簡易，為什麼祇管難將去？都為向明白裏、簡易裏，何異東行西馬首？盡大地皆以無心得之，祇是不曾點眼；盡大地皆以有心失之，祇是不曾錯腳，所以費人許多診候。用補用瀉，大須識藥忌始得。」

元旦，小參。「大新年頭，不可不與諸人說佛法，祇是不得錯舉似人。」

小參。「元宵燈節，鼓樂交參，士女駢闐，分明下下打著，步步踏著，為什麼祇作世諦？既不作世諦，豈更作佛法？畢竟現前事作麼生？楚雞不是丹山鳳，劍峽徒勞放水鵝。」

小參。豎竹篦子，云：「汝諸人終日推是度非、欣真厭妄，還出得者箇麼？何不向者裏一切永息？雖然如是，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以竹篦敲案，云：「無舌人解語也，汝諸人還聞麼？」

小參。「者箇猶不是，況復張三李？真空與非空，將來不相似，了了如目前，不容毫髮擬。」豎拂子，云：「可惜許。」

小參。「大眾！此事無有形段，亦無指示。汝但不於一切境上起分別心，一切時中不為諸虛妄覺想流轉，應事接物不庸安置，亦無自見之地。到者裏，祇要你自甘自休。此自甘自休，一切人天二乘所不能窺，諸佛諸祖亦奈何不得。是你自受用三昧，還肯麼？」歸堂。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日來也，諸人作麼生？」卓拄杖，云：「歲月已窮，人事暫息，見聞不到，思慮未萌，到者裏將謂別有安排處，豈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錯過了多少？如尚不悟，且待明朝從頭看去。」

元旦，小參。「梅柳喜迎初歲景，幢鈴長繞去年人，光天寶炬隨潮遠，匝地祥雲捧日新。大眾，是什麼？」卓拄杖一下。

小參。知客出問：「昨日是？今日不是？向上一機，請師垂示。」師云：「昨日曾有人與麼問來。」進云：「和尚幸自尊重，切莫帶累別人。」師云：「老僧亦與麼舉。」進云：「客司某甲自為，不

敢干冒和尚。」師云：「再舉也何辭？」知客一喝，師便打。進云：「長老峰、舵盤巖、龍尾石、海螺墩，總與麼分付去也。」遂禮拜，師云：「瞎卻。」僧出禮拜，師云：「大眾看第二員戰將。」進云：「大日當空即不問，人牛不見是何物？」師打云：「將頭不利，帶累三軍。」問：「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緊峭草鞋。」進云：「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師云：「寬大箬笠。」進云：「若物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物？」師云：「一般都有，只是用不著。」進云：「舉手所之，縱目所觀，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師云：「雖然用不著，卻也烜赫見聞。」僧禮拜，師乃云：「大眾只管將問來問，腳跟下一片地浮逼逼地，古人纔開口便知落處，豈一棒兩棒總不回頭，有什麼交涉？饒你置得千百問，不消老僧一條拄杖子打發了也。還會麼？」卓一下云：「若向者裏開得一雙眼，堪與人天為。」師復卓一下云：「若向者裏瞎得一雙眼，堪與佛祖為。」師擲下拄杖云：「且道堪作什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知客復出拾拄杖云：「大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舉拄杖云：「且看拄杖子在某甲手裏，和尚當奈何？」師一喝，知客擲拄杖歸眾，師云：「子細著。」

臘八，小參。「我佛世尊昔年於此夜睹明星悟道，悟則不無，爭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以拄杖一時趕散大眾，復云：「悔！悔！」便歸方丈。

除夕，小參。「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眾度歲，丹霞老漢久矣沒有者箇，且道將什麼供養？」驀豎拄杖，云：「飽一任飽，只是不許得味。」一卓。

中秋，小參。「今夕是中秋，桂影婆娑，清光萬里，盡大地人俯之、仰之、左之、右之，要難躲避，殊不知總是水裏底。且道還有不是水裏底麼？」卓拄杖一下，云：「天上無明月，天下無明月。」

解夏，小參。豎拄杖，云：「今日夏便解了，且道拄杖子解即是？不解即是？眨上眉毛，好痛與三十。」卓拄杖一下，云：「白雲萬里無人見，祇見門前草漫青。」

中秋，小參。「今夕中秋，雨濛濛，雲黯黯，且道月在何處？」以拄杖作圓相，云：「明如漆，黑如日，尖相既隱，圓相亦無。汝若覷著，即瞎汝眼。然折旋俯仰，要且躲避不得。」卓拄杖，云：「咱合錯過。」

小參。「老僧適在方丈，纔聞鼓聲，蚤有一人出眾問道：『今日臘八，適值上堂，還許弟子伸問否？』老僧道：『四眾俱有問話分，安得不許他？』迺問云：『弟子是殿前樹神，前日承西堂大師見

示，要弟子遷居，業已從命。祇是有一疑：「盡大地是箇道場，如何偏要拆毀弟子房舍？」』老僧應聲荅云：『 你既知盡大地是箇道場，何處不可居？為什麼又執著？』他卻笑云：『 偏是你禪師家會講話。我纔說箇：「盡大地是箇道場，為甚要拆毀弟子房舍？」老和尚就說：「你既知盡大地是箇道場，何處不可居？為什麼又執著？」』老僧見他說得俊快，喚他進前，老實說與他云：『 樹神！你底房屋老僧亦有分，我底殿宇你亦有分，只管分彼分此作什麼？』樹神聞言，噤口懨懨而退。大眾！你道者樹神是什麼人？他也解問話，祇是不會討便宜。若是老僧，待殿宇告成，一直搬進去住了，是箇韋馱菩薩殿，如何樹神亦得住？還知麼？不是同床睡，焉知被底穿？諸人若不會，且請到殿裏問取者睹明星悟道底老狐看。」卓拄杖一下。

結夏，小參。「得底人原無體格，祇為不將人家屋裏事當自己事，所以腳跟下活鱍鱍地。佛祖所有他亦有，有之不以為重；佛祖所無他亦無，無之不以為長。何以如此？他腳跟下有力，不隨人轉，然要轉便轉，覓其蹤跡了不可得。到得祇麼田地，尚不是好消息，豈況還未然？亦非論年論月，祇要你是者箇人具決定志，保你九十日內構去；若不是者箇人不具決定志，縱使一百箇九十日亦沒交涉。大眾，海日漸長，幸然無事，大須努力。珍重。」

小參。「明明者一樁事，為什麼特地難將去？你諸人每日噇了兩頓，上來下去有什麼蓋覆處？忽被人問著，便擬開口祇對，早已白雲萬里。我宗師門下祇為慈悲之故，乃有語句。若一向天三地四，你向什麼處撈摸？」歸堂。

小參。「眼識等所行非色境界，色等所現非眼識等境界。」良久，豎竹篦子，云：「見麼？」復以竹篦子擊案，云：「聞麼？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有亦不管，無亦不拘。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原來是箇饅頭。」擲下竹篦子，云：「一隊總是無孔鐵椎。」

小參。「此事如五夜燈火、如神鐘社鼓、如士女酒筵茶席，於此若會，一任出沒生死，非佛眼所窺。然須知三家村裏猶有一人不肯到得，此人喫棒有分。」

臘八，小參。「數千年陳腐公案，一回提起，慚惶殺人。你諸人各有眼睛，俯仰照燭，為什麼往往被人喚作瞎漢？祇如盲龜跛鱉，還有佛法分也無？無則法界不周，有則宗乘混濫，到者裏須還芥菴老漢始得。」

除夕，小參。「過此一夕，又是一歲。你諸人作麼生？放開則日月推遷，捏聚則乾坤頓易。便與麼去，有甚了期？萬象無體玄之意，

聖人有會物之心。笑倒孟八郎，信步張三李。至道無難，情窮乃現。」卓拄杖一下。
元旦，小參。卓拄杖，云：「年年祇與麼，月月祇與麼，日日祇與麼，為什麼又要老僧從頭舉似？大眾！有一人受舉似，舉似不中用；有一人甚得舉似之理，卻不受舉似。且道：那箇是親？那箇是疏？分疏得下，新年頭無虛棄底佛法。以此啟佑當時，不為世諦。」卓拄杖一下。
小參。「王老師云：『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然雖如是，者邊千句百句不如那邊道取一句。且作麼生是那邊一句？桃華開處春風暖，黃鳥歌時柳絮飛，切忌道猶是者邊話，情知汝在者邊模索，要向那邊著到。」
小參。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正法眼？』門云：『 普。』又僧門風穴：『 如何是正法眼？』穴云：『 瞎。』妙喜云：『 二尊宿荅一轉語，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優劣，真箇瞎；若道無優劣，真箇普。』若是歸宗即不然，若道有優劣，瞎裏錯過；若道無優劣，普裏錯過。畢竟如何？三餐稀粥扣門拙，二百殘僧計日禪。」
小參。舉：「趙州云：『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師云：「作麼生是有佛處？祇如不得住，住箇什麼？」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作麼生是無佛處？祇如急走過，走向那裏？」亦卓拄杖一下，喝一喝。復云：「大眾，說便說了，也須悟始得。你若悟，師姑不是女人做。」
小參。「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古人只此四句已無剩義。老僧有箇譬喻，喻如流水，前滴不到後滴，後滴不從前滴，滴滴圓滿，不相假借，而相引相排，江河流注，似生相續。又如火與火，前燄不是後燄，後燄不是前燄，燄燄相推，至於燎原，祇是者一星子，者一星子亦無自性。於此會得，許你做得箇座主。大眾！前說已無剩義，為甚麼又說會得止做得箇座主？蓋為汝解會、不解不會。」
小參。「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大眾！作麼生說箇空寂行？空寂行又如何入？聽取一偈：此心此法本如然，遇直逢灣絕後先，與汝相知解相信，雙雙攜手醉花前。」以竹篦擊禪床，云：「會麼？」
小參。「此事如擎滿缽在獨木橋上過，稍錯足即喪身失命。過此以往，康衢大道土曠人稀，到者裏切忌瞌睡，卻似不曾有恁麼事。」
小參。「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錦上添花卻似不曾多些子，則易中亦有難；雪中送炭忽然撞著箇性燥漢挈過冷地上，則難中亦有易。寒煖無方，難易失準，是汝諸人作麼生去就？」良久，云：「滴水滴凍。」

臘八，小參。「所睹非境，能睹非心，箭鋒相拄，啐啄同時。正恁麼時，還有出身之路也無？金雞啼午夜，寒月落前山。雖然如是，若作睹明星悟道，入地獄如箭射。」
小參。「開鑪以來，風晨雪夕，與諸人所談何事？若在言說上薦，豈不動涉根塵？若在無言說上薦，豈不靜沈死水？若在言說上得無言說之機，豈不事屬向背？若在無言說上收言說之用，豈不理存本末？若總不與麼，則百姓日用得失兩衡。畢竟合作麼生？梅花初綻萼，榆柳未舒芽。」
小參。以竹篦擊禪床，又望空一揮，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事理俱捐，全身迸現，豈待臨機作略，方露布於吹毛？正使樓閣門開，開而復閉，猶存終始之端。所以，曠大劫來至於今日，當念瞥然，都無前後，何消老僧深言淺語、直指旁敲？直饒句下明宗、聲前得旨，前廊後架錯過多時。」復豎竹篦，云：「會麼？會則全盤翻卻，黑白兩忘，佇機停思，白雲萬里。」
解制，小參。「諸方解制，有底向長連單上指出箇解作活計、有底向長連單上指出箇破家蕩產，惟有歸宗拄杖子一時按過，總教他眉橫鼻直、齒白唇紅，他日向孤峰頂上味雪餐風、十字街頭呼張喝李，十字街頭底孤峰頂上放行、孤峰頂上底十字街頭把住，祇是不許撞著老漢。為什麼？千般武藝皆傳盡，一拳留得打兒孫。」
小參。「說事，說理，說根本，說差別，說者邊，說那邊，曲為今時，都無實義。若是箇人，自知好惡。汝若會，露柱燈籠是你兒孫；汝若不會，廚庫三門是你宗祖，且不關老僧事。」
小參。豎竹篦子，云：「多少人在者裏開眼行不得，多少人行得卻不開眼，總要喫歸宗痛棒。咦！亦是奴見婢殷勤。」
小參。「現成公案教老僧作麼生說？便與麼會，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況昧略？然雖如是，相似昧略，智者不言，本際法中無存泯故。」
浴佛日，小參。「生生不可說，不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到者裏還拆合得麼？拆合且置，祇如歸宗今日劈頭一杓惡水，是為悉達扶弱？是為韶陽助強？」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小參。「十方諸佛在眾生生死裏涅槃，而眾生不覺不知；六道眾生在諸佛涅槃裏生死，而諸佛共見共聞。故知生死是涅槃家生死，涅槃是生死家涅槃，而生死自生死、涅槃自涅槃，不隔毫釐，遠若霄壤。祇如老僧與諸人即今是生死、是涅槃？易分雪裏粉，難辨黑中煤，踢翻湖裏落星石，吞卻庭前下馬臺。會麼？」

小參。「於本無有處立一切法，法法誰名？於本無無處說諸法空，空空何狀？蹋翻關捩轉向上頭，爍迦所不能窺，檢點將來猶在塗路，何如歸宗寺裏石女生兒，驚起四大天王，目瞪口呆，投奔無路？是汝諸人作麼生躲避？」

小參。「境因心境，心因境心。心不知境，境不知心，何曾動著，日用森羅。寤寐安然，不行鳥道。證寂滅於繁興之內，了名相於一實之中。安住無明，將錯就錯。真鑰不換，笊籬木杓。」

小參。「去年結冬，冬行春令；今年結冬，冬行秋令。從春令薦，活了死猶難；從秋令薦，死了活較易。難易且置，如何是活？」右邊卓拄杖一下。「如何是死？」左邊卓拄杖一下。復云：「若識死活句，許汝參得歸宗禪。然雖如是，死活不到又作麼生？月上長安公子鬧，雲封谷口老僧閒。」

小參。「佛法在行住坐臥處、飲茶食飯處、阿屎送尿處、迎賓待客處，所作所為、起心動念又卻不是也。古人與麼道，要你直下會。汝若直下會，所作所為、起心動念又是箇甚麼？更有甚麼是與不是？既無是與不是，到者裏作麼生安排？瞥爾錯過，又是從頭，汝諸人大須著眼。」良久，云：「險。」

小參。「盡大地是眼，誰為所睹？盡大地是明星，誰為能睹？黃面老子卸珍御服、著垢敝衣，只顧面前，不防腦後，數千年前敗闕被歸宗今日拈出。且道：歸宗敗闕又是何人拈出？」以竹篦指燈籠，云：「切忌撞著者箇。」喝一喝。

元旦，小參。「新年頭佛法，谷風扇南陌，文殊詐明頭，普賢呈巧拙。一箇頭枕東，一箇腳蹋北，爆竹天轟，法身腦裂。三門頭天王，佛殿後菩薩，三三兩兩聚頭，左搠右搠不迭，祇圖打斷是非關，殷勤款待拜年客。」遂高聲云：「是甚麼？兩口無一舌。」解制，小參。「九十日裏薦得底，好與三十棒；九十日裏薦不得底，也好與三十棒。薦得底，三十棒共汝商量；薦不得底，三十棒倩誰承當？咦！白雲萬里知何處？撥轉機輪歸去來。」

小參。「此事不是汝諸人念想思量得底。世間最奇幻莫如海市蜃樓、深壑大澤、神龍獰虎、奇禽怪獸、鬼魅出沒，人所不經，書籍上一目纔念想即可現前。即如法界海諸佛菩薩眾會、一切天梵六道諸聖凡所作供養香雲、花雲、寶衣雲，讚歎歌吹乃至教化眾生，聲響遍徹逼塞虛空，不可說不可說劫毋有休息，種種神變亦人所不經，經論上一目纔念想亦可現前。唯有此事，念想所及便不是者箇道理。歷代知識說箇麻三觔鋸解秤錘，可謂剿絕理解剿絕情，謂一提起便有者箇意思，此豈不是念想？既落念想，何曾夢見？雖非念想所得，又不是龜毛兔角，到者裏嘴都盧，直是叵耐。汝諸人一夏裏試定當看。」

小參。「秋半月圓，雲開魄朗，盡大地山川、陵谷、草木、叢林、宮殿、城郭、人民、禽畜、男女、飲食，景物紛紜，人事悉，無不共在清光之中。雖異同成壞各各懸殊，而清光圓滿，互相容納，無有角立，如水中樹影，如鏡裏像。祇今汝諸人心光亦復如是，但不到秋半月圓，雲開魄朗，便自翳於目前，分寸之外無所涓，無一隙之光隨處露現。汝但微細觀察，始於一端，終於究竟，始知今夕之景內外融徹，非境界之所擬議。」

小參。舉：「石頭云：『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乃以竹篦子望空一畫，云：「頗有人於此一下了，卻還得麼？」放下竹篦，云：「不得，不得。」良久，復示偈云：

「西子臨軒世莫儔，紅羅遮面隱雙眸，分明欲訴心中事，啟口難言只是羞。」

小參。「此事如人行長路，行到盡頭，絕處逢生，必無餘心，正眼始豁。將謂學道究竟有者箇時節，殊不知三家村賣柴漢瞎著兩目，終日數柴，把看砰椎輕重已，刻刻蹋毘盧頂[寧*頁]。所以道：夫婦知能，聖人不及。」

元旦，小參。「夜來繩床上纔靠著，便見棗柏通玄長者、清涼澄觀國師二人論列雜華宗旨，一箇說道：『 此經圓融，直授大心。凡夫十信滿心，入初住即與佛齊，一位具一切位，無有古今、歲月、時劫。凡夫一念相應即一念佛，若無大心凡夫，佛種應斷。』 一箇說道：『 雜華雖以圓融為宗，不礙行布一位，實有一位中消習證真之驗。眾生根欲不齊，恃此乾慧，終成邪見。〈問明品〉所謂：何故受持正法而貪、嗔、癡、諂、慢、疑種種具足？將知此事非但多聞而能究竟。』 二人爭論不已，老僧從旁窺破，各與拄杖一齊喝出。正在鬧時，直夜侍者大叫、小叫，說道：『 今日元旦，請老和尚早起禮佛。』 張開眼，始知適來行棒、行喝總是夢事。」驀豎竹篦子，呵呵大笑，云：「諸人諦觀，老僧即今還醒也未？」復示偈：

「太虛無欠亦無餘，萬象森羅自卷舒，箇裏成忻復成厭，一回瞥地亦躊躇。」

小參。「此事大須一了一切了。一了，則無聖不了；一切了，則無凡不了。無聖不了，則無法界不入；無凡不了，則無世間不離。現在世間而全身法界，便不為世間生滅流轉；全身法界而仍處世間，便不為法界情量所限。到得與麼，法界、世間總在當人掌中放過捏聚，隨意自在，始知獅子峰、玉淵潭春秋冬夏不妨與諸人俯仰坐臥，任運過時。祇是峰高潭深，你諸人不免出頭露腳，卻似有與麼事。」

小參。舉竹篦子云：「從上不曾有一人向者裏道得一句子著便，設有人道得一句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口挂壁上，放出無數波旬魔

梵、水陸神祇，光曜燭天。老僧恁麼道，亦是樹上攤油麻、亦是平地推車子，汝諸人作麼生皂白？」
小參。「祇是箇烜赫虛空，何處安眼耳鼻舌身意。只管根塵相對、妄起分別，更隨習氣留滯現行，幾時是汝休歇？何不八識一刀、方便安住大總持門。接應事物。如鏡裏像，像不借鏡而空，鏡亦不因像更加圓淨。又如五色摩尼，摩尼體上何曾有五色，五色亦何能汙染摩尼，亦何待除卻五色別顯摩尼。此是文殊普賢境界，唯證方知。理上十二分透徹，事上尚未有一分著到。古今大人數十年初中後夜始得箇相似，後學初機可不怛惕。」
小參。「從無住本，無端起一切聖凡諸法互相傾奪，如夢似幻，都無實事。無始時來，所有斷證無非掃空中鳥跡、栽鏡裏空花，終日向五蘊山頭、夷丘塞壑費盡心神、虛消歲月，沒量大人在者裏埋沒多少韶陽正令。雖則婆心，亦只以楔出楔、楔出楔生，豈有了日？誰是咬豬狗底手腳？汝曹大須快捷明決，趁俊取辦，真法難遇，轉盼錯過，又是一生言之酸楚。」
小參。「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古人從自己經歷途路難易，為後人拈出箇坦易平蕩去處，不似今人於坦平地上堆坵挖塹，以見高深，方寸裏湊泊不少。不論湊泊不成，即使湊泊得去，總在古人背後立，落他格量，無自由分。諸人須識好惡，莫錯用心。從上來有甚麼事？祇為汝不直下構取。若直下構取，盡在當人，豈憑他力？於今晝作夜息，一切現成，何曾有毫端許善惡形段到諸人分上？莫自生障塞好。還肯麼？」
小參。「兩箇拳頭，十隻手指，便與麼去，要且未是。是不是？秋風吹不起。卻憶當時老趙州，解道庭前柏樹子，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盡向句中死。堪嗟嘆，難辨理，點來都是鼻頭紅。阿那箇？一口吸盡西江水。」
師誕日，小參。「盡道老僧今年今日生，殊不知即是去年今日、又即前年今日、又即大前年以至無量年今日，又即明年今日、又即後年今日、又即大後年以至無量年今日，總過去、未來一切年今日即是今年今日，融通三際、圓滿十方。諸人且什麼處見老僧？祇是眉橫鼻直、眼深口闊，順之則喜、逆之則惡，喜不喜、惡不惡，入海麒麟三隻角，天風夜夜撼琅玕，月落寒潭無處撈摸，信手拈來七花八萼。會麼？」
小參。舉竹篦子云：「阿那箇不見？阿那箇不聞？與麼會去，祇是箇解空尊者。且道宗眼在甚麼處？」
解制，小參。「今日解制，解亦一任住，結亦一任去，去去住住總是當人，且不干棲賢事。老僧隨例顛倒與汝諸人證明，彌天花雨祇在目前，擲地金聲且歸腦後，須知更三十年亦有人為老僧證明。」

小參。「祇與麼，不可總作與麼商量。從上先德殫乃機致，要詮註者箇道理不出，不知佛殿僧堂早已道了也，更教老漢鼓兩片皮，豈不取笑識者？然雖如是，爭奈今時？」
小參。舉：「真淨偈云：『石門路險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過，毘盧海內鼓波濤。』阿那箇是無角鐵牛？毘盧海在甚麼處？夢裏何人歌白雪？覺來元是偃溪聲。」
小參。「譬如明夕是中秋，向今夕說是想底，即向明夕說亦是想。又如鏡裏像，說像不是鏡，常在光中；說光是鏡，且非像外。然象不礙光、光不到像，彼此不相知、內外無前後，既非功分，豈關本有？即今老僧與諸人，老僧說、諸人聽，香爐蠟炬、露柱虛空，把斷咽喉、拈卻心目，試道一句看。」
小參。「浩劫之與剎那，毫端之與沙界，得其總持，且不入甚深三昧，而當時當處總有文殊、普賢境界。昔雜華會上普賢菩薩住如來前去寶華王座，不百萬人天，欲求一見了不可得，此豈神通妙用？祇是當人自住自地，識相不生，舉起則匝地匝天，放下則非心非物。彼既丈夫，汝諸人何不己躬下一回、著到一回？決定只管挨門傍戶，有甚麼了日？」
小參。「道人行處，祇是自知自了。蓋動靜一多，因心所置。心源深穩，力不憑他。體盡妙明，自委傷觸。逢緣不借，任運屈伸。汝若生心取證，則沒溺自宗。更或放曠無拘，不免翻身魔外。但能血脈不斷，動靜之境無虧。無願無求，一多之情頓絕。良由根本見徹，不入方便之門。差別行圓，豈踰一真之界。步步不躡前後，心心豈滯暗明。真智無見，不妨物象交加。真理恆如，何用虛靈湛寂。如月印川，水光不透。如石投海，燥濕懸殊。以之自為，功位齊彰。以之為人，主賓回互。東西溪之水草隨分，五臺山之勘破有由。大法無遮，當人諦審。」
小參。舉竹篦云：「向者裏道一句，有甚麼難？不向者裏道一句，始不為易。難易因人，過得荊棘林是好手。」
師誕日，小參。「老僧今日在長生路上與諸人相見了也，諸人還識長生路上事麼？流泉是生，湛寂是事，望如恬靜不是事，流急不覺不是生。若能徹底掀翻，不妨千波競發即一亙晴空，一亙晴空即千波競發，用挾體以全彰，體含用而俱寂，以此作供是真供養，以此受供是真福田，三輪體空，一真法遍，因齊慶讚，福慧兩嚴。雖然如是，大火聚裏一莖眉毛倩誰拈出？」以竹篦擊案一下。
小參。「甚深理境，無路追尋。大智現前，回頭即是。一切三昧，枉自週遭。動轉施為，本無能所。能所既絕，取捨何從？一種平常，言思莫及。上揆千聖，下合群萌。曠大劫來，猶如今日。」

小參。「生死本際，涅槃本際，一二之理難分，迷悟之情各別。深達法源，行於事物而不見其異；安住心海，處於夢覺而不知其同。祇為理封千聖之域，不羨白牯黧奴；情絕三界之因，何矜寶几珍御？蕩蕩乎，冥冥乎，法界豈有知見？水草寧問東西？知馬影之非他，洵牛鼻之在手。」

元旦，小參。「日月如環，旋轉無朕。就中取一月一日曰春王元旦，朝廷草野競起謳歌，上祝聖壽，下慶民生，人間鼓文章禮樂之風猷，我法闡一乘三乘之秘典，莊嚴法界，點綴太平，豈不猗歟盛哉！人事既畢，依舊日月如環，旋轉無朕，求其起伏真俗二諦了不可得。有人於此指出宗由，契佛心於言外，開凡品於劫先，可謂因時赴節，獨妙全提，老僧且款款向伊道惡情悰。」

小參。「去冬結，結箇甚麼？今日解，解箇甚麼？摩尼不墮五色，明鏡豈有去來？結收從來昏散之心，入爐中陶冶；解去今時知見之習，向劫外屈伸。大小皆宜，深淺獲益。老僧權作社長，聊滿一期。諸人無忘師資，勉圖後勁。」

小參。「承當箇事，大須徹底掀翻，莫存知見，語默動靜，柔和其心。若猶聖境凡情，人非我是，即使悟得，了無過患，亦非古人行處，既不相應，終難成立。不見道：微言滯於心首，皆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作名相之境。何況更靨聲前響後？待汝回頭轉腦，已是失候移時，箭既離絃，誰論及之不及？」

結夏，小參。「九十日以前，三十棒少一棒不得；九十日以後，三十棒少一棒不得。正當九十日內，且道還有喫棒分也無？老僧年邁，忘前失後，亦須痛喫一頓始得。若是諸人，自領出去。」

小參。「近代禪病流為聲名。師家圖門庭熱鬧，不管學人了得了不得，祇要他口手快便，施設得來。學人亦不求自己性命著落，祇要師家印可。聲名藉重成褫他，一副虛張才氣以取世資。似者等心行，亦說擔荷如來。還得麼？今時人所謂法身邊事，祇是箇見聞覺知、食底穿底、迎賓送客底、折旋俯仰底，將為是和會著。『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口知味、在鼻嗅香、在手執持、在足運奔，知者喚作佛性，不知者喚作精魂。』者是古人語，大有來由。教你在那裏皂白，不是教你作死馬醫。山僧說：不知者喚作佛性，知者卻喚作精魂。何以故？好好地只要會他，何曾蹋著那箇消息。既不許會，是你拍盲得麼？又如今時人所謂法身向上事，也祇是箇見聞覺知。只是不許他認著，喚作掃蹤滅跡，玄虛大度，無著真宗。大眾！去去來來，是箇見聞覺知，不過換過一條題目。者等窠臼，正是千年貼體汗衫。大眾！汝既沒真正悟門，日用自然闖到差別境上。是汝不知慚愧，還說箇一切處不是別、一切法不可得。大眾！既是一切不可得，蹋他機境作甚麼？者是可得？不可得？《楞伽》

云：『 受貪嗔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瞋癡性非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大眾！一切法皆由心生，你心不曾到無生田地，而謂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如幻，無有是處。大眾！是則是一切法如幻，亦只是你見得處。你若迷情不了，全身在幻化裏，不覺不知流將去，猶更牽引道理，回至偷心，流轉，大可畏懼。大眾！就是你得箇真正悟入，也要踐履明白，他後方有成立。若只虛知虛解，生死海裏無你躲避處。不見文殊菩薩問法首菩薩云：『 如佛所說，若有眾生受持正法，悉能斷除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能斷者？隨貪瞋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諂隨誑，勢力所轉，無有離心。何故受持正法，而復於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法首菩薩荅以頌云：『 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被水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善方藥，自疾不能救。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大眾！莫道者是教乘，即我達磨大師亦說：『 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後有僧問：『 古德云：「如何是頭？」荅曰：「大須知有。」「如何是尾？」曰：「盡卻今時。」「有頭無尾時如何？」曰：「終是不貴。」「有尾無頭時如何？」曰：「雖飽無力。」』溈山大師亦云：『 大須識乾。識若不乾，敢保輪迴去在，敢保啼哭有日在。』佛祖痛切提誨，祇要你行得去，方到無事。道法是一，是你們各人根器不同，是你們習氣深淺不同，所以頓中亦有漸，漸中亦有頓。只如你們於者一著子上有箇入處，見得現成。殊不知多生習氣，各人都是有底，因緣相湊，一時拋向面前，只靠著些子知見，一回按過了又一回，有甚麼了期？須是有決定方便始得者，豈不是頓中亦有漸？大眾！修行一著亦有差別，我宗門下卻不如二乘始教，費許多無間解脫，由一地至一地。你若是箇人，一剎那頓伏煩惱，祇要善用方便，一切時劫限量不得，此豈不是漸中亦有頓？所以道：用少方便力，疾證菩提道。又云：他得底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你若沒者一樁習氣，只管作意加行，尚不可說知時，何況習氣深重，謬意為不可得，而俱生種子時時發起現行，難道自己蒙昧得？只是麤心硬差排過，他時後日大作禍在。大眾！今日同住一處，都是擔荷如來大事，切須從自己做出一箇後昆榜樣。如今禪道佛法敗壞至此，非口舌能爭，須是我輩深山窮谷在自己腳根下立得穩，不為時氣所動，令天下後世謂末法時代尚有者一種倔僵人，所裨法門多矣。久立。」

解夏，小參。「一夏來不曾與諸人講話，其聲如雷，諸人還聞麼？聞則諸人不如老僧，不聞則老僧不如諸人，老僧與諸人亦能成褫天下人、亦能誤賺天下人，萬丈峰頭切忌錯足。」

小參。「上是天，下是地，東西南北，峰巒盤結，林水蔥鬱，溪聲徹晝，雲影彌空，谷中之景，老僧所見如是，諸人所見亦如是，須知有一人所見不如是。此一人是在眾中？不在眾中？在眾中，舉目不見；不在眾中，豈不聞有一人所見不如是？」
小參。「一切眾生流轉生死，一切聖賢留滯方便，皆由所知之心。今時只管向思議不及處、言說不到處以為過於精明圓湛，明眼人覷破，喚作自欺欺世。饒汝遍坐道場說法，如雲如雨，彌勒下生未許有話會在，而況下焉者乎？汝等諸人須識好惡。」
小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驀豎竹篦，云：「早已落第二了也，作麼生說箇舉一道理？」遂擲下竹篦。
除夕，小參。「今日獵盡，一年事業向此夕終；終必有始，一年事業向明日始。始即始其終底，終即終其始底，如環無端，如幻無實。諸人到者裏作麼生了？梅花香似麝，野火勢如龍，切忌作麻三觔會，打汝頭破，莫言不道。」
元旦，小參。「今日春王正月元日，與麼承當即堪紹隆佛慧、普度含識，唯有竹篦子不在裏許。既可紹隆佛慧，何故竹篦子不在裏許？竹篦子不在裏許，還該得佛慧麼？該得即不是竹篦子不在裏許，不該得竹篦子是箇甚麼？該得不該得、不該得該得，又是外道矯亂論議。畢竟合作麼生？不妨更疑三十年。」
小參。「信位不道全無，人位只是罕見，所以黧奴白牯獨露全機，十聖三賢難辭藥忌。古人三登九上喫盡生受，只為者一著子，不似時流穿州縣、入保社，築得滿肚皮禪，將來日用如冰似炭，長生路上有甚麼交涉？何不初終後夜勤勇念知，一回喫攧，始信從前虛過？只今大唐國裏能有幾人？所見盡是噇酒糟漢，將知此事當不容易。」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普說

除夕普說。「今夕是除夕，盡一年之日謂之除。古人比之人之死日，盡一人之生謂之死，所以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一年自正月初一日起，直至除夕，那一年有無得失，至除夕交結明白，過此夕便是來年事。人生自出胎至捨壽，那一生善惡苦樂，至死日交結明白，過此日便是第二生事。古人又道：臘月三十日到來，你作麼生做手腳？正說我和你未到死日，一切善惡，猶有轉變，所當勉力，不可臨時著忙。若到死時，入悶絕位，便要做主張不得。從悶絕位出，又有中陰後陰，既隔了陰，便同醉夢。正如人今生不能復憶前生底事，你作麼生措辦？一切眾生，遇得良友，善見善聞，以此見聞在順逆境，便會生起那欣慕警懼底心，一般做起善事來。祇是後來遇著惡友，那惡知惡見，便會把前時善心一退退沒了，謂之為善不終。那做惡底打頭，亦祇遇著惡友，發起愛憎，便會為惡。若是遇得好人，聞得些子因果干係，一回回頭，便會向聖賢路上。此皆現生現知現見，不似他生難做手腳。大眾！何不趁著色力康健，祇消得你一念憬覺。那一念憬覺，不但把一生底業緣，一劃劃斷，就是無始劫來，千生萬死，一切業緣，亦祇在者一念憬覺，如湯沃冰。大眾！一生如是，千生萬生亦祇如是，總由迷妄起諸過咎。迷自己覺念，合一切塵緣，妄起惑業，如夢如幻，都不可得。雖不可得，而此迷妄馳逐不已，不能自返，要待緣起。若能藉良友因緣，忽然憬覺，此一念憬覺，能滅三祇業因，最是有力。不同迷妄，隨境顛倒，無有真實。大眾！然雖如是，儘有一般憬覺，不過幾時便見退失。你道病在那裏？祇由你不曾向自己根源上徹底識得，所以不能立得那決定底心。大眾！作麼生是根源？根源又如何徹底？大眾！者事不得容易，亦不可作艱難想。老僧今晚打開寶藏，任諸人趁販，不必定要十年五年。你若伶俐，驀直向前，老僧看你立地構去。大眾！祇如諸人現前，遇著寒，你便知去穿衣；饑，便知食飯；逢人贊歎，你便生欣喜；被人呵責，你便生煩惱。者一段明白靈妙，不是我有你沒底，就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亦不曾多了你分毫。祇是你從來不曾一日識取，祇管將者靈妙底心，向外邊境緣上生愛生憎，妄取繩縛。于今若肯回頭向那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一回承當，不教你更有等待。是你此心從無始來，千生萬生，在六道三塗中，千般惑業，萬種升沈，到于今不曾少

欠。者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與老僧無異，與諸佛諸祖無異。你祇須直下承當，直下體認。你者箇明白靈妙之心，從本以來，與一切境界元不相到，一切境界埋沒你不得，一切境界流轉你不得。你既徹底識得那根源了，便當就那根源上立一箇決定之心。大眾！那決定之心又如何立？你豈不是徹底識得那根源，本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你于今就當隨順著那根源，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你豈不是徹底識得那根源，不為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你于今就隨順著那根源，決定不為一切境界埋沒，決定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者箇喚做頭正尾正。古人云：有頭無尾，終是不貴。便是者箇道理。達磨云：『 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解到十分，便能行到十分；行到十分，方是解到十分。所謂以始覺合還本覺，本始合一，無古無今，不同莽蕩，妄招殃禍。大眾！你道于今說禪底差別在那裏？他一般說徹底識得根源，他一般說識得那根源，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不為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說便說了，到得境界當前，一般從前起惑，一般從前作業，既有惑業，難逃苦繫。大眾！那一種人弄到差別境上，他還不肯慚愧，更說道：『 我雖到差別境上，亦元不與我根源相到，那一切境界埋沒我不得，流轉我不得。』是亦便是，祇如今世間作業底人，亦未嘗與那根源相到，那一切業緣埋沒得到那裏，流轉得到那裏，祇是目前奈何不得。一切眾生業緣如夢如幻，因既夢幻，果亦復然。雖然因果同是夢幻，若無一回真實著到、一回決定倒斷，那無始俱生不與你一時干休。你者虛知虛解，亦同夢幻，與那無始俱生抵敵不過，所謂道力不勝業力也。似者等亦說擔荷如來，豈不慚愧？大眾！從來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不是別有長處，亦祇是徹底識得那一箇根源，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便直下隨順，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徹底識得那一箇根源，不為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便直下隨順，決定不為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於一切日用自既如是，以此為人亦復如是。逢人問著如何是佛，便云麻三觔；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云庭前柏樹子。者箇正是從徹底根源上立決定心一箇大榜樣也。于今人聞說麻三觔、庭前柏樹子，他便作一箇不思議會，或作現成會，或作隨處都是會，或作全身裏許會。你說恁麼見識，亦當得徹底麼？既不徹底，遇一切差別境界，自然露出手腳，所謂佛法與身心打作兩橛。你諸人行腳一番，須要具眼，遇著真實去處，切不可錯過。真實師友難得，好山水難值，于今既聚在一塊，大須努力。老僧不要你參什麼禪，不要你學什麼道，祇教你自己將現前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那一箇直捷根源直下承當。你試體究看，你無始來至于今日，祇有者一箇靈妙底心經，不可說，不可說，生死升沈不曾少欠毫釐。你者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元不曾與一切境

界相到，既徹底識得，你便隨順他，決定不與一切境界相到。你者知寒知暖、知好知歹底，元不曾為一切境界埋沒，不曾隨一切境界流轉，你便隨順他，決定不為一切境界埋沒，不隨一切境界流轉。者一箇徹底決定底心源，不但了卻者一生生死，直教無始劫來百千萬億生死一時了卻。就把者了一切生死底心，正要你向一切生死海裏頭出頭沒，建立祖宗一切法門，為一切眾生開百億方便，如水中月，如鏡裏華，無出無沒，無染無雜，入三塗六道，為一切眾生作了因不作生因，乘願力不隨業力。你若自不能了，如何了得？他人迷情未盡，於三界內一定無自由分，莫開大口，瞞老僧不過底。老僧祇教你在根源上徹底立一箇決定心，祇將此心無有不辦，即將此心入一切生死，做出一箇華嚴法界來。大眾！你看那華嚴菩薩十信滿心，且道信箇什麼？亦祇是信得箇自己根源，徹頭徹腦。就者根源上立決定心，便入住位。經云：『 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所以十住初心便與佛齊，了無階級。你道為箇什麼？祇為者一箇根源，十方三世一切如來同行同住，同入一切法界，作一切佛事，更無差別。若入住位，便起行向，以理入事，還向於理，事理交融，步步實踐。如入十地，從初至十，悲智相扶，把自利底事向利他處圓滿，卻把利他底事向自利處融釋。至十一地，全悲無智。直至成佛以後，一切行願皆從悲起，十方三世一切法界，無聖無凡，無自無他，無延無促，無不是普賢行願處，無不是普賢放身命處。你說到者田地，轟天轟地，不是神通變化，亦非法爾如然，卻元來祇是我和你于今現前一箇直捷根源，更無他事。到者裏，實無華嚴境界可得，亦無什麼悲智，亦無十地境界，亦無行向可得，無有住與不住、信與不信，亦無徹底不徹底、決定不決定，亦無說與麼事底，亦無聽與麼話底。大眾！今夕是除夕，各各向衣缽下坐地報鐘，起來與你新年相見，只是還有一句。」遂豎拄杖云：「切不得動著者箇。」卓一卓。

解夏普說。「老僧兩三月來，彊半是患舌瘡，少與諸人說話。今日自恣，且問諸人：還曾構得者箇事麼？若道一切現成，豈不一夏虛過？若必有所構，作麼生又說箇本有？大眾！本有本不有，本無本不無。本無本不無，所以鹽官道：『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有本不有，所以溈山道：『 一切眾生皆無佛性。』到者裏，伶俐衲僧不難識解依通，然須悟始得。昔我世尊拈青蓮華，在百萬人天中顧視大眾，且道是何等徽猷？古今商量，都向舉起處會。金色頭陀破顏微笑，又向笑裏承當，此豈不是解？後來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云：『 師兄！世尊傳錦襴袈裟外，別傳何事？』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倒卻門前剎竿著。』于今人也都在迦葉喚處、阿難應處作箇直捷根源，謂有者箇直捷根源，卻教向目前動用裏流通

去，所以道：倒卻門前剎竿著。若果如是，為什麼趙州有僧問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趙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他何曾有什麼直捷根源？亦便就目前動用處指示。有底卻云：『直捷根源即在目前動用裏，目前動用也即有直捷根源。』又引青原行思禪師見六祖話，當時行思禪師初到曹溪，便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曹溪云：『汝曾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曹溪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曹溪深肯之。大眾！你看聖諦亦不為，正是沒量大人八識一刀底手段。你若在者裏下得那一刀，便能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念，直得自由自在，蕩蕩無礙。于今人卻道聖邊事拈過一邊，直教他在目前聲色裏倒臥橫眠始得。又和會僧問青原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原云：『廬陵米作麼價？』豈不是目前一句子囫圇，無你思量處，無你站腳處？又引證石頭示藥山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者，便是一句子目前囫圇，不可思量，不可站腳底道理。所以藥山不會，後參馬祖，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道揚眉瞬目者是，有時道揚眉瞬目者不是。一時言下豁然。此正是囫圇一句子，在目前動用處點睛飛去也。又云：『石頭是箇人境俱奪，馬祖是箇人境俱不奪。』總與麼批判，且道有什麼妙悟處？又引睦州有僧問云：『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又是目前一句子囫圇話了也。大眾！我丹霞以一重去一重，絕無其人；不以一重去一重，滿目而是。何以故？茄子今年種得遲，冬瓜秋後看。大慧云：『茄子一任諸人橫咬豎咬。冬瓜上試道將一句來。』我丹霞茄子、冬瓜總任諸人橫咬豎咬，祇是要下口不得。大眾！既總任諸人橫咬豎咬，為什麼卻下口不得？作麼生是下口不得底道理？不可亦是目前囫圇一句子麼？莫總作與麼解會？解一任你解，祇是無利益。為什麼無利益？大眾！悟之與解極相似，其實如雲泥之異。祇為你作與麼解了，二六時中有幾種用不著處？那聲色關頭，逢著便黏，即不黏，亦費許多撥置是一。又方寸裏生滅，亦有許多拈一放一底時節。又道理上亦有許多杜譔與杜譔不得，一時胸臆放不過底去處。者亦是用不著，既用不著，不可又從頭問人，只得推作行履不到。噫！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古人也有行履底話，卻是他悟得底即是他行底，行底即是他悟得底。未有悟處不曾圓滿，卻向行履上圓滿。譬如人家有一百畝田，饒你耕耘得十分勤力，灌溉得十分及時，到成熟時，亦只是一百畝田底稻子，終不成耕出二百畝來。人之學道，亦復如是。汝打頭見處如是，饒你精勤踐履，亦不過純熟得所見底。未有見不圓滿，卻靠著行履圓滿。所以道：打頭不遇

作家，到老終成骨董。作家宗師，就是十分老婆，他方便裏亦自然有宗門手段。你看歸宗當時有僧問：『 如何是佛？』宗云：『 我向汝道，只恐汝不信。』僧云：『 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云：『 汝便是。』大眾！汝看歸宗又不道汝怎底怎底便是，怎底怎底便不是，但云汝便是，真可謂渾金璞玉，不曾有些子逗遛，亦無毛頭許剩義，豈不是垂手處便有剿絕底道理？其僧卻云：『 如何保任？』可惜一鍋湯被一顆老鼠矢污卻。猶幸歸宗始終是箇大人，復云：『 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者一句子從頂門上霹靂一聲，直得湊泊無路。于今人聞說汝便是，卻向五蘊識田裏認箇主宰，一認認著，向行住坐臥處體貼一回，又向古人冊子上比量一回，自然撞到箇穿不過底所在，一定回頭在靜地裏打點潔淨，所謂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喚做悟後保任。又引證馬祖云：『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卻道馬祖是祖師中過量底，他打發此事三十年，猶費淨治之力。大眾！佛法不是者箇道理，深山裏清水白米阿誰無分？祇要你是箇人。你若是箇人，自然合他古轍，又何勞續鳧截鶴？不見南泉云：『 我有一頭水牯牛，擬向東溪牧，不免犯國王水草；擬向西溪牧，也不免犯國王水草。不如隨分喫些些，總不見得。』大眾！汝看隨分喫些些，總不見得，正是當時南泉悟得底一箇大總持，即在一切時一切處得與麼跛跛挈挈。他見人家男女不識好惡，東溪西溪牽來放去，終日不得著，便不得已露布箇消息。于今人卻說那邊者邊打成一塊，要人向黑漆桶裏橫衝直撞，撞來撞去，撞到差別境界尚不知非，卻謂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更引什麼古人過量話剿絕向上話？殊不知者箇事無有向上向下，一向不曾知痛痒底，一回掉得，自是有箇入處。若果有箇真消息，他亦自知轉變。所謂到家罷問程。作家相見，一語便知得失，不是別有箇什麼喚做向上。何不看靈雲禪師當時見桃花悟道，便有偈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于今更不疑』。玄沙云：『 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後來有箇老宿云：『 且道玄沙徹也未？』覺範禪師云：『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你看者箇偈，便知作家相見語句自有來由，如兩鏡相對，更無差互，不是只管大話，只管掠虛。祇如有箇婆子，供養一箇老僧二十年，當令二八女子送供。一日，命女子抱住云：『 正當恁麼時如何？』老僧云：『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還報婆，婆云：『 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燒卻菴。大眾！此作家相見，主賓縱奪，自然可觀。汝若不悟，且勿錯解。于今人卻道老僧是箇沈空守寂底，觀他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語意可見，所以婆子趁出燒卻菴。又有解云：老僧者話是箇句中無意底，如麻三觔，庭前柏樹子，有什麼移

動處？祇是者婆子大有出格手段。大眾！恁麼則佛法有兩般，有箇移動不得底，又有箇出格底。若不如是，又成互異。且仔細看，勿只趁口快。又臺山下有箇婆子，在臺山路旁結箇草菴，接待往來。凡有僧問：『 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便云：『 驀直去。』待僧去，卻云：『 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如此一二十年，有人傳到趙州，州云：『 待我勘過來。』州便去如前問，婆子亦如前荅，州遂還。上堂云：『 臺山婆子，我為汝諸人勘破了也。』大眾！且作麼生是趙州勘破婆子處？也須向自己本分上折合看。于今人都謂趙州眼睛爍破四天下，面前不許人站地在。就是黃面老子，也須喫他一摑。說只管說，畢竟本分上那裏是不許人站地處？莫只管隨人生解。若是一向開大口，不管落處。我且問你，祇如琅琊和尚，有舉上座來參，便問云：『 在那裏來？』舉云：『 澧中。』琊云：『 船來陸來？』舉云：『 船來。』琊云：『 船在那裏？』舉云：『 步下。』琊云：『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撾兩撾云：『 杜譔長老，如麻似粟。』便出。後琅琊問侍者云：『 者箇是甚麼人？』者云：『 就是舉師叔。』琊便下堂。人事云：『 適來莫怪觸犯。』舉云：『 我在澧中久聞汝名，原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琊云：『 慧覺罪過。』似琅琊祇麼退屈，豈不是輸卻舉上座麼？有底云：『 琅琊到是主，舉上座只做得箇賓。』大眾！者又是大慧曾道過底，于今知解之流，多是回人餘唾，將為己解。試打點自己分上，畢竟作麼生退屈處？到是主本分上，作麼折合？莫祇靠人說話，自己無自由分。大眾！此事須是妙悟。若論見解，莫道杜譔，就是有箇理會，不到真悟真證，不免為作家簡點。記得老僧少年曾入一箇保社，聞兩僧夜話，一箇云：『 真是怪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什麼狗子卻無？』一僧云：『 你不可作有無之無。趙州將出一柄劍，光爍爍地，汝纔覷著，便瞎卻汝眼，觸著便橫屍萬里。』前僧云：『 審如是。後來有僧亦如是問，趙州卻云：「有。」又作麼生？』後僧云：『 凡看語錄，不可太板煞，須是斷章取義。汝若到有句，又當作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會纔是。』我當時不覺失笑。後問一老宿，宿云：『 總不可在有無二字上作道理，你只須看趙州舉處。就如大隨，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大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祇如壞與隨他去，不可亦在者兩句作道理，亦只須看大隨舉處。』我當時不曾回他，但肚裏思量。果如是，則趙州、大隨道法亦未見長處。于今三四十年了，所謂海內名宿大衲見解，亦何能出得者箇圈縶？可見妙悟之難。就如黃檗，當時有箇黃面澧子，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你看老婆心切，直是沒頭腦，無你分雪處，

無你死活處。恁地作略，可謂絕諸攀仰。于今人卻教人棒下會，喚做棒頭指處。果爾，則臨濟之道掃地而盡，安得復有今日？又我洞上，你道五位在那裏來？在价祖過水睹影偈：『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正是尊貴一路，虛玄大道，無著真宗。你若在那裏會得，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一時具足，無有深淺，亦無前後。就如老僧于今在法堂上，有時亦在方丈，有時亦在各堂寮，你道那裏是深？那裏是淺？那裏是前？那裏是後？寶鏡三昧云：『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此古人借世典相似處，令人易曉。于今人卻作實法，那一爻如何如何？者一爻又如何如何？引伸觸類，不休不歇，說到說得玄妙，祇是去道愈遠。大眾！者事不是如此。達磨來，正要你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為何反刺頭入膠盤裏？饒爾學過五車、才供二筆，亦祇是箇讀書人。若是祖宗門下，未夢見在。祇為者箇事極是平等，自天子以至編戶，各各具足，不是我有你無底，祇要你直下知他著落，筆頭裏筆頭裏著落，鑊頭裏鑊頭裏著落。你若知他著落，自為為人，隨家豐儉，不要你勉彊外學。你若勉彊外學，者箇叫做捨黃金，逐土塊，取笑識者。大眾！者事全貴真悟，不道我住山人不重文字，到是沒文字底，悟得一分，便是一分受用，且無如許多文字道理障礙。大眾！悟得底，拈來便用得，解得極好，總是人家屋裏事，與你無干。老僧在首座寮時，曾見一箇老參喚做遍照，渠曾遍參黃檗、雲門、壽昌、博山，至五六十歲已隱林下。渠在博山曾與先師有舊，聞先師住華首，卻來相看。我老僧見他老參，常與相過。一日，坐石偶及，云：『 老師遍歷諸大老門，殘羹餿飯拈放一邊，畢竟還有商量處麼？』遍云：『 衲子家捨此亦無可語者，不嫌絡索，試污眼看。』遂出偈相示，卻把二十八宿編成四句，我當時讀過但笑。遍云：『 不可只笑，亦須有箇可否。』我見他再三再四言色卻是真實，便云：『 偈卻是，只是汝未是。』遍云：『 為什麼偈是，我卻非鄭？』老僧云：『 公遍參知識，耳朵裏聽得多了、冊子上見得亦多了、方寸裏安排亦無有不盡了，作偈下語豈復有不妥處？只是道人須貴自知，不可只管互相瞞昧。』遍乃定眼看老僧，良久，忽起合掌，云：『 真獅子兒難逃慧鑑，真不謬為華首首座矣。』大眾！者箇正是悟與解之別，于今人豈真自欺？只是我見難忘，生怕人說他不會禪。咦！出家行腳一番，圖箇什麼？難道者些虛名尚看不破？過了一夏又過一夏，須臾便是二三十夏，轉盼老到即病到、病到即死到，著甚來由？只管馱箇包子，到處向人屋簷下覷左覷右，何不見有好山水可住只管住、有師友可商量只管商量？苦死遮頭蓋面，有什麼著緊處？試思量看。珍重。」

普說。「壯色不停，喻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結夏以來，不覺不知已過七十餘日。老僧足疾，久不與大眾相見，念大眾大事因緣，今日分明普告。《法華經》云：『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于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于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大眾！作麼生是眾生佛之知見？祇如諸人適來聞鼓聲，上法堂禮拜拱立，聽老僧說法，豈不是汝諸人佛之知見？佛之知見既是眾生各各具足，何用更開？正是眾生各各具有佛之知見，不能自開、不能自示、不能自悟、不能自入，便日日將佛之知見從眼門出，為一切色塵之所留礙；從耳門出，為一切聲塵之所留礙；從鼻門出，為一切香塵之所留礙；從舌門出，為一切味塵之所留礙；從身門出，為一切觸塵之所留礙；從意門出，為一切法塵之所留礙。大眾！根塵無知，識心自異。《佛頂經》云：『 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六祖大師亦云：『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祇是眾生直下不曾識得自己佛之知見，必不能安住降伏，于塵境上妄生分別。既生分別，便起愛憎。既成愛憎，便有取捨。從生至生，輪轉不已。即我佛亦不能就在六根門頭，使之自認。何以故？眾生沈迷已久，雖在目前，物我不分，動涉塵境。故我佛但說六塵是空是苦，皆由識心招搖積集，使之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其實為一佛乘故，眾生不知方便，誤為真實佛之知見，卻成聲聞知見。說十二因緣，說因緣所生法，此有即彼有，使之離塵寂靜，亦祇為一佛乘故，眾生不知方便，誤為真實佛之知見，又為辟支佛知見。說六波羅蜜，為眾生慳貪心故，菩薩以布施度；為眾生淫逸心故，菩薩以持戒度；為眾生麤獷心故，菩薩以忍辱度；為眾生懶怠心故，菩薩以精進度；為眾生散亂心故，菩薩以禪定度；為眾生愚癡心故，菩薩以智慧度。亦祇為一佛乘故，眾生不知方便，誤為真實佛之知見，于是又為菩薩知見。大眾須知，自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總無第二人，亦無第二法。但於方便中，微有所重，便成種性。豈惟聲聞緣覺菩薩，即西天此土一切外道，亦不曾於佛之知見外別有所從，祇為錯亂修習遂成邪見。不見數論師所立，冥初生覺，覺生我心。此覺此心，亦非別事。祇是不能徹知本源自性，真寂滅地，無有初終，亦無囂寂，妄認目前緣慮，以有生滅，折念歸空，泯絕聞見，極于冥然，以為本所生處，還歸于此。即此土老子亦云：『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昏昏默默，其中有物。』此之精物，即彼覺心，此謂杳冥昏默，即同冥始。總之，奈目前不得別取靜默，以自依托，終成斷滅。即如莊子，亦是老子之流，時人愛其議論出格，文章高妙，此正莊嚴世論，能障正知見，

先佛所禁。曾見十年前，有一長老，迺以拈提宗門，徒見儒門孔子我法，判為儒童菩薩，便相比例。不知菩薩有冥權，有顯權。所謂冥權者，隱其所有，而以糠秕，因眾生根欲，隨時設教。此在菩薩，內祕外現，有如是事。而指方便，以為真實，擇法何在？若因時教所宗，諂曲媚人，以干時譽，此心此行，路人知之。老僧嘗謂：據座之人，須是徹見法源，方許辨別倒正，參議權實。至于立心，猶當正大，道人所為，脫落名利，復何所圖？上承祖道，下式後昆，豈得濫觴至此？近見海內禪席，所謂見性明宗，亦只認目前鑑覺，置之聲色，如衣敗絮行荊棘中，已見敗闕，一回憬覺，然後提撕，即使推向無生國裏，豈為究竟？如此見識，與外道何異？更有莽蕩招殃，以為一切念皆非他念，一切境皆非他境，引證經語，謂貪瞋癡，即是戒定慧。大眾！此《圓覺》直指之語，須是情窮理盡，得大總持，方堪覷著。《法華》云：『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方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作，如是力，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大眾！一切善法惡法，聖法凡法，皆有箇實相。汝若悟知實相，戒定慧且不可得，何況貪瞋癡。古人說箇貪瞋癡即是戒定慧，要人當下聖凡情盡，取捨頓忘。今人說箇貪瞋癡即是戒定慧，祇是隨順凡心，恣情生滅。《楞伽》云：『 受淫怒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淫怒癡性非性。明明是箇異色因，安得不作異色因果？如來說名為可憐愍。』大眾！此事極是直捷、極是現成，祇是汝一時不肯擔荷，便擬擔荷，又成錯過。不見我洞上价祖，當時辭雲巖云：『 他日有人問：「還邈得師真麼？」教某甲如何祇對？』雲巖良久。大眾！還會麼？老僧謂橫亙十方、豎窮三際，于中世出世間，一切理、一切事、有情無情、是法非法，總不出一箇良久，眼孔定動，總沒交涉。你看雲巖復云：『 祇者是。』亦是老婆心切，亦是一箇探子。果然价祖涉疑，巖便云：『 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後過水睹影，迺有偈云：『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大眾！要知者兩句消息，即是汝諸人適來聞鼓聲、上法堂、禮拜拱立、聽老僧說法底時節，便擬趨向，蚤卻不是了也，還更湊泊得麼？又不見德山一日上堂云：『 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真箇滿口道盡、兩手分付。一僧纔出，山便打，直是痛快。僧云：『 某甲尚未問話，和尚何故打某甲？』山見拏到賊不肯供招，卻要他納些贓本，便問：『 汝是何處人？』僧云：『 新羅。』山云：『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若是，者僧在那裏會得？蚤遲八刻，何況懵懼？又不見南嶽云：『 此事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者箇話真如在千仞洪巖上驀面一推，全死在那裏，全活亦在那裏。馬祖是箇根熟底時節，到來如桶底脫相似。後

來有箇大慧卻云：『 于今人皆云：「心喻牛，法喻車。不可除法，只是除心。」且喜沒交涉。』者又是大慧老婆心切，要向人容心處一回劄卻，直教攀仰俱絕，方堪紹續。然雖如是，亦只作死馬醫。我老僧道：『 自佛及祖、天下一切善知識，所有多言少語，若深妙、若剿絕，總不曾道著箇事一毫頭許。』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就如老僧今日一場忉怛，若有伶俐衲僧上來推倒禪床、拽向階前痛捶一頓，亦怪他不得。有麼？試出來下手看。」良久，云：「如無，老僧自起，還合自倒去也。」喝一喝，云：「自首免供。」卓拄杖，下座。

普說。「吾宗門，全貴真悟。若不到真悟田地，雖說至十成理、窮極則要，與此事無干。我達磨初祖，未來東土，難道沒有大乘上師麼？此皆得教乘秘密，各有深證。就其發明甚深摩訶衍法，與吾宗極口理談，亦不能過。然轉身向上那一著子，畢竟尚須一籌。所謂三乘膽戰、十地魂驚，實非虛語。蓋以那一著子，非理可詮、非意可構。故自六祖以後，易為機語，使人自悟。悟則句句皆真詮，不悟則言言皆糟粕。所以云：我說是我底，終不關汝事。故有同一句子，我說則是，汝說則不是。此豈重欺吾人，煞有旨趣，不可不諦信也。《雜華》首列十信，次十住，次十行、十迴向、十地，終於等覺、妙覺，共五十二位。豈不是行布儼然，無可踰越。乃古德云：『 纔入信門，便登祖位。』夫歷代祖師，傳佛心印，與佛無殊。而此以一信，等無優劣。良由《雜華》十信位中，雖具足凡夫，便灼然信得決定取佛大菩提果；灼然信得十方諸佛不動智，與自心無異；灼然信得十方諸佛根本智，與自身無異；灼然信得十方諸佛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亦能行；灼然信得十方諸佛三昧、十方諸佛神通、十方諸佛智慧、十方諸佛大悲、十方諸佛自在，我悉當得；乃至信得十方諸佛，經無量劫所修功德，行滿位齊，不移一念。具此十心，方滿信門。李長者云：『 十住初心，便登聖性，體齊諸佛。』此皆從十信滿心入住初位，故云：初發心住，便成正覺也。于今天下善知識，從最初發明此事，應與十信滿心無二無別。若不確然悟得自心與佛平等，一切位中智慧德相，於自心中自信自肯，其敢妄認法王，自取僭竊耶？若能自信自肯，謂之無神通菩薩，蹤跡不可尋。何以故？祇為他者一著子，千穩萬穩，腳跟下如水上葫蘆相似，按著便轉轆轤地，方寸裏豈更有不相應法流至第二念麼？須知理與事合、解與行齊，尚不當事，何況更大？不見當時有箇亮座主，初參馬祖，祖問云：『 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主云：『 不敢。』祖云：『 將什麼講？』主云：『 將心講。』祖云：『 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得？』主抗聲云：『 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 卻是虛空講

得。』主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云：『 座主！』主回首，祖云：『 是什麼？』主豁然大悟，便禮拜，祖云：『 者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主云：『 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能及，今日被大師一問，生平功業一時冰釋。』大眾！你看馬大師，何曾有什麼大法小法與他作解作會？只是喚他一聲，他便云：『 平生功業，一時冰釋。』者箇便是三賢十地，一切神通妙用，總在者一喚裏，一時具足，無欠無餘。莫聞與麼道，又向虛空裏著橛子，自己生事，無人能代。又龍潭下有箇周金剛，平日淹貫性相，講《金剛經》，註有《青龍疏鈔》，語同學云：『 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席，氣為不平，嘗曰：『 出家兒千劫學威儀，萬劫學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巢穴，以報佛恩。』遂荷《疏鈔》出蜀。途中見婆子賣餅，便擬點心，婆曰：『 擔底是什麼？』周云：『 《青龍疏鈔》。』婆曰：『 講何經？』周云：『 《金剛》。』婆云：『 我有一問，若荅得，便施點心；若荅不得，請往別處。經中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周無語，遂抵龍潭，徑上法堂云：『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也不見，龍也不現。』潭云：『 子親到龍潭。』周不能荅。一夕，侍立次，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周珍重便出，卻回曰：『 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周，纔接，潭便吹滅。周於此大悟，便禮拜，潭云：『 子見箇什麼？』周云：『 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來日，龍潭陞座，謂眾云：『 可中有箇漢子，牙如劍樹，口似血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周便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 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大眾！者又是第二箇，纔得者一著子下落，便解倒嶽傾湫，向無名理處掀翻義海，向無言說處把絕咽喉，若非親從葛藤窠一回掣斷，又安知吾宗門痛快直截大出常情？大眾！此猶是教中轉入宗乘，更須知吾宗機要亦有關捩，若不真悟真證得大總持，往往於無理可伸、無言可對處橫屍萬里，又何能獨步丹霄、出頭天外？昔洛浦在臨濟會下學得箇賓主句，便搖頭擺尾向夾山，山前盤結草菴，目視雲霄。夾山知其未了，一日遣人致書，浦纔接得便坐卻，更伸手索取，其僧無語，浦云：『 回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云：『 他若開書，三日後必來；若不開書，救此人不得。』後三日密遣人往，伺出菴便與燒卻，浦不回顧，徑抵夾山法堂上叉手而立，山云：『 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 自遠趨風，師一接。』山云：『 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 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別，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大眾！洛浦

一喝何曾有過？為什麼被夾山幾句閒言語便自困折？畢竟作麼生是無舌人語？莫是麻三觔、乾矢橛麼？須知者一句子亦有差別。」驀擊竹篦，云：「若與麼會，便不是了也。」又擊，云：「須是祇麼始得。不見真點胸在慈明處已稱了事，惟善侍者知其未徹。一日山行，善取一片瓦置石上，云：『 真兄，你若在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穩當。』真不能荅，遽歸見慈明，明云：『 衲僧家當知時節，解夏未久便到此，著甚死急？』真云：『 被善兄礙塞人。』明云：『 來，來！我問你：如何是佛法切要句？』真云：『 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遂詬罵云：『 牙黃齒豁，猶作者箇見識。』真淚下交頤，不敢仰視。明云：『 你問我。』真理前問，明云：『 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乃大悟，言下禮拜汗下。大眾！者一則因緣是真點胸當時始用得著，為伊平日在裏許千不移易、萬不移易，纔問著已自全盤打動，更被逼拶，十分已死到九分九釐，還丹入口全身活轉。若是今時師弟子口耳相遞，似此等機緣不知幾時早已按下，暫聞舉起便與一狀領過，且道有什麼交涉？所以學人貴得真法器，師家方有鉗錘分。若真法器，最初行腳蚤辦了一箇要了生死底志趣，一切名聞利養總不干懷，稍知痛痒便從頭打算，那裏是我得力處？那裏是我放不過處？無始俱生習氣，那一件是我輕底？那一件是我重底？境緣到時，我還作得主麼？若作主不得，此事便休題了；若作得主，箇裏須有皂白。試從心窩裏自己體驗，果能如石人花鳥麼？抑或以理遣情？若是以理遣情，于今現在佛法裏知休知咎，不免尚憑他力；若到一口氣不來，他生隔陰，現今得力底還用得著麼？豈不是依前受人差排？切莫引古人現成語云：天堂地獄是老僧家常茶飯。說則由你說，說了時自己不妨從長，畢竟還是汝悟底不濟事。不可但道我行履未到，須信悟不徹底無你行履分。終日閉著眼坐，坐到一箇念頭起來，便一箇念頭打發。勤坐多幾日，心識稍停，目前見得恬靜，便自歡喜。忽然有因緣放下，幾時便自不堪。似與麼行履，行到彌勒下生，亦未到你打成一片在。大眾！不妨平實商量。若是大了當人，必不如是。不謂大了當人，便無行履，行履自別，非汝境界，說與汝不得。既說不得，只得教汝從頭悟去。悟到徹底，與古人把手同行時，一切時一切處自知下落，不合問人。如或未然，且當廣諮先輩，不可硬作主張。莫道悟不徹，即使悟得有來由，及乎行處，淆訛不少。何況麻三觔話，尚不知前頭背後，便自點胸點額。請看風穴和尚居常自嘆云：『 不意先師之道至我而絕。』時念法華在旁云：『 某甲可人子麼？』穴云：『 祇怕你放者部經不下。』華云：『 此亦易事。』明日穴陞座，纔云：『 釋迦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華便珍重下去。至晚入室，仍命著語，華云：『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適真園頭至，穴亦教著

語，真云：『 鶺鳩樹上鳴。』穴云：『 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大眾！鶺鳩樹上鳴，一等是箇語話，那裏是他作癡福處？祇如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語脈亦自可曉，且那裏是他長處？後來有箇妙喜禪師卻云：『 鶺鳩樹上鳴。是箇有殺有活、有照有用，容易承當不得。若是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且要自救，還未了在。』大眾！你看風穴、妙喜皆是古來大老，何故一取一不取？且道眼孔在什麼處？若向者裏得箇權衡，方能批判古今、入佛入魔皆有出身之路。所以沒量大人自宗明白，讀教乘便知言外之旨不為教理所縛，辨宗趣便知從上來事不為當機所乘。至於大小諸教、同異得失，或同而實異、得而實失，無不燎然如數黑白。若不如是，不但不能垂手他教，甚且反為他教之所頇顢，附會名言，迷罔後學。即如莊子云：『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莊子本意在即指而會非指、即馬而會非馬，而乃曰：以指喻不如以非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是猶不能即指會非指、即馬會非馬。若能即指會非指、即馬會非馬，則何必以指喻不如以非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是其胸中確然見指之不如非指，故不欲以指喻而以非指喻；見馬之不如非馬，故不欲以馬喻而以非馬喻。甚矣！當生不生之難言也。吾教以舍妄求真之非至理，故有即妄明真之說，豈知即妄明真猶為權示，而況尚不至于即妄明真乎？所以他教即擬議逼真，其說至于即妄明真而止。然說不及證，以非證則說必不了。古人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莊子意在即指非指，即馬非馬，而以指喻，不如以非指喻，以馬喻，不如以非馬喻，則豈非其不能親證？故其說不圓。吾宗門見解暫到，而腳跟浮逼、生滅流注，尚有打發不得去處，況他教耶？夫他教恍惚聖言，實從識解依通，確有源本，遞代相傳。如莊子原本老子，老子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即有而無，即無而有之理，與吾教不落有無之旨，似是而非。彼以有無相生，此以有無俱遣，相去殆百千倍矣。不見云：『 窅窅冥冥，其中有精，昏昏默默，其中有物。』豈非以精物出於窅冥昏默耶？是無知能生有知，與西域冥初生覺何異？則與此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何異？由老子而上溯危微精一，亦依稀此說。故吾嘗謂神農、黃帝、堯、舜之道，其初與老子無兩學術，後世雜以治道，遂有仁義道德之紛然於外。至於魯論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又從外以原本乎內，此孔氏大為儒術之宗也。嘗味其誨由以知，則曰：『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夫知是與物相及，不知是與物不相及，相及不相及皆境也，而知無與焉。此與吾教離諸分別，別有自性，豈不相近？殊不知知與不知，皆為所知，為知為不知，即屬能知，能所必不相離，離所

存能，根塵未脫，即為生死根本。故《楞嚴》阿難云：『 而我以心推窮尋逐，此能推者，我將為心。』世尊所為咄之曰：『 此非汝心也。』孔子又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則知前知後，所去能謝，與吾教覺海湛然，常照常寂，像來鏡現，像去鏡空，體固無二。然始問而空，既叩而竭，則未問時依於空寂，若離空寂，豈不茫然？此亦一大關捩，正須驗過始得。總之，諸教聖賢，皆從性命自治發心，當無是非，而有深淺。淺者為一世之教，為事理函蓋，為心境合一，為聖凡之別，為智愚之分，過此以往，非其境界矣。故吾最不喜諸教附會，亦最不喜諸教相非，但就淺深各自諦當，不獨深者知其淺之非別事，淺者亦復知其深之未易造詣。孔子云：『 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 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信。』所謂既登其堂，則必知其奧之尊深也。吾願天下人各安其教，以求至極，然後旁通他教，內外始終，本末大小，虛其心以互相低昂，其為廢然豁然者，不一而足矣。又不但他教，即吾宗門，亦自有解有悟有證，自見不及，方能有所大及，若恃聰明，反成愚拙。生死事大，時不待人，自欺自賺，於人何與？努力！」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普說

普說。「汝諸人本分上，各各有箇決不底田地，祇是汝諸人不肯承當。且道病在什麼處？病在一切處放不過。一切處放不過，也祇是一處放不過。一處放過，即一切處放過。一處放過，一切處放過，方纔親證得者一片田地，從來不曾變異，不由知見，自疑永斷。昔我洞山价祖，初參南泉，值泉為馬祖設供，問大眾云：『 馬祖還來麼？』价祖出云：『 待有伴即來。』當時便為南泉器重。後於忠國師處，參無情說法話，見溈山，又見雲巖，作偈云：『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者箇豈不是价祖當時一切處放不過底影子麼？大眾！若放得過，消得與麼道，更有一箇驗處。後辭雲巖，巖問：『 子向什麼處去？』祖云：『 雖辭和尚，未卜所居。』巖云：『 幾時卻來？』祖云：『 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又是一箇放不過。巖云：『 此一別難得相見。』祖云：『 難得不相見。』又是一箇放不過。還有一箇大放不過底贓證，卻問：『 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教某甲如何祇對？』巖云：『 祇者是。』大眾！祇者一句，若不是徹底放下、徹底撩起底人，不免承當不去。祖果涉疑，巖便云：『 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祖後過水睹影，纔有箇口供道：『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者豈不是從來一切處放不過，到者裏方纔瞥地麼？又道：『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豈不是者一處放得過，則一切處放得過？又如大慧在湛堂會下堂云：『 杲上座！叫你頌也頌得，拈也拈得，普說小參也都做得。祇是一件，你在我方丈有禪，出到外邊就沒了，醒時有禪，上單時就沒了。』大慧道：『 正是某甲疑處。』者豈不是一切處放不過麼？湛堂更有箇方便云：『 何不將醒時底放在睡時，睡時底放在醒時？』他依舊不會。後在圓悟『 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語』下得箇快活。據他自家，已似於一切處放得過了，卻被圓悟按住道：『 猶坐在淨裸裸處。』令他參有句無句。一日請益，圓悟荅五祖話：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相隨來也。直到者裏方纔了卻。豈不是一處放過，則一切處放過？又高峰當日睹真時，已有箇悟入，雪巖知其落處，便問：『 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峰云：『 作得主。』『 夜間睡夢時作得主麼？』峰云：『 作得主。』『 正

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在什麼處？』峰便過不得。者豈不是一切處放不過，亦祇是此一處放不過。後因枕子落地，方纔打徹，豈不是者一處放過則一切處放過。大眾！者一片田地始終不曾變異，祇是汝一切處放不過，便為一切處流轉；一處放不過，便為者一處障礙。汝若直下一處放過、一切處放過，方能於者片田地上自肯自休，亦復自知不曾荒蕪，亦不消得我和你耕治，自然教他出生箇菩提芽，自然長養起十波羅蜜底苗子，自然開敷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底華，自然收成箇清淨智、無礙智、一切種智底稻子，與十方三世無量香水海、華藏世界一切黃面老子同一受用。正與麼時節，放過也祇是你底田地，放不過也祇是你底田地，放過不放過總是你底田地，還有什麼變異不變異？」喝一喝：「者老漢祇管要人放得過，自家兩片皮絮叨叨地猶自放不過在。」以拂子撼口，云：「口是禍門。」

普說。「佛未出世時正是妙，祇是無人覺知，所以出世來逗漏者箇消息，本是借路經過，反成垜生招箭。後代兒孫不得真悟，往往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念，總要回合到那妙上靜境界。靜境界回合動境界。動境界回合閒境界。閒境界回合忙境界。忙境界回合順境界。順境界回合逆境界。逆境界回合是境界。是境界回合非境界。非境界回合又錯引三十年不少鹽醬，以為回合得力；四十九年猶有走作，以為回合不得力。殊不知到家人實際理地，與塗路上湊泊，如霄與壤。又如麻三觔，庭前柏樹子，鋸解秤錘，一口吸盡西江水。古人大休歇、大總持，從胸襟中流出，與汝蓋天蓋地。在今人分上，祇成得箇所知之境，到不如三家村賣柴漢，晨朝起來，挑一擔柴，入城市裏換些事物，傍晚還家，煮熟飯飽食了，洗腳上床，一覺天明，卻無如許管帶。大眾！此事有得則必有失，是汝以有所得之心，在本來田地上，大似捏目生花，愈精進愈加浮逼。嘗見名重海內，忽然狂發，駭人聞見，皆因打頭悟門不真，在禪那上稍有所重，不覺失念，便成差互。豈不見《楞嚴》五十種陰魔，蓋為未曾發明，遵聖言教，深入禪境，示有岐路，不足為怪。獨是擔荷如來，時譽所歸，疑誤後學，良可浩歎。此猶是老實人禪病。若資性宕佚，喜談過量，纔掉得箇相似，便一切棄置。為伊方寸裏，先靠著箇心外無法，一切不可得底道理，任意舉止，隨順妄情，以為行于非道方合佛道。比于南泉斬貓，歸宗斬蛇，蜆子蝦蟆。殊不知古人劍刃上事，稍一眨眼，血濺梵天，豈更麤境，公然狂肆？今時禪病，多出於此。良由師家道眼不明，纔見學人蹋上箇豁達見識，便一印印破，走到十字街頭，尋箇趁飯底，拏起拄杖，穿州入縣，忽然撞著箇不知就裏底護法檀越，一搭搭上馳聲走譽，做盡伎倆，用盡心術，總不出名聞利養四字，更有顛躓，不堪挂齒。你道怎麼發

得人信心？于今世間人，儘有從聖賢路上設心制行，是我衲僧家稱為傳佛心印，到有許多尷尬。大眾！一等行腳，豈不飽聞飽見？切莫隨順顛倒，辜負初心。老僧初住歸宗，與新舊住諸人一時緣聚，不妨從頭說破。出家兒貴有高識，但凡參禪做事，須務實頭，莫學虛頭。大眾！作麼生是虛頭？從冊子上覓機覓境，和會禪話是虛頭；從心意識想，認箇見聞覺知，以為本命元辰是虛頭；從舉起處承當是虛頭；從石火電光，掉箇不容疑議底是虛頭；從平實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得用便用更不移易是虛頭。大眾！何以知他總是虛頭？汝但當如上許體會時，門外忽然有人喚汝一聲，汝者體會底總沒了也。若謂甕裏何曾走卻鱉，又要許多體會作甚麼？到者裏須是悟，不可但與麼領略過便當得。曾憶二十年前，有箇時師判高峰落枕子因緣，高峰因雪巖問云：『 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峰云：『 作得主。』又問：『 夜間夢裏作得主麼？』峰云：『 作得主。』又問：『 既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峰不能荅。一夜臥次，推落枕子，忽然大悟。佢便判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是文殊普賢境界，將謂高峰當時是在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著到。咦！若祇麼悟，又爭了得？大眾！參禪須要了得生死，若但道理和會，今日舉一則如何如何批判，明日拈一則又如何如何批判，生死到來，你者批判底放過一邊，畢竟作麼生打發？又且不待生死到來，就如今日用裏，善惡諸緣一時拋向面前，事不謀心，心不謀事，種子濃厚，發生現行，箇裏便有許多做手腳不辦去處。不見《雜華》文殊師利菩薩問法首菩薩云：『 如佛所說，若眾生受持正法，即能斷除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能斷者？隨貪恚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諂，勢力所轉，無能離心。何故能受持正法，而復于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法首菩薩以偈荅曰：『 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于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大眾！此在教中，雖已解悟，還要修行。若我宗門下，行解一時俱到，行解一時俱撤。若已解了，便去修行，尚不當事，何況解亦未圓，行復參商，瞞得人、瞞得自己麼？若要諦當，從古來有箇絕好榜樣，不嫌陳腐，試一舉看。我黃面老子，當時在王宮裏，一夜踰城，走到雪山，六年生受。從跋伽、阿羅邏、迦蘭等六師，一一各盡其長，總不是了生死處。後在菩提樹下，三七思惟，中夜睹明星出時，豁然大悟，成等正覺。卻念此事無你開口處，無你安排處，直是難信難解，便欲取般涅槃。一時欲梵諸天同聲勸請，乃憶過去諸佛說法儀式，詣鹿野苑中，為憍陳如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大眾！苦即是實，如來說有苦諦是虛；集即是實，如來說有集諦是虛；滅即是實，如來說有滅諦是虛；道即是實，如來說有道諦是虛。又十

二有支：無明即是實，說無明緣滅是虛；行即是實，說行緣滅是虛；識即是實，說識緣滅是虛；名色即是實，說名色緣滅是虛；六入即是實，說六入緣滅是虛；觸即是實，說觸緣滅是虛；受即是實，說受緣滅是虛；愛即是實，說愛緣滅是虛；取即是實，說取緣滅是虛；有即是實，說有緣滅是虛；生即是實，說生緣滅是虛；老病死憂悲苦惱即是實，說老病死憂悲苦惱緣滅是虛。又菩薩六度：慳貪是實，布施是虛；污染是實，持戒是虛；嗔恚是實，忍辱是虛；懶怠是實，精進是虛；散亂是實，禪定是虛；愚癡是實，般若是虛。大眾！實不自知，因虛而知；以虛為實，反能障實。何不更看法華會上，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亦不能直指眾生知見，惟令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眾生與佛知見無二，然不免閉此開彼、隱此示彼、迷此悟彼、出此入彼，是有轉變非不轉變，猶為說虛不為說實。直至臨般涅槃，始云：『 我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分明是將從前言教一劃劃斷，于百萬人天上拈青蓮華顧視大眾，惟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與摩訶迦葉。』自此乃有宗門之說流布將來。大眾！吾佛世尊成等正覺以來，惟此拈華微笑之旨得名為實，其餘一切言教皆名為虛。然雖如是，亦須具有超佛越祖之眼，方堪承當。若作實法，則未拈華已前是箇甚麼？既拈華已後又是箇甚麼？所謂借路經過，不則垛生招箭。不見白雲端禪師有頌云：『 盡道拈華微笑是，不知將底驗宗風。若云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你看者四句頌，直是徹骨徹髓。前後諸祖、諸善知識，凡有人問：『 如何是佛？』云：『 麻三觔。』『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 庭前柏樹子。』又有問其徒曰：『 趙州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荅云：『 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你看他嫡骨血脈，自是不走一線。近代有底杜譔長老，卻教人向棒頭指處會。又有以麻三觔等語，謂從無心三昧中流出，自謂親切指示。殊不知正是虛拳指上卻生實解，遞相傳授，漸漸失真。後學小生祇看你祖傳底弔牌子，又爭怪他菽麥不分？所以行腳高士大須著眼。你若不即具擇法，但觀做處。若真大人，心地自是平穩，言行自然相顧。前不云乎？但凡參禪做事，須向實頭。你若在實頭上著到，一切施為動作自是不虛。大眾！又如何是做事底實頭？做事底虛頭，者裏亦有箇入理之談。我且問你，作麼生喚做事？莫是叢林裏監寺有監寺底事，副寺有副寺底事，維那有維那底事，知客有知客底事，侍者、書記、監收、直歲、庄頭及餘一切諸職各各有應管底業務麼？若以此為事，則必以長連單上參得底為理，恁麼則理不是事、事不是理，作麼生說箇事無礙、理無礙？若道長連單上參得底便是諸職事做底，諸職事做底便是長連單上參得底，謂之事理無礙法界。須

知更有信手拈來一毫頭獅子、百千億毫頭獅子，無論順逆大小，當處全真，謂之事事無礙法界。若總與麼定當，恰好做得箇座主使下，何處復有宗門眼目？何況更說某甲職事與某乙職事不著，便某處堂頭好、某處堂頭不好，某保社規矩嚴謹、某保社散誕，較長度短、辯是爭非，只管終日聚著頭絮絮忉忉，你道還有星子衲僧氣息麼？龐蘊居士云：『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莫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他是箇俗漢，到有些衲僧氣，舉此一偈聊作指蹤。若便與麼會，且要做箇俗漢不得。今日因安立職事，不覺引出如許葛藤。」驀豎拄杖，云：「且道還與者箇相應麼？《大般涅槃經》云：『 如來有時說于世諦，而人以為第一義諦；如來有時說第一義諦，而人以為世諦。』若向者裏分疏得下，方知古人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若是死句下著，到無你自由分。直饒若玄、若妙、若體、若用，一一融會猶是死句，作麼生說箇活句？」卓拄杖，云：「不是，不是。」

普說。「因緣大事，眾生慧命。若授受失真，佛種應斷。歷代祖師喫盡生受，方能在那裏獲大總持。遇真法器，猶自縝密，非吝法也。法運衰晚，人心儇薄，往往聰明之士，托足清流，挂名高蹈，一以皮相，遂有魚目明珠之誤。日久逗漏，悔何及矣。南嶽讓禪師云：『 遇非其人，宜慎辭哉。』良以是耶。嘗見善知識擇法不為不嚴，乃以愛人之故，甄收輒濫。大陽平侍者大慧，以為盡得大陽平實之旨，而黃秀才終不免三丫路口之記。賣薑漢豈不是五祖戒高弟，而覺範以為賣師取名。予每於此，益仰慎辭之訓。古人深達法源，深明根欲，非老於叢林，未易知此。老僧三十年謬膺師席，所見所聞，不可枚舉。然以法眼觀之，亦不足怪。夫道有真則必有似，有深則必有淺。似者出於道外，淺者猶在道中。以道中之淺，而欲其生滅淨盡，人我頓撤，此不達俱生現行之理。將欲持法，祇恐傷慈。善知識之於學人，應見及此，而預為之防。學人之於善知識，亦應見及此，而先為己地。則師與資，兩無負矣。善知識為學人預防，不過在道法上始之終之，使無剩義而已。學人先為己地，亦不過在道法上既窺其體，直窮其用，使無空解而已。古人云：『 有頭無尾時如何，終是不貴。有尾無頭時如何，雖飽無力。頭正尾正時如何，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人止知有尾無頭之為無力，而不知有頭無尾之為不貴，遂使理則甚明，情終難遣，乃自解云：一切法不可得，一切心不可得。夫法不可得、心不可得，盡天下人莫不皆然，幻因猶在，幻果難逃。古人云：何不道拽而不拽？固昭昭可鑒也。且舍頭亦無所謂尾，麻三觔、乾矢橛，此頭之極正者也。道則如是，前後若何？所以云：句前句後，正是學人難處，大

法不明。正恁麼時，猶有趨向，劍去久矣，君方刻舟。不見趙州作沙彌時參見南泉，泉云：『 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 有主。』泉云：『 主在什麼處？』州近前鞠躬云：『 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明日陞座，州便出眾云：『 如何是道？』泉云：『 平常心是道。』州云：『 還假趨向也無？』泉云：『 擬向即乖。』州云：『 不擬向爭知是道？』泉云：『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汝若深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無礙，豈可強是非耶？』此趙州得體明用一箇大榜樣，已解道孟春猶寒，而復問云：『 還假趨向也無？』此真得底人自審去就。大眾！不假趨向，頭一句如是，尾一句作麼生？莫是隨緣消舊業，更莫惹新災麼？且道箇裏還有差別也無？試細細諦當著。古人有因問云：『 和尚手裏是箇什麼？』便舉拄杖云：『 老僧年邁，離伊一步不得。』大眾！作麼生說箇不離底道理？莫便云：者箇還離得麼？且喜沒交涉。大凡衲僧家體究言句，須有來由。於今人都是沒來由底取次批判，明眼人笑汝。在昔達磨大師望神州有大乘氣航海而來，流通箇事，掃除階級，祇要汝特地承當，頭正尾正，不是但有其說。二祖安心已竟，一日復云：『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由是七年，乃有語云：『 我已息諸緣。』磨云：『 莫成斷滅否？』二祖云：『 不成斷滅。』大眾！此不成斷滅，正是吾宗門頭一箇嫡真血脈。後來讓禪師聞馬祖開堂，密遣人往，纔見陞座，便出云：『 作麼生？』馬祖云：『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大眾！作麼生是馬大師不少鹽醬處？也須知是箇血脈。藥山在馬祖處悟得石頭禪，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云：『 子在此作什麼？』山云：『 一物也不為。』頭云：『 恁麼則閒坐也。』山云：『 若閒坐即為也。』大眾！藥山和尚既一物不為，而又非閒坐，箇中事作麼生？譬如琴瑟、箜篌、琵琶，縱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到者裏，須知大有血脈在，不得頇顢。溈山祐禪師一日因香嚴、仰山侍立，忽舉手云：『 於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香嚴從東過西，仰山從西過東。溈山云：『 者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溈山當時法社如林已如此說，可見無上妙諦，今古寥寥。汝若打頭不遇作家，纔掉得箇相似，便云本來具足，暫時岐路，枉受驅馳。一日瞥地還其本有，直下現成，不犯工夫，尋常無事，不知不覺闖入聲色差別，儼然有善根底，暗地裏慚愧。若多生染得魔種，更增邪見。所謂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無別，道法凋零，皆由此輩。古人比之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非餘外虫能食。若是真實道流，纔入頭來，便思究竟，決不肯流於岐路。祇如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汝於今自心自性，可中見得如伸手見掌麼？若果見得，便知麻三觔正是者箇道理，乾矢橛正是者箇

道理，乃至玄要偏正，本體功勳，一一透徹，自然日用間相應與不相應，不假問人。未相應者，自解方便，做到相應；有走作底，做到無走作；不曾打成一片底，做到打成一片。香林涌泉，豈不是古來大老？何曾蓋覆真實人說真實話？祇要同道各自點簡，不如今時自欺欺人。天下狂慧固多，老實底亦不少。人不可欺，去去來來，總是自欺而已。然自亦不可欺，同是佛性，一切好歹，亦各自委。只是名聞利養，一時撇不下，不免硬作主張，日過一日，一口氣不來時，豈非禍事？我老僧于今從自己著忙起，奉勸諸人亦如是著忙。未了事底，請急了卻；既了事底，請乘朝氣一蹋到底。臨濟大師云：『圓明方始了畢。』我洞山价祖亦云：『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古人悟得的確，一箇箇俱是頭正尾正，不如今人祇要師家點頭，便到處覓因緣，終日做學問，事事迴向出頭那邊，自己腳跟下無始劫來麤重習氣尚不能消停，萬一一剎那間聲譽在前、利欲在後，方寸裏百種偷心，豈你一期之悟遏捺得住？依然打入世諦，隨他流轉。莫聞與麼說，便道老僧全重功勳，箇裏大有分曉。圭峰密禪師荅溫造尚書云：『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莫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莫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現百千億身，度有緣眾生，名之曰佛。』此圭峰為有習氣者言之也。若老僧道：『體本空寂，何分法化？心自靈妙，無有真妄。於此頓徹，時時空寂靈妙，念念靈妙空寂，分段如是，變易亦如是，一身如是，百千億身亦復如是。若見有色身不認，有妄念不隨，卻似不曾悟理。』晦堂老師荅韓宗古侍郎云：『心外無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念，翻成認賊為子。』此晦堂為心外無法者。而復云：『縱有煩惱習氣，則以如來知見治之。』豈知如來知見不是治煩惱習氣之具？迷如來知見，即為眾生知見；悟眾生知見，即為如來知見。《涅槃》云：『有智慧即無煩惱，有煩惱則無智慧。』若見有煩惱習氣，則如來知見必斷；若如來知見斷，即無煩惱習氣。潔淨深坑可畏之處，與無上菩提遠之遠矣。故知真發明人，他自知時。曹山寂禪師云：『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借是外紹，不借是內紹，是真王種，隨緣任運，血脈不斷。故又云：『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悟得無身，自然有事，一切時中，泯然無始終本末之異。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未有室內不知，兒孫可不得力也。以要言之，無論有習氣無習氣，從最初發心以至佛地，祇是一箇道理，大須著意，切莫閒過，孤負己靈。今與諸人約，共住佳山水，山深無事，正宜體究。老僧是箇老實頭，一切門

庭鬧熱，讓與諸方。一飯兩粥，耐麤甘澹，便與麼過時，祇要與諸人隨根授道，稍知痛痒，便合徹底。倘或失念，上頭有人提挈汝在。古人打發了，尚埋頭眾中十年二十年，且道意作麼生？臨濟大師參得黃檗禪，可謂千了百當。卻後七年，破夏入山，密啟何事，始知師資商榷，深淺有時，不可麤浮，輕言過量。明朝後日，大有事在，悔之已晚。汝今現在座下，及將來更有付授，悉聽老僧遣發，不得自請住山。離師太蚤，終難成立，行同流俗，非吾弟子。久立，珍重！」

茶話

除夕，茶話。「今夕除夕，天下人盡於此夕著忙，惟有我衲僧家不然。且道：衲僧家具箇甚麼道理？只是貧亦了得、富亦了得，乃至有無、長短一切了得，甚而是非、好惡、聲色無有不了之處，不是無，只是了。德山云：『一切萬法皆由心生，心若無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法門，一切無礙，遇非其人，宜慎辭哉。』大眾！作麼生說箇無礙底道理？天下無嫌底法，總是你不了便成繫縛，不是隨事隨物而了，了而後隨，故隨而不隨。大慧云：『汝但八識一刀，此一刀斷則千刀、萬刀應時而斷。』所以，古人云：『行腳高士大須向聲色裏坐臥、聲色裏困眠始得。』你若不了，在者裏便生出許多趨避、許多取舍，且作麼生坐臥、困眠？平日胸次間未免疑滯，何況臘月三十？你若了，便時時了、念念了，豈待臘月三十？觸事遇物總有箇打發處，而又不是離他人生，世間一切是非、善惡、種種生滅你作麼生離？而今儘有掉得箇不生滅底道理，便擬向生滅邊淘汰以為踐履，不知生滅又是箇甚麼？你纔擬淘汰，蚤是生滅。如此見解，正眼觀來總成外道。你若了，豈有恁麼事？就是山僧恁麼說，已是老婆心切，故有落草之談。既恁麼說，猶是落草之談，過此已往又作麼生開口？無事，歸堂。」

茶話。「如今末世佛法凋零，師家與學人俱順顛倒而不順正理。山僧平時東廊下、西廊上，禪堂裏、方丈裏，與你諸人說長說短、說是說非，商古量今，時情目下都不曾見你諸人著箇眼孔。而今見山僧出來食茶，便箇箇拈起紙筆記山僧說話，難道今日纔是麼？豈不是順顛倒？就如趙州當日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食粥了也未？』僧云：『食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便悟。尋常恁麼語句悟得幾箇？多少人作佛法會，只是見者僧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便將趙州恁麼語句向日用處會、向開口處會、向舉起處會，此豈不是順顛倒？又如高亭簡參德山，山隔江招手，簡橫趨而去。尋常舉手動足，一切人總見

他，為甚麼無一箇半箇在者裏得箇消息？纔聞高亭簡與麼悟，便向招手處會，不可總教人作野狐精去也。又如會通侍者辭鳥窠往諸方學佛法，窠云：『 若論佛法，我者裏亦有少許。』通云：『 如何是和尚者裏佛法？』窠拈起布毛一吹，通便悟。不可又道：吹布毛便是鳥窠佛法。若不是，為甚麼侍者悟去？」時有僧出問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高亭簡與德山相見，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師拈果子云：「會麼？」進云：「當初只為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師云：「還見德山麼？」進云：「沒有兩箇。」師約住云：「過來，過來。」僧近前，師云：「一箇兩箇相去多少？」進云：「正是學人疑處。」師復以果子擊案一下，進云：「畢竟有箇親切處。」師云：「何不放下？」僧禮拜，師復云：「此事大難，須實實在那裏了得纔好。你看世尊當日拈花，後頭便生出許多葛藤，你若總作佛法會，有甚麼了期？須是觸著便知下落，方纔曉得世尊為人處正在那裏、破綻處亦正在那裏，你更在那裏替他缽盂安柄？說甚麼一箇兩箇、三四五箇了得了不得？說甚麼法身邊、說甚麼向上、說甚麼三玄三要、五位君臣、法眼根境？雲門三句既說不得，你又作麼會他？似山僧恁麼說話，難道沒有伶俐衲子一句句穿過，為甚麼卻了不得？且道病在甚麼處？」良久云：「無事歸堂。」

除夕茶話。「今夕除夕，天下人俱向家裏度歲，惟我衲僧隨寓而安，將謂無家可歸，殊不知我衲僧以山河大地為家、以四生六道為家、以喜怒哀樂為家、以是非得失為家、以甘苦平險為家，雖論劫在途中而不離家舍。雲門大師云：『 會則途中受用。』既在途中，作麼生受用？故知在在處處俱有到家消息。世人有父母妻子之家，而非安樂長久之計，時節若到，聚散無常、悲歡相倚，雖暫時在家而恆居途路。雖然，以道俗相較，固有如是便宜。若我衲僧到得在處為家、腳跟安穩，亦知還更有長處麼？」良久云：「明朝又是新年月，今夜且看人送窮。」

茶話。「此事現前不過，汝若鉤索將來，便見玄遠。祇如即今大眾在者裏會茶，某果子好食、某果子不好食，者一杯冷、那一杯暖，何等天真靈妙？及乎問著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便有許多承當、許多指示。且道：過在什麼處？古人道：『 佛法在日用處、迎賓送客處、痾矢撒溺處。』纔恁麼，卻又不是也。雖然如是，須要開者箇眼始得。汝若未開者箇眼，雖全體是佛，卻全體是眾生境界；汝若開者箇眼，雖日在眾生中，總是佛之妙用。所以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然又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汝作麼生折合？今晚華首監寺為新首座普茶，特請山僧茶話。適來幾句子，且道：是要諸人知？是要諸人不知？」良久，豎拂子，云：「大眾！多少

人在者裏作知不知會？大眾！佛法不是者箇道理。既不是者箇道理，畢竟合作麼生？」以拂子左右拂，云：「珍重。」

茶話。「言不可以示道，心不可以入玄，所以從上先哲無心體合，不言躬行。老僧自見先師得此滋味，便擬向深山窮谷力行古道，詎意因緣不偶，後來在者破院住三五年、那破院住三五年，住來住去便是二三十年。十年前，澹監寺深悉老僧此意，曾向三吳替老僧尋箇住廬山因緣，三回兩次祇是不成就。如今想起來，始知因緣合在者裏。既有監寺一副身心，又得副寺、直歲、庄頭暨山園大小職事，前後發起亦同一副身心，所以五年之間儼然叢席。雖則老僧初心，亦是諸人願力互相湊合，不得不歸之夙緣。老僧今日到來，安置職事與大眾會茶，不可無說。」遂舉盞子云：「大眾！住山須要得者箇著落。」復云：「有得食，有得呷，便是我和你底活計。食了呷了，拿起鋤頭，挑起匾擔，向那青黯黯處去，不管他高低平突，鋤了一畦，又翻一[田*令]。正當恁麼時，佛也覷你不得。若是具眼底，埋頭在那裏，日三月三，必定到親證田地。就是初心淺學，總教生按著，不許走作分毫，久久自然觸著磕著。大眾！此是汝諸人本分上原自具足底，不是彊為，祇是暫時岐路。你若肯收拾世間底心，一按按在三寶上，全身放下，一肩挑起，老僧不教你求禪學道。大眾！你便是禪，你便是道，更求箇什麼？學箇什麼？你若還起一箇求禪學道底心，卻似出得醬缸，又入蘧蒢。從上佛祖雖有言句，卻是教你向無言句處，不是叫你在言句上作境致。你若向言句上作境致，與那沾滯麤重境緣有何分別？總是解脫不得，說甚麤細。于今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盡是惡口，你又在他惡口上左思右量，豈不東行西向？古人道：學到佛邊猶是雜用心，何況其餘？大眾！于今世間人祇有兩種障：每日下得床來，門外門內，若大若細，一切境緣，悲喜得失，你若透他不過時，隨順了他，便是被他流轉；若不隨順，便有許多礙塞處，謂之事障。一回瞥地，轉向自己，又在自己正位上住著，不得自在，謂之理障。豁然醒覺，回向日用，在日用上，一切時、一切處，頭頭上明、物物上了，纔喚做事理無礙。更須知有牛頭出、馬面沒，指東為西、喚黃作白。到得者田地，若不知轉變，古人喚作貼體汗衫，最難脫卻。到不如我和你食飽飯，肩上作具，東嶺上、西嶺下，更自親切，祇是你不肯承當。大眾！天下無難行底事，祇要自肯發心。于今現住著好山水，相聚底都是絕好師友，又有許多菩薩替你起了房屋，趕趁錢糧，種種成就，你還當下錯過，擬向什麼處去？何不趁色力康健，持一片衣，一口食，與眾作息，歲久月深，自然暗自點頭。老僧不教你無利益，努力向前取辦一生，豈不慶快？還肯麼？久坐。」

茶話。「一切諸法，皆唯是心。有情無情，同入法界。不了此宗，功歸生滅。所以一切眾生界即是法界，一切二乘界即是法界，一切菩薩界即是法界，一切諸佛界即是法界。但一切界現，則法界不現。眾生界現，則法界不現；二乘界現，則法界不現；菩薩界現，則法界不現；諸佛界現，則法界不現。非無法界，祇是不現。若法界現時，觀一切界，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出頭天外，誰是我般若。就一切界，冥合法界，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不壞目前，且共來往，心相體信，自有因緣。然雖如是，古人又道，法界一真，猶存見隔。見在即凡，情忘即佛。拈卻藥忌，慎莫追尋。諸人到者裏，須防打翻茶碗。」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室中垂示

六祖大師云：「何期自性？」只此四字，便見悟徹根源。于今人都是會底，不是悟底。即如聞即心即佛，渠也會得；非心非佛，渠也會得；不是物，渠也會得。假使有人道：纔與麼便不與麼，渠也會得。殊不知蚤相隨來也，何不回頭捉敗，討箇親切去，討箇省力去？若到者裏，方好見人，須知更有相為處。

邇來禪有兩種大病：一者以日用穿衣食飯、見聞覺知為主人翁，只是不許認著，恐落窠臼。二六時中，但只仍舊，不得動著，聖亦不拘，凡亦不管，無生死可出，無聲色可避，人問著，話東荅西。如云：「如何是佛？」荅云：「我昨日從開先來。」「畢竟如何？」荅云：「明日卻往圓通去。」或云廚庫三門，或云鐵秤鎚，或一喝一掌，以為本分呈似，亦謂表遮同時，亦謂獨脫一路。一者離一切善惡境念，然亦不同于木石一段，澄湛圓妙，推亦不開，就亦不得，久暫寤寐，打成一片，便稱徹見本性。已後只須踐履將去，如習念一起，便不隨之，日遠年深，便登聖位，喚做結果收因。其餘或認箇不名不物，或空空洞洞，或昭昭靈靈，或潔潔淨淨，或現成無事，大約大同小異，要不出兩種變換。學者根器伶俐，多中頭一種病；篤厚之士，多中第二種病。噫！去聖時遙，真悟人少，學者無所適從，聊為識之，以便中毒者知所易弦也。

予素喜白雲頌語明淨透脫，凡寓目必玩味，不忍釋拈花頌，尤喜其類已，因用韻並載焉。頌曰：「盡道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驗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和曰：「拈花微笑何曾是，帶累兒孫立下風。白雲雖具超方眼，也只惺惺在夢中。」且道既是惺惺，為什麼卻在夢中？參！

蓮花峰祥菴主二十年，嘗以拄杖示人曰：「古人到者裏，為什麼不肯住？」凡荅無有契者，乃自云：「為伊塗路不得力。」今人尚不曾到者裏，說什麼肯住不肯住？縱饒到者裏，也錯會他不肯住之旨。何不看他道：為伊塗路不得力乎？復云：「畢竟如何？」以拄杖橫擔云：「椰栗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須是與麼始得。若到與麼田地，渠且不是與麼人。何故？生平用盡心力，祇圖識得者些好惡。

臨濟大師云：「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始得。」古人立法將以防偽，誰知後世反滋傳偽，病在不求者一句端的著落，卻

去辨別甚麼是玄？甚麼是要？如此豈不是傳偽？又有云：「祇如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者，便是那一句了。」如此豈不是傳偽？不見德山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若是死句下薦得，千生萬劫沒你出頭分。所以汾陽深明斯旨，乃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分明向道：得意忘言道易親，區區髑髏邊覓甚麼汁？你若觸著便省，不妨轉死為活，便無許多藥忌，便見古人立言之旨。以此供養三世諸佛，亦何愧歟？

談宗家，往往開大口抹殺教乘。殊不知渠實落做處，尚不能及教乘極則。祇如《楞嚴》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云：「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又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今時人果能與麼會得到得者田地麼？直教會得到得，尚未是宗門下事，況猶在依稀間耶？余嘗向人道：「達磨未渡江，如清涼、寶誌公諸聖賢，亦曾闡化一代。書冊所載清涼心王銘、寶誌公大乘十讚、四料簡、十二時歌，未嘗不道盡，為何初祖復來？」故知他大有長處。所以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度生，臨末梢頭，方纔拈青蓮花，目顧人天云：「吾有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與摩訶迦葉。」正是此意。後來祖師亦云：「三乘十二分教，何曾露者箇消息？」趙州亦云：「我尋常祇是以本分事接人，若要隨根上下，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他時遇明眼人，亦不道老僧辜負伊。于今末法，將來為宗師底痾涤涤地，恨不得學人會去，趁門庭熱鬧。殊不知儘他說得傳得，尚不是教乘極則，更要學人會箇甚麼？且何故知他不是教乘極則？為他教乘極則，亦須有箇悟處。既悟得，又復行得。所以世尊在世時，凡依教修行，各各皆有所證，不徒解了便休。于今宗師痾涤涤地，且不管學人悟不悟、行不行，祇要他會，早晚叫入方丈，低聲細語，道甚麼是今時，甚麼是劫外，如何是得體，如何是得用，者樣便是獨脫一路，那樣便是結果收因。學人不知，以為宗門事祇是如此，一任橫說豎說，且莫道把學人悟門一塞塞斷，就是恁麼說底傳底，謂與達磨西來之旨有分毫交涉否？須知此事大是貴悟，若遇沒量宗師，自爾規模高深，絕不容你作解作會，直待你打翻時節，方纔與箇本色鉗錘。從古大老門下，一箇箇悟得，便是徹頭徹尾。如臨濟三度問佛法，三度被打，濟不會，便辭檗，檗亦不與說破，但指往見大愚。濟後在大愚處言下打翻，始回黃檗，檗見便云：「者漢來來往往，有甚了期？」及濟述前因緣，檗復云：「大愚不識好惡，待來好痛與一頓。」你道善知識鉗錘何等妙密！靈源清云：「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

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予嘗讀此，合掌稱古佛，曰：「今時代安得復聞此言耶？」

夾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聞師家近來都重此話，以為極則。殊不知到者裏，更須有轉身一路始得。不然，總是挖肉生瘡。或曰：「鎮州蘿蔔，青州布衫，庭前柏樹子，正是他轉身一路。」若作恁麼見解，他時後日喫閻老子鐵棒有分在。真正禪流，切須仔細。

學者最忌打頭悟得箇明淨清白、絕言絕慮底，後向日用中銷鎔泯合，謂之從體識用；或從日用中悟得箇無過患底，後於動靜起滅處豁然蹋著自己，謂之從用得體。若墮在者窠臼中，必然自己認真，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慎乎！

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據此偈徹見根源，今人一般讀了解了，總沒交涉。下流不用心者不必論，即如老宿自稱悟道，也只作透脫道理會去，不得自己受用。此其故何耶？祇為古人業有恁麼話，若稍不識去就，便著著俱立下風，如此有何了日？因別一偈，為真參者助緣，全貴當人轉變。不然，也是出得醋甕，卻入醬缸耳。偈曰：「見見聞聞妙入神，聲聲色色沒疏親。箇中誰了誰不了，賺殺從來學道人。」

類隨尊貴，譬之畫龍逼真，鱗甲濡動，著一墮字，則破壁飛去矣。人多不得墮字之妙，徒向鱗甲中覓，縱饒覓得，亦是蛻底。或曰：「假如識得墮字，還有差別否？」曰：「有。」「何故？」「正如人看畫，指點山水、樹木、亭臺、人物之妙，一一賞鑒，殊不知自己現前一幅，尚要塗污人筆墨耳。」

此事似聰明伶俐人方纔構得，然聰明伶俐人往往解了會了，拋置一邊，一任猢猻子[跳-兆+孛]跳，都以為不是別底。至於佛法，身心打做兩橛，尚不自知，被明眼人簡點，渠也不伏。止因渠信得平日悟處堅僻，或搜古人淆訛所在，一一和會，便不疑他人更有長處。所以生死到來，多是打退鼓，若未到生死，且不見得。以此看來，又似全貴至誠老實，一有所悟，便能腳蹋實地，不肯自己瞞昧，此是第一種好處。然往往多作實法會，恰似有者般事，聞人說話，不復玩味，盡以自己所見和會，亦不信他人有特地過量事，所以盡其力量，不能深達法源底，畢竟但成箇修行人而已。若論吾宗，真沒量大人方能擔荷。不然，且教依教修行，或深信淨土，免虛度光陰，錯足旁途，良可怖畏。

讀白雲端蠅子透窗偈曰：「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生平被眼瞞。」和曰：「活計埋頭影裏鑽，此時退步灼然難，分明腳下虛空闊，只為貪程卻自瞞。」又北斗藏身偈曰：「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眼看他人富貴，等閒不奈襆頭何。」和曰：「公子遊花無傲骨，貧儒意氣自來多，若知富貴窮中足，緩步高原且奈何。」

問：「寂寂斷見聞，見聞作麼生斷？」荅曰：「若要斷除，是機關木人始得。六祖所謂斷者，非斷滅之斷也。即今同在堂中，上棟下宇，外山林，內椅席，風聲禽韻，種種見聞，何曾與你作聲色會？你欻起一念云：『者是棟，者是宇，者是山林，者是椅席，者是風聲，者是禽韻。』方纔有種種分別，便是種種分別，也是你本性靈妙，了不可得。你念未起，諸法自如；你念欻起，諸法亦如。你若當下了卻，便解獨行獨步，決定無有少法可得。你若一向斷滅見聞，更教阿誰成道？所以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虵晚成？』圓覺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華相，亦不可說言無虛空性。曹山亦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銷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請深思之。」

此事若一向不出，則失人；出而不知去就，則失己。失人者，減己之德；失己者，瞎人之眼。唯過量人，自己腳跟下步步生活。就如人慣為客商，一出門，吉凶利害，自知去向。又如將兵討賊，先有定謀，然後奇正相生，著著不入死路。所以學者從此薦得，盡是活底，不是死底。祇為善知識具大方便，於諸方便而語不失宗，乃能入水入泥，移高就低。不然，悉是釘樁漢，為人不得。

毘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影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只此一偈，後來諸佛諸祖總跳他不出，祇為道絕有無，永離邊見。所以永明禪師讀龐居士語云：「空華落影，陽燄翻波。」嘆其不落有無之句，正契斯旨。學道之士須得到者田地，方許與佛祖契同，不則悉滯權位，不道全非，祇是化導邊事，卻與那人無干。即如古德云：「知得恁麼事，拋置一邊，卻來者邊行履。」此亦大有來由。人都不識拋置一邊是甚麼道理，乃謂來者邊行履，便是盡卻今時底事。既恁麼事，且拋置一邊，還有甚麼今時不今時？所以天然常云：「須是那人始得。不然，掘地出空，止益勞累。」噫！此所謂不落有無之旨歟！

靈雲見桃花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面，直至于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洪覺範頌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

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予喜洪覺範頌，因作偈以廣其旨云：「靈雲一見已無端，又怪玄沙此話傳。痛憶少林枯坐後，被人呼作達磨禪。」

若論主人翁，于今當人一切時中，說是說非底豈不是？做好做惡底豈不是？至如寤時底、夢裏底、惺惺底、寂寂底、散亂底、靜定底、思惟底、無記底，開眼人看來，總不是別事，只是一向不曾知有，遇境逢緣，妄生計執。古人云：「卻物為上，逐物為下。」所謂逐物者，皆由不識真心，妄認六塵影像為自心相，處處流轉，如狗子啗枯骨，自生津味。不知一切境界緣慮，總沒有一毫頭許與我計執。若能從此省得，亦不用離他。他本無有恁麼事，離箇什麼？既不用離他，亦不用自生珍貴。若生珍貴，何異逐物？蓋以無始劫來，悟不曾得、迷不曾失，只是暫時自信不及，便有許多分別、許多疑慮。既有分別疑慮，以故究竟無，成畢竟有。苟非大徹大悟，一回到親證田地，雖則龜毛兔角，一時遣他不得。此中稍稍自昧，便易放過。每見時流開大口，說過量話，徒以些須聰明和會道理。如云「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及夫「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等語，以為識得主人翁，便一切法都不可得，惟有主人翁獨行獨步，此豈不是絕頂之談？然祇是說底會底，學士大夫見識灑脫，見他出格痛快，不得不傾心相從。殊不知就裏大有差別，何不各人向自己生死上打算一翻？如謂主人翁，畢竟到生死時，還是作得主，還是不用作主？者一段，直下明白底，作麼生銷繳？又如說是說非時，做好做惡時，得不分別麼？寤時夢時，得恆一麼？惺惺時，寂寂時，散亂時，靜定時，思惟時，無記時，總無走作麼？假如有頇顢佛性，撥無因果之流，作何辨白？到此慎毋儱侗。于今說底會底，多是儱侗，所以佛法身心打做兩橛，暗地裏有許多不相應處，人前又開大口，貽羞佛祖，魔魅後昆，莫此為甚。須知者椿大事，實實有箇徹證時候。天下儘大，深山窮谷，未嘗無真實親到之人，不似于今時流，稱楊稱鄭，不識因果，自欺欺人，決招地獄。告汝學人，慎厥去就，毋遺後患。

《金剛三昧經》偈曰：「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此正緣起無生之旨也。所以云：一念緣起無生，頓超三乘十地。而學者多忽之，不知佛祖相傳，唯重於此。《法華》「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又云：「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此意最為幽遠，以故後文復露本懷云：「如來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夫唯諸法無性，所以佛種必藉緣起。若一向那邊，又誰知有與麼事？但末世凡夫，智量狹小，知得與麼事，卻又奈一切不何？以此不得不推遲八

刻，殊不知總非他事。《圓覺》云：「譬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楞伽》云：「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若能見自本心，滅諸分別，所滅既滅，能滅亦滅。」正當是時，如夢被驅而忽覺，還觀所夢，心境俱盡。《華嚴》云：「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圓覺》云：「如人自斷其首，首既斷故，無能斷者。」又云：「諸幻雖盡，不入斷滅。」裴柏曰：「但使自無情見，大智逾明，萬法體空，無轉變相。」以此觀之，十世古今，不離當念，無邊剎海，不隔自他。良由眾生妄生分別，故有彼我久暫。若證知一切境界，皆佛境界，無淨無穢，無成無破，無古無今，無我相，無涅槃，念念如，法法如。則《法華》所云：「諸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其然乎？雖然，凡聖一真，猶存見隔，執藥成病，不覺不知。不見道：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起信論》亦曰：「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真如。」學者耽於隨順，不知離念，而欲得入，是猶擬東行而西向也。悲夫！

此事本非甚難，但得不變易便休。若要不變易，除是作得主宰。曹山云：「若作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不得主宰，便是變易。」又云：「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麤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菩提、涅槃，此等殃禍不小。因甚麼如此？只為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噫！天然嘗道「不得硬作主宰」，為甚麼又道「要作得主宰」？祇為構他去，便是硬作主宰，便是變易。假如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還構箇什麼？到者裏，免與不免，總不要構他。若向者裏，如箭離弦，如門落臼，如薪盡火滅，始有自由分，方是作得主宰，不是硬作主宰。雖然，若非箇人，就使與麼，也是平地起波濤。所以云：「癡人前說夢不得。」

今之學雲門者，徒見其上大人、扇子[跳-兆+孛]跳及占波共新羅鬥額等語，以為出格獨脫，便任意揣摩，遞相傳授，殊不知他家大有來由。何不看陳尊宿當時纔見門來，便擒住云：「速道，速道。」門愕然，州托開云：「秦時[車*度]轢鑽。」門於此大悟。他後每見僧來，便顧著云：「鑑。」待僧擬議，便云：「咦。」古今相傳，皆謂雲門顧鑑咦三句之旨正從此來，所以渠語句自有著落，不是胡亂道得。即臨濟大師亦云：「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始得。」後來雖善知識，亦不敢與他家事，此雪峰稱為古佛也。噫！師承之妙，非可勉強而知，然不以不知而遂損，視今之頇顢之流為何如哉？

洞山偏正五位，大有濟上風味，而直捷之與精密，各自成家。乃知解之徒，謂曹洞不及臨濟，皆因汾陽已悟洞上之旨，復疑臨濟有長

處，後見首山，果獲大徹，此固實錄也。殊不知因緣時節，大有原故，是不可以一人而咎法。時節未至，即如汾陽先悟玄要，後見洞上尊宿，亦安知不更有大徹耶？所以此事唯貴真悟，悟則事同一家，自知差別端的；不悟則千頭萬緒，難以湊泊。即如偏正之旨，唯親證乃知。親證者，從自己胸中流出，與古人契合，始為相應。不然，盡力摹寫，寫得逼真，也是刻舟，非愚則狂耳。偶憶原頌，賞極玄旨，因用韻和之，錄原頌後，以識古今同風之意。原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若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刀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和曰：「正中偏，一路樵歌南陌前。千年積恨甘心也，暫爾猖狂且莫嫌。偏中正，面目分明何用鏡。大家女子解含羞，豈學嬌嬈來炤影。正中來，雪裏虛空絕點埃。皇風皞皞非關帝，慚殺春秋天下才。偏中至，雪擁藍關無躲避。不風流處也風流，有氣志時添氣志。兼中到，言思斷處誰能和。石中無璽復何云，堪笑雲門解穩坐。」

八門總說曰：混沌未分，元無彼此；一爻纔動，始兆暗明。執相迷心，良由真如無性；分明建化，暫斥背覺合塵。法法真純，落遍計而成差別；心心體合，循分別以鑑源流。入契證之門，自知體非對待；冥心知之路，方識道絕有無。全貴得魚以忘筌，欻然情生而智隔。似乎頓中更有漸門，究竟心外終無少法。所以云：萬法唯識，識如夢幻。方纔信三界唯心，心本涅槃。瞥爾打翻，暫回頭而猶錯。擬將修證，知下劣之難忘。何似蹋破玄關，向那邊放行把住。卻來闖入聲色，就者裏坐臥困眠。本自不涉要玄，何名真智；從來無有驚異，豈羨狸奴。婆婆和和，更潛行而密用；不清不濁，雖易見而難知。自昔如來，權披垢弊。為茲大事，不廢從緣。入此門中，須知去就。勿迷方便，始解入廛。今日天然，以楔出楔，用報佛恩。唯願仁者，不聞而聞，永傳斯旨。標指見月，權立八門。若遇知音，毋勞貶剝。何以故？尚有一門無路入，大家杜口於毘耶。八門圖。[○@(—/?)]⊙○●[○@∵][○@∵]○◎總頌曰：黑白相維混沌中，一陽初兆事全通。森羅萬象有無意，類絕玄明語默融。歌頌未忘虧主德，桑麻平實自民風。無聲一曲隨高下，攪動滄波作吼龍。分頌。[○@(—/?)]。黑白相維混沌中，隨流且喚作西東。金毛跳入野狐窟，為愛當塗底事通。⊙。一陽初兆事全通，借徑還家路不窮。端的要知遊子意，相逢猶在夢魂中。○。森羅萬象有無意，蛇在盃中弓影異。荊棘林深衣絮行，橫身三界全巴鼻。●。類

絕玄明語默融，腳跟無線轉如蓬。頭陀衲子稱貧道，直入千峰與萬峰。[〇@∴]。歌頌未忘虧主德，茅簷不剪意深密。三皇五帝但垂裳，皞皞民風在今日。[〇@∴]。桑麻平實自民風，老幼嘻啼盡日中。萬派滙和如不駐，移舟別棹又沖溶。〇。無聲一曲隨高下，拈起拂子驀口打。出入有無不可詮，交參主伴成話杷。◎。攪動滄波作吼龍，人家驚犬吠哄哄。賊面是人人面賊，是非同異幾時窮。

深證之士，於一切內外有無性相，如以五色彩畫耀嬰兒目。正恁麼時，色與空等，見與盲等，而亦不入於斷滅，如水中樹影，如虛空燄，如石裏火，如夢中人，如幻師所作幻事。設或有人欲一一指陳其名義性相，則愚甚矣。夫以五色彩畫耀嬰兒目，其理為若此也，而終不能窮知嬰兒自證之處。故《楞伽經》云：「隨入自心現量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噫！非深證其孰能語此？

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麼？」泉云：「汝若去，須銜取一莖草來。」予偶憶此，歎王老師到祇麼田地，真箇理絕情忘，非凡可測。古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特地可憐，唯證方知。若非親證，縱使悟得說得，要與古人把手同行，猶太遠在。因與頌出，以俟知音。頌曰：「堪笑南泉老牯牛，隨時水草足優游。不禁忍俊婆心切，特地人前解按頭。底事風流不可傳，崢嶸頭角已成顛。甕頭黃葉慵收拾，惹得知音卻共憐。」

有述耕夫生平怕鬼，一夕張燈野田捕蝦蟆，偶與同事者談鬼，同事曰：「設有鬼，何以辨之？」耕夫曰：「傳聞鬼無下頷。」同事曰：「汝試看我。」耕夫舉目視之，已無下頷，遂怖走里許，遇一人問之曰：「何忙耶？」耕夫述見鬼狀，其人曰：「汝試看我。」耕夫視之，亦無下頷，徑奔還家，正叩門次，鄰人見其疾遽失聲，趨問其故，耕夫乃以兩次見鬼告，鄰人曰：「汝且看我。」看之亦復如前所見。予因語大眾云：「昔城東老母生平不願見佛，一日遇佛，以手掩面，五指頭盡皆是佛。且當與前一段話並看，可以起悟。」

一日，阿字無侍者因閱時，師有論价祖過水偈并五位之旨，疑其牽合，請質於師。師曰：「今時人易知耳。祇如古人前後悟處并五位著落之旨，能無疑乎？」無出禮拜，起云：「洞祖幼時讀《心經》起疑，到南泉已解荅有伴即來話。後參雲巖，於無情說法處得箇穎脫，何為至」良久，云：「祇者是，又復涉疑乎？」師云：「悟即不無，悟而遂至大休歇，安樂田地萬中無一。何不看趙州初參南泉，泉問：『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有主。』泉云：『主在甚麼處？』州近前鞠躬云：『仲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

福。』可謂千真萬真矣。次日，泉上堂，州出問云：『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凡師家說法，無不從向上一句子，任學人因緣到，即推門落臼，不則亦令其發起疑情。或從前依倚處、恬適處，就一句子下，一回逗漏，一回倒斷。不見趙州云：『還假趨向也無？』噫！分明逗漏了也。泉云：『擬向即乖。』只一揮，不由你不著忙。州果然云：『不擬向，爭知是道？』豈不是平日依倚處盡情吐露？所以南泉為人為徹，更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汝若深造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廓然無礙，安可強是非耶？』州乃大悟。若因此便謂前仲春猶寒語尚未會在，則依語生解矣。人固有應機無滯，悟非不真，而向背之情未泯，歡喜之心未忘，明眼人前終不謂向後無事，所以當面相欺，背後著楔，不為無故。學者心誠諦信，便見親切，縱使強作主張，當下錯過，而師家亦無相負處。又如大慧在湛堂時，拈偈作頌，業為鏡清、無盡諸大老賞識。渠未甘者，方丈裏有禪，方丈外便無禪；下單來有禪，纔上單便無禪。以此切切然不肯放過。及向天寧薰風話，一時冰釋，已得快活自在，而圓悟謂其坐在淨裸裸處。夫以大慧之天資，無所不透，其不肯自欺者，心窠裏毛髮疑礙而已。既得冰釋，快活自在，豈不是千真萬真？又其悟在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句下，皆殺活全提語，從何得墮在淨裸裸之說？及乎相隨來也，一句了卻，始知前之快活自在，微細依倚，尚須一回。所以道：『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最後一錐，大有時節也。价祖悟無情說法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偈固的的也。及問邈真話，而雲巖良久云：『祇者是。』猶自涉疑。後人遂疑其偈語未過量，又疑其難得不相見話未當，故雲巖以良久銷之，豈不是依語生解？大凡學人未到大休歇田地，自是趨向難泯，或當師家鉗錘妙密，一回拽脫；或當師家當陽正荅，忽得自由。夫雲巖良久云：『祇者是。』亦當陽正荅耳。而价祖遽自涉疑，所謂做賊人心虛，及至睹影，始知從前猶有依倚。故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正是一回被虎咬，切忌上山行也。從前捨，今時向那邊？將謂更有第二人到此，特地知非全身裏許，故有『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之句。既處處逢渠，則渠不住渠，而渠正是我；我不更渠，而我不是渠。到此始知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又云：『一切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而价祖當時荅南泉云『和尚莫壓良為賤』一句，此時方用得著。所以云：『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不喚作尊貴。當知尊貴一路自別。』正深得我今不是渠之旨也。我洞上宗趣，全重於此。今時人稱洞上宗師，即渠我二字，尚自著落不妥。甚且以我今不是渠，為我今正是渠，則尊

貴之旨何在？又安能復論宗趣？無怪其五位杜譔矣。价祖立五位正偏，要不出此偈，一一全備。悟者觀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十五字，便自炯然，可以意得也。」無遽出作禮云：「正中偏，偏中正，偏中至，兼中到之旨。無嘗于偈中四句，頗有融會，獨正中來一句，尚屬影似，不敢效今人杜譔，乞師指示。」師曰：「夫偏不滯偏，則必至於正；正不守正，則必至於偏。然當不守正，而猶未至於偏處，試一著眼，便可神會。若必有句楷模，則所體會者，盡成訓詁，不堪紹旨矣。總之，此事大須徹底。若徹底人，自然合他古轍，不必逞聰明湊泊。若逞聰明湊泊，即使十成完具，偶一二處，古人意到而句不到，或句同而意別，或句別而意同，一時比量不及，便自逗漏。所以聰明人稍有所窺，不曾遇真正作家，未免杜譔。今時人往往蹈此，不可不慎。」無禮拜而退。

僧問高峰落枕因緣，師曰：「此事唯貴悟，不貴解。若真實悟底人，渠自然一切時、一切處絕諸滲漏，逢人問著，便露現箇消息，生殺縱奪，盡有回互，盡有出身師家相為。亦不是先有箇極則處，要到恁麼田地；若有箇極則處，教學人到恁麼田地，便有實法與人，一箇箇皆有領會。汝諸人若欲了生死，須實實求真悟實證始得。如高峰當時正是箇求真悟實證底學人，雪巖正是箇教人求真悟實證底師家，彼此誠實，自然縱奪可觀。如雪巖見高峰有箇省處，也不消問渠麻三斤、乾屎橛、香嚴上樹，不消共渠商量向上向下、者邊那邊、一棒一喝，但只問：『 日間浩浩，作得主麼？』者一句子探竿，任你絕大伎倆，也要在他面前吐露。果然，高峰云：『 作得主。』者一句已有五六分收下，然其中有親有疏，所以雪巖亦不肯向渠道破。又問：『 夢裏作得主麼？』高云：『 作得主。』者一句又有七八分收下，然其中亦有親有疏，所以雪巖一路逼拶，直至『 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渠便一些氣息都無，從前二關不言可知矣。直至枕子落地，錯腳蹋翻，始知向來得力一點也用不著，然亦不在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著。到于今，師家提唱有兩種病：一種老實底，謂高峰睹讚時業已悟得主人公，雪巖更欲看其向上事，所以一問、二問，就渠悟得、做得處按定，方纔以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一奪奪翻，直要渠到無巴鼻處翻轉身來，便是向上關捩。咄！山僧且要問你：既是睹讚時悟得主人公，為甚麼無夢想、無見聞時便去不得？既無夢想、無見聞時去不得，則日間夢裏作得主底還用得麼？一種杜譔底，謂雪巖問：日間夢裏作得主麼？已是一副紙棺材。果然把高峰一載載了，然後教渠就無夢想、無見聞處放身捨命。咄！山僧且要問你：祇如曹山云：『 大須作得主宰，不要免，免即成變易去也。』不可恁麼作得主宰，更教渠就無夢想、無見聞處放身命麼？山僧在訶林時，有僧一日呈偈數

十首，山僧接得，但放案上，便問：『 無夢想、無見聞，主在甚麼處？』渠荅云：『 正是學人放身捨命處。』山僧向渠道：『 據你此荅，定謂會得落枕子時消息了也。我更問你：祇如第一問、第二問還過得麼？』渠便謂：『 尤是學人疑處。』山僧不覺大笑，云：『 今人勝似古人。』古人第一問、第二問過得，惟過不得第三問；今人先過得第三問，第一、二問反過不得。豈不是會得底與身心全不交涉？究其流弊，始於師家有箇極則處教學人會。就如高峰因緣，渠便教人向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會取，把日間夢裏一推推乾，謂不用作主宰，十二時中止要人將無夢想、無見聞一合合去，如黑漆桶相似，以為得大總持、以為向上巴鼻。殊不知癡狂兩頭走，總不曾向真實一回悟得。是以今時師資說處儘有，若到做處，蚤已逗漏出許多生滅。解嘲者謂其踐履未到，已自可笑；無慚愧者更謂你作生滅會麼？如此狂解，不至盡大地人滅卻慧命不止。我輩稍有擔荷，便當向深山裏、鑊頭邊實實求箇真悟真證，切忌隨流過日，自取誤賺，亦乃誤賺他人。久立，珍重！」

「從上祇一心而已。真極故迷，以真極故，不知有自己；不知有自己，則不能內守。真極故，不知外無法；不知外無法，則不能不外見。不能內守，則真心流轉；不能不外見，則境界似生。以似生之境界，惑流轉之真心，逾遷逾遠，從迷至迷，無有窮盡。處無窮盡，生死之中，疲極思脫，不須更疑境界。境界元無，以不知無，故似生相續。知其本無，則全身在境界中，如夢如幻。即極癡人，決不謂夢幻之能繫縛。雖知其本無，如夢幻之不能繫縛，然無住足之地，則暫無復有。如凡夫禪，不難使妄盡，以至於不動。以不曾發明本心，故滯於色界。更差別，則流為無想，極於無色，皆識心變現。所以我宗止貴見性，於生死中直下悟取本原心地，直下不受一切境界之所惑亂。雖處至紛至紜，而真心不昧，如摩尼珠映於五色，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到此方知二乘雖會無我之性，尤非大自在究竟之處。得到此處，尚有我宗門棒，待有日喫在。」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食，貴圖天下太平。』」

師曰：「世尊扶頭，雲門把尾，看來兩尊宿都為他人著忙，殊不知總不曾動著毫髮，要且古往今來受瞞不少。噫！祇今還有不受人瞞者麼？」

舉：「二祖問達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

師曰：「既云諸佛法印不從人得，又云將心來與汝安。達磨大師恰如將一千斤擔子放二祖肩上，御來刖去雙足，教他疾行相似。雖然用盡伎倆，且道有甚麼交涉？」

舉：「鳥窠和尚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乃問：『汝今日何往？』者曰：『某甲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參佛法去。』窠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者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此大悟。」

師曰：「此在鳥窠分上即得，若是侍者恁麼悟去，三十年未夢見在。」

舉：「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

師曰：「國師辜負侍者，駟不及舌；侍者辜負國師，罔極難酬。大眾要會，但莫向喚侍者處、侍者應諾處作商量，許爾具衲僧少分。」

舉：「歸宗鏟草次，有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宗以鉏斷之，僧云：『久響歸宗，原來是箇麤行沙門。』宗曰：『爾麤？我麤？』僧曰：『如何是麤？』宗豎起鉏頭。僧曰：『如何是細？』宗作斬蛇勢。僧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宗曰：『爾甚麼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師曰：「歸宗斬蛇疑殺天下人，祇今還識老漢面目麼？」驀舉拂子，云：「歸宗鼻孔一時穿卻了也。若也會得，不曾增得諸人分

毫，只是坐斷山僧舌頭去；縱饒不會，亦不曾減得諸人分毫，只是一向任山僧口說手擎，無人捉敗。」放下拂子，喝一喝。

舉：「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師曰：「魯祖面壁，已是葛藤。南泉播揚他人長短，是何心行？明眼人總好一場笑具。」

舉：「鄧州丹霞天然禪師過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拄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師曰：「人見燒木佛，便以為過量；見鬚眉墮落，便以為猶有者箇，所以如此。若恁麼，要見丹霞、院主面目，驢年去。大眾！且待者些子見解盡時，爾自瞥地在。」

舉：「趙州示眾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

師曰：「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作麼生是真佛內裏坐？還會麼？不會，山僧今日再與說過。」

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趙州，州曰：『待我勘過來。』明日，州便去問：『臺山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行。婆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師曰：「試道婆子畢竟有過沒過，且作麼生是趙州勘破處？雖然如此，我又早知爾了也。」

舉：「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師曰：「既召文遠，為甚又道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且道畢竟有說沒說？」

舉：「大愚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祇有一味。』愚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驀口便打，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

師曰：「兩度喫棒，若作一味禪會，又向歸宗蘧蒢裏淹殺，不干歸宗事。」

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隨曰：『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

『隨他去。』」
師曰：「者僧若是伶俐漢，一聞言下，便合拗折拄杖，放下腰包，向者裏住山去，猶較些子。雖然如是，蚤遲八刻。」
舉：「靈雲和尚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生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生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師曰：「靈雲兩不對。試問大眾：即今還構得也無？縱饒構得，且喜沒交涉。又如打破鏡來與相見，且道打破鏡是甚麼時節？大眾！即今相見，還是打破鏡不打破鏡？假使有人出云：『 早與汝相見了也。』且喜沒交涉。會麼？」
舉：「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
師曰：「嚴陽大似誤用假銀，被人攔腮一摑，尚不知非，更嘵嘵辨成色高下。趙州雖則提持正令，也只作死馬醫，殊令旁觀者哂。咦！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仰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者箇麼？』僧云：『不說。』仰云：『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仰召：『大德！參堂去。』僧便去。仰復召：『大德！』僧應諾。仰云：『近前來。』僧近前，仰便打。」
師曰：「仰山首尾俱全，祇是不遇知音。山僧若是者僧，待伊云：『 近前來。』便近前與一掌，云：『 者瞎漢猶作恁麼去就。』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乃省得他人氣力。仰山得此，如飲甘露。」
舉：「王常侍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初曰：『看打毬來。』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初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麼？』初曰：『困。』州曰：『馬困麼？』初曰：『困。』州曰：『露柱困麼？』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麼？』初曰：『困。』州遂許之。」
師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睦州老婆心切，若無王常侍道箇困字，不幾弄巧成拙乎？且什麼處是王常侍道困處？大眾！慎勿向開

口處會、平常處會、絕消息處會，亦勿向無會處會。此皆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舉：「臨濟大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喝。濟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也無？爾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師曰：「且道兩人齊喝，汝從什麼處分賓主？汝若分得，龜毛長三尺；汝若分不得，亦龜毛長三尺；汝若總不與麼，又是平地上喫跌作麼生？」喝一喝，云：「賓主歷然。」

舉：「大覺參臨濟大師，濟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眾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濟曰：『大眾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珍重下去。」

師曰：「臨濟、大覺畢竟相見在甚麼處？及聞僧眾話，卻喚覺來舉似一遭，且道還有意旨也無？假如當時僧眾無者話，臨濟還合更有話也無？具眼者試辨看。」

舉：「興化存獎和尚，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曰：『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避得過。』」

師曰：「打中間話，大似春水漲溪，忽然怒決，奔注如駛。祇是興化不合更道後段，惹得後人依樣畫葫蘆，恰如自把髻投衙一般。更有種杜譔底云：『 正是打中間底樣子。』或云：『 爾還認得興化麼？』且喜沒交涉。雖然如是，畢竟如何？」良久，云：「山僧從來不解妄語，到此只合鈍置。」

舉：「興化和尚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爾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化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卻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便待何時？』者禮拜。」

師曰：「者僧既有權有實、有炤有用，為甚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不得？大眾！須知此事大有差別，不得草草。于今要會，但看那裏是興化橫兩橫處？汝若在者裏識得破，已後不受天下人瞞。雖然如是，還識興化納敗闕麼？」

舉：「洛浦元安禪師遊歷罷，直往夾山，按山頂上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者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夾山卻

令人伺其出菴，便與燒其居，果三日後出菴來。人謂菴中火起，浦亦不顧，直到夾山，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栖鳳窠，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別，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

師曰：「洛浦一喝，有甚麼過處？卻來被夾山幾句胡言漢語，即便納敗。且道利害在那裏？所以山僧常道，不是師家瞞汝，祇要汝灼然不受師家瞞去，方纔了得。不然，莫道無事好。」

舉：「雪峰常謂玄沙曰：『有箇濟南長老，問無有荅不得者。』一日到雪峰，峰令訪玄沙，沙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

師曰：「恁麼看將起來，蚤是玄沙喫許多辛苦。若山僧當時待際南到來，但與相見，縱然無語，肺肝如燭。且道在甚麼處具眼？」

舉：「蜆子和尚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常日沿江岸採蝦蜆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和尚聞之，欲決真偽，先潛入紙錢中。深夜蜆子歸，靜扭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遽荅曰：『神前酒臺盤。』」

師曰：「蜆子和尚似則似矣，終是做賊人心虛。當時若被扭住，即與拓開云：『作麼？作麼？』已後更無一人能奈蜆子何。華嚴便與麼放過，也打失一隻眼在。」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裏。』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盤傾。會麼？會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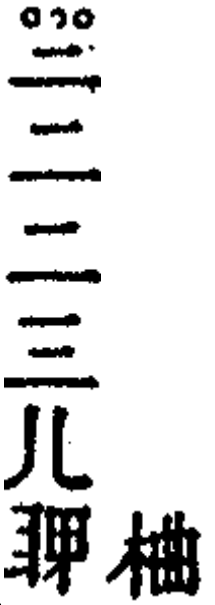
師曰：「乾峰有口道不出，雲門道得卻無口。須是兩箇縛作一束，拋向東洋大海，卻來山僧與爾說箇譬喻。且道譬喻箇甚麼？參！」

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卻問南院：『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拄杖橫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師曰：「恁麼相為，可為徹頭徹腦，披肝瀝膽。所以風穴一生氣宇如王，到此處真如春雨雪消，解衣適體。南院古佛粉身碎骨，未足為報。」

舉：「和山示眾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謂真過。』僧問：『如何是真過？』山曰：『解打鼓。』『如何是真諦？』山曰：『解打鼓。』『即心是佛即不問，如

何是非心非佛？』山曰：『解打鼓。』『向上人來如何接？』山曰：『解打鼓。』」
師曰：「和山到者田地，絕不容易。雖然，須知恩大難酬。何以故？若不恁麼，和山爭奈？若也恁麼，爭奈和山？咦！過得栗棘蓬是好手。」



舉：「石霜慈明和尚冬日傍僧堂作此[illegible]，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師曰：「大眾會麼？汝若會去，猶較山僧一線道在；汝若不會，橫亙法界，逼塞虛空。諸人且向什麼處蹲坐？」良久，云：「可惜許。」
舉：「楊岐會和尚示眾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鮮血。』又示眾云：『蹋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
師曰：「大眾！饒爾與麼會得，也是楊岐底，不干諸人事。又如即今山僧與麼舉似，也是山僧底，不干諸人事。何不向諸人本分上道將一句來看？速道，速道！」良久，云：「縱饒道得，也祇得一半。」
舉：「鹽官榜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又溈山榜云：『一切眾生皆無佛性。』」
師云：「在鹽官太狼藉，在溈山老婆。禪即不無，若論提唱宗門，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荅云：『麻三觔。』」
師云：「不許向舉起處承當，不許作不思議會，不許作隨處皆是會。」令大眾下語畢，代云：「洎合忘卻。」又云：「多少時來也？」又云：「瞎。」
舉：「六祖大師初到法性寺，見兩僧諍論風旛，一曰風動，一曰旛動，往復不已。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

動。』」
師云：「風旛且置，什麼處是心動處？」令眾下語畢，師代云：「幾乎愧殺兩僧。」又云：「六祖大師讋？」又云：「十萬八千。」又云：「缽盂安柄。」
舉：「陳提刑參五祖演，演云：『提刑曾讀小艷詩，有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諾諾，遂出。時圓悟為侍者，卻問云：『提刑會得和尚意麼？』演云：『他祇認得聲耳。』悟云：『只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為什麼未在？』演云：『庭前柏樹子讋？』悟懺懼後出，見雞飛上欄杆，鼓翼而啼，乃自喜曰：『此豈不是聲入？』通所悟，演遂肯之。」
師云：「且道諾諾與庭前柏樹子是有差別？是無差別？若無差別，為甚麼卻悟？若有差別，差別在什麼處？」令眾下語畢，師代云：「不是一回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又云：「伸手原在縮手裏。」又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問荅頌

二十問荅并頌(有序)

威音以前，虛空烜赫；威音以後，皂白分明。無門之門，建立誠非得已；以楔出楔，掃除卻有來由。原佛祖之心，祇為一事；詳表遮之法，屏絕岐途。奪食驅耕，情窮乃見；懸崖撒手，絕後方甦。金剛圈，栗棘縫，過得始稱好手；如來禪，祖師意，悟來總是瞞人。若果一回汗出，不妨瓊樓玉殿現於一莖，尚需有日活來；未信影草探竿，遂為剩語。殘羹餿飯，不中飽人；陷虎拏龍，尤欺智者。

問：「一切眾生從甚麼處迷起？」
荅云：「從悟處迷起。」
頌曰：
一切眾生本來悟，及知其悟又相違，殺婬盜妄文殊智，啼笑悲歡白牯機。緣起見聞非一二，情窮生死絕離微，箇中若也無迴顧，撒手懸崖今古輝。

問：「諸佛為什麼出世？」
荅云：「老婆心切。」
頌曰：
傅粉塗脂出畫堂，為郎珍重卻羞郎，落花有意徒勞爾，流水無情祇自傷。打草驚蛇張醜拙，懸羊賣狗倍郎當，何如閉口深藏舌，免使明明落鑊湯。

問：「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利生，一切恆沙菩薩、聲聞、羅漢，畢竟證得什麼邊事？」

荅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頌曰：

帝網重重複道森，循環無盡絕追尋，主賓互換現前用，權實兼隆將護心。親子不妨同客作，當人何用覓威音？山僧不敢輕於汝，直捷行持無古今。

問：「三乘十二分既是權說，為什麼不打頭便拈花直示，費許多絡索作麼？」

荅云：「祇為汝不肯承當。」

頌曰：

拈花蚤已傷苗稼，豈況區區又說權？匪謂就機披垢弊，懸知大事信因緣。止兒黃葉先慚我，遮面紅羅祇為僊，百萬人天深解此，聊將金色作流傳。

問：「既有能度之人，所度之眾，則生佛判然，凡聖自爾。且道分別在什麼處？」

荅云：「即在汝分別處。」

頌曰：

分別纔生事宛然，是非同異阿誰懸？棚頭傀儡從君弄，帳裏高低任我牽。佛道垂成迂十劫，泥犁建立等三禪，相逢各辦緣何事？祇為同眠覺被穿。

問：「設無凡聖，為什麼神通窒礙，宛爾不同，此樂彼苦，兩不相代？」

荅云：「又是從頭起。」

頌曰：

神通窒礙孰安名，最苦難忘凡聖情，一念瞥興諸法具，萬機休罷此身輕。莫緣相想隨生滅，但任浮漚泥濁清，自是同床人各夢，等閒容易獲心寧。

問：「凡聖若無，因果應絕。為什麼地獄天堂，絲絲不爽？」

荅云：「既無凡聖，喚甚麼作天堂地獄來？」頌曰：

若是有因須有果，苟無凡聖亦奚妨，虛空不與他釘橛，大地還同何有鄉。好鳥啼殘春夢足，百花開盡夏天長，牛頭馬面無人識，穩跨銀鞍氣獨揚。

問：古人云：「『為善善無形，為惡惡無相。』若能直下識透，便會諸法無生，迺因緣聚會，業果宛然，道理解脫無靈，身心分別有實。正恁麼時，作何排遣？」

荅：「云何不向身心分別處排遣？」

頌曰：

是誰泊泊浮漚裏？何物芸芸萬象森？切忌壞他諸法相，寧須重覓涅槃心？為貪解脫難憑理，識得因緣豈諱今？茅舍竹床安穩臥，暫時岐路莫沈吟。

問：「巖頭云：『 欲得易會，但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裸裸，自然無事。然則聲色前不被惑亂之時，是有主宰？是沒主宰？若有主宰，便成兩箇；若無主宰，又憑什麼不被惑亂聱？』雖古人亦有云：『 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今四民浩浩，業識茫茫，可謂生死中無佛矣，而生死宛然。若但云四民浩浩，亦有什麼諱處便銷繳了？殊不知生死到來，腳跟線斷，終未免乘將去。此時還措得手腳麼？」

荅云：「與我將聲色來看。」

頌曰：

剎剎塵塵是什麼，何勞於此更磋磨，目前非境但由我，當處無人祇任佗。生死之中最妙道，去來有法卻成魔，菩提煩惱皆名義，爭管人非與鬼呵。

問：「真淨云：『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此過量人事，大非凡境。』然不審過量人當此，亦還知是豬頭，還知有淨戒否？不知，則必先枯心稿智，令如木石相似，始有少分相應，然又與我宗直捷之旨相戾。如知，則明明淨穢兩塗，拍盲不可，與所謂硬作主宰，因果撥無者，有何差別耶？」

荅云：「知也祇是者箇道理，不知也祇是者箇道理。且道是什麼道理？速道！速道！」

頌曰：

不是詩人莫獻詩，更無劫外與今時，張帆把纜非能手，掩耳偷鈴謊阿誰。大道必妨於小智，反常方得號神奇，一真凡聖猶存見，好解灰囊示稚兒。

問：「學道祇為了生死，悟性之人一期壽終，畢竟向甚麼處去？若謂向沒生滅處去，既沒生滅，又有甚麼處去？若有處去，便有趨向取舍；若無趨向取捨，則四生六道也少不得。纔出頭來，果能一線穿過，便沒甚麼事；如或未然，畢竟依前迷悶。如歷代諸祖也有先生曾為善知識，猶且一二十年行腳方纔省得，安知無因緣不湊、一生兩生空過者？所謂直下了得，又了箇什麼？不猶然話餅不可充饑歟？」

荅云：「且要了爾者一問來。」

頌曰：

自是世間多忌諱，波興平地浪滔滔，四生六道迷中盡，萬別千差悟後勞。智者不如愚者得，遣愁爭似莫愁高，從來惟有安心法，

立雪齊腰千古豪。

問：「玄沙云：『 真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所以透關底人，都不用分別他若好若惡、若是若非、隨事隨理，總歸第一義諦矣。』然溈山云：『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且置，既縱橫不離本際，不知喚什麼作塵？即受亦有什麼過處？若云見有塵則不受，夫既見塵，又何曾悟來？若悟而仍有塵須不受者，則猶待修持趨向正用得方著，不知何以非狂子也？」

荅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頌曰：

玄沙平實猶存古，溈老周遮曲為今；寂滅真如狂子意，空花陽燄至人心。祇因見立法難遣，都為情忘智自深；若欲縱橫無罣礙，無絃琴裏有知音。

問：「禪道泛濫，自古皆然，于今為甚。詳其病多從日用起滅處，忽然認著箇明歷歷、沒形段底，將為是遞相傳授，有同兒戲。不知明歷歷底，乃生滅門中收攝，《楞嚴》謂：『 則汝今日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又阿難言：『 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此世尊所以叱為前塵虛妄相想也。以此為心，則必惑為色身之內，將身及山河、虛空、大地皆為生滅，惟認一浮漚體以當常住，此即同外道半生滅、半不生滅之見。所以世尊後來於萬物象前，分明指示箇無是見、無非見一條端的大路，此乃金針雙鎖，透出頂門。若能悟得，更何祖教之異？學者將此章文義微細披剝，久久自然模著者箇關捩。若摸得著者箇關捩，卻好平白商量，所謂全不生滅者。何以？目前人物之身及山河、大地祇見遷變，惟有觀河之見始無童髦，則何得不同於外道歟？」

荅：驀豎起拂子，云：「者箇是生滅底，阿那箇是不生滅底？者箇是不生滅底，阿那箇是生滅底？」放下拂子，云：「吽！吽！」

頌曰：

拂子說法還聞否，是非喪盡莫追尋，人知大地多遷變，爭較浮漚日淺深。反覆推窮虛相想，隨緣自在法王心，一椎便就無餘事，物我昇沈自古今。

問：「大慧在圓悟處。悟一日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 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於此領悟云：『 據某甲悟處，已快活受用矣。』而圓悟猶以為坐在淨裸裸

處，何也？夫以大慧之養，諸方推重，其不肯承當者，隱微處放不過耳。到此已能自信自肯，非圓悟誰能按之？又薰風話，可謂絕頂提唱，知解測度，不必具論。祇如大慧，既能蹋著者箇關捩，便當更無差別，何以止得淨裸裸處？然則同一句話，悟有淺深耶？後來令參有句無句，始於『相隨來也』得大徹去。則先所謂快活者，到此別是一境界。當時不得圓悟按住，決定苟安於此，不知亦可了事否？若不可了事，大慧爭肯自言快活？若可了事，又何必待後來一段，始愜悟心耶？且兩段悟處，差別在那裏？」

荅云：「有快活不要，被人回換作麼？」頌曰：

一句當門正眼開，情知孟八與麼來，可憐步步隨佗轉，何不明明獨自裁。萬物象前須放去，夜明簾外卻將回，屈伸壯士元無借，始覺從前滿面灰。

問：「無業國師云：『一毫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墮驢胎馬腹去。』白雲端云：『假使一毫聖凡情念淨盡，亦未免墮驢胎馬腹去。』無業且置，白雲意作麼生？」

荅：「以兩手拓地作驢鳴。」

頌曰：

聖凡情盡復何存，腳下無私自坦然，坐卻虛玄猶有位，掀翻黑白但隨緣。別行一路迷荒草，轉入千峰鎖暮煙，喚作如如蚤已變，披毛戴角紹真傳。

問：「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此等語句，可謂徹上巴鼻，直下悟得。參學事畢，乃有知解相似者，以為本分呈似之句，以為絕法界際量之句，大似吳道子畫人物逼真，非真人物。所以解悟之分，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然亦頗有一切知解脫略，灼然於者一句子親切悟來，久久悟境銷停，止存所見，身心不副，一時驚覺，然後以佛之知見旋復破除。若不破除，放過不可。正謂閨閣中物捨不盡，皆為滲漏。且道病在什麼處？」

荅云：「囚！錯！錯！」

頌曰：

庭前柏樹無多子，殺活同時愧老僧，有地知非親證悟，無功更莫較相應。雖能用藥尤防忌，尚欲忘懷似未曾，曳尾靈龜千古恨，可憐開眼日騰騰。

問：「法眼一日指簾，兩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且道那箇是得？那箇是失？」

荅云：「疑殺天下人。」「得失且置，畢竟法眼意作麼生？」

荅云：「賊。」

頌曰：

明明白白絕商量，碧眼難窺秘密藏，劈破晴空看入路，驚回醉夢任從長。愛他得底憐他失，贏得閒來博得忙，石火電光留不住，一回親到始相當。

問：「南院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未是某甲問處。』院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肯。後行腳至雲門，聞眾中舉此話，有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始悟，趨回省覲。院已去世，見風穴，穴問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云：『是。』穴云：『汝當作麼生會？』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云：『汝會也。』且道南院意作麼生？莫是當時那僧錯荅麼？那僧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行相似。』為甚穴便云：『汝會也。』且什麼處是那僧會處？」

荅云：「那僧若會，他後更解行棒在。」

頌曰：

啐啄同時會也麼？將軍布令急如梭，疾雷不及知迴避，眨眼元來已錯過。影裏有人耽歲月，棒中無句莫懨懶，行行忽憶當年事，擊碎歸來兩鬢皤。

問：「興化上堂，僧纔出，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云：『爾看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便打。下堂去，侍者後問云：『適來者僧有甚觸忤和尚？』化云：『適來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他便去不得。似者等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僧敗缺則置，畢竟興化意作麼生？」

荅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

頌曰：

果然佛老卻成魔，靈鷲峰前嶝岝多，在處起煙知有火，從來大海決興波。金剛圈裏無繩縛，荊棘林中把手過，蚤是龜毛長丈二，臨危也不奈伊何！

問：「馬祖大師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悟底人，三句即是一句，一句即是三句，正是無差別處有差別，有差別處無差別，此不必論矣。祇如馬大師畢竟於囫圇中分別提唱，還有意旨也無？」

荅云：「旛竿頭上耀紅旗。」

頌曰：

崔巍萬丈石嶙峋，併絕咽喉喪主賓，混沌甫開黃赤道，虛空鑿出印文新。不圖行處狐蹤絕，祇要儂家血脈真，莫向枝頭獨惆悵，滿園桃李可憐春。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問荅

師問僧：「聲色樅然，撥不是，不撥不是，你作麼生？」僧云：「我總不見有過。」師云：「見有過也不是，見無過也不是，畢竟作麼生？」僧無語。師云：「何不問山僧？」僧如問，師云：「快打茶來。」

師指面盤問僧：「面盤為甚祇麼圓？扇子為甚祇麼直？」僧云：「扇子自來直。」師云：「你為甚麼不直？」

師問僧：「生死到來如何了？」僧云：「即今是了不了？」師云：「汝者句還抵當得生死麼？」進云：「本無生滅。」師云：「汝者句還抵當得生死麼？」僧直出，師云：「咦！」

僧侍立次，師云：「者事無大難，祇要不受一切拘束便得。」良久，復云：「假如見得，生也沒過患、死也沒過患、順境順境沒過患、逆境逆境沒過患、水裏水裏沒過患、火裏火裏沒過患，此人還受拘束也無？」僧云：「者便不受拘束。」師以手指著，云：「咦！」又傍僧云：「只者見得，便受拘束了也。」師云：「假如不見得，還受拘束也無？」僧云：「不受。」師亦以手指著，云：「咦！」

僧侍次，師云：「結制來利益多少？」僧云：「和尚喫豆著。」師云：「問爾利益多少？」進云：「和尚還知味麼？」師云：「爾卻伶俐。」僧良久，師云：「情知爾不識好惡。」僧拍掌，師便低頭。

師問僧：「佛法到十成不得其妙，且道病在甚麼處？」僧云：「病在疑處。」師云：「疑又病在甚麼處？」僧擬進，師便打。兩僧侍立，師云：「你兩人各道一譬喻看。」一僧云：「蒼蠅咬破鐵鍋。」一僧良久，師云：「總欠一著。」

師問僧：「你還識主人翁麼？」僧云：「識。」師云：「主人翁還有足也無？」僧云：「無。」師云：「為甚今日擔石去來？」僧云：「大死人有足，為甚麼行不得？」師云：「你卻不是死人。」

士參次，師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孔氏何嘗不論生死？分明說聞道可死，便確然有箇打發生死底道理。止是當時沒有構機底人，便教孔氏纔要露出，卻又收起。諸公還信得及麼？只今且問諸公：喚什麼作道？」士起請益，師云：「明日再來。」士罔測。

庫僧求開示，師云：「因果大要分明。」進云：「某甲於此卻甚明白，祇是本分事，乞師開示。」師云：「更要精勤著，一事炤管不到，便未免有不妥處。」僧罔措。

僧求開示，師云：「爾好好地要討事作麼？」僧復求，師打一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參。」

僧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不識不知？」師云：「大好。」僧禮拜，師轉問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不識不知？」僧云：「腳蹋實地。」師云：「恁麼則諸佛為甚麼出世？一切眾生畢竟作麼生了？」僧云：「當下歸去。」師云：「又爭得？」僧復舉：「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語未畢，師便打，僧禮拜云：「請師直指西來意。」師又打，僧復拜云：「請師直指西來意。」師又打，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橫一橫，僧擬接，師云：「者何等杜撰？」僧無語，師云：「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僧回首，師云：「前日華首火燒山，幾乎連累常住。」

僧問：「承師教某甲不看話頭，某甲靜裏返觀，莫怕沈空守寂麼？」師云：「祇者怕沈空底還落空也無？爾底道理、爾底言說、爾底思量計較，者倒是空底。去去來來，唯有者箇在。且道作麼生是者箇？」僧欣然作禮，師云：「且退。」

僧問：「生死到來作麼生了？」師云：「我者裏沒有什麼生死，亦沒有了不了。」僧跪求開示，師云：「且起作禮，我總沒有祇麼閒家具與爾作障礙去。」僧禮拜，復啟云：「某甲夢中多與俗人無異，像者等作主不得。」師云：「既是夢，爾要管他作麼？」僧禮拜退。次早，再啟云：「某甲昨承大師開示，夜來果得妥帖。」師云：「爾恁麼又多事了。」便連聲喝出。

僧問：「除卻揚眉瞬目，請師指示。」師云：「露柱燈籠。」進云：「既是露柱燈籠。」語未終，師便喝云：「逐塊漢。」

食粥次，師語飯頭云：「今日粥不好食。」一僧云：「暹羅米。」師云：「既是廣州人，為甚麼卻喫暹羅米？」僧云：「施主送來。」師乃笑顧眾僧云：「且道者僧會不會？」

方丈榜聯幸汝不會，會則闍黎無分，全是山僧。賴予未甘，甘則山僧便宜，辜負大眾。師一日顧侍者云：「作麼生說箇未甘底道理？」侍者云：「世尊拈花猶未甘在。」師云：「汝伶俐者直出。」

侍者呈麻三觔頌，師看畢，曰：「頌到用得他時，若明此事上語錄，且不必改易，奈即今未了何？」者曰：「頌既用得，為甚未了？」固求說破。師云：「若說破，即賺卻汝。」者屢懇，師乃

云：「有箇譬喻，如人叩門尋非巖，汝卻應云：『 非巖不在。』」者不測。良久，云：「然則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師云：「作麼生處他著？」者又不測。
僧問：「大海水流時如何？」師云：「是什麼話？」僧云：「某甲不曉，特來請益。」師云：「你不曉，我更不曉。」僧復理前問，師云：「還要第二杓惡水麼？」
僧問：「識得恁麼事，便放身捨命，豈不是？」師云：「放身捨命，阿誰道是來？」
僧問：「此事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言語會，不可以寂嘿通，乞師指示。」值侍者進薑次，師便食薑，良久，云：「會麼？」僧禮拜，師約住云：「作麼生便禮拜？」僧云：「用開口作麼？」師拈起薑云：「且道者一片因甚置得？」僧無語，師云：「杜譔禪和。」
僧問：「世尊睹明星悟道，求和尚下手工夫。」師云：「直下無下手處。」進云：「畢竟有箇著落。」師云：「且看腳跟下。」
師問僧：「如何是你自己？」進云：「者部是書。」師云：「為甚麼福州人著賊卻來者裏受屈？」僧無語，師云：「為什麼便開口不得？」
僧問：「大耳三藏第三次為甚麼不見忠國師？」師云：「不是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僧進云：「畢竟國師在什麼處？」師云：「好箇國師，卻被大耳三藏穿卻鼻孔。」
師問僧：「父母未生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某甲日用中元無站腳處。」師云：「汝無站腳處，卻有流轉處。」僧瞿然。
師又問一僧云：「父母未生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即今。」師云：「猶是已生時說話。」僧云：「不可別有。」師云：「父母未生時，從何得者消息來？」僧茫然。
師問僧：「甚麼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僧云：「何用趙州？」師云：「古今榜樣。」僧云：「趙州猶費足力在。」師云：「卻是你費口力。」
僧呈偈，師未及看，以拄杖連打，云：「會麼？會麼？」僧云：「學人不會。」又連打數下，云：「會取不會者。」
侍者燒香次，傍僧云：「今日彌勒佛誕。」師云：「彌勒佛在那裏？」者云：「火裏。」師云：「火在那裏？」者以香箸放案上，師云：「大麤生！」
師食柑次，隨拈一瓣云：「不得喚作一瓣柑，喚作甚麼？」語未畢，侍者隨出一喝，師云：「只管喝作麼？」者拈花瓶放左邊，師云：「移瓶作麼？」者云：「供養和尚。」師便棒。

阿侍者隨喜舍利回，問云：「聞真淨和尚舍利陷槌裏，是否？」師云：「爾道陷底是舍利？所陷底是舍利？」進云：「不可總喚作舍利。」師云：「未在，更道。」進云：「衲僧從來不進者保社。」師云：「更道。」進云：「請和尚放下者栗棘蓬。」師便云：「何不道某甲終不肯隨和尚顛倒去？」

石鑑侍者呈風旛頌云：「不是風兮不是旛，僧繇摩詰畫應難。日日與君華下醉，不禁春色滿林間。」師看畢，顧阿首座云：「此頌甚佳，但中易一字，汝道是何字？」座良久云：「當易禁字作知字。」師歎云：「信知此事有觔兩。」石亦躍然稱快。

師命一僧著《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屢不契，乃云：「此語自大慧禪師頌後，遂有將麻三觔、乾矢橛等語和會，竟成頇顢，當究理始得。」僧懇師代著，師著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云：「某甲自知去處。」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著云：「終不向死地上求活。」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著云：「惺惺不是惺惺。」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著云：「懵懂不是懵懂。」

僧問：「一大部般若盡是說心，為什麼華首老和尚註《心經》，說心是體，般若是用？」師豎竹篦子，云：「會麼？」僧擬進，師打一竹篦子。僧復擬進，師以竹篦子指其口。進云：「畢竟體用作麼分？」師豎竹篦子，云：「者箇是體？是用？」進云：「者箇體用不可得。」師云：「體用不可得，你作麼生得？」僧無對，師打一竹篦子。僧復理體用話，師喝出。

僧問：「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意旨如何？」師云：「有情來下種，未下種以前作麼生？因地果還生，未落因果以前作麼生？你知此二句，便知下句著落。」僧云：「恁麼則成佛後亦增減半點不得。」師云：「元不曾成佛。」

僧問：「于今日用見聞覺知，便是某甲自己麼？」師云：「若是見聞覺知是你自己，如今一切人皆有，為什麼又要悟？」僧擬進，師云：「你若離了見聞覺知，還更別有麼？」僧復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醒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某甲依而行之，還得麼？」師云：「喚什麼作有義無義？」僧擬進，師以手掩其口，僧禮拜，師云：「汝若知歸，則痾矢撒溺皆是義事；若不知歸，則供養三寶皆是無義事。」

僧問：「承和尚有語云：『知痛痒底，要他不知痛痒。』是何意旨？」師云：「還要拄杖麼？」進云：「不知痛痒底，要他知痛痒，又作麼生？」師云：「汝既解問前一句，何復更問者一句？」進云：「畢竟作麼生？」師以手掩其口。進云：「畢竟要和尚道一句。」師打云：「是一句？是兩句？」僧禮拜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師復打云：「且打你者兩句。」

一日，師靠禪床，有僧在床下靜坐，師云：「汝與麼靜坐好？還是出去亂走好？」僧云：「都好。」師云：「何不道都不好？」僧無語。

頌古

世尊初生

愛君頻喚君，不敢避君瞋，瞋則從他瞋，知心能幾人。

世尊睹星悟道

盡道睹明星悟道，誰知從此事如麻，縱饒捉得瞿曇敗，也是除他空裏華。
祇為貪他一粒粟，卻來誤了半年糧，月明千古無人識，夜夜山頭空斷腸。

女子出定

美女當危樓，聊為一引盼，顰笑本無心，醉殺窮酸漢。出定不出定，缽盂上安柄，一隊閒鬼神，向女子乞命。

梵志持花供佛

雙手持華供養佛，一呼一應豈徒然？直饒內外都教捨，依舊從前梵志仙。

舍利弗問月上女

昨夜秋風到簟涼，梧桐葉墮帶微霜，浮雲吹去復吹住，明月炤池兼炤窗。蕩蕩漁舟紅蓼遠，行行鴻雁碧霄長，涅槃無路休尋覓，青黛蛾眉獨著忙。

殃窟摩羅傳產難語

美女尋芳出畫屏，繞欄縱目不勝情，侍兒恰似解人意，多折梅花貯淨瓶。

文殊荅奄提遮女生死流轉話

生與無生是甚麼，徒勞特地問如何，文殊因病聊施藥，直至如今錯會多。

修山主荅進山主生死流轉話

特來平地鼓波瀾，縛得獰龍自在還，好手為他點眼去，一聲霹靂羨掀翻。
歸家更不問程途，夷險安危夢裏殊，夜半一聲山犬吠，醒來明月照棲鳥。

傅大士法身頌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為君舉似鋤頭偈，莫當唐人兩句詩。

六祖風旛

杜鵑啼遍春山嵋，啼得血流總不知，驚起石人輕一拶，從今不笑鷓鴣兒。
風旛不是有來因，只要當人認得親，行者無端輕拶出，至今無地可藏身。
非風非旛亦非心，眼見如盲不可論，隨流認得波全水，依舊寒潭深又深。
昨遇耕田人，說道雨水多，山僧只管笑，總不奈伊何。

永嘉參六祖

非意由來不是無，任從天下強名模，無生直下猶回顧，兔去徒勞更守株。

忠國師勘大耳三藏

攜手西川觀競渡，天津橋上又相逢，行行不覺秋江晚，共入蘆花深港中。

丹霞謁忠國師

萬仞洪崖不可躋，到來山日與眉齊，啼猿唳鶴尋常事，多少行人路自迷。

百丈再參

問荅分明大用酬，震威一喝有來由，果然百丈聲三日，直使聞言心已休。
夢裏疆場金鼓忙，分明記得已還鄉，重圍直透春雷動，不解征衣困在床。
殷勤畜得鳳凰兒，棲老梧桐賽畫眉，無端一陣東風起，吹入雲衢總不知。

百丈野狐

老漢全身墮野狐，千年點雪付紅爐，虛空有鏡難藏影，霄漢無形莫強圖。五百生前真面目，一朝巖下舊皮膚，泥牛入海無尋處，空見時流日打模。
殘橋斷壑日聞猿，十度經商九不存，遊冶豈知山路阻，夜深騎馬過前村。

南泉斬貓

兩堂元不是他人，舉起貓兒本有因，大眾一時遮過眼，快刀千載不生塵。提瓶挈水尋常事，蹋磴搴藤分外春，慚愧趙州能救得，草鞋頭戴又重申。
兩堂未必是無言，利刃從來命罕存，惟有趙州知此意，夜深乘月過前村。

南泉玩月

相逢盡欲到皇都，親到皇都自不誣，白馬銀鞍新貴客，澹粧素質舊名姝。富來不羨金珠貴，貧去終歸公族殊，蕩蕩無言真古道，令人相對意全孤。

南泉荅僧遷化話

百年身後向何去，異類中行王老師，圈內不驚頭角別，溪邊誰問東西馳。重雲深樹笛聲近，淺渚平沙鼻孔垂，更有一般奇特處，

日常水草盡知時。

南泉指庭前牡丹示陸大夫

一體同根不易論，鏡中頭面豈為親？夢來花鳥渾忘我，覺去聲香似隔鄰。若箇暗銷芳草綠，為誰辜負洛陽春？多因貪看天邊月，賺卻風前獨立人。
本是同根無二體，反因肇論卻顢頇，分明指上重拈出，豈較時人夢裏看。

南泉牧牛

買華不買葉，帶葉影參差，愛他長若此，倒插王軍持。

南泉智不到處話

智不到處切忌道，再徵行履作麼生？僧堂直入無回顧，異類中行尚問名。明月已隨流水去，白雲猶向故山縈，動容古路今仍在，道著依然頭角崢。

亮座主參馬祖

心意俱非覿面逢，講經不信道虛空，平田淺草難藏虎，古澗寒潭有臥龍。明月萬山人影絕，落花深院鳥聲通，一從去後無消息，留得長松待曉風。

趙州庭柏

趙州老漢絕囊藏，一句明明直舉揚，更擬將心明箇事，雲煙滿目便郎當。
金剛寶劍當陽拔，千里神光透體寒，也只儂渠腰上物，等閒礫破眼睛看。

趙州勘臺山婆子

五臺古路日曼曼，猶憶還家夢正寒，杜宇啼殘風雨暗，海棠落盡霧雲團。何曾鑿破溪山色，長此登臨天地寬，惟有趙州能解意，葛藤留得到今看。

李四奪人牛，卻被張三截，若要太平時，除非賊殺賊。不賊不殺，不殺不賊。腰間有劍定難饒，切忌街頭逢孟八。賊，賊！
虧心不畏老婆知，哮吼還他獅子兒，百萬雄師全背水，漢家原是漢旌旗。
十斛明珠顆顆圓，拈來信手絕廉纖，三舟各見原同月，不使清光過別船。
單騎直入百重圍，猛將當關失卻機，氣蓋乾坤豈兵力，不勞血刃立全威。

趙州洗缽盂

喫粥了也洗缽盂，趙州此語總傳虛，若因僧悟生和會，百劫千生枉繫驢。
分明直下自天真，悔卻從前擬效顰，信步不知溪澗路，舉頭方覺霧雲身。洪崖凍積千年雪，寒燄初回萬戶春，慎勿更隨人語後，趙州牙齒覆朱唇。

趙州鬥劣不鬥勝

蹋遍羅浮深又深，山花如血柳如金，到來谷口層峰出，轉入雲根曲逕陰。松韻蟲吟留過客，澹煙微月戀荒岑，柴扉獨掩和衣睡，為許何人問此心。

趙州無

兀兀崔巍萬仞蹲，白雲無路月無痕，曾無野鶴歸華表，卻有殘紅出洞門。去去碧峰煙渺漠，行行流水日潺湲，拼教身世埋空谷，不作逃名高士論。
望得郎歸不見郎，恐因喜極易成狂，晨宵一處無疏戚，中菁明堂自有方。

趙州勘二菴主

將軍制勝遠從征，要斬癡頑賀太平，生殺但知歸主德，臨機虛實豈能明。
乍瞋乍喜欲何為？八十參方鬢欲絲，面目不堪重舉似，機關輸與老頭兒。

溈山水牯牛

溈山老漢不知羞，卻道山前變水牛，開口已遭明眼笑，可堪到處覓人酬？

劉鐵磨參溈山

十年戰罷一征衣，知己相逢意不違，岐路已過應共慶，故鄉猶恐未同歸。
老將相逢話別離，故園攜手餉東菑，一回提起疆場事，刀箭渾身淚便垂。

黃檗大唐國內無禪師

擇乳鵝王豈鴨群，洪波浪裏解投身，眉毛眨上懸千里，碧眼胡僧認不真。

臨濟參黃檗

絕世風流人不識，未經題破十分嬌，無端撞著癡憨漢，添得深閨聲價饒。
千兩輪錘劈面來，不由分訴可憐哉，他時狹路如相值，決定遭他者一回。

臨濟三玄

十方八面絕遮欄，面目堂堂日往還，一自頭陀微笑後，等閒留得與人參。
飛雲頂上鐵船浮，海底泥牛吼未休，驚起梵王眠不得，一聲霹靂滿天愁。
李四張三笑臉開，風前沈醉浩歌回，寒鴉夜半啼枯木，古殿鐘聲撼落梅。

三要

生鐵蒺藜纔舉起，卻教照用一時休，夜來寒月十分醉，恨少泉聲兩澗流。

露柱懷胎千古恨，追風木馬至今奇，波斯碧眼難窺測，一任神歆與鬼疑。
水邊林下看無盡，市尾街頭喚不醒，莫訝世間奇特事，威音王後未曾明。

洞山過水睹影

一回瞥地始相應，悔卻從前影裏行，渠我于今休用覓，堂堂大道出常情。

洞山五位

帶月攜鉏下石門，綠畦深淺半依村，從來錯過田家樂，依舊寒塘鳥雀喧。(正中偏)
綠楊處處解征鞍，舊路新花盡日閒，莫向河梁探水影，滿頭如雪淚空彈。(偏中正)
男兒仗劍走平原，望望疆場志氣存，散盡千金功未立，英雄誰向此時論。(正中來)
風流休問客鄉心，高館銀燈酒滿斟，今日相逢須盡醉，不堪重唱白頭吟。(偏中至)
國破家亡但此身，茫茫宇宙可誰鄰？桃源未是深藏地，醉臥長安不見人。(兼中到)

睦州露柱困

步步相隨沒後先，暫時岐路便茫然，循溪蹋遍無尋處，夢斷雲山人在船。

中邑獼猴

睡著還同未睡時，六窗相見作家知，可憐老大婆心切，失後忘前卻為誰。
六窗喚俱應，熟睡成寐語，相見夢中人，不待聲絕處。

長沙本來人

生死根本，即是其人。一呼一應，有喜有瞋。不須息妄，不用求真。若問箇中端的信，青州衫子重七觔。

霜天如洗萬峰晴，月浸寒潭徹底清，莫怪夜深山犬吠，元來竹外有人行。

長沙黃鶴樓題詩

此事自來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他人，龜毛舉起咍咍笑，千古重拈面目新。

投子大死人卻活話

真箇恁麼不恁麼，堂堂露露勿懼懼，還家不蹋來時路，依舊門前長薜蘿。

曹山三墮

一雙孔雀立芳池，飲啄飛鳴不自知，無端照影頻回顧，卻似難如往日時。(類墮)
岸柳江聲鎮日將，五陵年少不還鄉，漁人瞪目空相笑，肯信人為春事忙？(隨墮)
九重深鎖鳳樓寒，御苑鶯啼花自殘，盡說官家高臺座，一群獵馬出樓蘭。(尊貴墮)
如何是類墮？處處銷歸者一箇，渾身拶入沒中邊，舉目不知誰是我。
如何是隨墮？不守儂渠高枕臥，橫身打破聲色關，正眼看來猶是錯。
如何尊貴墮？倚天長劍當空掉，直入千峰深又深，垂簾熟睡纔一覺。

興化打中間底

名花新月滿羅幃，又向幽林去步遲，豈謂嫌他春富貴，清光不欲使儂知。

興化打維那

興化嫡稱臨濟子，克賓從此號賢孫，親承痛棒重遭罰，千古流通教外傳。

德山參龍潭

親到龍潭不見龍，分明獨踞妙高峰，雪消千丈巖層出，雲散長空桂影叢。明暗分時開正眼，紙燈吹滅定吾宗，劃然截斷千差路，南北東西腳下通。

德山今夜不荅話

三十棒頭振祖風，霜飛凜凜絕雷同，新羅衲子親承令，贈得臨場鼓一通。

德山托缽

須知吾道有長處，佛法從來不可傳，大小巖頭重說破，教人特地哭蒼天。
峻嶺平坡步步同，千人不見一人逢，各尋雲鳥啼處，始信山山有路通。

高亭簡隔江見德山

招手橫趨不用疑，儂渠直下露全機，等閒無限漁家樂，多少癡人坐釣磯。

大隋壞

沒巴鼻，有來由，梧桐葉落天下秋。離鉤三寸少人酬，隨壞于今作話留。
壞亦壞兮隨亦隨，一枝紅杏出牆來，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長翠苔。

石霜不壞

大千俱壞渠不壞，灰燼煙銷天地青，莫向風前頻獨立，溪雲山月妒人醒。

玄沙三種病人

用盡心機種牡丹，種成擎出與人看，尋春時過石橋北，一望紅雲十畝殘。
盲啞聾人滿大唐，紛紛錐箚費商量，一回搕破髑髏額，始笑諸方技不長。

僧請益雲門三種病人

傳道雲門武藝閒，相逢狹路轉身難，誰知紅紫枝頭別，到底春光一樣看。

雲門東山水上行

非思量處莫思量，枯木龍吟音韻長，搏浪沙中逃萬死，原來祇是舊張良。
如何諸佛出身處，向道東山水上行，慚愧雲門關不住，話頭傳得到于今。

南院啐啄同時

纔云啐啄同時用，一棒當頭認不真，蕩盡煙波無歇處，回頭只在把梢人。

夾山參船子

果然一笑縛獰龍，橈下分明絕異同，他年便解興波浪，特地溪山雲月中。

首山竹篦子

歌舞當筵明月空，華枝搖曳笑春風，忽然觸起心頭事，豎盡寒毛眼底紅。

汾陽參首山

此事雖無大不大，幾回信了幾回疑，誰知影落澄潭遠，舉目寒光總未移。

洞山麻三觔

娉婷獨坐不勝情，簾外何人錯認聲，細語微吟聽欲絕，呼郎一字最分明。
跨海凌風入大唐，山呼萬歲見君王，無端認得捉刀者，未出關門已受傷。

百丈恆參法眼，於外道問佛話悟旨

腳跟處處絕追尋，又向白雲深處行，把住要津無路著，全身已到月華心。

雲峰悅參大愚芝

乞化堂司僧本務，實無佛法與人論，于今末世難分辨，瞎眼阿師卻認真。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黃面瞿曇不知有，橫穿鼻孔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我腳何似驢腳，一步一步頻蹋著，紫陌荒岑獨悄然，人前切忌崢頭角。
生緣在何處？不是上天堂，定是地獄裏。若更擬思量，劈口打殺你。

兜率悅勘僧三問

秋山寒月淨無瑕，貪聽溪流路漸差，最是夜深猿切處，一回腸斷淚交加。
分明一箇佳公子，日日煙花醉未休，搭得斷頭華子艇，順流乘興下揚州。
十字街頭孟八郎，殘年臘盡不還鄉，去秋曾在湘江水，昨日人傳到汾陽。

高峰枕子墜地

無夢無想無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莫隨流水分涇渭，蹋倒溪橋恥見君。

壽昌大好山

大好大不好，悔蹋菩提路。人人盡說解翻身，含元殿覓長安路。

博山參壽昌悟由

從來活路少人知，上樹何如樹下時，父子激揚空有話，得便宜處失便宜。

先長慶參博山機緣

不落宮商調已傳，萬牛難挽箭鋒前，兒孫縱有千鈞力，爭肯推爺向裏邊。

婆子燒菴

寒巖枯木自朝朝，俗漢何曾負阿嬌？春色暗藏關不住，一團紅燄至今燒。
枯木寒巖端的事，燒菴趁出好知音，莫將意氣論賓主，埋沒儂渠一片心。
一回抱住問元因，二十年來舊主賓，箇話不堪提起處，知心原是負心人。

倩女離魂

倩女離魂事亦奇，嬌嬈蓋代少人知，拈來勘破山中衲，真假虧他一頓思。

淫怒癡即戒定慧

春到雪消江漢碧，夏來荔擘水晶團，活計在君君自用，莫教眨眼受人瞞。

塵勞起而佛道成，妄想興而菩提現

荷葉過風香十里，梅花遜雪白三分，從他起也從他倒，佛道塵勞總賴君。

一念之中得見十方諸佛

千念萬念非別念，相看特地更尋誰？若於離合有無處，說得分明錯過伊。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讚

釋迦文佛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即今拈香插花者是群生，低頭作禮者是群生，還見佛身麼？咦！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月影橫空遍十方，隨波蕩漾浴寒光，臨流不覺全身在，卻令他人為著忙。咦！是甚麼？

古佛不在劫先，今佛不在目前。白毫光吐秋月圓，無雲萬里潭中妍。隨筆而畫，縱口而讚，又安知夫當處常湛然。

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唇不蓋齒，手長于袖。末後拈花，掩面而走。帶累兒孫，將無作有。只管向前，全不顧後。渾身裹許，合掌稽首。無以為讚，臘寒梅瘦。

無相中生畫不真，分明覿面現全身，毫光舉目成瞻仰，腳下渾忘千輻輪。

誰為諸佛師，而乃開知見？日用本寂然，電光徒自閃。韶陽擅全機，一棒全身現。全身現，霜葉染空山，西風濯寒練。咦！

雪山像

寥寥劫外絕知音，流水高山韻獨深，半面嬌嬈君自委，多情不欲盡披襟。

栴檀像

忉利摹來第一尊，靈山曾記付兒孫，老僧不是韶陽子，一任千峰聽月猿。

阿彌陀佛

明月隨波注大江，波波相接影橫長，臨流坐愛清光滿，不覺和身入醉鄉。

除卻四十八願，收起母陀羅臂。兒孫口向誰開，西方何處卓地。一任梅花雪裏寒，香盡春殘空有鼻。

觀世音大士

悲心一片玉壺寒，影落溪流遠近看，覿體分明沁毛骨，碧霄深夜撼闌干。

大士之心如流水，遇曲逢直無迴止。只今溪雲海月間，時時示人人不委。隨其所重靡不週，去其所畏如措地。我亦曾承大士恩，口不能言心如醉。願與拈香擇火人，盡未來身同頂禮。

大士無相，如鏡中像；大士無聲，如空谷響。物遯聲銷，大道指掌。無眼而見，色不能倣；無耳而聞，非聲外賞。處聲色中，絕聲色想；舉念不為是，超情理而往。逸樂與憂患，折旋兼俯仰；冥冥漠漠間，夜半日輪朗。大士不捨我，我自成欺枉；普告敬禮者，斷然入儔儻。

眼聲耳色，言思路絕，大士於中，布廣長舌。善聽如聾，善說如啞，打失布袋，呼牛作馬。我唯心知，讚不可盡，一味頂禮，堅固深信。書與不退，合掌瞻視，視所視者，宛然無二。無二分別，攀仰弗及，面門突出，大地歷歷。咦！臘月梅花燄，寒夜光如雪。

千手千眼，從何處起。一時俱到，在水鏡裏。或慈或威，亦悲亦喜。如日中影，無有終始。覓之弗得，非聲色比。言思斷處，似則絕似。遂以為然，是則未是。惟古與今，人莫能擬。然而凡聖愚哲，均樂利焉，以為可恃。

智絕真空，體應群物。物豈他物，有感斯通。空非頑空，無遠弗屆。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苦樂如夢，覺迷一致。祇此深慈，弗休弗憩。是故稽首，觀音大士。

眾生悲極感自現，不踰眾生悲感中。自悲自感還自現，大士無心水月同。月印千江江影透，大悲三昧所成就。

大士如鏡，照一切心。大士如月，清光普臨。萬象歷歷，隨感而寂。慈能攝慢，悲以化執。機器靡定，同歸靜正。但辦肯心，何疑於聖。我昔早年，將悟未悟。稽首皈誠，曾獲冥護。夢裏投機，如箭鋒拄。賓主出入，有語無語。越三十年，宛爾昨日。凡一念至，鐵與磁石。願汝小子，但堅信此。

通身是佛，不似一物。隨物現形，作不請客。示彼群生，應念而得。在形色中，非聲非色。超聲色外，不離動寂。千手目兮，赴眾感之無端。返聞聞兮，會萬機以冥一。合掌低頭應自知，莫待當來問彌勒。

落筆已遭人貶剝，何如文彩未彰時？婆心不覺全身露，笑殺深山老古錐。
佛之一字，永不喜聞，矧百千億，盎粹氤氳。麗大慈日，布正覺雲，寂感一致，悲智攸分。循聲而應，普視人群，瞻彼瑞容，稽首慇懃。願汝英哲，發自心忻，合掌讚嘆，無第二人。
道以無心得，相以有心現。無心割截平，有心莊嚴展。無心無罪福，福罪有心見。割截與莊嚴，有無心轉變。一人成兩心，兩人圓一念。積精遂密藏，至誠忻佛面。大士無緣慈，照臨同時遍。各以佛子根，真實通方便。
大士像為葉俗士所施，比丘今球疑別紙截去上幅，懼而裱之，藏笥中。比丘今帾請供乞讚，焚香作其上。
萬卉千叢待化工，微雲細霧澹和風，是誰不在空濛裏，祇有枝頭春獨濃。
一泓水樹橫秋色，半枕松風歸鶴聲，箇裏未能忘宿習，因人幻出百千情。
仰吾師之深慈兮，置十二類生於懷中。隨所求而各給兮，知根欲之無窮。天與人之不可頓易兮，聊止啼以黃葉。妄無體而必終兮，爾乃需之情竭。望東方之既白兮，猶濛濛其復晦。同乎迷若相濡兮，誰獨當機感之會。人大冶而不自知兮，感天澤之一勺。時忽遘而頓醒兮，悔從前之昧略。顧吾身之獨遭兮，幾旦暮而失之。覺而後知其將告兮，歎虛白之靡移。匪覃恩之浪浪兮，孰執手而同歸。底乾慧以極果兮，誓始終而相師。釋及門之洗心兮，禮頂踵而陳詞。
一念能觀萬類心，耳中雲樹眼中音，靈光在處堪瞻仰，五體爐前非古今。
容光豈問山高下，遺影誰論水淺深，不識塞鴻秋月意，且隨光影散煩襟。
大士靈通，多在忍土。以無緣慈，哀五濁苦。感應道交，如子得母。水中月影，非去非到。空谷響聲，前後之步。我以心眼，觀大士處。幾喪目前，而啞然住。能非所觀，所非能覷。絕待而歔，有語無語。以示禪者，如箭鋒拄。俯仰折旋，無容顧佇。信口而呼，縱目所注。神光儼然，不可思慮。大悲觀音，為物作矩。共此未來，皈命頂禮。

普賢大士

心本無生示現生，示現之中無有我。無我我所虛心境，誑惑世間與同事。一切世間悉如幻，識取如幻真實現。差別無非根本智，

根本差別無有二。文殊為唱普賢和，二妙圓成如來住。何人以此微妙筆，繪出普賢無相身。騎象直向華屋中，一毛頭上帝珠重。

布袋和尚

大地一布袋，誰當司其橐。展口收不得，舉足徒躑躅。雙眼笑不休，滿腹安不著。寒潭無底，春風有腳。青霄絕點雲，觸斷驪龍角。莫莫！
未離兜率，已在人間。祇為尋人，不肯住山。閱盡天下，惟有一笑。寬著肚皮，一文亦要。逢人便道，是真彌勒。而我以為，不似一物。奉勸孟八郎，李四張三難覆藏。

十八羅漢

偶讀蘇子瞻文，至十八羅漢讚，失笑曰：「大智人面前有三尺暗，洵非虛語。」取而別之。

第一尊者

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而獻之。
咨爾四人，拜跪坐立。知與不知，各有其失。千載之下，令我笑殺。棒之不能，請代以筆。

第二尊者

合掌趺坐。蠻奴捧櫝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
伊何以見，合掌而嘿。蠻奴捧之，老人發之。宛如琉璃，中有一物。若曰舍利，莫販賣佛。

第三尊者

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
彼扶木者，未嘗不是。嗟爾白猴，亦能爾爾。執盤而受，意不在果。所得已多，顛倒則箇。

第四尊者

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
尊者以手，胡人以口。蠻奴捧函，童子戲捕。萬世如見，貧兒驟富。獨我野人，不覺笑倒。

第五尊者

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
臨彼深淵，不可錯足。抱膝何為，如虫禦木。神女躍出，蠻奴受書。非此則彼，如之何如。

第六尊者

右手支頤，左手撫稚獅子，顧視侍者，摘瓜而剖之。
右手支頤，左手撫獅。顧視侍者，其色怡怡。但令人見，不許人知。罪歸家主，何以謝之。

第七尊者

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缽而立。
奪頷下珠，不無尊者。何似驪龍，有而能捨。笑殺旁觀胡漢兒，一杖挑翻須彌山，一缽啗乾滄溟水。咦，我也放不得爾。

第八尊者

並坐而立，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
尊者善說，侍者善聽。惟有神人，倒行正令。何以復之，如驢覷井。

第九尊者

食已，拓缽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搆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
食已拓缽，宴然坐地。口誦手持，誰堪聽視。唯二童子，擇火注水。不可道著，拈鼻失嘴。

第十尊者

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正坐者誰？匪示匪默。告汝仙人，焚香即得。大地山河，叢林草木，無有少法，與爾為物。是故尊者，執經而一。

第十一尊者

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
趺不是坐，焚不是香。侍者胡人，眼短鼻長。六十二見應難避，秋雨松風聲瑯瑯。

第十二尊者

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
尊者正坐，如木亦爾。神出其上，蟒出其下。畢竟何似？似不似，秋風起。吹折門前一株松，夜半背手摸枕子。

第十三尊者

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慝而竊窺之。
倚杖垂足，不可方比。俊哉大虫，卻會斯旨。童子何為，故曰是汝。

第十四尊者

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持鈴誦咒，鳥飛兔走。侍者整衣，胡人跪坐。若人不會，有虬一角。所仰而訴，言之鑿鑿。

第十五尊者

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
頭白齒黃，老不知止。引得胡蠻，如狂欲死。彼田舍翁，逢人笑底。東村孟八曾有言：恭敬不如無禮。

第十六尊者

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盤中。
如意不如，香篆不香。鏡花水月，能令人狂。深夜鳥歌，獨坐欄杆。依稀似曲，別調宮商。

第十七尊者

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下集，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
飛鳥在天，下集其一。侍者拊之，探手而得。童子提籃，戲投果實。為之奈何？是物非物。試問尊者，不可語塞。

第十八尊者

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
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俯視二童，幾失其我。匪馬而牛，可以知過。所以智者，鼾然而臥。

南院顒和尚

一條椰栗活如龍，水盡山窮特地通，法乳千年流不竭，無師真智古今同。

本師空隱和尚

黃巖見底，即今見底，無以為真，孰云其似？達磨何曾離西天，六祖不往黃梅寺，想起舊時非冤家，總由你面前一片香，貴圖你愧死。且道是知恩兒？且道是忘恩子？正要與天下人擬議。
明鏡當臺兮，曜神光乎夜堂。西颯栗冽兮，蘸秋水之杲陽。望儼慈氏兮，近之而不可狎。蕩蕩乎博嶠之遺風兮，當其機而知石頭路滑。悲晚近之羊質兮，尚虎皮之燦燦。侈炎日之峻步兮，寧深雲之泛泛。念石住之微言兮，余小子猶虔虔坐以待旦。

自讚

像得者箇，還像得那箇麼？且道者箇與那箇相去多少？咦！畢竟眼居眉下，依然鼻搭上唇。
汝形短小，汝量急狹。汝眼深闊，汝情疏達。汝志孤而遠，汝心不可測。有時雷轟電忽，有時青天白日。問汝汝不知，人亦無能

物。唯有齊雲頑石頭，終日與渠相對默。呵呵呵，破衲蒙頭一道翁，推移與世無拘執。繪亦得，不繪亦得，天下萬世誰人識。畫得似，恐不是。畫不似，現成底。叨叨兩月暇圍中，大類春禽啼早起。切忌明眼人，祇怕認得你。無處可遮攔，百花生碓嘴。

千山剩人可和尚

一滴曹源向北湍，順流容易逆流難，神龍破浪無尋處，留得威獰紙上寒。

偈

示獨露禪人

一聲塗毒鼓，遠近聞皆死，誰知死人堆，活人出身處。木馬嘶如雷，泥牛耕海底，若問麻三斤，為道祇者是。

示喜維那病中

撒手臥長空，渠東汝亦東，霜天明月落，無語度秋風。

題繡芙蓉石榴

芙蓉如面石榴裙，錦帨金針特地真，若作目前境物會，拈花辜負昔時人。

中秋玩月寄熊魚山內閣齊雲山中

遍界圓明纔一半，那邊消息許誰親？大家舉起雲門餅，須憶齊雲山裏人。

別熊魚山呈偈

擘破微塵出箇人，虛空逼塞莫為鄰，分明內外渾無物，萬兩黃金難買貧。

刻訶林語錄謝諸檀越

文彩纔彰音信通，多君端的辨來風，須知熊耳山頭事，不在楞伽四卷中。
四十九年一字無，如何野老卻叨叨，垂鉤千尺深潭意，極目清波憶巨鰲。

示巖侍者

生佛俱無無亦無，無中有路絕糊塗，欲教那畔相應去，夜半日輪光較殊。

示翁子鄭居士

會得日用事無別，何妨嫁女又婚男，請看直下團圜處，莫被無生兩字瞞。
治生產業不相違，湖海江山直捷時，盡道長安風物盛，不知身已在皇畿。

示無二禪人

將心炤心心成境，特地知非離是非，首既斷故無斷者，出頭疲鱉似烏雞。

示守德禪人

大德從何來，回頭須一顧，灼然是箇人，無勞更遮互。秋至暑自消，山深寒先到，遷流任歲時，一老一不老。

示明雪禪人參高峰落枕子因緣

垂絲千尺深潭意，三寸離鉤道罕傳，不達拈花權上事，枉隨死句識中懸。情矜真鑑迷將去，悟入玄機喪目前，大法自來非瑣瑣，分明有語不能詮。

示巖侍者

有齒焚身千古誡，自來賊不打貧兒，從教大地春光滿，竹屋老僧猶未知。

示程雪池居士

六月雪花飛滿池，蘸人肌骨透羅帷，金鱗未遇江湖闊，好趁秋風理釣絲。

示梁同菴居士

天地萬物本同根，銀波雪浪月無痕，頂門放出摩醯眼，一顆明珠落玉盤。

別復禮法師真妄偈

覺妄示有真，有真妄即起。了得真本無，妄亦一時止。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真理。大道絕悟迷，迷悟有終始。智者識好惡，動念入生死。

示臺設禪人

一箇鐵崑崙，要入全無路，忽然身是鐵，有口難分訴。咦！直教哮吼動林泉，始信從來瞌睡虎。

示非巖禪人

不用一文錢，買得箇[車*度]轣，用則隨地鑽，不用放離腳，雖非世罕奇，有時用得著。咦！一日擲向人天前，始知秦時曾撲落。

示萬賴禪人

此道從來不可傳，何勞向我覓言詮，滃和有句如無句，截斷波流機自玄。

示哲喬禪人病中

一靈真性竟奚之？撒手長空自在時，祇者來兮須記取，與麼去也莫遲疑。波翻陽燄伊誰力？影落空花獨我知，古佛有言不借借，相應珍重兩莖眉。

示體盡禪人

妙明體盡是何時，不許儂渠獨自知，但看枝頭黃葉脫，海天春色到羅帷。

警夜

萬緣既去，慎莫追尋，此心不休，輪迴何已？大德！咬釘截鐵，安忍其中？久久點頭，方知冷煖。(初夜)
繫念觀空，等諸散亂，況甘懈怠，錯過好時。大德！十方坐斷，一念萬年，瞥爾知非，全身裏許。(中夜)
坐候鐘聲，孤迥迥地，後念不續，當處圓明。大德！從生至死，舍此別無，更勿異緣，外生枝節。(後夜)

示月千上座

昨日今朝事不同，莫將花柳寫春容，分明撲倒倩扶起，一棒當前消息通。

示臺設禪人

晨起荷鋤出，摳衣帶月歸，一間茅蓋屋，半傍石巖棲。紫竹連成壁，梅花蹋作泥，鳥聲終日噪，山色入簾窺。復云：會麼？若問南泉路，趙州東院西。

示通復禪人

一處通來處處通，森羅萬象有無中，更須直進竿頭步，北斗南看望不窮。

題鏡示諸禪

面目分明不是他，光輝常滿隱朝霞，當臺影落無人處，夜半流鶯到碧紗。
見頭狂走實堪憐，盡日東西影裏旋，珍重顏容須自惜，莫教零落在人前。

示旋菴監寺

分明覿面本來人，不用澄凝湛寂身，安住且觀時節到，一翻提起一翻新。

示鐵花禪人

耀耀光明纔一半，那邊消息許誰知？莫教蹋步向前去，鐵樹花開應有時。

示光半禪人

寂炤光明剛一半，烏啼月落夜如何？碧潭深夜無人處，努力翻身宜捷過。

示幻生李居士

與世推移寄此身，隨流認得幻中人，不妨擊楫同波浪，一曲蘆江別調春。

警眾

但有一毫頭，便是一毫頭，若欲了生死，于今須自由。饒汝拔山力，難將意自收，情與理所羈，如麵中著油。明明知不可，猶尚費持籌，豈況迷頭去，逝逝無迴流？汝意不可信，汝心不可偷，曠劫如長夜，誰能代汝憂？汝但劃然斷，應時而展眸，無有當情者，生死安能留？智者勿需待，幻妄多夷猶，自瞞匪他瞞，展轉何日休？此予熟計之，特為諸人謀，切用惺惺著，努力莫悠悠。

示平物何居士

須知物物本來平，輕重由渠但有名，名義未形當著眼，森羅萬象箇中呈。

示見一侍者

一見桃花更不疑，數枝紅綻自相宜，招攜直入千峰裏，溪月山雲似舊時。

示足兩書記

足子乞我四句偈，特地為將一句酬，誰信江南三月裏，鷓鴣啼暮萬峰頭。

示塵外禪人

塵外識得，萬事皆畢。無畢不畢，著靴水立。山頂撐船，海底火發。囚地一聲，始知天下古今善知識之舌。

乞米偈

忍饑修道世間稀，但願知音莫掩扉，或者忽逢甘贄老，滿船帶得月明歸。

示無方監寺

欲知萬法皆如夢，須悟能生萬法人，根塵不到非光影，鐵樹花開朵朵新。

妙靜主呈船子頌卻示

滄茫巨浸浪滔滔，只怕無風又著篙，多少弄潮人在岸，等閒餘韻落波濤。

示止言知客

○不是者箇道理。●不是者箇道理。⊙不是者箇道理。偈云：瞥爾情非昔，無心路更賒。暗明冥合處，特地見周遮。海底泥牛吼，山頭石女嗟。不因秋漸暮，方睹東籬花。若能圓會得，與汝共龍華。

示高煦發居士

西風初起白雲少，東院新涼黃葉多，影裏仙人君自委，莫成孤負妙伽陀。

示撲非薪道者

古者撲落薪，便知非他物，而今日用中，何故黑如漆？黑如漆，萬古徽猷是今日。咦！是什麼？

示何見性居士

有為有漏天真事，無悟無迷盡性功，記得廬山三峽石，一杯招隱醉春風。咦，多少人作境話會。

題宗譜

一部五燈會元，何曾說著宗門。無端留下姓名，忙煞今日兒孫。還有不忙底麼，仞禪試道看。

乞米

食飯須知來處，布施須看受處，一施一受分明，成佛作祖公據。

贈陸太守孝山

鐫佛還他陸大夫，南泉真箇赤鬚鬍，含冰滿口不言水，蕩漾寒潮知有無。

寄示海幢監院解虎

一心內外絕纖塵，更欲從人問主賓，千里寄聲無別語，秋風江上浪如銀。

寄壽劉持平撫軍

中丞福祿總難量，法眼光垂越大方，更祝高提心地印，靈山付囑與天長。

示住力地居士

得地而住甚深忍，象王行處力堪誇，為君指註其中意，雲淨天空見月華。

示法遠禪人

舉起竹篦子，眨眼成千里，馬足不曾停，攔街瞌睡底。

讀華嚴

三賢十聖空中跡，行布圓融鏡裏痕，動念總歸魔界攝，觀心聊與異生論。涅槃本際隨生死，般若行深失寂喧，法海只今同夢幻，休將相似入玄門。
信滿已窮生滅事，十方諸佛現全身，離波覓海深何極，即色觀空際絕倫。世間出世乘須歷，功到無功覺豈真，心相無初情盡見，重重華藏目前人。
祇是一區無影地，種蘭栽艾總隨人，敷華結實非他力，蟠蔭盤株豈有因。已達法源心似海，未窮真際惑如塵，樓閣見聞都不就，百城煙水自疏親。

佛法偈

佛法從來沒短長，極難靜裏不商量，明明說破依前是，到底還他石敢當。
心法雖空習未乾，難言習氣不相干，一回過了一回在，夢裏泥犁骨亦寒。
此事難欺老作家，可憐龍質盡成蛇，多年諦審俱生事，一剎那中萬劫賒。

示諸子助參

萬里長空不是空，更無南北與西東，頂門有眼黑如日，煮鐵山成失鄧通。
五湖四海絕疏親，一統山河萬國春，口是禍門須縝密，莫教錯認捉刀人。

別七佛偈

毗婆尸佛留心早，直至于今未悄然，祇為當時曾有偈，皆空何似受生前。
身心幻出已無性，善惡誰為起造人？捉敗佛陀生陷獄，將知升墜有來因。
心無不應因境有，境有何言心本無，身心起滅誰家事，堪笑慈尊不丈夫。

見即是身了即心，無勞更向佛邊尋，性空何用言如幻，鞭起泥牛入海深。
佛不見身即是佛，有知轉見佛成魔，從來大智無忻怖，省事高眠不較多。
性淨即是身心淨，幻化寧當淨性生，祇為婆心銷夢事，同行終日不知名。
本言法法不曾法，無法原因法立名，法既本無無豈有，葛藤從此斷還生。

讀首山念室中示僧偈

手持足蹋寧虧汝，五十三參更有誰？只是心頭猶未瞥，樓前彈指不移時。
直下何勞更問人，貪他言句喪其真，目前根境多生累，撥轉頭來莫厭貧。

讀曹山寂旨訣偶作

先聖轉他歸背後，面前有路不須行，正中妙葉天真事，莫向儂渠判濁清。
休誇尊貴誕功成，血脈全歸異類行，龍袖拂開天路闊，象王回顧出常情。
無身無事落頑空，有事無身較異同，隔縠音容情未瞥，十年形影夢還通。

夢軒書壁四首

勤修焉可更蹉跎，百歲光陰七十過，盡道阿僧祇劫遠，剎那安住竟如何。
勇如大敵已當前，白刃交馳馬不旋，一箭定知穿石虎，莫教回首哭蒼天。
念念不移日正中，日輪孤照九霄空，莫嫌覿面無回互，相續當誰辨異同。
知生應盡直教盡，理事圓融識未乾，般若無私虛偽滅，倚天長劍薄雲寒。

銘

棲賢舍利塔銘

佛性甚光明，能破一切暗。佛性甚堅利，能斷一切物。流被于百骸，結成五色珠。表此堅光體，法化無有二。念我遺教者，睹珠如佛在。一粒細如粟，供養福無異。況聚千萬珠，瞻仰發夙慧。極果攝微因，感應通心臂。佛是已成佛，我是未成佛。果即在因中，當念無終始。我以此一心，供養諸如來。獲睹佛真身，朝暮常頂禮。金輪觸神光，三十年于此。今復聞棲賢，古塔示瑰異。將建窣堵坡，作銘寄千里。佛身不可讚，我讚非言句。願佛鑑我心，與佛身無極。遂我今日願，心光澤營衛。有理必有事，本舉末自至。廣及諸未來，學佛到佛地。

海幢舍利塔銘

佛在眾生中，如日處霾翳；霾翳非可久，日光徹空際。佛身如虛空，佛心如光霽；光極與空入，空光交相蔽。結成幻摩尼，五色非堅脆；我識如來心，隨順示真諦。假名為舍利，金石不能甄；現在與當來，百福之所逮。群動匪無心，遇境生幽滯；寂感總隨緣，形神不相儷。佛以主攝賓，金剛見精慧；我汝但迴光，彈指消陰瞪。如日之在天，百物無疵癘；此以論性功，豈為形骸勵？我昔在金輪，蒙光滌夙瞽；棲賢發神異，今復流法系。慧日照嶺南，丹霞若先契；次第及海幢，貽爾大厥裔。隆隆薄青霄，百道金光麗；萬世福人天，皇風永勿替。

丹霞舍利塔銘

心光徹內外，如珠入五色。珠與色無性，非離亦非即。非即超形骸，非離浹營衛。月在千波中，波波搖清霽。凡聖唯一心，湛昏成二諦。示生死涅槃，而實無堅脆。脆以別生死，堅光表性義。本從心生色，迷色迺有二。蚌含明月珠，體合百骸粹。領納鏡中像，想即妙觀智。流注皆真常，分別非明記。如是五蘊身，與法身何異。祇因一念迷，情生分穢淨。淨穢悟由心，當念絕邪正。佛以此智證，法化無同別。示現別中同，同中別自晰。光耀百千年，福被我遺教。神光觸金輪，仰瞻如夢覺。棲賢發瑰異，感激當其運。移光照嶺南，慈曜無遠近。佛子學聚沙，燔土紫金爛。崔巍海螺巔，晶晶逼霄漢。舉目道與會，布髮形俱泮。見聞起遐情，究此未來際。念念盡圓明，身與心毋戾。

鳴尺銘

一聲霹靂，攀仰弗及，打破髑髏，驚起彌勒。

禪板銘

有則定有，祇是不覺，一棒打翻，秦時[車*度]轢。

室左壁銘

可以終隱，哀我後人。可以終默，誰迪先民。毋尚孤潔，任他愛嗔。四眾之式，不淄不磷。深心堅忍，盡未來身。

右壁銘

內無繫念，外無長物。一瓶一缽，一杖一笠。要行便行，要住便住。無愧古人，無欺後嗣。慎乃典型，永垂來祀。

為妙峰禪人銘衣

七十老翁之衲，寒時寒殺，熱時熱殺，今屬妙峰，且作麼生打發？咦！石頭路滑。

竹篦銘

雷峰舉起竹篦，有緣當下知歸，背觸盡情說與，不打自招何疑？咦！是什麼？

水雲團研銘

爾本無名，託乎雲水。雲盡水窮，惟一堅粹。夫嘗遇之，顧鑑之外。

解空閣新製研銘

混沌以前無黑白，未剖人文先誕石，海嶽成形天梵來，聖愚凡哲多奇蹟。陸亙一片坐臥常，鐫得不得非所擇，深山大小空嶙峋，千年路滑猶荒僻。解空老人補南天，攫取端巖不盈尺，欲蘸毫端

染太虛，一畫大千青碧碧。鍾王懷褚戰龍蛇，如蟲禦木何狼藉，珍重雲中似虎形，香水磨礱生羽翮。

研銘

惟一密堅，德之清玄，隱文彩於既彰而無傳。

禪床銘

聖人無己，誰當寶凡。萬象體玄，圓鑑自爾。緣感普周，而恆處此。慎汝後昆，勿立規矩。

笠銘

林下不須愁烈日，巖隈豈畏雨淋漓，分明頭面從遮蓋，蹋磴穿雲那箇知。

拄杖銘

年既邁而弗衰兮，壯力由伊予。亦因高下以相諧兮，豈旦暮之能離。著地兮荊披，撐空兮雲隨。直趨兮不顧，運足兮自知。追前烈兮啟後武兮，將舍是焉其誰。我憑汝力，汝得我立。汝我兮同心，不可轉兮匪石。絕夷險以進止兮，遵先賢之遺軼。行終古而勿替兮，挈斯人以躋乎峻極。

禪床銘

無夢無想亦無主，羞見鐵花生碓嘴。老牯牛，無名字，一口嚼爛金剛圈。倒在泥塗裏，夜半被虱咬背。手摹著枕子，切忌從頭起。

禪几銘

千聖覓不得，如是而穩坐。我亦從中證，萬靈同一墮。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書問

復二嚴藏主(附來問)

古人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此事最忌冊子上尋討，所以骨董底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乃《宗鏡錄》又云：「正念思惟甚深法門，有二種人能枯十二因緣大樹：一者溫故不忘，二者諮受新法。」《證道歌》亦排經論，而自云於《維摩經》得悟心宗，是豈相違耶？又祖心禪師既悟，見老黃龍曰：「大事本如此，和尚何得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黃龍云：「若不教汝如是搜尋，窮到無可用心處，自證自肯去，則埋沒汝也。」後屢質雲門語，龍云：「知是者般事便休，汝用許多閒心作麼？」圓悟亦云：「古人公案不必盡會，但透得一則，則知其餘皆然。」然古德於塔前勘驗，至子湖狗不契，便云：「此一不是，餘一切不是。」圓悟於大慧徹後，亦舉數則淆訛公案，勘過始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然大慧於殃崛摩羅一則，又數年在虎丘閱《華嚴》始瞥地，設使圓悟當時恰舉此，大慧將毋如子湖狗一場懺懼，圓悟將仍不肯乎？然則舉公案果可驗人否？古人望見便知端的，如所云「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及「者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豈別有道歟？

入道法門不可枚舉，大約不出二種：一者、從體薦；二者、從緣薦。然亦時節既至，借路經過，不是實法也。所以古人有見桃花而悟，有聞齋板聲而悟，有聞舉古而悟，讀經而悟。要之，有義無義，總沒交涉，都是自己疑團忽破，觸處打翻，不同思議湊泊，故曰悟。然悟亦有深淺，古人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正謂此也。悟之淺者，或有識得自己著落處，或有透得箇目前無過咎處，或截斷舌頭，或呼遣自在。如此類人，未嘗無悟，為向上不能無事，故第淺耳。然淺中也有深處，深中也有淺處，種種差別，畢竟要到不疑之地，實有大頭腦在。所以古人於學人分上多方鉗錘，如拋一箇金剛圈、栗棘蓬向渠面前，若稍涉疑滯，便是命根未斷，以此十度九回掉頭不顧，正是深切相為。黃龍云：「若不教如是披尋，窮到無可用心處，自證自肯，則埋沒汝也。」及塔前勘驗，至子湖狗不契，便云：「此一不是，餘一切皆不是。」旨哉斯論！古人為人，無過於此。若圓悟所謂「不必盡會，但透得一則，則知其

餘皆然。」此乃婆心急切處，非謂教人撥置差別，以塞疑端也。然要斷絕自疑，又不是區區向古人差別上卜度，可以了得。有種穿鑿之流，縱饒摸得相似，於本分事總沒干涉。故知此事須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自是不疑自己、不疑古人，乃至不疑凡、不疑聖，不疑生、不疑死。咦！此何等事？到你鹵莽承當，一時心識依通，謬以為是，他後禍事不少，不可從頭問人，謂之自誤，大可傷耳！就使深悟之士，也有歲久月深，待精煉明徹，細微不覺，始蕩然而盡。虎丘之瞥大慧且然，此所謂深中亦有淺也。然善知識為人，實有大頭腦在，故圓悟當時不謂無眼，大慧當時亦不謂絕疑。此確然非了事人，斷斷不能知此耳！

又(附來問)

學者多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將真妄打作兩橛。有人能一躍跳出，倒用魔王印，放出六門賊，為護法善神，亦庶幾無過矣。然而心仍不得常住，何也？又黃蘗禪師云：「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皆是境上作解。曹山特設四禁，亦恐覺變為境也。所以道：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朗月當空，猶是階下漢。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是謂荊棘林中下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今將心意識所有底，一時放下，放盡還放，一如鏡破矣，月落矣，須彌山塞，斷念無念矣。然等閒行處，仍未得步步皆如，又何也？四祖謂牛頭曰：「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是已。然四祖十四歲悟道，終其身脅不至席，當其堆堆地坐，與住心觀靜，以踐履為究竟者，如何差別？古人譬如順水行舟，但略把柁，使不觸東西岸。然詳不於此岸，不於彼岸，不於中流之義，則無水亦無舟，未審把甚麼柁？若云未得如與佛無殊之牛頭，未可輕嘗四祖之藥，則所謂不落階級，一超直入如來地者，又遵何道也？

此事須有大休歇田地。所謂悟者，悟此也；絕疑者，絕此也；踐履者，踐履此也。若悟處未到那田地而遽謂踐履，則途路中決有參差之處。正當此時，不疑悟處不真，卻執為踐履未到，而欲以所知之心俟時候之熟，真所謂東行而西向矣。黃蘗云：「不可於淨性上作境解。」與曹山四禁等語，此皆古人要人絕卻所知，到真悟不疑之地，使向去無犯手處。若真休歇人於此自證自肯，還有什麼常住不常住、皆如不皆如？正所謂行船不觸東西岸，柁在當人，更要把箇什麼？雖然，若到者裏，須知還有一箇道處。昔蓮花峰菴主常以拄杖驗人云：「古人到者裏，為什麼不肯住二十年無有構者？」一日自著云：「為伊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以拄杖橫肩云：「椰栗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古人親切為人，更無

藏覆，惟是人不能構，動傷藥忌耳。且者箇消息亦無時節，凡夫頓證與等覺而證更無優劣，特地如此早遲八刻，況區區乎？

又(附來問)

仰山禪師一日坐次，忽覺目前空洞洞地，自身及佛殿僧堂、山河大地一切皆無。明日以告溈山禪師，溈云：「此融通妄想淨盡之驗也。我昔在百丈亦曾有。此子他日說禪，無有能過之者。」詳溈山，離百丈住溈山八年而眾始集，仰山問：「和尚浮漚識近來寧未？」溈云：「我無來經五年也。」仰云：「若恁麼，和尚如今身前普超三昧頂。」溈云：「未在。」仰云：「性地浮漚尚寧，然燈身前何故未？」溈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任。」仰云：「如何是未敢保任處？」溈云：「汝莫口解脫。汝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水，始知長人到者裏，鐵佛也須汗出。寂子！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吻。」夫融通妄想淨盡又數年而浮漚識始寧，浮漚識無來經五年而仍未敢保任，將知承當箇事大須仔細，非心境兩無、人我頓空，未易相應。湧泉四十九年尚有走作，法王如中峰終身不肯居，悟今人之視古人易知也。而諸方以為一切無礙，不肯認一些不到處，生怕減了善知識名譽，及夷考其行，未免名聞利養繫其念，簞食豆羹見於色。古云：「自既粘縛，能為他人解粘去縛，無有是處。」然彼此亦安之。豈時當末法有提唱此道者，即是佛祖功臣，始藉以流傳佛種，不必問其到與不到耶？

山僧一向嘗道：此事貴實不貴虛。所謂虛者，不但有恁麼理、沒恁麼事，直教有恁麼事，不是本際地上時時刻刻、塵塵剎剎，增減不得底、變易不得底，皆云虛不云實。推而言之，就是黃面老胡四十九年放光動地，依山僧道，皆云虛不云實，豈況溈仰父子乎？所以溈山融通妄想淨盡之驗，離百丈然後浮漚之識始寧，此正貴實也不貴虛也，貴常也不貴暫也。至於浮漚之識，無來五年而猶不敢保任，則始終貴實而不貴虛也。于今人見說涌泉四十九年、瑞巖三十年與溈仰諸大老保持箇事，慎重乃爾，以為悟後穩密，絕諸滲漏，古人實落全在乎此，便擬向行住坐臥處親他去、歇他去，不知渠之所謂實，正古人之所謂虛也。為甚如此？祇為打頭不知實落去處，所以二六時中尚且不識好惡，正是精進反成懈怠耳。昔溈山嘗向仰山云：「祇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看溈山是箇穩密底人，為什麼祇貴眼正？將知行處不別。若向者裏著到，不妨省力，便知溈山浮漚識寧正是箇時節，涌泉四十九年後也祇是箇時節，瑞巖三十年後也祇是箇時節。得到者時節，自知痛癢亦能知他人痛癢，否則都是弄泥團漢，自己且無自由分，矧其他乎？所以山僧向於此道頗肯論列，十年於茲始知好惡，只今惟有一味慚愧而已。諸方真偽各有

清夜流傳，固自有功，而妄談不能無過，此龍天事，非予退藏之人所知也。

復熊魚山內閣

來諭四病，教山僧為一切人除卻。截斷山僧舌頭則不無，若以當無舌人語，則猶未敢相許。正使轉一語云：「死不死亦非病，活不活亦非病，盡情不盡情亦非病，與麼不與麼總非病。」亦未是無舌人語。何以故？病即是藥，藥即是病，但知進前，失卻背後。今時禪流之不如古人，均墮於此。大慧昔曾悟薰風話，而圓悟猶以為坐在淨裸裸處，及後於「相隨來也」一句，始解捉敗。所以千聖出頭，全推此著。若到者裏，猶有絲毛頭放不過處，自己終未肯掉臂也。書至此，侍者入報云：「有客相候。」山僧云：「正荅熊公書在，且待少刻。」不覺隨筆寫上。住持事繁，懵懂若此，三十痛棒，其甘如蜜矣。請公試下手看。

又

山僧壓良為賤，居士認奴作郎，三十痛棒請與居士分之。山僧甘甚？居士還甘否？他時後日不妨笑倒也。咄！秋氣滿林霜葉白，一溪清冷鎮長流，松杉種得添山色，又被行人斬未休。不可又作佛法會好。

與同菴若雲兩居士書

凡大人出世，則必有大順、有大逆，二者皆助道之因，而無優劣其間也。所謂大順者，遇真善知識，道眼明徹，具大方便，使我了了見性，不犯手於向上，不失足於旁塗，而卒至於絕學無為之地，首尾俱正，權實兼隆。初祖西來，至於今日，善知識諄切為人，不知凡幾，學人至誠巧值，亦不知凡幾矣。所謂大逆者，恩愛纏擾，冤懟牽掣，毀辱迫逼，疾病延綿，衣食困乏，中下之士，望洋而卻，不必言矣。稍有智識，亦未免左顧右盼，瞻前慮後，以至心志疑沮，歲月遷延。不知此正堅忍練達之處，大根利器，一眼覷破，把得倒用，一任橫拖直拽，總不曾動著毫釐。昔我世尊示降王宮時，父王見太子寡嗜慾，離喧曠，心竊憂之，悅以妃嬪，娛以玩好，而太子之心，終不可易。及夜半踰城，父王痛哭，倒地欲絕，百追不返。以世尊千百世行菩薩道，然後一生補處，豈不能揀擇信心父王歡喜成就，而乃示現若此？故知恩愛難斷，為道之切，不妨於難斷中斷。當其初斷也，即以佛之神通廣大，亦不能使父母歡喜成就，而但能不為其中阻，此後世一大榜樣也。至於子弟，則阿難、羅睺

羅，皆為弟子，嘗隨侍佛，聞道受法，天倫之樂，非人間比矣。然調達、善星，則家親作祟，障礙百出，以佛之神通廣大，亦不能盡使其子弟人人樂從，此又何說？按調達、善星，自世尊初發菩提心時，多生相逐，俱為冥權。由此觀之，則一切障礙之人、障礙之事，直與善知識相成功等，是皆助道之因，而無優劣其間也。毀辱則如入城瓦礫打擲，疾病則如阿難乞乳，困乏則如雪山六年一麻一麥，盡世尊一身逆境俱備，一生補處尤且如此，況菩薩道中乎？所以大力量人，偏於難行中行、難忍中忍，不但不為少退，且因之增長。諸凡不相關切，可以隨順，不可缺權。苟於道有妨，於情易縱，則中志須定，而亦不見悻悻之色，是在當人自具方便也。稍有所聞，耑此寄囑，惟珍重區區。

復凌卷支明府

接公佳訊，謂：山僧闖開覺路，攫碎虛空，坐斷天下人舌頭，從何處得者消息來？慎莫認穿衣喫飯底遂謂可以終日食而不飽，倘要飽即飽；終日穿而不熱，倘要熱即熱。此不過硬作主宰，一時呼遣似易，殊不知臘月三十到來卻用不著，落得畫餅耳。又謂：山僧一星火分照萬家，一星火能不滅否？若山僧仍有一星火，何曾得不滅來？豈但水中月不是，就是天上月亦太遠在。若要是，則一切俱是，到此境界，不由汝不卻步佇思。劍去已久，刻舟何益耶？公若有志向此門中討箇分曉，須把從前認著底一時放下，連放下底亦放下，放到無可放時，猛自提起。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正當提時，不得作道理會，提來提去，驀然道理俱盡，意想不行，從那裏撞破頂門，露出摩醯眼孔？不妨來山僧手裏吃一頓瞎棒也。咄！且置是事。聞公為地方保安建大悲懺壇一段因緣，世、出世間兩兩俱得，今日菩薩熱腸計唯出此，恨山僧住持事繁，不得遠來。然大悲弘願一念至時，非十方三世所能限量，則又不知山僧遠公、公遠山僧，不妨道得一句，使功德圓成，廣利人天，知非分外也。一笑。

復楊文學無見

十方諸佛，與大地眾生，同一心源，而凡聖各別者，迷與悟而已矣。迷於心之本際，則不見心而見境，妄生分別，而取捨由之。取捨之情不已，則業果之報相隨，生死循環，無有休息。雖明知情虛業幻，而終不能使自遏滅者，目前之幻妄實有，本來之真際無地也。故欲了目前，先當識取本來之地。然又非舍目前，別有所謂本

來也。善惡，境也。為善為惡者非境。境有遷變，非境無遷變。此無遷變者，即在遷變之中。迷則與遷變者相流轉，悟則遷變有盡，而我無窮。無窮之我，所謂通晝夜、亙古今，始終萬物，發揮鬼神，極於妙用，而退藏乎密，生死不能繫，業果不能酬，人人成現，而莫得其用者，有待乎悟之也。公欲悟此，須屏卻從來取捨之情，使分別暫息，境見少停。正當此時，切忌忘卻，或者豁然從夢得覺，亦未可知。若得到此，又當知無始虛妄，自今已後，何以能令其終不與一切生滅和合？須信實有倒斷之時，而非謂更無別有，遂任其莽蕩無礙也。過此兩段，不妨不遠千里，圖一相見，尚有本色鉗鎚，承當未易，所謂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此時幸勿謂老天然返面無情也。珍重！珍重！

復英文學目青

公聰慧人，當世界亂離，感夢幻之非久，不肯與無識之輩終於沈迷。又得良友見聞交洽，知定有不可朽之業過於夢幻，以故信之而不疑，誠不疑之也。但無始厚習與生俱來，諸凡濡染逸媮之事，私心實甘之，是未可以一日之理而頓易其情也。夫明於理之至極，而使其心安住降伏，其初猶未嘗無勉強之力，矧於信而未明，明而未至者乎？故初心之士，知信力與習氣不可敵，則勉於離習，所以存信也。知幻妄之知暫而虛，貪癡之情久而實，則勉迫其知於必行，汰其情以就理，使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然後日用之間，舊染去而清明日生。以清明之心觀於眾念，始知眾念之非他物也。若尚未離舊習，則全身在妄，而欲去妄覓真，則去亦未必非真、覓亦未必非妄，更教誰為作主，誰為解脫耶？公苟向此一大事，必須打迸一副身心，一力放下，一力擔起。若猶徘徊岐路，欲一無所捨，而祈其或有所得，世間豈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者哉？體中佳勝，不妨入山，或未必相賺耳。珍重！

復王侍郎園長

承翰頓見本來面目，此語實搔著山僧癢處，但不知本來面目為誰？見者又是阿誰？既見已後與未見前還有差別否？若有差別，不可說本來；若無差別，用見作麼？未免向公再覓皂白。又承云：煩惱試人。既見本來，喚什麼作煩惱？若尚有煩惱待拂拭者，恐未是到家消息，祈勿草草。入此門中，不敢不直人來，幸更有以慰也。

復林毅菴太守

教外別傳之旨，千說萬說不如一悟，千說萬說說得絕似，不如悟得底人默無一說。亦不見古今人千說萬說，我世尊涅槃會上謂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豈不信歟？故曰：悟得底人默無一說。非謂默而無說之為是，謂纔開口早已不是了也。然事不得一向，所以六祖大師說箇「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欲人直下承當，故有即之一字。大珠和尚說箇「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欲人直下撥轉，故有回之一字。若於方便門中更一眨眼，白雲萬里矣。至於百丈牧牛，安禪師拽鼻，亦謂得底人向後行持，若未真得，且不知何者為牛？牧又何物？意識紛紜，名相不實，恐未是學人了手處也。古靈贊謂：「蒙百丈指箇休歇處。」當看一箇處字。若單單以放下二字釋之，欲從何住足耶？南泉云「平常心」，正是者箇去處。三祖云「體無去住」，亦正是者箇去處。即雲巖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及「遍身手眼，通身手眼」，亦正是者箇去處。又如洞山麻三觔、南泉斬貓、山僧訶林一笑，要總不出者箇去處。者箇去處，善知識以之自為，亦復以之為人。晦堂云：「還聞木犀花香麼？」瑞巖云：「主人翁，惺惺著。」復云：「喏！喏！」此亦大略可見矣。所以隔房聞釵釧聲即是破戒，只一句探竿子，直使驢頭馬面一時逃躲不得。至若金銀雜沓、朱紫駢闐，卻云：「好箇入路。」便是得底人眼孔，要瞞一點不得也。總之，此一大事定須徹悟始得，欲得徹悟，不妨埋頭打迸。一則話頭上日夜逼拶，逼拶到無意味，心情悶絕，正是好時節，萬萬不可放開一步，向道理識解上著到。若向道理識解上掉得箇相似，越發會打葛藤，雖有山僧，無能為公。何矣？承下問，據款結案，亦方便中語，且不可作實法會也。無事請下顧，或亦不相賺耳。珍重。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為真實。非可待其既滅，而謂求之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云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即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他日瞞黑面居士不得耳。不直則道不見，唯公亮之。

與阿字侍者

此字且勿示人，非謂佛法有兩般，正恐見未到實頭處，不免以道理會，卻成剩法耳。汝從未曾做事，即做事亦在山僧左右，時有提誨，此翻遠離，不可不索性說破，恐做事心勝，不覺不知墮在無事甲裏，纔憬覺，早成兩橛。如此，則全虧大人行履，即做得事，亦屬有為也。仰觀古之大人，不過行解相應而已，必使解處即行處、行處即解處，方無滲漏。若解過於行，謂之見地中人，日久歲深，空成話餅。所以善知識于學人雖愛之極，而終不敢兩手分付者，正謂此也。麻三觔，乾屎橛，三腳驢子弄蹄行，東山水上行，如此悟得，可謂見處明白矣。二六時中，心與事接，目前止有事物，尚無餘境，餘心猶未見差別。若到斂目趺足，一切過去、現在、未來之境，靜中朧然，稍一蹋上，便無自存之地。正恁麼時，莫謂我使得他要蹋便蹋、要踢便踢，大恐蹋上易、踢去卻難，縱使一回得勝，兩回、三回一定輸他耳。《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不可得雖則本來如是，然亦大人八識一刀手段、本體功勳同時俱到。若果能一切時中三際之境劃然而斷，亦無劃然而斷之量，則斂目趺足時即是應事接物時，應事接物時即是斂目趺足時，過量之人無所說示阿字，汝道合作麼生？所以山僧嘗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者箇話大有來由，直須契證始得，且不是道理，且不是見解。正如人問上座：「今朝吃飯也未？」荅云：「食飯了也。」可中還容擬議麼？又如波斯入大唐，大唐人舉手，波斯云：「烏招！烏招！」且道從何處得道理來？從何處得見解來？然汝須是箇人，不然又成窠臼，今時俱落在者一箇窠臼，所以血脈不真。山僧不妨再一提起，望置座右，頻自省覽也。若使別人看過，所謂麻三觔，庭前柏樹子，渠也領過，所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渠且掉頭。及乎一坐坐定，過去事想一回、現在事又想一回、未來事又想一回，憬覺起來，正好著眼，乃謂：我雖無端闖入，然此本來原自三際都不可得，即今何曾動著？又自想一回，再或覺得全身放下，一時麻三斤、庭前柏樹子恍惚現前，不覺不知已成心境。縱使知非，安頓手腳，未定一箇昏沈，伸開腳看看，天大白矣。下得床來，事物交加，混身輥入者裏，一真一偽，看從前靜地裏未妥，則此處必定是偽。又不自知，只管向人謂：「我動處尚打得過。」恰好笑倒耳。今時識得門頭戶底、覷得古人七上八下底，大約俱如此過日，不可不察也。山僧一向期汝過厚，亦多見禪客七青八黃，便自滿足，甚且退失，故欲汝一腳蹋到底。若根本不深厚，雖使枝葉茂盛，祇益狂肆，於已無益、於人有損，既無以折高明之心，亦未

易塞流俗之口。汝今在十字街頭，正好一翻試驗，自知深淺也。秋涼，珍嗇。餘無所囑。

又

來札云：在世情事物中轉腦回頭，頗知時節。又云：埋頭市肆，步步向黑漆桶裏拶入。若無後語，則腳頭不闊；若無前語，則血脈不親。吾宗所謂持書不到家。與麼旨訣，要在當人轉變，不則又成實法也。於此識得，更須看洞山云：「與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得底人，於相續處脫卻今時那邊獨行獨步，不為三際收攝，然後向十字街頭就有為法裏作無為生活，非人能測，豈自所知？山僧此翻不謂汝能為叢林出力，所喜吾宗頗有趣向之士，此道或不致寂寥耳。見一亦肯拋棄身心，向艱苦一路，不妨便一與語也。

復楊震生居士

阿字行乞江城，持楊居士書歸，書內問語忉怛，山僧隨筆荅去。復有數字勉居士從自己腳跟下著到，勿只向言句覓。居士復有書求山僧開示，言意諄切，山僧終不敢無風起浪，蓋謂此事非言句所到。六祖大師云：「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古德亦云：「言多去道轉遠。」居士若信山僧話，二六時中但須向言句不到處、意想不行處看自己本命元辰著落，看來看去，忽然撞著露柱，搕撲一覺，始知平日言語時、平日思想時錯過多少？乃至鴉飛鵲噪、風動雲起錯過多少？甚而街頭市尾、貴賤童叟、是非人我、若成若毀、若好若惡錯過多少？然到此處切忌作現成公案，若作現成公案，卻似不曾向言語不到處、意想不行處一回汗出也，尚有許多葛藤打不盡，且不敢對居士盡情搬出，恐添居士繩索，亦欲居士就淨地裏豁開眼孔，方來棲賢，金井橋下白石磷磷、青溪漫漫，更有廣長舌為居士點破，且不關天然老事。

復祖印禪人

來問分貼四法界，山僧今轉問公：祇如某經文為什麼喚作事法界？某經文為什麼喚作理法界？某經文為什麼喚作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倘不開者一隻眼，則章分節解猶屬依通。古人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也。偈云：「懷州牛食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此杜順和尚法身頌，與來問迥然。然華嚴賢首宗是此老建立，故即以此老湯頭為公對症。公久善為胗候，故又因公之明以通其暗。公六脈無恙，只左

寸疲緩，略披古方，多掇酸棗仁，取易應手。若果中病源，此後自當高抬藥價，幸毋嫌先生時套，作自調養計也。一笑。

復願乘禪人

此事貴悟不貴解。于今人聞說即心即佛，即向五蘊中認箇靈靈明明；聞說非心非佛，復撥去見聞覺知，別求寂靜，如麻三觔，庭前柏樹子，不現成承當，即信口皆是，種種邪說皆解也。日者禪云：「某甲於此事，如黑漆桶一樣。」山僧云：「正要你者箇漆桶。但行住坐臥，祇恁麼按住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迸斷，自知老漢相為處，不要解。」來札云：不知在黑漆桶中求出身是？不求出身是？此正急切欲解也。若有出身與不出身，依前不安於黑漆桶，而欲他日得真悟，無有是處。禪今去，祇消仍前做事，不問出身與不出身，做到悶絕時，祇管看不得，打退鼓，不許於黑漆桶上作一分道理。忽然時節到，一腳蹋翻，待相見，始有喫棒分也。

復梁有聲居士

離心意識。參！此古人直指語，祇怕離不得，不怕茫無把捉。試看二六時中未曾提起話頭，有人喚你食飯一等去食，寒來一等討衣服穿，還是茫無把捉麼？何不向那裏悟將去？若但聞與麼話，便認著箇見聞覺知及一切現成等，卻似不曾離心意識矣，猶尚不醒。且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此一句容得汝心意識麼？莫怕無滋味。但恁麼提，提來提去，忽然時節到來，不妨打失布袋，便知好惡，更不著忉忉耳。尚有一話，參禪大須拌身世，若全身在世味裏，又將心向佛法討些便宜，好似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老僧從來不見有此怪事。

復熊非熊居士

天下唯聰明人可坐進此道，然每見聰明人多為道障，非聰明障道。聰明而不了，嘗為他塗所惑，此聰明自障而住，山翁遂以為聰明障道，真冤煞矣。讀來翰，知公大聰明人，然細玩尚不能脫然世網，誰足為公絆足者？大事因緣，雖四聖六凡同一具足，了與不了均為剩語，然畢竟一回不可，一向便為無事。至於微細披剝，廣大融通，非朝夕事。設使公纔弱冠，老僧尚以為當疾知時，矧四十、五十猶徘徊於道與俗之間，此所謂聰明自障，老僧終不敢謂聰明能障道也。既不敢謂聰明障道，則千秋大業，捨聰明人吾誰與期？絮絮

叨叨，真成習氣，終知聰明人必不以為贅語耳。千里奉酬，惟此切切，於聰明人前不作寒暄語，祈相照於筆墨之外。

復澹歸監院

天下古今無一箇不是懶人，只是外面不曾撞著箇激發，裏面不曾有箇幫手。他到會担起一面不懶底旂號，招募一夥懶漢，鳴金擊鼓，卻要拏縛那山上水裏星散底懶強徒，豎起不懶底話會，日夜鼓行而前。殊不知他全夥本是箇懶出身，一時時節不到，便自改頭換面，做起那一翻事業。忽然時節到來，外面撞著箇懶激發，中間驀自攢出一箇懶幫閒來，暗地裏把不懶底旂號一一替你都改作懶字，一箇起頭，一箇暗幫，又一箇遊說不難。一刻間，鼓噪趕到中軍帳外，把箇大將嚇得昏了半晌，將息起來，默自思量：我元來是箇懶漢，不知不覺弄到者裏，好不喫苦！何不趁此機會，還我懶底窠臼？卻又不是我要散夥，卻把散夥底罪案推向別人，他到占了箇懶便宜，又不曾損他舊時不懶底名譽。你道者箇是什麼人？就是禪所謂箇老厭物釋迦如來。者箇老厭物，元是天下古今打頭一箇懶元帥。何以知他是懶元帥？你看他在菩提樹下，纔開眼見箇什麼明星，得些懶本錢，便道此事難信難知，無開口處，不如蚤取涅槃。忽然驚起十方底老厭物，箇箇都會害過那一翻懶魔障。自己喫苦了，亦要後來新充底懶軍，教他嘗嘗滋味，鼓起欲梵諸天八部總來勸請。忽然拋下箇懶心腸，便豎起箇不懶底旛竿，招集一千懶菩薩、懶聲聞，都來講求箇不懶法門。講來講去，講得箇不耐煩，卻不好自己打退鼓。正悶悶時，忽然撞著箇懶激發，喚做什麼魔王，要來勸請入滅。你道者箇魔王因甚會作者等勾當？因他亦是箇懶夥人，所以徹底知得那老厭物從前一翻驚天動地，總是因人成事，水到渠成，元是箇沒腰骨底，所以一手搔著，卻似推門落臼。不然，那老厭物若真是箇不懶底元帥，正當魔王勸請，不難說箇蚤哩。有分教：魔王退身三舍，為什麼到要向阿難口裏討消息？被阿難暗自窺得者老厭物懶根發了，卻似承他風旨，裝箇聾啞，成就則箇。你道阿難是什麼心行？卻元來他亦是箇懶漢，又把世尊做箇他底激發。他到做箇世尊幫手，便把不懶旂號換箇懶旂號，自此做一箇大懶底教頭。傳到後來，徑有彰明較著，向深山裏下箇懶山寨，如大梅、神鼎一輩；水裏又有巖頭船子，充箇懶水師；陸路上又有箇普化、谷泉一宗人，作箇懶遊帥。到于今，居然分箇對敵，互相勝負。你若站腳不穩，一翻翻轉要入那懶夥，到自不難。總元來者兩夥本是一夥，總是箇嬾出身，不過時節不到，便自改頭換面，終是箇不牢底。你道還好撥發他麼？所以老漢挺著副脊梁，硬著副嘴臉，你道妨箇什

麼？寫至此，不覺忍不住笑。且道笑箇什麼？笑老漢那一段閒話，是不要人倒那不懶底旂幟，還是先開著一條懶後路？有底說：「天下沒一箇終懶之人，只是有著便與不著便，和尚不過一時著激，要且自己放下不得。」有底說：「和尚已是一箇懶底頭目，目下耐煩不過，十分有八九分腳軟了。」有底說：「和尚要尋懶路，便教著人向前討箇下手著落。」者三段話合做一則公案，畢竟作麼生和會？且待點起鑼鼓，大眾試揖，著頭覷一覷，各請下一轉語。

復凌世作司李

色陰已消，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解己亡，此《楞嚴》修證菩薩未達方便，有證有得，于其中間自生疑礙，不如我宗門下了則頓了。若其未了，只宜豎起脊梁，不顧危險，卻不可于塗路邊有所顧盼。如竹篦子纔舉起時，汝作麼開口？且無開口處，如何更有設心處？既無開口，又無設心，病于何生？藥于何治？瞥爾知歸，內外豁然，盡大地皆藥，信手拈來，消補互用，正當此時，豈復問人求活計耶？連病數日，正伏午寢，接翰立復，草草無餘語耳。

又

公多時不入山，有人從仁化來詢及，始知令孫之變，未免恩愛未得脫然。何不正與麼時，把平日參得底禪向者裏試試看？若試不靈驗，不妨把麻三觔話挺著脊梁一回廝併。或者忽然麤來，始信盡大地是兒孫，十字街頭活人無數、死人無數，不妨張開兩塊皮，笑了一回、又哭了一回，卻來丹霞頂[寧*頁]與大眾翫月，問什麼尖相、圓相？看老漢如何打發？莫只閉著書房堆堆地懊惱，纔拭了兩滴熱淚，便執起筆引什麼仰山石室翫月，希圖老漢荅句禪話與公作解悶。老漢不學古禿廝者等閒工夫，說尖、說圓、說隱、說顯，祇有白棒一條待世作入山，且看是尖、是圓？是不尖、不圓？道不來時，且莫怪老漢索性也承布施拜謝，何時望螺峰一步殊切？

與梵音禪人

下山時忘與禪語，至下院始憶之，筆紙不便，茲直歲還山，耑書此寄囑。凡學人在善知識座下日久，能具正信，稍有根性，未有全無所窺，須知日用俯仰折旋，明明無第二人，然騎聲蓋色不能無礙，此未得穩妥者，麤而易知也。乃有目前無一物，當處亦無人，一句當空，八萬生滅門一時頓盡，到明眼人前猶未肯點首者，且道過在何處？衲子十年二十年抖擻不下，止爭一反覆間耳。念禪此番應死，心無異緣，復除典客，不謂無事，正要禪於人事紛紜裏薦取，

力量更大也。疑情不可多，礙膺之物破則無不破，始知盡大地銷歸自己，所謂聖人無己，靡所不己也。歲月易過，善為用心，切囑切囑。

與錢牧齋宗伯

人有譽隆當世，讀其書始恨相知之晚，貧道於居士是也。耳居士名久矣，得之傳頌，祇增疑著。去春捧心經鈔，居士真我法龍象也，真空一門、般若六百卷讚歎尊重，悟此則百千三昧、無量義海彈指圓成。居士非宿植靈根，何能深入法界？又何必教旨之非宗趣耶？遠辱翰諭，適先師示疾，未能裁荅，轉盼秋風，遽丁大事，收涕正惟求所以銘吾師者。今釋推文章高妙，貧道謂此居士緒餘，空智蕩群疑，精識邁前哲，天下後世鼎重一言，吾師其不朽矣。謹勒行狀，耑侍僧馳謁，伏惟垂念法門，俯賜允俞。昔無盡居士為湛堂準公點出眼睛，照耀天地，愧貧道未能效妙喜躬謁。然居士淵鑑過於古人，知能遠矚千里之外。

與丹霞澹歸監院

六月二十，以先慈病，自海幢趨雷峰，僅得侍藥一月，竟以七月二十順世。所慰病中恩愛頓絕，一意西方，嘗夢睹慈相，或以全身投蓮華中，香極而醒。臨化數日，顏色光怡，無痛苦狀，念佛至氣盡，似可希想下品耳。去秋至此纔周年，兩丁人子弟之阨，雖生人所不免，然痛毒相連，亦夢幻中一大愴惻。六如入山，詳詢近況，知放身土木錢穀中，不作苦樂想，正吾門幸事。因憶大地眾生，無一事、一念、一刻不是佛之妙用，祇坐不覺，枉作箇眾生知見；及乎覺得，又枉作箇佛法知見。拈一放一，未見輸贏，所以勞我祖師一棒一喝，以自己風光作他人破睛底鍼刺。若是皮下有血，撩起便行，更不回頭轉腦，此間間不容髮；若不大死，便活轉來，不免又刺頭上他機境。如何是法身邊？如何是法身向上？者箇是體？那箇是用？者邊作麼生？那邊又作麼生？怎地是悟底？怎地是踐履底？把古人一期方便都做實法會去，一似從上實有恁麼事，豈不冤誣先聖？今時人病多在此，所以說得相似，做處淆訛。理既如此，事亦復然，真可謂虎皮羊質矣。山僧于今不怕禪、不會說，亦不怕禪、不會做，祇怕說了、做了，眼孔定動，急不得避，被人拿住，指良為盜，有冤無訴耳。便中不妨一句慰我，勿但謂和尚既不許人眼孔定動，又要人慰箇什麼？便打發過箇裏，大有來由，真不得草草也。

復程周量中翰

日從阿字石鑑悉公護法深心出於誠懇，非夙植善根未易得此。復承遠訊，兼辱惠錫，感荷彌切。翰諭山野現前指示，公意初入道欲得淺乎言之，不知吾道正不離現前而具從上之理也。夫眼所見者色，耳所聞者聲，今人之最現前耳。然眼不到色處，色不到眼處，耳不到聲處，聲亦不到耳處，此在眼未見色前與既見色後，耳未聞聲前與既聞聲後易知也。若當眼與色會、耳與聲接，其中物我不分、根塵交互，乃愚者盲目聾耳之場，即上哲全體大用之極，是未可以言語構也。所可言者，眼在色時色不能奪眼，耳在聲時聲不能奪耳，唯耳目從無始來局於聞見，妄成似聲似色之習，暫時惑亂不能自覺，遂滯長劫眾生日用所為，真可憐憫也。公試於聲色紛紜中斂目還見、攝聞還耳，則一時聲色直下冰銷，縱觀世間猶如夢幻，且不妨即此見聞廣作佛事。若到此處，尚有全體大用一段現成公案，又待他時相見，向棒頭上別通消息耳。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雜著

楞嚴宗趣論

宗也者，極乎道之所究也；趣也者，正乎道之所歸也。匪宗則趣無所示，匪趣則宗無所造，故宗以宗乎趣者也，趣以趣乎宗者也。以祖意、教意而言，則祖，宗也；教，趣也。然祖亦有趣，教亦有宗，所謂祖意中具有教意，教意中具有祖意也。昔世尊百萬人天拈青蓮華笑視大眾者，宗也；復曰「吾有涅槃妙心，教外別傳，付與摩訶迦葉」者，所謂趣也。達磨大師少林面壁九年者，宗也；而可大師求佛法印，而曰「不從人得」者，所謂趣也。六祖大師為明上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者，趣也。明省後，復問密意，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邊」者，所謂宗也。宗與趣先後迭用，而總之匪宗則趣無所示，匪趣則宗無所造也。夫宗有二種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又如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此二種即是一種，然殺活同時，主賓一致，自非深證之士，未易語此。苟無方便，則道幾乎絕矣。所以後代老宿因僧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宿曰：「還聞簷前雨滴聲麼？」僧曰：「聞。」宿曰：「從此入。」其僧便悟。臨濟往見大愚，愚云：「黃檗老婆為汝困徹了也，還來者裏問有過無過？」濟亦大悟。故趣亦有二種，即以左右乎宗之機旨以相發明，否則機妙失宗，反成毒藥也。然則何以為教之宗乎？曰：祖之趣是也。夫祖不可以意意者也，不可以言言者也。若教則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故曰：祖，宗也；教，趣也。而教即以祖之趣為宗，教之趣則又以導乎宗之會極，蕩乎宗之岐路也。故祖不可無教者，無趣則宗無所造也；教而無祖，則趣無所歸。玄言妙義，悉屬筌蹄。所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曾說一字」者，非謂掃言說之蹟也，欲夫人之即教意而得祖意也。故凡讀教而不識其宗之所本、趣之所歸，不善讀教者也。《楞嚴》第一最初便云：「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一部經之本宗也。然眾生久在迷中，遺失心性，循諸妄想，一聞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如說他寶，不知所認。故如來特徵其發心，緣於勝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

正選眾生六根門頭，常在出入，而不覺知者，以為識取之路。此一部經之本趣也。凡用趣者，必先之宗；欲見宗者，必先之趣。所以佛告阿難云：「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而阿難當面錯過，乃隨機一揭云：「汝今堂中，先何所見？」又急轉一語云：「汝矚林泉，因何有見？」宗趣既定，然後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大眾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使阿難與大眾，知其宗之所究，以識其趣之所歸也。夫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為宗，則宜直指心性，以為本趣。何故？七處徵窮，二種分別，既不濫收其能椎，將又保任於見性。良以眾生心性，從本不覺，隨緣生滅。以此緣生與生，緣滅與滅，物我不分，內外混亂。若不屏絕根塵，推窮能所，則一靈真性，終無自認之日。所以當七處既窮，生平所據，矍然自失。然後分別二種，使知迷中心性，盡屬攀緣，用處分明，枉自遺失。即如阿難，反認能推非不現前無別。然而能須由境，此處倘無照了，猶帶前塵。正使境謝能沈，箇中若不知非，亦同斷滅。故知如來一咄，破其迷妄而已，而非破其非心也。世尊曰：「咄！此非汝心。」阿難曰：「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世尊曰：「此是前塵虛妄相想。」而下文又云：「我非敕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乃知世尊拈卻前塵影事，使之自認其心，不欲其混於前塵影事，枉自遺失其心也。夫此心此性，生佛無別。所別者，迷悟耳。迷則全水是冰，悟則全冰是水。以冰非水而去之，別求所謂水者，非也。沃其冰而水自宛然，破其妄而心自宛然。六祖曰：「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又曰：「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覺範曰：「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真理。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正謂此也。先破其妄心，而使之自悟有體。後許其見性，而徐辨其無是非。是照用後先，主賓終始，各隨機候，不可定執也。夫心性在於分別，則為意根。在於色像，則為眼根。此皆從眾生日用現前，便有無上妙覺。祇為混入前塵，而分別無體。紛紜物像，而自他不辨。所以如來奪彼前塵，而獨顯全性。擇於見中，而孤露我體。或意或眼，舉一以明。或縱或奪，率多方便。引客塵，要識主人之無。故往指頭手，為達見性之無卷舒。人有今昔，見何童耄。須知真性遺失，遂循妄想以分置。內外顛倒，想滅則盡。大地總是妙明，見聞同一，倒正誰分？自是現前之緣心難盡，暫悟終疑。豈知八種之見性不還，是汝非物，尚猶不敢自認，終是物我不分。至於見在我前，又成物我不化。世尊曰：「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曰：「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曰：

「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阿難曰：「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蓋為眾生，從無始來，迷我為物，不知是我非我；認物為我，不知是物非物。是以如來，既言其物我皆妄，又言其物我皆真。旨趣深玄，盡思難測。如曰：「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是二文殊。而我今者，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說至此，而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之宗旨始露。所謂趣以導乎宗之會極，蕩乎宗之岐路者也。蕩是非是之岐路，以合乎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之會極，然後知世尊拈華、達磨面壁，祖意果不可以意意，不可以言言者也。然後知教之果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者也。則豈非世尊欲人即教意而得祖意哉。

然祖意中亦具有教意，可以互相發明者。如雲門大師云：「從上來是什麼事，于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為緣為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為隔為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為四大五蘊，我與麼道，蚤是三家村老婆說話。」咦，是亦可以悟矣。悟則直下便悟，若眼孔定動，未有不別生岐路者。如阿難聞無是非是，乃惑為自然，又惑為因緣和合，世尊更以明暗空塞四義，獨顯見性，欲其於四義之中，頓離諸惑，則曰：「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欲其於四相之中，識取見精，則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夫惑斷而見見，則實相現前，是非俱泯，宗趣了然，而阿難猶以見見為惑者，此正迷悟之所由分也。夫眾生之見精，在四相中，而妄生諸惑者，為不能自見其見耳。惑之所生，似乎能所臚乎現前，其實覺見由於無始，即下文云「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是矣。此世尊特以二種妄見，例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也。苟知其為病，則見與所見，了不可得，亦無所諱，直下巍巍，是為何等？故又云：「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至哉無是非之旨，可謂深切明著矣。觀其言陰、入、處、界，及四大、七大，皆云如來藏。又云：「畢竟無體，本無自性，俱無處所。」又云：「此皆識心分別計度，俱無實義，無非皆真皆妄之論。」旨趣深玄，盡思難測。故下文云：「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又

云：「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即此理也。此特先發明之耳。乃阿難及與大眾，雖悟一切諸有，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圓，含裹十方，猶不能知其生起，則不能了其目前，故又有忽生山河大地，四大不相容之惑，所以世尊再為指出覺明為咎也。夫有所非覺，無所非明，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此所謂生起之由也。而又曰：「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則目前之山河大地，可以蕩然。此如來藏中，離即離非，是即非即，不可世間及二乘權小，以所知心而能測度也。《法華經》云：「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之相。」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必如是會，乃可謂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者也。若眾生則不然，眾生不達山河大地由於無始覺明所生，以為萬法別有根本，與我為緣為對。殊不知法無自體，皆由我識心而有分別。若除分別，萬法自如。所謂非心非空，非地水火風等；即心即空，即地水火風等也。所以下文云：「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於中更容他物？正與《法華》如來明見之旨，互相明證也。阿難既聞覺明為世界之所生起，而又疑眾生何因有此覺明之妄。不知覺明之妄，因迷自有，迷則無因。此無性之旨，又非二乘權學所能知也。夫無性則無分別，以無分別而妄起分別，故能所對待，展轉相生，無有休息。苟能於分別之中，而識取於無分別之體，則體性露現，根塵迴脫。始知從上已來，心本嘗住，性自明淨，本周法界。一回覺悟，更不復迷。正所謂見見非見，見不能及。通達實相，一切俱無也。故曰：「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若是沒量大人，於此直達本宗，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奚阿難猶切切以攝伏攀緣為請哉？亦慮末法有恁麼理，無恁麼事也。謂生佛同是一心，則無生滅不生滅之別；謂縛脫原無二致，則無煩惱菩提之分。固矣！然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遇緣方了。若尚未遇了緣，則如審詳因心，至於二種根本，非不曉然，將謂轉日用生滅之心，反而依不生滅地，而能依所依，蚤成生滅。此處若不徹證，忽會根塵代謝，未有不爽然自失者。昔高峰初年，自以為有所發明矣！雪巖欽揭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又曰：「夜間夢裏，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又曰：「既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何處？」峰遂惘然。噫！此即阿難疑斷滅時耶？所以世尊復舉聲聞二義，使之自信自肯，要必確知本心，不與根塵和合，無毛頭許夾帶，然後獨步丹霄，自解作

活。世尊曰：「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鐘聲更擊，復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又曰：「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搗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搗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為撞鐘，即於夢中，自怪其鐘為木石響。於時忽寤，遍知杵音，自告家人：『 我正夢時，惑於舂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如此指示，正與雪巖同一機趣，佛祖無二旨矣！試觀高峰，日間夢裏，主宰分明，可謂在聲色中，不隨聲色也，奚為無夢無想，便乃徜然？當此之時，使雪巖再舉聲聞二義，峰亦未必甘心直下，及枕子落地，一回脫穎，豈他人所能回換？此所謂遇了緣也。又如審知煩惱，皆由六根招搖塵境，識性居中，發生虛妄，猶如空華，本無所有，此可以言解結矣。然亦有永絕生死，證於解脫，未免猶為識心者，始知生死解脫，均名幻化，捨結取結，全病所知，若非真妄俱捐，亦無俱捐之量，言思路絕，廓爾現前，則安知知見無見之旨，不猶為所知障哉？《圓覺》云：「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華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又云：「眾生迷於生死，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以故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正謂此也。阿難曰：「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世尊曰：「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又曰：「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解結大旨，至矣盡矣。然古今人，亦未遂言下領者，是誰之過哉？昔石鞏以弋鹿過馬祖，祖迓之，鞏問：「還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鞏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鞏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鞏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鞏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鞏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群。」鞏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鞏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者頓息。」若石鞏，所謂遇了緣者也。選擇圓通，乃修持之理，亦大有宗趣。晦堂云：「心外無法者，不知煩惱習氣為何物，而欲盡之，翻成認賊為子。」從上言說，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之知見治之，皆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定有習氣可治，卻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跡跡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也。圭峰密公云：「若能悟本法身，本自無生，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習氣，執以性成，喜怒哀

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以一生所修，便同佛地？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莫認色身；以真知為自心，莫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以二老較之，則晦堂為宗，而圭峰為趣。眾生根器，高下不齊，苟廢圭峰之說，則有執一切現成，反認虛妄，以為真實。清涼所謂「即妄為真，如處陰影滅也。」所以溈山云：「若是真悟之人，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淨除，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趨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溈山可謂宗趣俱備，深得如來權實兼用之旨也。故善達宗者，不滯乎趣；善會趣者，不失其宗。祖與教皆然也。即如選耳圓通者，謂從此入，不從此住也。一根返原，六根解脫。六解一亡者，謂捨權歸實，非即權為實也。至於三決定義，與三增進漸次，猶治煩惱習氣之論也。然亦去其所本無，為見有煩惱習氣者言之耳。非謂別有一法，令其修治趣向也。一切眾生，不悟自心。於自心中，妄見境緣，妄生取捨。隨其取捨，造十習因，受六交報。所謂以究竟無，成畢竟有。若能悟業無作，當下妄息，直見本心。心心不別，還於本無。於所本無，實不見心外復有一切煩惱，即不言修可矣。苟其未至於本無，則四十四心，及諸天品類，層層位置，要皆增進中有無輕重之驗。去一分煩惱，即證一分真實。去之盡，即證之極。亦非別有所謂證也。若別有證，皆屬心外。於五陰中，心生聖解，種種計度，悉墮魔外。豈知等妙二覺，尚有一分極微細所知愚。惟佛一人，始稱見性。然則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凡夫具足，歷聖難盡。推窮究竟，不越吾宗為第一義諦也。《楞伽》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故教中無量義海，皆發無門之旨。所謂趣也，所謂正乎道之所歸者也。

禪醉(十則)

禪醉者，何謂也？蒙周曰：「醉者之墜車，雖疾弗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天全也。」予醉于禪而寤，是猶墜車者矣。寤而無解乎醉，殆所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歟？使天下之人，因其寤而識其醉，則予之得全乎天者，亦將以全乎人之天也。反而齁齁然，鼾而弗之醒，至足矣，又安知其所謂疾歟？

一(致知)

崔子石師問佛於天然曰：「某儒者，將易而佛，得乎？」天然曰：「儒不學佛，佛不學儒；儒不學儒，佛不學佛。吾聞道不相學，亦不自學也。相學者寇人，自學者寇天，皆道之所棄也。雖然，子儒者也，吾與子言儒。孔子曰：『 致知在格物。』何說乎？」崔子不能對，日有對而不侔。天然進而語之曰：「天下一知而已矣，無所謂物也。自知窮而為物物，又物物而物益不窮焉。名之所昉乎？狀之所紛乎？義之所別乎？類之所繁乎？之數者，盡天下之所謂眾人者，日恫恫然而不自知所往，而不自知所來。喜喜之，怒怒之，哀哀之，樂樂之，不以為縛，曷求其脫？常憂不合，孰冀乎離？波波汩汩，遂成古今。是皆不知其為物而安然者也。夫惡知乎安然者之為是而不知之為非乎？夫惡知乎不知之為是而安然者之為非乎？有智者惡其不知，而以知為貨，以物為利，欲貨出而利返，奔走道路，物我兩衡，主賓相易，自以為知過眾人，而不知其不若不知也，自以為不安於罔，而不知其不能安也。天下黑白、同異、牝牡、成毀而已矣。知黑而黑，知白而白，知同而同，知異而異，知牝而牝，知牡而牡，知成而成，知毀而毀。固然者，物猶不化，矧其未至於固然者耶？若舉父於子，舉兄於弟，舉夫於婦，則人之父子、兄弟、夫婦是必啞然，而獨不啞然於知黑白、同異、牝牡、成毀者，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言出而是，人不知其非是；言出而非，人不知其非非。是非者，萬物之鄉也，引知於物，而非會物於知者也。是故學聖者愚，學愚者賢。聖人遇愚而賢，遇賢而愚，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物而不物，不物而物。物而不物，物盡我也；不物而物，我盡物也。物盡我者無物，我盡物者無知，無知而知，不足言矣。故曰：藏天下於聖人易，藏天下於天下難。」

二(近非道)

戊子夏，阻饑於海雲。其徒少食而讓，天然喟然曰：「吾道其以人喪耶！」又一日，食而任，天然喟然曰：「吾道其以天喪耶！」內記巖子揖而前曰：「巖得間矣。昔也食而讓，夫子以為道非讓之所幾也。今也任，任斯近矣。聞以人喪，未聞天喪者也。敢請。」天然曰：「君子猶惡其近之也。適燕者八千里，吳半之，齊又半之。人知夫齊近而吳遠也，亦知乎近猶齊而遠猶吳乎？吳與齊其有辯乎？無辯耶？半之又半之，其有辯乎？無辯耶？人有宴處者，解衣適體，磅礴於無何有之鄉，適適然爾。忽而覺焉，曰：『 君子不以容飾眾，不以私棄物。吾囚首裸身，吾不能使茅吾心而塞吾目

也。』一旦，峨冠冠之，文衣衣之，夏伏浹汗如注，乃久而苦之曰：『甚矣！吾之不能安其天也。夫人出而拱揖，入而偃息，無是我也，誰為非歟？吾向者獨居寢處，解衣磅礴，無與人耳目，奈何自困若是？是眾人以天，而吾獨以人也。』於是去冠還衣，從乎其朔，而後知向者之樂不假人也，苦而後知其樂不假人之為然也。傭者過之，怪而問焉，曰：『夫誰不莊於處眾而佚於自處耶？而嘻嘻其幾得之！若外加何為者？』人不能荅，而終以為非傭者之所知其樂也。嘻！天下之士之去其仁義禮智以為道也，亦若是已耳。夫仁生於未仁，義生於未義，禮生於未禮，智生於未智。夫未仁非不仁，未義非不義，未禮非不禮，未智非不智。非不仁義禮智，而後仁義禮智猶是未仁義禮智也，而後未仁義禮智猶是仁義禮智也。鶴脛長，鳧脛短。鶴不長其長，故鶴；鳧不短其短，故鳧。不長其長者之不能不鶴，何異乎長其長者之不能鶴也？不短其短者之不能不鳧，何異乎短其短者之不能鳧也？迷此者罔，覺此者殆。罔與殆，皆道之所不共也。」

三(天不可合)

潛子為有得於天也，日以合天之說造，而餘以變物。天然聞而歎，撫而告之曰：「天可合乎？天可合，亦可離也。天可離乎？且而窮上下四維之蒼蒼、之冥冥、之蓬蓬、之轟轟、之烈烈、之濛濛、之潀潀、之亭亭、之森森、之潑潑、之汩汩、之歷歷，且而牖聰鑿明，鏤思刻慮，以求彷徨乎天之所以然。天之所以不然，譬西行者東馬首矣，猶敝敝然曰：『若合若不合，若離若不離。』言之倫與否，不可得而正也。」語天者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曰白與黑，非人之所與也。而白之，而黑之，誰將與乎？」「鵠不自白，有為白者；烏不自黑，有為黑者。抑而知乎鵠不自鵠，有為鵠者；烏不自烏，有為烏者。鵠與烏方不能自天其天，吾與若日滑滑乎天其白、天其黑也。然乎？不然乎？人有獻鹿者，曰馬也；人有進鐘者，曰甕也。則吾與若必相目而笑，為勿足辯也。何居乎鵠與烏而固之？則何不仰觀翔而南麓者，適適然不知其為南也。不知其為翔於南者也，奚似乎？則何不仰觀乎翔而北麓者，適適然不知其為北也。不知其為翔於北者也，奚似乎？頃而南者復翔而北，亦猶乎北也，亦猶乎北者也。頃而北者復翔而南，亦猶乎南也，亦猶乎南者也。頃而南者北者相遇諸途，且不知其為南者為北者，且不知其非南者非北者，且不知其非非南者非非北者。上下頓易，四維錯處，人我相失，名實俱喪。吾與若且收而視，塞而聰，休而心志，絕而內外之辯，去而離微之知。而今乃廓然于向之所謂

白者非白也，黑者非黑也，則所謂鵠者非鵠也，烏者非烏也。天乎，人乎，颶風怒發，不擇其號，吾又惡知其為調調乎，為刁刁乎。吾與若一鵠烏也，古與今一吾若也。放乎六合之際，舉乎褦襶之間，無所與合，安所得離哉。」

四(天不可非)

於是潛子爽然失，懵然若有悟也。曰：「天乎，其不可以言言乎，其不可以議議乎，其不可以知知乎，其不可以識識乎。某也向者以言言天，而不知是言非天也。以議議天，而不知是議非天也。以知知天，而不知是知非天也。以識識天，而不知是識非天也。然則天無是而有非乎？去其非而是自是，不必是乎？」天然曰：「噫，猶是合天之說也。曩也子以合合，知其不可合也而離之，是又以離為合者也。何離乎？」曰：「離非天者也。何非乎？」曰：「落馬首穿牛鼻者也。而且牛者誰耶？而且馬者誰耶？而且落而且穿者誰耶？觀海者足地，不得其海之全也。身乎海，而後上下四旁內外本末所見，無非海者。君子體道，其初也如受，其既也如棄，其終也如未始受、未始棄，非去其受與棄之跡也。夢涉水者，覺不摳衣。夢饗酒者，覺不攡髮。當其夢也，廣廈高堂猶是，椅席琴瑟猶是，人物牛馬猶是，車服玩好猶是，而宴會，而拱揖，而談而笑，而喜而怒，而是而非，無非夢者。及其覺也，高堂廣廈無別，椅席琴瑟無別，人物牛馬無別，車服玩好無別，亦宴會，亦拱揖，亦談亦笑，亦喜亦怒，亦是亦非，無非覺者。夫是覺者，則必非夢者；是夢者，則必非覺者。因而是夢覺者，則必非非夢覺者；非非夢覺者，則必是非夢覺者。而豈知欻然而夢，亦欻然而覺；欻然而覺，又欻然而夢。吾與若久相安於推移之中，無有為是，誰與為非？無有為非，誰與為是？是亦一吾若也，非亦一吾若；夢亦一吾若也，覺亦一吾若。果且有是非夢覺乎哉？果且無是非夢覺乎哉？域之西有幻師者，能使男女從口出，若器若具，若醴若饌；又從男女出，拜起坐立，嘻笑怒罵，無異真者。聚觀如堵，容貌音聲，幾不可辯。幻者曰：『諸而以幻我乎？若亦幻也；以若真乎？吾亦真也。然若之，所謂真與幻者，父母之所生，一日百年之所異已耳。然吾觀幻師如父母，觀若之父母如幻師，且奈何者？吾又觀一日如百年，觀若之百年如一日，且奈何者？且若能非吾，吾亦非若；若能自是，吾亦是吾。是非之權兩用，真幻之數相窮，古今皆然也。諸君去矣，吾不敢復以言惑矣。』於是收而器具，攢而醴饌，使從男女入。男女從幻師入，遠近觀者，一時俱散。」

五(鴨腳木)

天地廣漠也，萬物繁息也，山川流峙也，草木森秀也，男女家室也，人事同異也，鴨腳木而已矣。破子卷破顏而進曰：「自天地乎？自萬物乎？自山川乎？自草木乎？自男女乎？自人事乎？」天然曰：「此固然之說也。固然者，不可以語道久矣。」卷曰：「非天地乎？非萬物乎？非山川乎？非草木乎？非男女乎？非人事乎？」天然曰：「去物之理，絕類之通，猶聞聲而悟，見色而明者之所為也。」卷曰：「然則天地非天地而天地也，萬物非萬物而萬物也，山川非山川而山川也，草木非草木而草木也，男女非男女而男女也，人事非人事而人事也，將為轉物而不若其轉己也。轉物者同己，轉己者同物。同于己者，己不可敗；同於物者，物莫能過歟？」天然曰：「噫！所謂喪我者耶？而未也。夫物不勝絕，我不欲喪。聖人之道，幾之者失之矣。」於是卷蘧蘧若夢之覺也，曰：「卷得之矣。夫惡知天地、萬物、山川、草木、男女、人事之不可以我與耶？夫惡知我之不可以我與耶？夫子曰：『物不勝絕。』固哉，物不勝絕也！而又惡知其不絕者之猶絕耶？夫子曰：『我不欲喪。』固哉，我不欲喪也！而又惡知其不喪者之猶喪耶？劍刃之蜜，舐之者傷；毒蠱之水，嘗之者亡。思與慮智與，故之為道寇也。今而後，卷得之矣。」天然咄而曰：「吾道墜矣！」卷瞿然起，避席，久而後言曰：「卷也向與道遠，夫子猶進而語之，靡有合也，亦勿棄也。今而卷若得之矣，而夫子曰墜墜者，何謂也？然則卷皆非歟？何為是者？」言畢，壘足而立，側而聽。天然間然曰：「天下無有得道者也，亦無有失道者也。夫誰得而是而非之也耶？鴨腳木而已矣。以為是鴨腳木，鴨腳木不受是也；以為非鴨腳木，鴨腳木不受非也。然是亦不能外，非亦不能外，鴨腳木而已矣。故吾知天地鴨腳木也，萬物鴨腳木也，山川男女鴨腳木也，草木人事鴨腳木也，而不知鴨腳木。吾亦鴨腳木也，若亦鴨腳木也，而不知鴨腳木。豈惟吾與若不知，鴨腳木亦不知。然而非無鴨腳木也。此其所以為鴨腳木也。夫此其所以為鴨腳木也夫。」

六(性習)

習之不可語於道者，非性之所恆有也。性之所恆有，則習之所恆無者而已矣。日為之而是，不知其是；日為之而非，不知其非。是與非，非我之所得而有也。我不得而有，有之斯愚；我不得而無，無之斯蕩。天地之曠，古今之寥，貴賤、智劣、勇怯、情偽、苦樂、生死、寵辱，共相推于愚與蕩之域而不止者，天下皆然也。然則有

之不可以無也，而有之以為性；無之不可以有也，而無之以為習。殆庶幾乎！天然曰：「噫！此道之所以不明歟？夫習非我之所得而有，則性亦非我之所得而有也久矣。夫性非我之所得而無，則習亦非我之所得而無也久矣。性苟可有，何異于習？習若可無，性亦難辯。古之聖賢所為，行仁蹈義，體道服德，莫不明於其故，謂確乎我之性命所從出之原，而不覺其習者。至於興一念而非聖賢之正，行一事而非天理之極，則推之於見聞之數，欲一一澄而汰之，以訖于無有。而試思一念之興，興于何自？一事之行，行于何成？以其非聖賢，非天理也。而曰此見聞之端從外而至，乃向之行仁蹈義，體道服德，則又深切著明，以為必自己出，而堅持於無敝。此直人情欣厭之所形耳，安知乎是則皆是，而非則皆非也耶？皆是無是，皆非無非。無是而不有於其所有，無非而不無於其所無。是故性與習者，人之所執，而返之皆可以為道也。《易》曰：『 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仁智是而百姓非耶？百姓是而仁智非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無傳之旨，吾知更千萬祀而終不得或偽也已。」

七(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者，聖人之所出也。生於男女之間，長乎飲食衣服之際，言無異詞，行無異軌，囿乎見聞，安其嗜好，熙熙然處乎儔伍之中而不知天地之外，委形耕鑿，絕志漁樵，蕩乎聲色貨利而不以為恥，馳乎宮室輿馬、遊獵伎樂而自以為樂，甚讀古人之書，模古人之作，掇其詞以為文章華藻，茹其理以為博聞精識，布其德于倫物行誼之林，大其業于功名節烈之事，歷憂患而不悛，處生死而無憾，山川陵谷之浩瀚，風雨雲煙之變忽，草衣木食之絕俗，微言玄義之深雄，遇之若固然而不求其故，取之一日之樂而棄若從無所遭之時，奪之以忽然而不知懼，縱之以百年而不知止，盡天下古今之人未有能踰之者也。君子曰：此可用而不可用也。其可用者，聖人不得而及之也；其不可用者，聖人不得而驕之也。匪惟不驕，雖驕之而不可也。花者，香而已矣，有鼻者所共聞也，即而求之而有不可得已。水中之月，皓皓濯濯，心目遇之，適焉已耳，而終不知其所至。聖人之於百姓也，無與為生而悠然其並生，無與為長而茁然其並長。言不可異，不出百姓之無異；行不可別，不踰百姓之無別。迥於見聞而故囿之，脫乎嗜好而故安之，拔乎儔伍而處之若昔，絕乎天地而昏然如瞶。群耕鑿而無餘心，混漁樵而有遐樂。去聲色貨利之習，若濡焉不恥于人；泯宮室輿馬遊獵伎樂之情，未嘗絕人以樂。讀書摹古，作述猶人。同文章華藻于詞林，採博聞精識于碩

彥。倫物行誼，德固嘗稱；節烈功名，業亦所重。不攝於憂患而趨避如塗人，不動于死生而去來無奇跡。酷性于山水陵谷而忘其高深，寄情於風雨雲煙而任其舒卷，慕草衣木食而不知其所以然，愛微言玄義而等若朝歌市語。一日樂之，百年如夢。古之君子所為日徘徊于此，終其身而不得其妙者也。而又曰：百姓不知，不如聖人；聖人知之，不如百姓；百姓知之，失其百姓；聖人不知，迭乎聖人。此又何說也？惡其似也。何似乎知之？故似之也。知其並生而安于男女，知其共長而成于飲食衣服，無異詞以為言，無別軌以為行，見聞因乎耳目，而嗜好順其心思，耕鑿愛其委形，而漁樵取其絕志，儔伍之中可以休矣，天地之外何必求焉，豈聲色貨利之可濡，曾宮室輿馬遊獵伎樂之足易，或倫物行誼，或功名節烈，憂患可避，生死曷逃，山川陵谷，風雨雲煙，耳目足樂，遑顧其他，草衣木食，微言玄義，身心無外，言之弗及，無有一日，何謂百年，此殆知乎百姓之不知者耶？然而百姓之不知也，固如是乎非耶？故曰惡其似也。夫百姓以不知而不能為聖人，而以知失其百姓，使苟悔其知之失，而安于其初之不知，以為聖人之所不如，而亦不可以為道，而道又終不離乎百姓之不知也，抑難言之矣。古人有言曰：「道在穿衣食飯處，行住坐臥處，迎賓送客處，及其悟焉，又蚤不是也。」在百姓方缺然其弗克悟，及其悟而猶非之，然則將何處此而後無弊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孔子者，殆所謂知道者歟？抑或別有說焉，而不得言其所以然者歟？

八（椎魯）

椎魯之士，可以合道，而不可以為道也。何謂合道？為其有道之用，有道之心，有道之功，而終不得自處焉，故曰不可以為道也。天下寒衣饑食而已矣，我不敢知曰聖人猶乎人；亦男女居室、吉凶趨避而已矣，我不敢知曰聖人猶乎人。然而耕夫蠶婦，衣食之外無所事，飽煖之後無餘情，行乎居室無所論其美惡，接於美惡不能動其欣厭之，亻 愛不至於大寵，憂不至于大辱，苟有趨避，脫然而止，而無為預于先、為善于後之計，我固知其有道之用也。有其用而不居其德，亦不復知其不居之為是，此其心即聖人猶難之。而且遇君子而自不以為穢，遇小人而自不以為潔，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或亦咨嗟詠歎之，乃斷斷然不得其取以自為之意。及其惡惡也，非有必惡之心，故愛惡之情可以頓易，轉移之處，理義莫憑，此則盡聖人百年之功，而不及其一日之所行也。惟是與物而不了，遊聖人無礙之藩，而不能以自有之而自處之，遂終其身為椎魯之士

而已矣。然則或可為乎？曰：可得其人而師之，明于其方而堅志定氣焉，及旦暮遇之，然後知其不可以告人者也。

九(聰辯)

聰辯不可以為道也。天下之士皆知聰辯不可以為道也，而卒莫廢然置之而不用，徒曰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耳。果若是也，則夫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者，又何為乎？天地、山川、草木、人物，道之散也；心思、耳目、手足，道之載也。此可知者也。曰：天何以高？地何以卑？山川何以流峙？草木何以盛茂？人物何以靈蠢？心思何以睿智？耳目何以視聽？手足何以持行？此可知乎？以為不可知矣，而安然以俟其一日之至，道亦未可絕也。而聰辯之士乃詡詡然曰：「天自高也，地自卑也，山川自流峙也，草木自盛茂也，人物自靈蠢也，心思自睿智也，耳目自視聽也，手足自持行也。其可知者，百姓之所共也；其不可知者，聖人不容鑿也。」于是舉天下之道，相率焉至於不可知之域而止，而豈知即其知之所為變現者歟？聲色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宮室、輿馬、園沼、遊佚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玄言妙義，識解意會可樂也，亦知其不可樂也。可樂者，人之情也；不可樂者，返其情以合道者也。人之不順其情，而反之以為道者，知之能事耳。可恃乎？寤可恃也，寐可恃乎？生可恃也，死可恃乎？且而巧託乎不知之域，其心亦甚不安矣。人有修髯者，生以來，適適焉矣。詰者曰：「人之寢也，必有覆也。」彼修而髯者，覆內乎？覆外乎？其人忽而疑焉。終其夕，內外無所措。或告之曰：「髯自昔矣，而今乃疑，何謂也？知之，故不能忘之也。」其人悟而廢然，若假寐者，達旦而不能復寢。非其昔之所忘之也。今之為道者，非其知而疑，則其假寐者而已矣。以支那之人，習支那撰述，或一二過而誦成，或五六七八過而誦成。讀梵書，則終日而不憶一字，無所容其知識之心也。使童子習焉，則唐梵無別，無所求其知識之理也。以無知識之心，合無知識之理，久必冥契，而天下之人之不能不容心其間焉。而曰道難合也，道難合也，吾是以啞然而不能噤耳。

十(非習非心)

識何生乎？曰：生乎習。習何成乎？曰：成乎心。心何依乎？曰：依乎識。何謂生乎習？曰：人之始孩也，啼與笑而已矣。示之以白，不知其為白也；示之以黑，不知其為黑也。長而後黑白判然不可易矣。原其初，不過習聞乎人之所謂白者、所謂黑者，久之而遂

謂我之能辯乎白、能辯乎黑也。於是更有以能辯者為心，而不知其為識也。既不知其為識，而又欲使識與習遠，是猶絕稻種而刈其根，不知其傳于穀之所含而布者廣矣。然則去習何道乎？曰：問其習之所成者而已。語始孩者曰：白怡怡焉耳，何物乎？語始孩曰：黑怡怡焉耳，何物乎？此非黑白能易乎始孩之心也，而非心則黑白終無所附。乃人無端而黑白之，始孩又無端而習聞乎人之黑白，而黑白之虛妄相承，窮千百劫而世間之名相牢不可破者，萬法雖虛，而持萬法之心不能虛也。是故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境，影也；心，形也。形直而不得其影之曲，形曲而不得其影之直。人知影之曲直，咎不在影也；獨不知形之曲直，咎亦不在形。遂使除心之法與除境同功，而天下之自以為智者，究亦無異於愚人之所為。此道之所弗可成歟？昔華氏國有白象，國之人犯罪，則必令蹈殺之。頃，象廄為火所焚，移置寺中數月耳。付之罪人，則鼻嗅舌舐而去。國王怪而問之，智臣曰：「此象近寺，忘之耳。移之屠肆，當反其舊。」王從之，其言果驗。說者謂習之力所致也，則何以習于廄亦可易于寺？苟以為心之力所致，則在寺之心當不復為近屠之心。可易非習，可為非心。然非習不能不為習之所囿，非心不能不使心隨所轉，故曰依于識也。而要所囿者終非習，所轉者終非心，則所依者終非識，而古今之大聖人徒有俛首噤口焉。此吾之所以不得言之也歟？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今辯重編

雜著

放生文

五戒首戒殺者，何謂也？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初不欲自相戕賊也。好生惡死，情之所同。棄命捐軀，恨何窮已。以是終不敢為不解之怨也。故上古之世，禮樂揖讓，絕不言兵。中古不得已用兵，而深抱慚德。惟後世口實時懼，至於國有常刑，將以勸道德之所不及，而猶曰：「功疑從重，罪疑從輕。」歷代帝王，常切切然毋或過者，生與殺之大柄也。乃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孟子亦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卒不言其故者，有待於大聖人而後詳之也。不知其故，而不為害人之事者，天下一人而已。知其故，而猶為害人之事者，天下亦一人而已。夫殘忍之積，上干君父。仁慈之極，下及禽魚。當其迷也，而不能求其毫髮之悟。當其悟也，而不能求其毫髮之迷。知其故，與不知其故耳。知之，則漸漬為仁人。不知，則將流于忍人。天下皆然也。所以我佛出，而為三世之論，詳因果之理。使天下昭然，識死生終始，禍淫福善，不於其鬼神，而於其人心。人心不可得而昧也。覺範禪師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而召業報，罪福不同，因果從人心而生也。心之慈與忍輕而緩，則罪福之報亦輕而緩；心之慈與忍重而疾，則罪福之報亦重而疾。世有終身為善、終身為惡，而或感報現世，或不即現世，通三世而論，準純雜而觀，而後知確確不爽者，心之分齊必不可得而昧也。是故大聖人取其不昧之心，而不使暫與忍習，懼其漬而終於君父也；而要使漸與慈接，引其端而始於禽魚也。所為補帝王刑政之窮，通儒者死生之說，以出世之道而收治世之功，柳子厚曰「陰翊王度」是也。天然道人，日以其道自為，又不但以其道自為也。凡肯與道人親者，道人不得避，則始必言戒殺，既不使其漸與忍習，繼言放生，復欲其漸與慈接。果如是也，從日至月，從月至歲，事也而理求之，端也而類竟之，將見去忍如湯之沃冰，養慈如益薪於火。人欲淨盡，天理純存，鳥飛雲布，水流花開，其為物相遇乎？其為同於物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曰守戒寧如定慧，則將應之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若曰放生何似無生，則將應之曰：

「如來即慈，慈即如來。」予與諸公但如是發心，如是精進，如是久遠而不中廢，則荒山破院之間，若僧若俗，啞然相對，生意滿腔，不必更有奇特事矣。《法華》云：「終不以二乘引導於眾生。」道人今日其尚無過歟？否耶？

元旦合寺禮千佛疏

竊惟背覺合塵之後，染法相應；棄俗趣真以來，緣心未歇。揆之道，尚在乍合乍離；涉乎情，未免時忻時厭。一念相續，遂成生死之河；百慮縈迴，難破蓋纏之網。尚有事在，未可隨緣；大須識乾，方堪保任。自能見過，庶免左于他非；事以漸除，乃終同於理頓。適當首歲，慶厥好時，仰千佛之大慈，作眾生之弘護。洪名舉處，等十方三世於異口同音；如幻滅時，識境無心無于低頭舉手。此香此燭，共作證明；乃目乃心，同歸解脫。伏願眾等廓佛心于知見，入性海以益深；銷習念于色聲，當出生而滅盡。無罪而懺罪，謙和慣自回光；安心于無心，萬物何妨共遶。以此功德，普及群生；凡諸有情，畢證此道。初發究竟，不捨薩埵之心；果徹因源，終滿菩提之願。

華首空和尚新語錄序

崇禎壬午之冬，刻華首語錄成，承和尚特遣人命某為序，某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某烏足稱道和尚哉！雖然，聞之知弟子者莫如師，某六七年親承訓迪，所費和尚熏淘涵育，若或於揚眉瞬目，若或非揚眉瞬目，其為之也既奢，則意其遇之也必浚，將俾某之躬遭目接，以示天下後世之為某者，此則某之弗敢辭也。憶某甲戌知有此事，來循覽天下，彼時胸中惟黃巖、天童兩老而已。及一到黃巖，便絕志行腳，非謂天下無人也。一山坳老漢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而迺窮歲月而不得竟其所至，是用焉往邪？目今門下士唯某不慧，餘皆瑰琦俊偉，出可為人天師，隱亦堪作山林典則，而且逐逐焉、營營焉，如有所戀而弗去，非愚且狂，夫孰為是？是則天下後世亦大概見矣。至於提持向上，則古之百丈、黃檗足以當之，語錄具在，知音者可辨也。若迺讀其書而思見其人，則祇今華首山坳依然日堆堆地，無長技奇識耳，親之而一無所與，遠之而若有所棄，遊其宇者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幸毋當吾世而坐失也。此某所以告天下後世也，然終不足稱道和尚也。

吳中三子詩序

道也者，情之至而歸焉者也；情也者，道之反而寄焉者也；詩也者，始乎情而終乎道者也。是故情不極則不能言，迨言窮情盡，啞然自喪，始知樹聲禽韻，風動雲起，相遇如故知，相合若水乳。高人韻士，往往與道冥合，而不自知其或至也。吳中曹公匡石、許公深野、龔公在田，遊覽至粵，多所吟詠。一日，袖詩過予索序，予乃得而誦之。夫曹之清古，許之艷異，龔之壯麗，以詩而論，各擅其長，而細而味，皆不能無慷慨淋漓之致。予世外人，終不知其所感何事，所傷何心。然大抵文人慧業，未免有情，情積乎中，言發乎外，其忽動也如雷，其[雨/浸]霪也如雨。雷轟雨霪，無所從來；雷收雨歇，去無所至。以問三公，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乃言盡情竭，日星朗然，面面相覷，如在鏡中，將為故知遇乎？將為水乳合乎？竟亦不知其何以止此也。故曰：詩也者，始乎情而終乎道者也。三公日在道而不自知其或至也，啞然自喪，得所未曾，三公寧無意乎？是為序。

侯若孩詩序

夫詩得之天者十一，得之人者十九，然天定勝人。山僧嘗謂李太白於詩中聖，蓋自字句法脈之外，別成字句、別成法脈，使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以妙，全乎天而不用天也。能用天者，如王摩詰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只此二句可以起悟，然亦但能言此、但可言此，甚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如是止矣。故又曰：「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謂當作何語耶？大抵太白不知其所以然，摩詰知之而亦不能明言其所以然，說者謂不知較勝，亦最後語耳。當令太白讓摩詰一步地，方能坐勝摩詰也。侯子若孩，志務當世，而慷慨激烈，情過乎辭，故其為詩高邁風逸，殊有言外之旨。山僧以摩詰遇之，而侯子乃以太白應，始知讀者與作者各自為，而皆相得於天，知與不知不妨忘乎至極。侯子今還中州行，將公此於天下，他日匡廬頂上更有好相見，勿遂以為最後語，使人謂山僧當面放過，不止於詩，則又山僧忍負侯子，不可不說破也。

心經直說跋

《圓覺》云：「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又云：「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修多羅奧要微義，指人於一切凡聖法中，得決定正位，此可與證者道，不足為麤識言也。詎意狂禪撥無者，反藉為口實，宗門流弊，今日為甚。究其始，皆由浮慕之士，不從生死

發心，以大道為名聞之資，以名聞為利養之實，持此心行，未有不錯會古人向上之語，謬謂無凡無聖，無古無今，明撤藩籬，暗滋情習。不知凡聖既遣，今古混同，此一著絕大總持，誰為承當？誰為轉變？決了慧用，甚深難辨，正謂以少方便，疾證菩提，從聲聞緣覺，以迄菩薩佛地，皆不能忘般若之功也。大慧云：「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悟將去，傳將去，有什麼了日？」圓悟為之吐舌曰：「祇要契證，若不契證，終不放過。」以此觀之，則圓悟所謂契證者，證何等事耶？永嘉曰：「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會者曰：「眾生根本無明，即是諸佛不動智。」且詰之曰：「何為不動智？」曰：「淫怒癡。」「何為根本無明？」曰：「不知淫怒癡。」審爾，則能知淫怒癡者，不可謂非般若也。迺有境緣相逼，若或與不知者同一流轉。即不然，安之與勉，順之與逆，亦人各自知。始知理不能該事，悟不可當證，合斷德以成其智，舉一般若而三德具備，豈乾慧之足言哉？是歸自棲賢，趨侍吾師，得捧讀《心經直說》，可謂深救禪病。因乞流通，以示來學。復承命跋，謹述見聞所欲言，願與吾人同具擇法，固不自知其淺昧也。

刻牟子辯惑敘

予少從事魯誥，囿於見聞，曾不知世外復有大聖人能過孔孟。間從浮屠家多聞因果事，輒指為虛誕，以是數年可否，不肯作決定信。一日，過友人案頭，得《首楞嚴》讀三四卷，雖不甚解為何等語，然理趣深玄，業面熱心折，遂攜還，終十卷。所見十習因、六交報，一一皆從心生，不由外鑠，乃不敢以虛誕及淺近事誣謗因果。自此由教乘入宗趣，歷八九稔，始識向上一路。因回憶初年，多是不遇其人、不讀其書，疑信相奪，徒賺歲時。後入匡山，掩關歸宗，閱藏本至《牟子》三十七篇，益以童年不早得此為恨，約出關必圖鐫出，以告同人。比隨華首老人入羅浮，明年開法訶林，未幾徙居小持船，又未幾移入雷峰，自雷峰復度嶺歸匡埠，受棲賢。今年春，從粵人之請，又自棲賢抵雷峰，因小病掩室，復閱藏至此，乃記二十餘年宿約，命侍僧發梓。大都吾輩初入學塾時，依父兄師說深入功利，纔稍長，得自有聞見，每為宋儒理學所誤，遇芯芻輩未必皆入理之士，甚有傳述大顛、韓愈事，加以誇誕，反為伶俐少年笑怪。寶藏秘函又深渺浩瀚，學者懶習深中，兼之先入之言橫梗胸臆，輒一目棄去。昔予從此中來，同病相憐，興懷忽忽，惟牟子辯惑辭簡理辨，可破群疑，是不能無望於天下英哲也。

放生文

放生，何謂也？生不可斷，斷之而生滋甚。生滋甚，則殺亦滋甚。生殺相滋，則世間無窮期。世間無窮，則出世間窮。然出世間之道，不可窮而窮之，何謂也？謂夫世間之相無窮，世間之想無窮，世間之心無窮。彼無窮，則此窮何窮？隱而不能顯之謂也。出世間之道，即在世間，而為相所覆，想所覆，心所覆。覆則隱，隱不可終，待時節而後顯也。何謂世間之相？生相也。何謂世間之想？生想也。何謂世間之心？生心也。天地萬物無有生也，依相而生。不知相之為幻也，而實之以為實，而不能已於情也，則想生。想成乎念，明了憶持此六道四生，執為我心我體，出入生死而無有盡者也。因相緣想，因想緣心，心復緣想，想復緣相，生之所以茁茁也。然則斷生何害也？曰：生不可斷也，斷之滋甚，謂不得夫生之集性。不得夫生之集性而斷之，斷之即生也。自為斷而且不可，而況斷他乎？由夫斷他之心依生而有，依自他心而生憎愛，愛己憎他而殺之機兆，兆而不能自斷，則殺之因成，因成則果成，終不能免乎苦繫也。然他亦不可斷也，所可斷者，五蘊中色陰多分之一也。其不可斷者，愛己猶是，憎他猶是，依彼因而成此因，因成則果亦成。是以眾生同游於並生並育，忽而有不可知之殺機相向，苦繫不能逃也。然則放之說何謂也？放之者，順之也。順其生而不相害，則殺因斷而生因亦斷。何謂生因亦斷也？生無有生之性也，迷似有也。似有而非實有，迷故以為實也。似相而以為實相，非實有相生之性也。不能了此則想生，非實有想生之性也。想生則心成，非實有心生之性也。知其無有相性，則想不能生，想不生則心不成，心不成則漸漸乎可以言道耳。雷峰，道者也。欲與雷峰前後左右之信雷峰者，若緇若素，將日進乎道也。特以放生始，謂究其生之集性而顯無生之理也，時節為之也，非但息殺運而以生之說進也。

壽文玉何公七十一初度敘

天下之人以年壽，賢者以德壽，大聖人以道壽。道壽者，絕思慮之所至，超聞見，通神明，而不得其數量者也。道降而德，賢者得自以操其柄，而不受衡於造化，尊聖人之明教，澄一神慮，流潤營衛，無所希於久視之效，而理足以貞。故哲人達士，亦樂稱道之，而不區區於延促之間也。今人不慕久大之業，輒侈言生理，此其以年壽者耳。高者守中，卑者引導，最下煉金石、服草木，以幾一日之成。此千百十而不得一人，一人而亦未必遂千百歲。苟其遂數千百歲也，吾以為猶蟪蛄朝菌耳。此習成於秦皇、漢武，而弊流於

今。薦紳先生所為延一日之富貴，而不知其適足以喪德敗度耳。今人所貴乎永久於世也，其道足以自贍，而推之足以贍天下。及後世不然，存心良易，制行純白，處一鄉一鄉蒙其澤，居一國一國嚮其風，一日而有百年之利矣。江門文玉何公，生長公族，身為薦紳，廉約自處，仁恕被物。中年醉心竺墳，今過七十，厥志不衰。其胤嗣宗黨，尤能廣其所好，多從雷峰游。雷峰道者，以是得聞之。其素履也，所謂以德壽者也。於其初度也，謹為之序。

千山剩人和尚塔銘

噫！真發心出世，為前聖後昆荷擔斯道，當國家全盛，出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盼睞，始見千山剩人和尚其人也。余與剩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如左右手。聞訃，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者，露頂跣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曰：「諾，弗敢辭。」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起立曰：「諾，弗敢辭。」翼日，返雷峰，其徒復至，長跪曰：「某將以是秋奉銘出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端照耀塞外。塞外人千萬祀，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為吾師請，抑為塞外現在、將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不能起。余感而諾曰：「弗敢辭。」於是載筆為辭曰：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公，諱日纘，中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母同郡車氏，誥封夫人。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有聲。性好義，豪快疏闊。有貧士冤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韓公子所為。嘗獨出里門，為市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忘人誤犯？」其豁達愛人類如此。文恪公捐館舍京師，師奔喪，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迨歸，閉戶絕交游，悒悒無生人趣。聞梁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為諸弟受業，以此得深知。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曰：「長齋數月矣，耑以待公。某先文恪生兄弟四人。某長未嗣。若了此願。梵行終吾身。」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事，寧區區屬望耶？」師面赤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幸而育得。上報先人，抑無所憾。即不幸亦不復願為俗人矣。」余曰：「此吾儕緒餘。若為艱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此始一意。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值老人至東官，乃相見。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者裏無五識六七八識。」僧曰：「祇麼則枯木寒灰去也。」老人曰：「枯木寒灰，爭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指示參趙州無字。有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渑，門

前便是長安道。勿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歲，復聞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識古人長處。老人曰：「子今得不疑也。」即隨入匡山，剃落登具，命掌記室。還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會清兵渡江，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為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過城闍，為守者擒送軍門。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一人自為。」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鞫。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睹，咸知師道者，悉含涕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邸，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逮至，下刑部獄。越月，釋發瀋陽。師自起禍難至發瀋陽，兩年於此，與縶維同參法緯迄諸徒共五人，外無一坵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屨，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為者，順緣耳。庸詎知己有人屬某緇、屬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獲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暗中銖縷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瀋陽觀知根，欲因達藏主閱藏普濟，先為諸苾芻疏通義學。時講席漸散，多集座下，講師，師乃領大眾趨教如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瀋內外護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譴僧屬掌教，亦極力推轂。自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剎，會下常五七百眾。江南同謫諸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袞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為法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匪深於師，平日鮮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深闊，向非凡器所能搆。嘗有書抵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耑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噫！余於此知師為法求人之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裘葛耳。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眾告誡，皆宗門勉勵語。搜丈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孑然一身，從金塔趨駐驆，囑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發來一箇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眾環跪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遂端坐而逝。瀋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塔，蓋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得度弟子今育、今匝、今曰、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瀋，不輕為人雉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時，嘗為顯作闍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更為傍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唱無少假。然皆一目同人衲子，能具精誠，隨機大小，各有所被。故十年相依，

如正遇恥若，磬光湧光作麼若，而人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山川奇秀，蔚為異人。意氣雲蒸，公族振振。儒門澹薄，歸復能仁。溯洞水源，沛流潺湲。出華首嗣，為博山孫。如潟之嚴，吾師有言。慧寂者誰？實難為昆。嗟大樹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法運窮。愍彼遐方，啟拓關東。彼土惇直，惟經與律。拄杖撥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指林立。天資雄邁，波瀾澎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堂堂，曷云誰至？泉日方中，忽然西逝。道俗涕潺，湧塔千山。為存為歿，松鳴珊珊。朔方少室，今古斯一。

般若心經論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以智慧解諸法空而至于彼岸是矣。又曰：「心經何謂也？」華首曰：「心是體，智是用，體則通凡聖而皆遍，用則分迷悟以各成。天下無無用之體，體即遍而用安得不遍歟？曰遍而迷悟異致，故曰各成，各成則不可均言智慧矣。此所謂本覺，則聖凡無二，迷本為妄，悟本為始，妄與始無二體而有二用也。當其迷也，見色而不見空，迺至見受、想、行、識而不見空，行于日用，欲求其毫釐解脫而不可得矣。及其悟也，即色是空，更無別空，即空是色，更無別色，迺至即受、想、行、識是空，更無別空，即空是受、想、行、識，更無別受、想、行、識，行於日用，欲求其毫釐凝滯而亦不可得矣。是迷悟之用各異，而皆原于本覺之心，固無有異也。通凡聖而無有異，故曰體也。自無始來，無佛名，無菩薩名，無二乘凡夫名，唯渾然藏識而已。藏無自性，不覺成識。識成而根身器界名相臚然，而藏性不失；識滅而三明六通智證詣極，而藏性不加。所謂無生滅之謂心，無垢淨之謂心，無增減之謂心。此心空相，本自如然，而非深于般若，則未有能徹見而返本歸源者，此三世如來所讚歎尊重無異旨也。般若生于本覺，而要迷情淨盡然後現；妄覺亦生于本覺，而要當體知歸然後泯。故知翻其妄而自照之為智，智生即無妄，妄成智也；智解諸法空，還其本覺之無動搖之為心，心返則無智，智盡心也。涅槃三德，非縱非橫，而悉始于明見佛性，融根本差別而一至于是，所謂佛性為因而涅槃為果也，由是而造焉之謂經也。」

雷峰山海雲寺放生碑文

萬靈一體，苦樂同情，惑業為因，生死異致。以其因也，群倫成有漏之趣；以其體也，聖人起無緣之慈。故慈者，人心之所共也。孺子入井，惻隱無疏戚之殊；尊俎在前，匕箸失禽魚之痛。此匪心之

稟受弗同也，形骸各睽，情竅自分，業感攸招。在彼有難逃之苦繫，在此有俱生之愛纏，欲從中來，習由俗近。仁人之士，既不能動殊類之悲，名教之林，始益深人禽之視。源流漸遠，疾苦難通，雖湯王有解網之仁，孔聖懸射宿之訓，而所以大人主浩蕩之風，著聖賢及物之素，澤被豈不甚弘，而不知其所同也；哀愴豈不極剴，而不知其所異也。不知其異，則恩及禽獸，祇益深慈，而物之所以待救者，未必引為前車之戒。迺有於物之情欲奢，而于人之情愈嗇，此天下所為易於見恩，而難于懲忍也。而不知夫忍者，正物之所由異矣。不去其所由異，則百慈而不能易一忍，慈與忍亦交相奪耳。是以仁人君子，能為順情之恩，而不能為逆情之恕，皆不知其異，而推之以為同者也。同一知樂，故樂欲其俱受；同一知苦，故苦欲其俱蠲。人與物皆然也。若夫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能化而為我，雖質謝神散，往若淼然，而謝必有乘，散仍復聚。昔所為受人樂，即今所為能予人樂者也；昔所為能予人苦，即今所為待人蠲苦者也。萬物之變化有常，即一物之升沈無定，觀變化而識因地之岐，悟升沈而得體性之合。所以大聖設教，止有一心，隨品類之弗齊，應機亦恒多轍。靈靈匪昧，苦樂何殊？念念弗移，貞淫自究。痛泥犁于逮，憫鱗羽之現前，形本暫寓，神固受傷，玅覺隨生，無明共滅，惑綱不與報盡而俱冥，則貪愛未彩割。此聖人所以護萬物之情，而言慈心于旦夕，其後報，人息其現流，一事而有止情達性之道也。茲丹霞以無生導上哲之歸源，而以護生發初機之物，見物非物，何所不容？當生而不生，即方便以明。余也身坐萬峰之上，心入人群之中，真機寥廓，偕萬里于無言，有物有恒，等平觀于庶類，在處蘭若，用扇惇風，三十餘齡，殆無虛日。顧茲白社，志慕上乘，集我同人，深維厥旨，念過化之所存，紹成規而再振，豈人天之盛事？實大覺之蚌蠓。道齊物外，心切并包，神而明之，已見其人，撤器而觀，誰安形下？欲垂永久，廣募生田，敬丐長辭，猥以人重，機感一揆，海嶽同風，遠貽斯文，昭爾後裔。

遍行堂集敘

吾徒澹歸釋子于其將梓《遍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遯于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遯于其心也。不能遯于其言，故天下之言為可貴；不能遯于其心，故天下之心為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于文章機穎之塗亦夥矣。忠臣之文憂以遠，孝子之文柔以慕，仁人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者其詞悲，入理深者盡曲款而弗誣，獲真悟者極淺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

其心，而與天下後世發揚于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畏古人不及見我，其為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憂而念起于近名，勉為慕而情生于循理，恬以文刻，捨以任氣，壯而流為淫，悲而傷于怨，曲以極微而弗覺其板滯，以為絕人行地而不知腳板已弗底于四楞。此又言之可貴，而反成于甚不可貴。于是天下真聖賢、真才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于淵嘿自存之地，言與心迺判然分為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遯者。豈但悄然于為言者之心，亦自釐然于觀言者之心，抑已久矣。夫人于無念而忽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為念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遯也；其為念不善而以善言出之，其為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或始不善而終于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不能遯于其心者也。苟其昧于善與惡而不能自覺，則亦無所掩著于為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遯于其言，又可與不能遯于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為可貴，天下之心為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相見于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于其所言也。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面顯，心固匪顯；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心，日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于晝與夜而略無間歇者，寘澹歸此集于其中，孰多孰少？為有為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瞠然觀勝，拙矣。

書自書法華經後

嗣祖沙門丹霞比丘釋函是。謹竭誠頂禮佛前，書寫《玅法蓮華經》盡七卷已，而作念言：我函是二十七歲始受持是經，至今三十五年，領眾以來已二十八年。竊謂如來大事因緣、微妙章句難信難解，蒙師開示，幸獲悟入，以此自信自修，即思與眾共信共修，一奉如來明訓，為人宣說。詎謂懈怠之性僻處窮谷，敢忘謙下忍辱之心？而多病之軀精力易疲，殊失誨人不倦之意。所訓之眾成就者少，退者多，或聞而弗信、信而弗篤，或利根而忽于究竟，或力弱而怯于擔荷，或少有所得而惑于岐塗，或可望有成而限于壽命，或樂于自為，或弛于多嗜，浩大久遠之程未易克終，而信師慕道之懷終難勿變。睹四眾而大哀，反一己而益切，年運雖邁，始願未衰，勉力自書，猥以見志。願從函是以訖十方一切解義說法之人，性智明決，色身堅固，各于菩薩行處、菩薩親近處，盡法行持，無所媿

悔，以普賢行廣興流布，庶幾仰追先轍，免蹈時習。凡在聽眾，聞說歡喜，夙夜思惟，始必有終，大而勿小，尤伏懇佛菩薩大慈普及，衣以覆體，光以照心，不致辛苦生疲，逐物成惰。少智之士蒙光聰敏，底于大成；薄福之徒承願增益，毋為中匱。更願所書經卷直待慈氏法華會上忽爾現前，我願如是諸佛證明，信此一心，必無虛棄。

倫宣明使君釋騷序

天下有至性然後有至情，有至情然後有至文。文所以達其情者也，情所以極乎性者也。天下未有人而無性者也，亦未有性而無情者也。依性達情而文生焉，故文所以自見其性情者也。人生當世，終身而不得一見其性情之事，夫豈獨無性情哉？性不至則情亦不至也，情不至則文亦不至。然所謂至者，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者，言乎其本具也。本具本不具，本具而不能自徹，是必有徹之之理。理徹而體現，體現而用廓，放乎四海，收之方寸，知剛知柔，知進知退，感乎物而得其至當，所謂人道也。古之聖賢，皆以人道而合乎天之至當，備諸一身，行乎當世，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惇然有至性行乎其間，故能善用其情，發為文章，冠履天地，爭光日月，此孔仲尼所為萬世師表者也。仲尼事魯，魯之君臣不能用其道，退而作《春秋》，傳《周易》，正〈雅〉、〈頌〉，此善用其情而不流乎激烈，以自例於孤忠奇節之所為，所謂反其情以合道者也。後之君子，師其周流列國，不遑寧處，出而筮仕，一不見用，則悲涼凄惋，無以自容，卒至於死。嗟乎！楚之三閭大夫是矣。三閭事懷王，被讒去國，至襄王復遷江南，終不見用，憂憤自絕。古之奇忠，無過三閭者。此率其本具之性，以為情用。情窮則中亂，中亂則無以自托于世。宜乎其為辭悲傷憂憤，俯仰古今，號泣鬼神。為人臣子，事類情同，必出於此。千載而下，讀者傷之，傷乎情之無所抒也。志士感其遇之不可逃，聖賢惜其情之不能返。故賈誼之吊長沙也，以一己之所遇，仰附昔人，其辭悲。劉長卿之過賈宅也，睹昔人之遺蹤，顧傷新轍，其韻苦。是皆感物興情，情極則傷，傷而不能自已則死，死何愛乎？惟是人之至性，稟乎天，成乎人，而乃以粹純精一之體，遭逢不揆，遂終為孤臣孽子之行，而於反情合道之理無聞焉。此賢人君子所為太息也。南康使君宣明倫公，遭康殘破，適丁艱報。上官以其才能戡亂，疏於朝廷，奪禮治事。寇退民逃，四五年招[打-丁+來]修備，百廢具舉。一旦遭讒被檄，無以自白，閉戶讀騷，咄咄發言，有類乎古之孤憤者。書成示予，且請為序。予感其情而愛其文，拱而復曰：公之情與文，無

遜古人。然屈平、賈誼而上，尚有師表萬世之康衢廣轍。所謂退而自為，善用其情，而不流於激烈，以附於反情合道之大聖人。則繹騷一帙，聊當一時壘塊。韓昌黎謂物不平則鳴，亦吾儕通習。吾宣明夫固有以自命也夫。

許九環集序

星子令許公逸林，宰官中具法界眼，而不為法界之量所限者也。蒞任星子，適余避地入廣南，從廬嶽僧已識其大概。去夏還山，初晤郡齋，益信其所傳不謬。數往來山中，恂恂如久在保社。妙喜之子韶、東林之無盡，談吐旋折，數百年人物曠然目前。張燈夜話，輒以礙膺之物為憾。余訝而叩其所從來，則而翁九環公之卓有淵源也。九環公少讀書能文，數折去，遂慨然有陶隱居之志。夫名澹而後慮清，慮清而後知所以返。始游戲風塵，泡幻軒冕，濡首而弗染，轉足而高步，天下一人而已，幾見於早？澹而知歸，十猶一二面，未若九環公之決。至乃薄於世味，而啟發如故人；淺於道味，而資深若夙遘。有大音為之引端，有天隱為之究竟，良友相扶，在法海漩澓，如盲龜值木，而實操券於當人，暗中摸索，絲絲不爽。是安知九環公之確然行於其前，不更有逸林之悠然武於其後？見幾於早，澹而知歸，何如游戲風塵，泡幻軒冕？所謂青出於藍，吾故於十之一二而佇觀夫天下之一人也。此集之鐫也，逸林不忍其先人之生平無所聞於世，而乞敘於老朽；老朽猶不忍其後人無所光大，故為之敘而歸之。庶幾逸林因余言而勉力，以慰而翁，則子韶、無盡不專美於昔，而余之物色，殆弗虛乎郡齋一見矣。文章高妙，作者共見，而超然於世，而外無所干；湛然於道，而中不他隸。求之今之曲彖床上，恐猶恧然汗下，則九環公之可傳，又豈在乎多也歟？是為敘。

青原嫡唱序

頌古聯珠，歷代知識借他人酒杯洗自己壘塊，同一醉態，而婆婆和和各為吞吐，雖語不成文，傍觀者亦自可以意得。故詩與偈不同者，詩見情乎辭中，偈發悟於言外，辭不妙則情難見，言弗巧則悟不真。予歎今時說法多以辭障，頌尤甚焉。巢鳴上座且法兄真子有血性，以沈摯痛快之資為吾宗擔荷，念洞上機緣散失，與其同門安公遠奉師命為採捃之役，復以餘力遍搜頌古於殘山剩水，別成是集，因過予乞序。予曰：頌可以見人乎？不可見人，則古當無頌；遂可見人，則今非無頌。非謂古可見而今不可見也，古與今皆在可

見、不可見之間，殆於頌焉得之？則何妨同此醉中，而有語、無語總以供醒眼一場盧胡？是又各人壘塊各不自知，予與巢鳴且作旁觀，豈暇顧更有旁觀？將以予為醉中語耶？可以見、不可以見，請持是序歸白，而師當有以復我也。

佛事

護伽藍安座。「石樓高出鎮山門，把斷群巒勢獨尊，護法檀那全賴汝，還家一路待兒孫。兒孫且從，父祖一句作麼生？」卓拄杖，云：「侍者扶老僧歸方丈。」

奉華首空老和尚入龕。「法幢倒矣，法梁墜矣，佛祖誰託？人天誰依？」哀慟，良久，云：「大眾！老和尚平日絮叨叨地，為什麼到者裏無言指示？還知老和尚始終相為麼？如或未諳，且看不孝子為大眾報恩去也。」拈封，云：「覿面提持還不妙，免令人見更風流。」

祭剩人和尚。至靈座前燒香畢，拈起祭文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什麼不道？生滅門中不曾有者箇消息。然既如是，即今又作麼生與師弟相見？」以祭文打圓相付侍僧云：「且代宣讀一過。」讀畢，復云：「師弟靈几前神光萬里，者一著子今日正借全提，愚兄特為人天作禮。」遂拜下。

大日菴茶毘。「老師太！八十年來秖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非但八十年，盡十方三界亦秖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山僧與汝情關天性，所藉報汝生身之恩，秖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汝鑒我人子之心，始終諦信，亦秖是一句阿彌陀佛。老師太！汝平日在一句阿彌陀佛裏折旋俯仰、語默動靜，今日亦秖就一句阿彌陀佛裏辭娑婆、生極樂，見佛聞法，證無生法忍。老師太！汝自示疾，夢寐之中嘗睹慈容、投蓮胎，以此百念俱清、一心不亂，臨欲命終，顏貌光澤、身體柔和，念佛之聲絕口而化，半日已過，頂相猶煖，山僧用是少慰，諸四眾人亦咸感發。老師太！西方此土實無岐路，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總教向者裏一爐煬盡，不妨各起化儀。老師太！還委悉麼？」以火炬打圓相，云：「南無阿彌陀佛。」遂爇。

華首老和尚諱日。師禮拜起，顧左右云：「且道六年前是今日底時節，還是今日是六年前底時節？」拈香云：「香煙繚繞浮雲外，秋葉紆迴古檻前。」

金輪舍利塔設供。「獨耀靈光，非法非色，表如來之堅密，作眾生之福田。比丘函是忝主此山，敬禮塔前，用舒誠悃，願以餘歲盡法行持，與十方知識共維古道，與天下後昆一洗時習，少有名聞利養

之心，不為天龍八部之所呵護。然雖如是，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即今蔬品陳列，阿那箇是法供？」遂舉香，云：「虛空有骨，萬像無形，現在聞見不是目前，併絕色聲而非劫外，到者裏作麼生折合？」顧左右，喝一喝。
為即覺闍黎舉火。「事我廿年惟一行，再參千里始知休，兒孫正理還鄉調，蹋倒機關向上頭。」復云：「即覺！全身向上無人會，會者還他碗蹥丘。」舉火炬，云：「看！看！」
為知即離直歲舉火。「多年勤苦吾知汝，曠劫因緣汝賴吾，一點靈光休自昧，他生相待在香爐。知即！且道與麼時以何為驗？」以火炬打圓相，云：「咦咦呱。」
天然是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本師天然是和尚行狀

嗣法門人今辯述

師諱函是，字麗中，別號天然，嗣長慶空隱獨和尚法，博山無異和尚長孫也。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望族。父字本淨，母林，字智母，俱出世。年八旬，以念佛終。師初生墮地，破紫衣胞而出。六歲，出就外傅。一日，覺身若隕虛，來無所從，大哭還家，熟睡乃已，如是者兩度。年十三，擬註《周易》，質太極之說于塾師，塾師依文解釋。師曰：「此名言耳，畢竟太極為何物？且兩儀未生，太極從何來？兩儀既生，太極還存否？」塾師不能荅。其精研至理，發自齠齡。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見僧。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即以斯民為己任。偶與同學薦亡友入寺，見一老宿，語及持咒能致功名，師漫應之。出語，陳全人曰：「吾輩功名，豈假咒力耶？」曰：「隨人志願耳。求功名，得功名；求慧性，得慧性。」師然之。晨夕持誦，苦念慮不靜，於心性中始生疑異，久不自安。一夕靜坐，忽覺向所擾者，當下冰釋。讀《圓覺經》，與己見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作一頌，示諸同學，無不推服。及閱《傳燈錄》，不解其旨，并失卻從前所得，疑情大發。懇親學出世法，親曰：「汝欲出世，待名成，償所學未晚。」師遂研精世典，克成通儒。年二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還至吉州，臥病金牛寺，醫不下藥。師起坐，禱十方佛曰：「倘得不死，即一心學道，自為為人，於諸聲利無所圖也。」是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頓愈。還家後，斷欲長齋，參究彌切，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玄旨，向所謂傳燈語不解者，如數黑白。時粵中談性宗，惟東官張孝廉二果相得甚歡。丙子冬北上，同見空和尚於匡山

之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還粵，熊制府心開延請問道，待以師禮。時值發南漢王塚，株連甚眾，有厚饋求轉懇免罪者，師婉辭不納，聞者服其清高。己卯，有　詔行保舉之法，師為大司馬方伯特薦，當授郡守，師掉頭不顧，蓋所貴不在此，世無知者。是年冬，辭親北上，祝曰：「此行當官帽榮歸。」師曰：「帽子到有一頂，只恐不是烏紗。」比舟泊南康，詣空和尚求剃落于歸宗，有三十年影不出山之願。辛巳，隨空和尚住羅浮之華首，首眾立僧，耆宿為之敬憚。壬午，省親穗城，陳宗伯秋濤率諸紳士請開法訶林，空和尚授以傳法偈，有「訶林重豎風旛論，卻幸吾宗代有人」之句，道聲遠播，緇素參尋，戶履常滿。師苦於送迎，諸紳士曰：「吾輩交方外所少，非送迎者。」由是雖住城中，足跡不出戶外。甲申國變，意切遠遁。以二親在，無可代養，就城東結宇，顏曰小持船，以便往省。迨亂日棘，徙白雲、西樵及雷峰間。丙戌，　清兵入粵，明諸王孫多見疑被戮，尸橫于野。師遍拾骸骨，別建塚以瘞之，不封不樹。後有議聞行在者，師止之曰：「吾盡吾心耳，復何圖哉！」戊子，再住訶林，古蹟多所興復。庚寅，還雷峰，闢小院而成名剎。平南尚王折柬相招，屢以病辭，不允。勉出，以賓主見，禮意殷隆。次日，不辭而返。師之倔僵，大率如此。癸巳，重入匡山，愛棲賢山水幽勝，居頹垣敗瓦之下，窮苦異常，晏如也。戊戌，因粵人戀慕，請歸雷峰。歷坐華首、海幢、芥菴、丹霞諸大剎，備極莊嚴，竟不易匡山初願。辛亥，受歸宗請，諸剎弟子稔知高遁情深，不敢堅留。未幾，移隱紫霄峰之淨成。緣郡守以世法繩諸山，飄焉入嶺，養痾雷峰，有「床頭休問菊花期」之示。及秋，終於丈室，親書偈別眾曰：「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是如是，不是亦如是，是不是亦如是。星宿經天，霜風匝地。汝諸人到者裏，大須仔細。七十八年老道翁，翻轉面來，不知是我是你？信手拈來，猶較些子。」師生于明萬曆戊申歲十月十四日亥時，示寂於清康熙乙丑歲八月二十七日酉時，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明年丙寅夏四月六日，塔全身于丹霞對岸佛日山。師之著述，有各剎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行於世。得度弟子，多不勝紀。英靈鐵漢，死心相依，一時稱盛。承記剪者，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覞、丹霞澹歸釋、雷峰西堂仞千壁，皆先師而逝，餘則或隱或顯。今高隱鶴鳴峰訶衍摩，即師之羅睺羅也。師生平古道自持，壁立千仞，提唱綱宗，眼空今古，婆心為物，至老不衰。於門庭設施，悉任外緣，意合則住，不合則行，未嘗一字一語仰于豪貴。吾粵向來罕信宗乘，自師提持向上，縉紳縫掖執弟子禮問道，不下數

千人。尤喜與諸英邁暢談，窮其隱曲，以發其正智。於生死去就，多有受其法施之益。即一闡提與自負奇才而不可一世者，見之無不心折。且師闔家出世在盛，平時生我，同生所生，以至妻媳，捨世緣如棄敝屣，不讓古龐公。故父子兄弟相率剃染，粵中為多云。師暮年為法求人，心焉益切。每談及先宗，淚即沾襟，期諸後起，如地藏之遇清涼，圓悟之得妙喜，庶幾無憾。故法道隆替，雖繫乎時，逆撐洞流，志無少屈，足見護念佛祖慧命，亙萬古而不磨也。今辯才短筆拙，僅能述其大概。若道眼圓明，行德高古，詳諸錄中，世所共知，無俟煩言爾。

天然是和尚塔誌銘

司馬總憲南豐湯來賀撰

禪師名函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博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獨傳師及函可。可以罹難，化導瀋陽。師既得法，歷住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剎，說法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七日，示寂雷峰。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今辯以書狀來請銘。予與師道雖不同，然曩宦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粵，訪師于東莞芥菴，為予言儒佛異同之旨。比入匡廬，又訪師於淨成。予於師固淵明之與慧遠也，其敢辭銘？師本姓曾，世為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歲出就外傅，自覺身若隕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註《周易》，問太極相生於塾師，為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為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住？兩儀既判，極從何去？」塾師不能荅。十七補諸生，輒以康濟為己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苦心念不靜，遂起疑情。如是有年，嚮所擾者，頓如冰釋。及閱《傳燈錄》，不會厥旨，併喪所得，乃大疑懼，遽求出世。父母曰：「汝欲出世，當俟名成。」師體志懋勉，蔚為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發日，方歌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與己無預。上甲戌春官，歸塗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斷欲絕葷，參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玄宗。丙子冬，謁獨和尚於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己卯，公車復上，舟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詣求祝髮。先是　詔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猶敝屣。壬午，省親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請開法訶林。師以文人慧

業，深入真際，直見本源，斷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闡綱宗，行無等慈，目空千古。緇素禮足，凡數千人，率皆有叩則鳴，無挹不注。甲申後，避地雷峰，旋徙棲賢，更歷華首、芥菴、海幢、丹霞諸剎，所立規矩整肅森嚴，一切外緣視若塵垢。當平藩鏡粵敦請再三，至不獲已，以賓禮見，次日不辭而返。師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從之遊者，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締信，抑且為法忘軀，競相落髮，紹隆聖種，弘贊宗猷，師師濟濟，一時獨盛。緣師穎脫塵勞，正當韶年得志，父母妻妹子媳先後俱著條衣，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霄峰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為法求人，每一言及先宗，輒為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有宰官欲以世法繩諸剎，乃返雷峰。既而示疾，預去期，臨行手偈示眾，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月十四日亥時，壽七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七。所著有各剎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嗣法弟子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覞、丹霞澹歸釋、雷峰西堂仞千壁，皆先師入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隱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睺羅也。銘曰：

三教同源等無異，惟茲杓人乃二視，儒門澹泊世交喪，誓向空王豎赤幟。諸見既滅覺照空，得無所得住圓位，一毛頭上現全身，大千拋擲同游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光無剩義，目空今古道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八坐道場四十秋，龍象蹴踏誰能企？南天佛國賴重興，洞上綱宗終不墜。我無生滅隨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恆沙劫壞塔巍峨，如是如是亦如是。

詠梅詩序言

天然老人以名孝廉早謝舉子業，入選佛之場，其事在鼎革前，非他，有托而然者倫也。老人為博山之孫，乃建立其宗旨于廣南，一時道望之高，從遊堵益眾。會下澹歸師，予同年友也。羊城平定之後，安集為難，予鞅掌為俗吏，曾再通澹歸信，不及訪，因不及一謁老人。老人曾從平藩請，一入城，予適有他務，羈不得見。茲去粵有日矣，念此常為歉然。有客以老人梅花詩示者，云澹歸致言索予序。嗟乎！予不見老人，今得附名于其詩，使老人見我，乃予之幸也。夫詩之一道，本非禪家所貴，然而古德多為之，其詠梅未嘗沾沾于梅也。原風人之意，如河鳩淇竹，非為比，即為興，大都偶感于物以寄其懷云耳。若必詠物之體求之，將曲肖其形質，微寫其性情，博徵其事實，非切而能工，不以名執。此評諸詠梅者，林逋暗香、疏影二語而外，可稱者寧有幾哉？然而昔人詠梅，往往多百

篇，今老人之作，亦百有二十篇。嗟乎！吾知老人之托意深矣。夫佛之妙法取之蓮，老人之微旨取之梅，以例之柏子、草頭，老人之詠梅，未嘗非說禪，豈可以詩觀之耶？然即以詩觀之，此老人諸作，其格高矣，其趣合矣，其詞為雅馴，又豈他百篇者所可及哉？同時有名孝廉美周黎公，與老人俱以大法自任。美周前在揚州，有詠黃牡丹詩十首，盛行于時。夫牡丹之黃者，特表異于繁豔，而梅寂守其清寒，各有所取之。他日美周以節烈終從世間法，老人常逍遙于方外遊。嗟乎！予于茲詠梅詩得之矣。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山西布政司王庭拜撰
天然是禪師梅花詩

門人今辯重編

五言律

一東

白花輕一放，萬壑盡春風，蜀客相逢處，何郎寡和中。煙荒村路斷，人去水流空，卻憶霜零後，雲山望欲窮。

二冬

荒榛迷遠道，絕岸一相逢，漂落非殘雪，橫斜傲古松。目空煙暝色，跡混獵樵蹤，自顧同寥廓，隨雲隱亂峰。

三江

寒溪疏影瘦，夜靜水淙淙，雪重從衣薄，煙深帶月降。不因驚碎玉，何處覓枯椿，四望江山暗，泠泠獨倚窗。

四支

獨秀一林悄，寒山薄暮思，風煙愁見晚，桃李恨生遲。觀世疑空劫，論交與古期，莫云春漸暖，應記未開時。

五微

倚空寒夜月，林靜鳥聲稀，一自逢人少，方知與世違。雲煙籠不住，泉石好相依，香入初風醉，臨崖悲採薇。

六魚

春愁看不極，空谷此情疏，地僻先明月，天涯遲素書。立殘三尺雪，坐老一園蔬，豈待東風至，雲中香有餘。

七虞

催人頭已白，朝夕共躇躕，踏雪香非遠，尋香雪又無。歲寒傷一折，春入老千株，村路溪橋迴，垂垂清影殊。

八齊

晚雪風初細，花開山鳥啼，易寒迎日近，難見故枝低。獨樹紆樵逕，叢芳狎釣溪，名園多蔓棘，聊傍石橋西。

九佳

故園黃葉盡，風雪舊生涯，孤壑春先醉，同人月在懷。抱香矜獨處，殘夢怯寒蛙，道路雲煙渺，尋芳到古崖。

十灰

去年為春落，今日為春開，萬里誰相識，白衣人又來。望窮雲鶴影，愁斷杏花杯，一自幽香動，群芳夢欲回。

十一真

不到空山裏，孤標恐未真，嚴枯今日景，初蕊百年春。江店煙中樹，荒臺月下身，平生信幽節，寒夜自無人。

十二文

荒原人影寂，孤鴈不堪聞，惟有一枝秀，乘風寄白雲。王塵初夜靜，素色曉霜芬，珍重冰稜意，前山日未昕。

十三元

幽根不可拔，歲歲老蓬門，絕俗臨危石，依人傍遠村。有花應有雪，堪對不堪論，愛爾疏斜影，寒山知獨存。

十四寒

一從秋色老，寂寞倚欄干，花發春何限，春來花欲殘。不因傷歲暮，能得幾人看，為語禁寒者，楊州興莫聞。

十五刪

別有凌霜意，枯榮從去還，不堪橫卻月，以此到廬山。艸色催人老，幽葩空自閒，春風能解凍，零落豈須攀？

一先

灞橋春色早，迢遞到窮年，韻落江城杳，香流古澗前。一峰新雪月，千里舊山川，翹首人間世，寥寥共遠天。

二蕭

寒盡花初發，相逢慰寂寥，遙知日照處，不與雪俱消。閉戶來春色，隨鞭過楚橋，古今情未已，江國正蕭蕭。

三肴

孤山空自放，豈問歲寒交，但得香在石，何妨露滿梢。葉凋深見月，鳥過不棲巢，最是幽人意，誰當共結茅。

四豪

萬卉休窮臘，孤芳此獨勞；枯藤發寒燄，春色動林。雪暗光逾滿，雲低影自高；蕭條生理別，方嘯北風號。

五歌

不入芳菲逕，棲心當若何？獨辭春日短，因共白雲多。素色和煙老，疏懷逐鴈過，秖應同靜者，零落在。

六麻

漸覺朔風急，疏林日影斜，悲時同落葉，積素獨呈花。寒坐三冬促，春光一夕賒，少陵忘卻恨，應負此心遐。

七陽

非關衰世意，皎皎一凌霜，愛我不嫌白，憐人秖自芳。幽懷如有寄，孤放若為狂，但到春深處，悠然思共長。

八庚

涸落知誰世，危危獨向榮，為憐衰草色，不盡倚寒情。泉石何曾暮，煙霞餘此生，疏斜如可似，真悔一時名。

九青

欲折不堪寄，晴窗香一絣，寂寥須此鑒，消息可誰聽？愛雪驚同色，和煙混獨醒，更饒窮臘韻，孤鴈下寒汀。

十蒸

籬落難為色，山寒情不勝，素襟堪對石，幽韻卻疑僧。凍臘他年恨，春光昔日曾，霜中誰可念，令我獨憑陵。

十一尤

獨出群芳後，凋零感暮秋，吳宮花艸盡，漢苑晚香留。白髮宜松老，閒情共竹修，月明風露滿，無事到春愁。

十二侵

舉世渾如夜，何人問素襟，空山曾有夢，秀色自成林。已辦窮年計，寧愁曉露深，夕陽流水處，古韻日沈沈。

十三覃

立雪終何極，深寒亦自堪，誰當尋素侶，知不到茅庵。此日雲中趣，千秋石上談，大庾花信捷，春色滿江南。

十四鹽

離離孤影絕，因月到疏簾，尚有餘香在，殊增老衲嫌。暮雲旋欲合，朝霧不曾霑，獨倚寒巖醉，無人韻更添。

十五咸

濯濯寒逾潔，惟當老碧巖，幽心矢霜雪，疏影托松杉。山靜雲千樹，僧歸月一帆，無人知此意，長詠付琅函。

七言律

一東

乾坤渾灝鬱巃嵸，物化承陽氣候通，萬彙初回先素色，群芳未綻暗香叢。風飄雪蕊隨煙散，月凍溪明一樹空，慚愧梁園覓不見，獨留孤韻古今同。

二冬

笑抱閒情自一峰，東亭何處見春容？相期深谷惟明月，不畏巖寒共老松。帶暝坐醒初夜夢，倚空愁破五更鐘，生來傲骨慚煙火，半落溪橋濺短笻。

三江

聊將春信渡寒江，映雪清姿色未降，零落風煙同白鷺，蕭條形影對銀缸。夢回香遠人何極，望入雲端眼一雙，萬紫千紅看若此，解衣誰與臥虛窗。

四支

孤芳無地足棲遲，木落溪寒又一時，瘦骨且隨巖壑老，素香不使水雲知。濛濛太古幾忘歲，寂寂空林欲待誰，倚石自憐霜雪意，百年春色正相期。

五微

一圍寒玉影離微，獨坐山頭夜不歸，曉露未乾窺石室，夕陽初下映柴扉。似憐高士埋空谷，猶聽孤猿欲攬衣，夢斷羅浮春尚早，北風吹雪雨霏霏。

六魚

寂歷空山清夢餘，一枝斜映六窗虛，幽人抱鏡臨秋水，老衲憑松讀梵書。坐石不知寒夜永，聞香方覺朔風初，春深正恐無尋處，珍重衡門影自疏。

七虞

曾和積雪暗前途，雪裏聞香風味殊，萬里煙銷春信達，閒亭玉立客心孤。影沈寒水空無鴈，光浸長天月在湖，終古離披君不見，臘窮人散獨躊躇。

八齊

山寒石瘦暮雲低，一道晴光混不齊，萬古鴻濛自今日，何年開落到西溪。孤松鶴立煙霞老，野渡舟橫樵舍迷，我亦危危人影外，凌風臺上笑相攜。

九佳

一翻寒徹影參差，撲鼻餘香韻自佳，晝共白雲連絕巘，夜同明月醉空階。為慚芳艸遲春陌，獨許梨花到石崖，是處江城吹欲落，泠泠古調可誰諧？

十灰

含章花事已成灰，為愛寒溪帶雪來，一望白山人穩坐，數聲清淚夢初回。多情且共三生石，好月相尋綠橘杯，歲歲凌霜君自惜，

莫教憔悴北風催。

十一真

開遍江南未是春，春光辜負隴頭新，幽姿濯濯清霜月，道韻森森白髮人。松柏無香須憶我，溪山依舊可誰倫，豈因舉世慚珠玉，顧影寥寥亦自親。

十二文

荊南似雪恨空聞，地老天荒始見君，霽色同人能悟物，正襟危坐若無群。離離疏影先春動，皎皎寒光後夜分，一擔枯藤探不盡，朝煙暮月為誰醺。

十三元

斜壓疏籬秖自存，香風冉冉入黃昏，獨翹天際渾無色，漂落空潭不是痕。雪映高低疑近遠，冰懸日夜自乾坤，朝滋夙露何勞問，多少衝寒到石門。

十四寒

高放嶒崚天地寬，幾枝清瘦自輕寒，只教雜雪披靈苑，不共含桃薦玉盤。落葉滿山光璨璨，亂雲深處影團團，羽衣皓首空相對，錯比華嵩石上看。

十五刪

聊傍雲峰共掩關，霜清月白一僧閒，秋風不折凌霄骨，臘雪逾深老鶴顏。寒涕垂膺憐懶衲，龐眉坐石傲西山，匡廬頂上湖千頃，慚殺當年漢苑還。

一先

佳氣隆隆萬象妍，靈根曾植古皇前，謾隨晨霧舒寒燄，識得春光是舊年。湛湛清姿和暝醉，稜稜丰骨帶雲眠，無勞支老買山隱，儘有疏斜庾嶺邊。

二蕭

隨風遠度自迢遙，到處生涯香一瓢，紫陌無緣花欲老，雲山有恨雪中銷。看殘蘭菊甘籬落，聊共松杉冷灞橋，皎潔自驚寒色異，春深依舊綠條條。

三肴

永夜空濛月一梢，泠泠疏蕊破荒郊，只愁終古無春色，獨抱寒香共石巢。逸士踏餘三逕雪，老僧長傍半間茅，孤榮卻為群英早，但到芳菲笑落匏。

四豪

姓名終不入離騷，留與雲煙援彩毫，巖壑何曾有霜雪，春風吹落盡蓬蒿。幽葩吐處陽和動，素蕊殘時青草高，自是韶華乘代謝，遐心無耐聽松濤。

五歌

飛空帶雪影婆娑，落落幽巖亦自多，千樹凍雲銷不盡，一溪寒月又如何？光凌北斗疑長劍，鴈叫清霜當浩歌，古寺森森鐘磬外，有人含睇在山阿。

六麻

煙暝繽紛落日斜，五衢寒盡一枝花，我憐素色禁殘雪，誰愛餘香坐晚霞。但道影疏南浦月，豈知春在野人家，幽光處處都相似，況是荒岑韻更賒。

七陽

獨厭容長異眾芳，出來素質欲凌霜；坐銷色發林秀，引得春風滿草堂。愛此清芬先墮葉，卻憐憔悴暗生香；不妨共對連宵迥，千古幽懷在石床。

八庚

玉質冰操共此情，歲寒惟見一林清，雪霜滿地誰堪白，桃李開時但有名。飄落且隨流水去，孤榮又傍碧巖生，臨風欲和還應笑，何處關山無笛聲。

九青

萬象沈沈醉不醒，微雲澹月倚山亭，若憐凍臘為先放，更喜春寒尚未零。容易珠離千顆白，曾同柳色幾枝青，幽姿我亦慚相失，夜夜溪頭戶半扃。

十蒸

山逕橫斜好共僧，孤雲野鶴碧崚嶒，相看石上寒如此，坐到花殘春未曾。澹影情疏應似我，曉風人外若為朋，紙窗竹屋凄清處，一片禪心不可勝。

十一尤

黃花落盡獨憐秋，便放寒山倚石樓，佇望白雲歸洞壑，坐看孤雁下滄洲。影同雪色惟堪賞，嘯入春風不可留，一自參軍吟欲絕，疏鐘微月夜光浮。

十二侵

雪裏窺人雪不侵，澹香孤影百年心，一梢煙月看同昔，去日春光又到林。吹落為摧羅袖色，高低空笑白頭吟，菟園上苑多憔悴，別有幽根在石岑。

十三覃

輕寒殘雪暗江南，曙色幽香尚帶嵐，潔白不傷行路意，疏斜終欲老雲庵。似催萬里還家信，猶伴浮生半日談，卻笑武陵溪未穩，年年春夢付癡憨。

十四鹽

雪中香色水中鹽，夜夜看花味欲兼。不是我來寒徹骨，枉教人醉月明簾。孤山影碎千叢玉，萬里傳持一素縑。幾度因風聊寄贈，

恐驚頭白易生嫌。

十五咸

滿林秀色映松杉，西竺先生經一函，雪嶺開殘迂凍臘，早春疏影到千巖。山中有客堪餐石，月下何人曳素衫，且抱閒情恣幽賞，香臺雲外共諵諵。

五言絕

一東

葉盡花自發，正當寒山中，山寒人見少，花發年年同。

二冬

花在寒雲裏，看來隔一重，路傍猶落落，況復到高峰。

三江

枯樹望空白，回頭香在窗，一時聞見靜，使我夢魂降。

四支

寒色擁千樹，尋香只一枝，何因重攀折，欲識樹上時。

五微

心知花在樹，望月影微微，不到寒香入，終然此意違。

六魚

高樹花開盡，低枝蕊尚疏，近人情熱處，留取暗香餘。

七虞

望裏花疑雪，近看一語無，全身在香國，頓使野情孤。

八齊

多少寒山子，相看在小溪，不知香冷處，終日對花迷。

九佳

有時寒雨過，生怕素香差，細看枝頭濕，方知濯更佳。

十灰

遊人欲多折，要傍小蚌開，不知香在手，更覓一枝來。

十一真

花香花不覺，都付賞花人，人散香同歲，冷然太古春。

十二文

獨立荒煙白，不驚寒鴈群，秖因春夢斷，夜夜但空聞。

十三元

香暗隨風度，飄飄不欲存，聞香意何限，花自到黃昏。

十四寒

幽豔曾無歲，尋香人自寒，一般清冷致，終不悔衣單。

十五刪

獨舒寒壑日，紅紫一時刪，暗香酬客意，誰會到花間。

一先

春色有無處，但觀寒臘前，迴臨村路上，來往白雲邊。

二蕭

覓花花不見，雨雪空蕭蕭，認得枝頭穩，何須待雪消。

三肴

秖為花開處，偏令雪上梢，春風吹落盡，不見雪空巢。

四豪

走馬春郊早，探花問凍醪，花醒人欲醉，笑殺五陵豪。

五歌

一枝三五朵，疏處月明多，舉頭見寒月，不覺暗香過。

六麻

日出雪消盡，泠泠一樹花，焉知寒日落，香色未曾差。

七陽

月下花容隱，雲中花影長，坐到無花處，時聞一陣香。

八庚

縱白何如雪，疏寧似竹清，若無香撲鼻，猶逐倚寒名。

九青

晨起到花處，不知花已醒，但憐寒歲見，莫惜露零零。

十蒸

莫道寒偏妒，多因花欲凌，一自同於雪，方知雪不勝。

十一尤

薄暝易相識，月明何處愁，分明枯樹裏，望絕白雲頭。

十二侵

寒夜無藏處，花枝共月深，清光纔一半，休向月中尋。

十三覃

好處非關月，重煙不著嵐，疏斜泉石裏，看盡古今談。

十四鹽

欲寄成何字，天涯滯尺縑，相思與相見，語默一時兼。

十五咸

風雪猶未已，花開自碧巖，欲知寒蕊意，遙指隔林杉。

七言絕

一東

色共梨花香不同，千山煙月有無中，立殘孤影君須認，看去春林溪欲紅。

二冬

長橋低岸好相逢，多折偏憐落客蹤，遙望白雲溪路滑，幾枝殘雪老孤峰。

三江

翹首南天意未降，氂氂白拂豎寒窗，曾從黃姓同蘄路，一棹蕭蕭夜度江。

四支

洗盡鉛華欲付誰，風煙凄斷月明遲，莫愁春到先搖落，更有深春搖落時。

五微

白玉條條映落暉，雪中春色正依違，天涯苦恨知何限，獨立空山待客歸。

六魚

荊榛荒沒露零餘，天北天南影共疏，花發寒空愁更落，冰田長欲帶雲鋤。

七虞

昔日玄都花滿衢，看花曾數暗香無，菟葵燕麥凋零盡，回首寒山樹一株。

八齊

標實無期望欲迷，可憐道路獨栖栖，誰同素影千巖秀，潑盡寒灰落紫泥。

九佳

影同寒月印空階，錯愛清光掩素懷，夜夜枝頭看似夢，踏窮殘雪惜芒鞋。

十灰

木落煙深孤鴈哀，南枝憔悴北枝催，從來春色應無住，空自撩人花繞臺。

十一真

大漢將軍六代人，披星臥雪舊風塵，相看灞上終何姓，憶得雲中老鶴身。

十二文

成都高臥影紛紛，誰謂晴光獨映文，放出餘香應十丈，為憐人共木犀聞。

十三元

臘窮人不到柴門，花落花開總莫論，雪色自嚴香自遠，更無形影待王孫。

十四寒

高寄空山天地寬，素香初蕊足盤桓，莫將白髮輕寒意，都作春愁對月看。

十五刪

丁丁伐木響雲間，纔入春風鬢已斑，認取幽香付他日，臘殘寒盡待花還。

一先

為誰帶雪到春前，幾度相期雲水邊，過眼不堪人意盡，一枝零亂又殘年。

二蕭

春光林下共迢迢，百納雲衣覆石橋，道是聖僧猶不似，何當香逐美人飄。

三肴

片片新花發故梢，隴頭流水一間茅，壽陽宮裏如相覓，為道于今共石巢。

四豪

難知休訝一枝高，出手何辭待雪勞，花落更應期子熟，莫教人羨武陵桃。

五歌

暖處難逢寒處多，幾生魂夢付藤蘿，花光長老曾摹此，何似親從庾嶺過。

六麻

一本分攜度嶺斜，只今方見歲寒花，山中獨秀無人問，狂殺清江舊酒家。

七陽

謾道生來欲傲霜，相投應亦惜名香，多情索共巡簷笑，爭較高眠怪石旁。

八庚

雪滿江邊花氣清，垂垂一樹古今情，悲歡閱盡宣城眼，聊托詩人天下名。

九青

蜀郡名園畫掩扃，佳人笑語尚亭亭，風前玉立何生夢，猶自題詩醉未醒。

十蒸

高處憑空折未能，連雲帶月影崚嶒，誰當錯比仙人萼，李白親傳自老僧。

十一尤

寒倚欄干映日浮，高樓胡笛滿天愁，北風衰艸蓬蓬盡，任是初年亦白頭。

十二侵

四望江山共一林，百年春色雪中深，勸君莫向枝頭覓，風起隋堤何處尋。

十三覃

錯落雲煙傍草庵，繁枝應許赤松參，春風暖處如相憶，數盡霜中一月談。

十四鹽

萬彙凋傷花意嚴，煙漫漫又月纖纖，傳聞勝似吳門兒，名姓終慚薄世嫌。

十五咸

顆顆離珠月欲函，洛陽歸去寄松杉，幽花不作凌霜色，萬古香風自一巖。

雪詩敘

古來詠雪者多矣，撒鹽舞絮其失也纖，縞帶銀盃其失也豔，剪水飛花其失也幻，教粉堆麵其失也膚，以及鹽虎玉龍之句、鶴毛蝶翼之章，擬議雖工，愈失本來面目矣。余謂天壤間最高潔者惟梅與雪，蓋其性厭塵凡、境耽孤寂，與深山老衲似有夙因，故其形之詠嘆不啻現身而說法也。天然和尚舊著梅花詩百二十首，清曠絕倫，讀者已超然天際矣。茲所作雪詩亦如其數，不事鏤冰刻玉而觸想成言，真有萬壑空明、千山皓白之致，此固胸中自然流溢，非風雪、驢背推敲者所能效其咳唾也。顧嶺南之雪未易多見，乃師甫入丹霞，而瓊林瑤樹忽與筆花墨瀋翕然相遇于几杖之前，殆猶豐山之鐘別有感應，而豈地氣所能囿哉？抑聞師是集不三宿而脫稿，想其揮毫落紙如天花之旋舞于空中，而不知其聚散所自，擊缽詩成，起視門外雪深幾許，又與披雲見月同一光明境界也，恨不與侍立諸公同聲而讚誦之。

當湖弟子今亙陸世楷拜題

天然是禪師雪詩

門人今辯重編

五言律

一東

二月嶺南雪，梨花間雪中，影浮難似月，力弱不關風。片上青衫色，繁飄白浪空，千峰今夜夢，迢遞濕歸鴻。

二冬

春泥看易盡，空谷自為容，覆葉深藏鳥，繁花不惹蜂。暖沈朝市影，凍塞虎狼蹤，漸見蓬蒿滿，川原何處逢。

三江

停舟煙樹白，沽酒對寒江，古驛無嘶馬，孤村有吠尨。近墳埋土壘，遠火暗山窗，誰復能同此，棲蘆鴈一雙。

四支

龍山驚險峻，雲路慎擠推，壓頹愁地軸，飄落念天涯。低易填溝壑，高多折幹枝，看窮殘臘景，茅屋欲深移。

五微

陰景去何促，陽和轉尚微，若將虛夜色，無復擬朝暉。熱處終難待，寒中初易違，且尋峰頂侶，雲霧共相依。

六魚

卻似雲中日，朦朧曙色初，耐寒興獨早，愛暖步還紓。篩嶺樹邊犢，迷江榜上魚，何人重回首，凄斷老樵漁。

七虞

彌天光共滿，薄景照偏殊，關塞愁征戍，屋廬凄腐儒。濕吹連曉角，寒斷一冬鬚，莫以千峰色，都同暗夜珠。

八齊

峰峻疑懸布，玲瓏逼漢低，徘徊驚曉鶴，呃喔誤宵雞。竹摧陰壑影，猿斷北山啼，沃土候春暖，攜鉏分夜畦。

九佳

啟戶皚皚積，觀林密密排，冥茫應自合，緯繪不成乖。帶露胎春雨，連雲澤凍荄，氛埃消欲盡，冷豔此時諧。

十灰

高低看落處，淅歷竟何來，積坎非邀厚，知危不受摧。借暉分鷺翅，倚素入瓊杯，千里何辭遠，層巒夕曜開。

十一真

暖席不堪近，寒溪好作隣，豈嫌青艸陌？欲傍白頭人。隱霧迷深谷，乘風度遠津，年年似荒月，來照不萌春。

十二文

陰結先成霰，蕭蕭自遠聞，入山青易見，到水白難分。惜暗夜籠月，停光晝薄雲，晴簷漸欲滴，宿鳥啄微昕。

十三元

寒波汎不極，瓊路易迷源，積曜夕沈壑，微光曉在門。遮空時欲下，舞屑忽成繁，深谷無炎熱，層冰豈自存。

十四寒

一夜鳥飛絕，千峰影到欄，莫將銀世界，空作月明看。對爾皆憐白，何人不畏寒？浮雲滿原隰，遮莫悔衣單。

十五刪

朔風不到海，寒氣早歸山，玉露當秋委，瓊花向暮斕。潔堪窺漢淨，輕得御雲閒，幽望成何似，皋禽斷續還。

一先

通朧光燭地，浩蕩渺連天，照豈分高下，汙從落市廛。年華休見晚，曉氣欲爭先，不待陽和動，微風散玉泉。

二簫

慘冽紛晨影，凝華凍晚朧，連光搖暖幌，含曜落寒潮。不借投虛隙，何勞映碧霄，一回幽對暇，寥廓靜塵囂。

三肴

薄照掩寒日，漁舟凍欲膠，大江沈遠岫，枯樹覆空巢。鼯鼠歸無路，雲僧蓋有茅，莫愁紛糅下，千地一深坳。

四豪

砌上埋黃葉，雲中揮白毫，落鉼珠萼細，籠樹玉山高。未暇裁寒練，何曾失寶刀，飄零愁背日，迴照莫成勞。

五歌

枯涸逢人少，荒茫失路多，泥塗鋪紵練，珠玉委江河。染亦因風力，光疑入鏡魔，無心信芳潔，寥落夜如何。

六麻

嚴颿隨遠近，須到野人家，拂岫迷青黛，迴江走白沙。漉溮投闊直，迂曲入欹斜，巧拙無藏處，空山對落花。

七陽

一宵星月落，萬戶暗扶桑，鳳閣浮香粉，華山起白羊。路岐增浩歎，雲合漫飛揚，瑣散成朝暮，河山空濬洸。

八庚

閬風連夜發，綏颯到平明，狡獸雲間斃，飛禽海上驚。寒威驅霧翳，霽色帶霜清，庵裏復何事，危襟坐五更。

九青

錯落空中映，蕭疏象外泠，溪清不可見，雲暗欲全醒。坐對無昏晝，行吟過戶庭，煙深孤鶴影，寂莫擬身形。

十蒸

萬頃看同縞，憑雲降復升，到江知是水，近日不成冰。花落疑春妒，光流向夕澄，沍寒人欲暮，曷皓自千層。

十一尤

素質輕如羽，悠悠經暮秋，投窗空見影，積石暗聞流。擬作瓊瑤跡，翻憐溟渤漚，連天捲山霧，迢望轉成愁。

十二侵

千株開照曜，一夜滿庭陰，擬掇雲霄上，寧愁溟壑深。夏凌堪鎮嶽，春水欲鳴琴，涔沆思林澤，魚龍未易尋。

十三覃

浩渺成高厚，冰壺秋水涵，蘚苔低見覆，梅李側多慚。去鴈迷煙渚，饑鳥啄艸庵，繁絲停暮色，鬚髮入寒潭。

十四鹽

玉塵連朔漠，飛墮水中鹽，萬灶無煙火，千峰入素縑。樹寒鶯語怯，石凍梨花淹，倒照雲中色，晶晶對夕檐。

十五咸

一天冥海嶽，萬岫失松杉，極目空中素，迴頭人倚巖。壓沈雲外路，微濺石邊函，渺渺開襟處，春融見遠緘。

七言律

一東

陰陽凝散碧煙中，飄落何勞問異同，飛絮隨風空自白，寒爐終夜為誰紅。深山擁被憐東郭，野店憑鞍笑謝公，凍殺亦饒清氣在，人間天上一無窮。

二冬

憑軒迢望欲攜笻，濯濯江山千里從，白盡不曾誇素色，晴來猶自覆青松。暖消石室一杯茗，寒入峰林幾夜鐘？試問重裘驢背上，護生堤畔肯從容？

三江

紛紛裂素映山窗，萬壑千巖色盡降，轉霧驚風朝不避，輕雲蔽月夜無雙。愛同野鶴投高樹，不畏飄蓬入大江，一種縈光隨去住，枉教人自對寒缸。

四支

永夜沈沈聞折枝，空山如在百重圍，佛鐙初暗紙窗白，香篆將殘磨衲知。十里江樓寒吹蚤，孤舟沙岸苦吟遲，因茲憶起平生事，萬慮銷停鬢已絲。

五微

天南漠北雨霏霏，誰掩峰頭明月扉？祇為縈空慚夕照，卻憐落樹似花飛。板橋風捲馬蹄滑，江樹雲繁驛路微，看到晴巒春漸去，鄉關何處待人歸？

六魚

寂寞何人映讀書，窮簷衣薄逼年除，幾多陽豔寒中過，豈有光華霽後舒。撒空未許隨風盡，含影還堪儗月初，回首莫愁雲路隔，白茫茫處是吾廬。

七虞

藹藹浮浮散五湖，寒庭孤嶼惜驪珠，傍巖妃子元名宓，仗節孤臣本姓蘇。澹若肌膚疑玉粲，皓然鬚髮蘸冰壺，飄颻更有迴風處，淺渚荒原照碧蘆。

八齊

河梁匹馬晚凄凄，奕奕浮光拂樹低，驛舍官梅花濺路，酒樓衰柳客如泥。雲連古岸沈牛跡，影隔千峰無鳥啼，空濛上下知何極，谷口聞鐘野寺迷。

九佳

霏微暮色鎖清齊，久住峰頭路不埋，愧倚晨曦光自滿，更嫌晚彩影誰諧？龍泉暗溜千行石，牛火頻燒品字柴，寒徹始知魂夢隔，何人吟望在天涯？

十灰

同雲遍野朔風催，萬頃晴光一夕迴，慘憺莫愁寒日處，通朧只在暝煙堆。坐久不禁成獨往，夜深常覺有人來，春明未必能相似，誰遣繁花寂寞開。

十一真

積照微茫絕四隣，望中誰是陌頭人？落花滿院疑無樹，拂艸連天暗度春。一室冰稜應自惜，萬峰珠錯豈全貧？分明共對羲軒上，更待晴暉恐未真。

十二文

寒風超忽白紛紛，兩岸瓊崖一水分，畫裏合離難著素，空中興滅不成文。影沈池上千重玉，光覆樓頭六出雲，便向歌筵分酒力，容華銷盡到斜曛。

十三元

萬樹梨花暗寺門，愁雲冉冉滴寒原，今年到地未盈尺，幾日遮天長似昏。近水無聲空入澗，遠峰不見卻聞猿，凄清共是此時節，猶憶匡山五里村。

十四寒

蒼茫江霧濕征冠，萬井蕭條行路難，黃竹有歌愁宋玉，蓽門無路臥袁安。梅逐餘香須早落，羽慚輕質不勝寒，雲中信有凝春樹，向日微微出石欄。

十五刪

散漫川原自雪山，龍沙迢遞鴈門關，千林玉樹三春失，萬頃瓊田一鑊閒。銀象難藏身外影，素娥不耐月中顏，誰云埋沒河山上，指點樓臺落照間。

一先

幽靜多懷對遠天，飄零猶自憶前年，潔清亦許隨芳穢，流亂何從數後先。幾家依樹籠荒月，一鴈迷煙下暮田，已覺光芒疑夢裏，泠泠石澗水流邊。

二簫

衡陽委絕白迢迢，衰草荒原朔氣驕，自有流光遲曙色，卻無形影到春潮。縈迴古渡愁歸客，蕭索空山泣去樵，風景依稀還世外，人間何事苦招搖。

三肴

繽紛繁鶩沒空郊，獨向層峰伴鶴巢，活水滿煎三峽茗，斷松斜壓一間茅。龍潛大澤寒猶蟄，虎踞深林凍不哮，掩戶且高殘臘枕，漆瓢腰繫萬年梢。

四豪

糝粉輕飛二月高，撲空如湧海雲濤，瑕銷白璧全欺趙，色儗麻衣卻笑曹。不薄青蘿凝夏谷，定飄紈扇濕春袍，暖堂何似寒巖迥，

夜夜風簷映玉毫。

五歌

浩蕩乾坤平布澤，霏微物象自婆娑，蘆邊立鶴朝曦亂，樹裏藏鴉夜色多。入地定能銷碧血，彌天已見倒銀河，南洲到海猶炎熱，坐對冷然發浩歌。

六麻

飄搖縞帶總隨車，隔絕門庭入徑斜，透隙卻疑搜鼠兔，翻空真似攪龍蛇。池中有水偏投影，石上無根亦著花，瑰屑不堪寒到眼，縱橫難掩碧籠紗。

七陽

白霓遠近啟山堂，欲濯塵氛淨上方，江浪到天應浸日，瓊花著地不聞香。千峰倒影入寒瓣，萬屋平漫汎夕陽，借問年華真個晚，細看春色動遐荒。

八庚

雲外何因見素情，玉塵風滿澹然生，寒絃人向深堂調，凍屐誰同傍石行。望遙天末山應在，踏近溪邊水更清，勝事大都成寂寞，兔園空有惠連名。

九青

白練千條入鏡清，輕繁欲向夜窗聽，憑高且遜尖峰出，就下還尋絕壑停。華表鶴翎迷舊郭，豐城龍劍擬新硎，攢天一倍臨風急，卻似彷徨廣漠庭。

十蒸

濛濛萬象獨憑陵，何物光芒積素凝，面目冷然遺草澤，肝腸如見托崚嶒。若為熱處偏成水，不耐寒多竟作冰，自是野人茅舍穩，斷橋孤岫一枝藤。

十一尤

臘窮泉涸絕溪流，河海雲生杲日收，一夜似風吹敗葉，五更疑月滿層樓。卻回寒燄榮幽桂，豈為凋林感暮秋，遇物淪形歸大冶，高低平汎曲江頭。

十二侵

重輪掩抑晝沈沈，顧影難為薄曙襟，世上相尋皆桂苑，人間何處有山陰。去留不是迷源客，深淺誰論將策心，看嶽共驚雲勢湧，低空不覺夜堂深。

十三覃

委積徘徊散薄曇，先春有信到江南，常行淺砌猶疑別，欲過前山祇自諳。當晝連煙昏遠樹，無燈通夕曉寒龕，但知掩日韜霞意，始覺幽暉萬景含。

十四鹽

萬丈煙波撲鉅炎，名模鎔盡絕廉纖，無端虛室能生白，誰向空中儗撒鹽？芳潔逾慚高士愛，嚴寒不畏世人嫌，一從凋落黃花後，夜夜峰頭寫素縑。

十五咸

誰鞭天外白珂銜，勢盡雲駒萬里驅，欲湧波濤翻日月，不留蒼翠覆松杉。食餘藥嶺千牛草，寒有青州一布衫，莫笑繁絲倚枯木，衰顏窮望上江帆。

五言絕

一東

細看重雲裏，分明不是空，夕寒光獨遠，憑化委長風。

二冬

春色在寥廓，沈煙蘸玉容，縞衣輕似舞，乘夜上高峰。

三江

愛松埋鶴影，背月照寒窗，最是無人處，生憎嗥夜豺。

四支

玉塵散林薄，半上古松枝，枝壓愁將折，塵消曾幾時。

五微

千峰一夜白，先照野人扉，似月望高樹，澄澄濕衲衣。

六魚

皎潔侵寒陌，雰霏二月初，梨花香未散，隨影落吾廬。

七虞

因風消蠟炬，無影落澄湖，寒熱一時盡，清輝何處殊。

八齊

颯颯連夜動，起舞似聞雞，冰合知寒極，瓊花踏作泥。

九佳

白髮鏡中落，真同近暮懷，但知寒色迥，隨處得生涯。

十灰

雲裏望何極，紛紛撲素埃，江山同一色，不見鴈飛回。

十一真

雲暗非關暮，花飄豈是春，晴光應十丈，不為住山人。

十二文

濯濯霓裳濕，何人倚白雲，莫將雲裏影，空向陌頭分。

十三元

浩渺疑空劫，霏微向暮原，思歸歸不得，洞口已迷源。

十四寒

嚴威生大漠，萬甲擁雲寒，何處刀砧急，朦朧向夕攢。

十五刪

落樹烏成白，催人鬢欲斑，輕質何曾定，浮沈煙雨間。

一先

迢遞長征路，徬徨欲曙天，最憐清素影，撲落馬蹄前。

二簫

山光不是曉，半夜過危橋，一似聞生客，千峰失寂寥。

三肴

狂吟月下客，門外任推敲，深夜寒侵榻，誰憐樹上巢。

四豪

鳥絕山霧起，日沈雲影高，微風吹玉屑，不上懶瓚袍。

五歌

三聲溪路絕，一壑同雲多，寒光幽處近，形影托青蘿。

六麻

階砌葉初上，雲山路轉賒，掃門殘影亂，千里望貧家。

七陽

枯根覆已盡，殘夜滴寒塘，人在空山裏，山空人影長。

八庚

日落山路合，林寒霽色明，梁園人盡醉，那識此時情。

九青

帶寒汲遠澗，片片落雲鉼，水凍還成片，何勞煙霧停。

十蒸

陰風吹白羽，皎皎雲中澄，誰謂終非水，人言不是冰。

十一尤

終歲滿林白，重煙隔上頭，定教寒裏見，不遣入春流。

十二侵

瓊花散丹石，掩映臨江陰，誰知枯落後，更有白雲深。

十三覃

倚樹繁衣袖，流光向夕含，何人能到此，撥火共痴憨。

十四鹽

不分光浮地，還函明鏡奩，寒輝殊未減，春色夢中兼。

十五咸

帶雨瀟瀟下，江寒落遠帆，峰頭一回望，望久沒松杉。

七言絕

一東

灑盡平原萬里空，橫江沙捲馬頭風，寒雲已沒斜西照，更勒金羈卻向東。

二冬

欲向冰霜慕遠蹤，藍關何惜馬蹄封，已甘朽骨埋江瘴，猶恨秦雲千萬重。

三江

乘風昨夜叩山窗，慚愧華亭尚隔江，莫道驪珠容易見，乖龍左耳割難降。

四支

漠漠同雲向夕垂，千門萬戶鎖寒炊，落花一片能潛化，何況芳林絕路岐。

五微

堆壓橫橋山徑微，寒林霽色一僧歸，閒殺五陵貴公子，醉騎白馬去如飛。

六魚

鴻飛不到百情疏，阻闊江山煙霧餘，飄落盡歸寒沒處，暮林空見野人廬。

七虞

松根一夜撥寒爐，燒盡秦灰入玉壺，萬古河山只若此，瓊樓歌暖漫呼盧。

八齊

崩騰未可凌高嶽，繚繞還堪隱別蹊，一望風煙迷古洞，長安爭似晚峰西。

九佳

平沈山嶽影參差，深夜同誰步玉街，萬丈光寒看璨瑳，回頭人自隔天涯。

十灰

誰催千里集瑤臺，朔氣蕭蕭映玉杯，銷盡豈如隨霧轉，有時飄墜碧崔嵬。

十一真

皎皎輕飄桂葉春，影娥池畔趁芳辰，凌空更上無棲處，卻笑人間醉玉塵。

十二文

日暮驚沙薄楚雲，雲中江樹影紛紛，香爐飛瀑三千尺，猶較衡陽白鴈群。

十三元

黃雲白日暗寒原，鴻鴈無聲度塞垣，自古客行愁道遠，紛紛薄木鎖侯門。

十四寒

千騎獵馬出樓闌，不見飛禽落日寒，風起平沙天路白，角聲吹入朔雲團。

十五刪

莫愁殘臘滿頭斑，絳色偏能駐老顏，更有銷寒誇玉馬，定教丹石勝常山。

一先

新住寒山綠玉川，連光曉映卜豐年，已堆萬戶千重璧，誰靳沿門一個錢。

二簫

篩空萬里不封條，未到春林慘氣銷，誰道凝陰能掩素，瑤花偏逐朔風飄。

三肴

千山寒落蔭重茅，擬作明珠誤水泡，一任曉風驚復息，不教殘凍掛空梢。

四豪

練絲千縷何勞泣，逵路茫茫真欲號，拼教寂寞山頭望，不是楊雄誰載醪。

五歌

眼前浩潔凌晨早，傾耳希聲清夜多，漸入春郊花氣暖，寒庭誰解泣銅駝。

六麻

破衲蒙頭老歲華，寒深時亦動長嗟，古來甲子朝門外，亦有幽蘭哀日斜。

七陽

寢跡窮年樂未央，萬山璀璨引風長，聽殘簷溜添寒絮，不臥仙人白玉床。

八庚

凜栗忽驚溪路明，峨峨千里共雲平，藐姑山裏知何似，寒夜相逢莫問名。

九青

白盡千峰峰頂青，空濛之內有人醒，寒飆忽起從空下，不信瑤華滿夜庭。

十蒸

因高纍仞看容易，息影憑空力不勝，荒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待碧崚嶒。

十一尤

琉璃殿裏汎虛舟，光湧層波天際浮，深夜泠然照牆壁，忽疑身在碧雲頭。

十二侵

寒飄玉蕊散高林，弱木頹枝凍已深，更向陌頭雲裡望，豈堪凄切暮猿心。

十三覃

環丘山上覆冰蠶，作蘭絲成五彩函，若使海人獻巢許，不將霜質伴華簪。

十四鹽

遙空直下水晶簾，照見鮫人夜織縑，無端一陣寒風急，吹落紈絲散作鹽。

十五咸

棲老雲中碧玉巖，經春猶自托松杉，人間未必能知此，遮莫臨風寄素緘。

板存嘉興楞嚴寺般若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